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一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五一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八二一〇

陳 著 一七

贈范鶴孫序	一
贈仁木上人山游序	二
贈許存齋序	三
贈吳安仲序	三
贈孫秀才序	四
池州青陽縣方氏義門序	五
送甥黃正孫入越序	五
贈甥胡幼文還侍序	六
贈曹居敬復職序	七
贈詹仲和還杭序	八
送東平趙益爲譯史序	九

舒平甫文集序	九
錢塘白斑詩序	一〇
王氏族譜序	一一
蔣定叔樵吟集序	一三
天台陳方叔詩集序	一三
史景正詩集序	一四
代弟蒞梅畫序	一四
天寧寺主僧可舉語錄序	一五
邑士送韓君美經歷解任詩序	一五
梁宰觀經驗良方序	一七
邑士和東平段約齋詩序	一七

全宋文卷八一一一

陳 著 一八

跋徐子蒼徽池行程詩	一九
跋前人丙寅秋鎮巢清野歸途詩卷	二〇
題董長卿斗祥詩編	二〇

跋汪文卿淳梅畫詞	二一
題白斑詩	二一
跋俞西秀詩	二二
跋弟蒞梅軸	二二
代跋汪文卿梅畫詞	二三
跋吳傅朋帖	二三
跋王德玉庭藻詩集	二四
跋俞梅野詩	二四
跋東坡帖	二五
跋盧致遠雲龍詩	二五
書慈溪張孝祠記後	二六
跋蘭亭帖	二六
跋剡中王愚山及其子怡雲詩集	二七
俞默翁察院浙求書俞梅軒遺老傳後	二七
題梁楷畫村樂圖	二八
淪有追贈傅奕孔道輔詩因以數語書其後	二八

跋童氏子詩集	二九
跋孝門吳子舉瘦稿	二九
書東坡風雪竹後	三〇
跋天台童氏子飯牛稿	三〇
跋任東野諸賢墨寶	三一
書天台陳榆收景參山房圖後	三一
書邑中文盟集後	三二
書柴張父厓草帖	三三
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壇集後	三三
書道士貝鶴隱詩集	三四
書族弟蒞鷺圖	三四
書蔣氏族譜後	三五
題盧竹溪主洞真觀石後	三六
跋史芝崖詩	三六
跋貝菊所詩	三七
跋丁氏子詩後	三七

題邑人詩卷	三八

全宋文卷八一一二

陳 著 一九

跋戴樂潛詩	三九
跋董哲卿應鳳自述	四〇
題學子吳應奎文可遊山紀勝	四〇
書金壇湯宰書	四一
題道統三書後	四一
跋趙宗高嵩詩	四二
書胡純伯正叔二生字說後	四二
書徐醫餘慶堂記後	四三
題炳同上人古杭風景圖	四三
書鹵簿小圖後	四四
跋萬壽主僧圓鑑藏朱文公答潘端叔書	四四
跋舒舜侯岳祥壽康精舍記	四四
跋范尚書楷蓬閭唱和集	四五

跋聞仲和注陸放翁劍南句圖	四五
書張子華所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	四六
書故人孔應得資政遺文	四六
書君壽希崖弊帚集	四六
跋黃祖勉所藏董源山水圖	四七
跋蘇德淵森易	四七
跋樓攻媿與王粹中諸詩墨蹟	四八
書內兄舒通叟饋八十書	四九
書趙景文饋八十書	四九
題再書戊子所與汪景淵諸詩後	四九
書卓生甫深衣述後	五〇
跋史獨善奏議	五〇
書王寓菴遺文	五一
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	五一
題劉向說苑卷首	五二
書李純甫文稿	五二

題文中子·····	五二
跋僧德恩所藏鍾子固所畫山谷水仙詩圖後·····	五三
書史獻父屏石圖銘序後·····	五三
書四明衣冠盛事錄後·····	五四
跋史景正南有嘉魚樂與賢賦并書事詩·····	五四
題天台潘少白大老續古集·····	五五
書婺賈處士墓誌碑陰·····	五六
書陳孔晨隱居圖·····	五六
題奉化圖志揭首·····	五七
跋古營蕭節齋良輔所藏三畫帖·····	五七
李伯時九歌圖·····	五七
東坡墨蹟·····	五八
夏珪山水·····	五八
跋韓君美居仁城西十絕·····	五九
題天寧寺主僧可舉羅漢圖後·····	五九
跋僧石藏玉羅漢圖·····	六〇

跋前人所藏金剛經 六〇

跋東皋寺主僧知恭百吟集 六一

全宋文卷八一一三

陳 著 二〇

吉州白鷺洲書院講義 六二

剡學講義 六六

四經約旨 六八

四子名字說 六九

代楊賓日栢泉說 七〇

芷屋說 七〇

自齋說 七一

見山說 七二

胡貴常雲寄說 七三

名女洸字汝玉說 七四

名竺果孫說 七四

名慈孫說 七五

胡貴常字說 七六

全宋文卷八一一四

陳 著 二一

汪誠可字說 七七

內子友良字說 七八

名曾姪孫灼字孟晦說 七八

名族曾姪孫芸生說 七九

史居甫字說 七九

名范脩字德甫說 八〇

名女冲字汝和說 八一

名外孫黃玠字孟成說 八二

名女清字汝則說 八二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 八三

清高堂記 八三

廣福院記 八四

竹脩室記 八五

天寧報恩禪寺記	八六
雪竇山資聖禪寺記	八八
梅窗記	九〇
悠然軒記	九一
奉化縣學記	九二
參前亭記	九三

全宋文卷八一—一五

陳 著 一二一

彝訓堂記	九五
清隱山房記	九六
奉化縣洞真觀記	九七
允齋記	九八
王氏捨田入定明寺記	九九
梅逸林隱君祠堂記	一〇〇
巖棲記	一〇一
梅山記	一〇二

敏求齋記		一〇三
交翠窗記		一〇四
重修淨慈寺記		一〇四
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一〇六
新創望雲院記		一〇六
天井山報濟庵記		一〇八
識全軒記		一〇八
婺州浦江縣龍德寺記		一〇九

全宋文卷八一—一六

陳 著 二三

新升奉化州記		一一一
慶元路治中貝降奉議德政記		一一二
慶元路達嚕噶齊伊嚕通議德政記		一一三
重建西壽昌院記		一一五
天壽保國接待院記		一一六
延清堂記		一一七

至德觀記	一一八
書夢事付洵	一一九
吳蘭齋野航銘	一二〇
朱景伯承孫省齋銘	一二〇
鏡銘	一二〇
戴時芳方易初齋銘	一二一
泌紙屏銘	一二一
婺石君瑞德祥墓誌 并序	一二一
耕雲亭銘	一二二
敬義齋銘	一二三
虛心齋銘	一二三
棲吉所銘	一二四
壽王脩齋樞密燭頌	一二四
吳景年禊真贊	一二五
石藏玉贊	一二五
林樂間真贊	一二六

林道士元素真贊	……	一二六
汪日賓真贊	……	一二六
僧雍野堂贊	……	一二七
僧可舉真贊	……	一二七
僧可正真贊	……	一二七

全宋文卷八一七

陳 著 二四

前妻童氏墓表	……	一二八
董應之墓誌銘	……	一二九
樊君復墓誌銘	……	一三〇
吳伯立墓誌銘	……	一三一
張正甫墓誌銘	……	一三二
徐君攀龍壙記	……	一三四
蔣質甫墓誌銘	……	一三五
故節幹范君墓誌銘	……	一三六
陳次賈墓誌銘	……	一三八

馬千里墓誌銘	一三九
吳誼甫墓誌銘	一四〇
應長卿墓誌銘	一四二
胡應之墓誌銘	一四三
江陰教授史君妻陸氏墓誌銘	一四四

全宋文卷八一一八

陳 著 二五

祭姊夫童慶純文	一四七
祭吳隱耕文	一四八
祭童氏姊文	一四九
祭前湖南安撫趙德脩檢討文	一五〇
祭舒氏女甥文	一五一
祭趙氏外姑董安人文	一五一
祭京太府卿孫元實文	一五二
祭馬觀文裕齋文	一五三
祭孫朝奉文	一五四

祭浙東安撫大府卿饒瑤山文		一五四
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		一五五
祭亡男朝兒墓文		一五六
祭外舅趙元章崇燾知縣文		一五六
祭從兄同父文		一五七
代趙菊泉祭外姑文		一五七
代趙松壑祭陸雲西文		一五八
祭童志道斗春文		一五九
代趙菊泉祭妻兄文		一六〇
祭趙景文必昌文		一六〇
祭內兄舒通叟津太博文		一六一
祭集賢學士趙巖起孟傳文		一六三
祭石君瑞德祥料院文		一六四
祭邑教蘇德淵森文		一六四
代邑士祭前人文		一六五
祭禮部尚書王伯厚應麟文		一六六

戊寅正月二十六日更四夢中見朝兒大慟淚如雨因作招魂詞三章	一六七
屠退翁哀辭	一六七
吳志學哀辭	一六八

全宋文卷八一一九

陳 著 二六

剡縣解雨五龍潭等處送神辭	一七〇
建里域三石祠上梁文	一七〇
代慶元府天寧寺起大殿上梁文	一七二
三石隄水疏	一七三
代天寧寺起大殿疏	一七三
代上乘寺主僧一乘修大殿疏	一七四
代淨慈寺修屋干洩董伯和抄助疏	一七五
代天寧莊善交掌才求山長疏	一七六
代天寧寺起大殿榜	一七六
代榆林祠誦蓮經榜	一七七
代保安醮青詞	一七八

代保安醮青詞	二		一七八
代前人還父病許醮青詞			一七九
代長沙謝火醮青詞			一七九
嵯縣上元醮青詞	一		一八〇
嵯縣上元醮青詞	二		一八〇
嵯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文	一		一八一
嵯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文	二		一八一
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文	一		一八一
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文	二		一八二
壽崇節惠安寺啓建疏文	一		一八二
壽崇節惠安寺啓建疏文	二		一八二
壽崇節桃源啓建疏文	一		一八三
壽崇節桃源啓建疏文	二		一八三
嵯縣供天謝雨疏			一八三
雨後謝觀音疏	一		一八四
雨後謝觀音疏	二		一八四

雨後謝觀音慰疏	·····	一八四
圓超寺祈雪觀音疏	·····	一八五
代董似道還清醮疏	·····	一八五
代前人還聖齋疏	·····	一八六
代前人還白衣懺疏	·····	一八六
代前人還蓮華經疏	·····	一八七
代前人醮斗疏	·····	一八七
代范景山追薦亡妻醮疏	·····	一八七
代里社祈雨疏	·····	一八八
代鄭姓以里社祈雨不應自許千拜疏	·····	一八九
代族姪孫興六薦母水陸疏	·····	一八九
代姪孫昌七薦水陸疏	·····	一九〇
代侄孫楠爲母祈年醮疏	·····	一九一
代里人上元醮疏	·····	一九一

全宋文卷八一二〇

趙順孫 一

奏乞懲輪對官失職事	一九三
奏用度太侈大臣不問事	一九四
奏日食事	一九五
奏日食之後火災事	一九七
奏乞緩進封淑妃事	一九九
奏欽天臺不當毀及乞收召言官事	二〇〇
奏今日特恩不當數出事	二〇一
奏今日水火爲災事	二〇二
奏公田關子事	二〇四
奏今日財計枵單人主不可不知事	二〇五
奏宮禁當申嚴防閑幕士事	二〇七

全宋文卷八一二一

趙順孫 二

奏增置東夾道門守禦事	二〇九
奏震霆不當即御前殿事	二一〇
奏內庭之怒不可輕發事	二一一

應詔薦舉人材事	二二二
奏致泰在親君子昌正氣等事	二二四
奏龔日升劾留夢炎失當事	二一六
奏新宮事	二一七
奏乞常做戒節儉聽納事	二一八
又奏新宮事	二二〇
內引第一劄申奏當常做戒節儉聽納事	二二一
奏乞經界委之鄉都事	二二三
奏論平糴事	二二四
四書纂疏序	二二五

全宋文卷八一二二

徐 霖

劾史嵩之疏	二二六
日食應詔上封事	二二七
乞去葉大有疏	二二七
南華真經口義跋	二二八

問治道疆弱因革難易遲速八條策	二二八
太宗治人之本論	二三三
趙崇潔	
回游瑞州啓	二三五
回游太守劄	二三六
乞留洪天錫書	二三七
孫應鳳	
跋陳少陽遺稿	二三八
趙立	
伏波巖題名	二三九
邵庶	
東湖放生亭記	二三九
湘水驛記	二四〇
張茲儀	
南華寺新建免丁庫記	二四一
鍾蜚英	

重修常德府儒學記	二四二

全宋文卷八一二三

黃 恮

蠲紓田苗稅記	二四四

朱應元

劾趙嘉慶狀	二四六

吳 堅

朱子語類序	二四七

虞雲翼

賓州學進士題名碑	二四八

朱禩孫

言災變自劾奏	二五〇

乞許本司選辟文臣奏	二五〇

龍隱巖題名	二五〇

何夢然

乞加封太學土地廟神岳飛狀	二五一

朱貔孫
再辭免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表 二五四

劾丁大全奏 二五四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 二五五

熊良治

新昌貢士莊記 二五六

朱承祖

跋陳少陽第三書 二五七

朱文政

修建凌霄城記 二五八

釋祖欽

無準癡絕二和尚法語跋 二五九

全宋文卷八一二四

盧 鉞

王著作文集序 二六〇

竹隱精舍記 二六二

尼山百花頭上亭記 ····· 二六三

臨安寄收庫記 ····· 二六四

修六井記 ····· 二六六

朱 埴

君人致用成化如何論 ····· 二六八

顏淵潛心於仲尼論 ····· 二七〇

全宋文卷八一二五

姚 勉 一

秋懷賦 ····· 二七四

蘭國賦 ····· 二七四

梅花賦 ····· 二七六

嫉蚊賦 ····· 二七七

戰蟻賦 ····· 二七八

宜堂賦 ····· 二七九

參知政事石之端除昭文殿大學士平章軍國兼樞密使歙國公監修國史加食邑實封制 ····· 二八一

知樞密院事管少穎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進封宣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 二八二

吏部尚書元默卿除參知政事集英殿大學士燕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二八三
賜第謝表	二八四
賜聞喜宴謝表	二八四
賜御製詩謝表	二八五
賜花謝表	二八六
賜冰謝表	二八六
東宮受冊賀皇帝表	二八七
謝皇帝賜馬表	二八七
沂邸賀皇帝肅清江上表	二八八
沂邸賀皇帝東宮正位表	二八八
沂邸賀皇帝太子入宮表	二八九
皇太子侍立參決謝皇帝表	二八九
皇太子謝皇帝令百官詣東宮表	二九〇
皇太子辭皇帝賜扇表	二九〇

全宋文卷八一二六

姚勉 二

宮僚賀皇后冊太子牋 二九一

宮僚賀皇太子受冊牋 二九二

宮僚謝皇太子賜宴牋 二九二

賀皇太子正位牋 二九三

除舍人供職謝皇太子牋 二九三

謝皇太子賜馬牋 二九四

沂邸賀皇后立太子牋 二九四

沂邸賀皇太子受冊牋 二九五

沂邸賀皇后太子入宮牋 二九五

沂邸賀皇太子入宮牋 二九六

丙辰封事 二九六

庚申封事 三〇二

全宋文卷八一二七

姚 勉 三

擬上封事 三〇八

庚申輪對第一劄 三一二

庚申輪對第二劄……………三一八

全宋文卷八一二八

姚勉 四

廷對策……………三二四

全宋文卷八一二九

姚勉 五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三四三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三四四

得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三四四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三四五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三四六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三四七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三四七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三四八

辭免兼沂邸講官申省狀……………三四九

己未十月辭添差處州通判申本州狀……………三四九

轉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三五〇
陳實年甲申省狀	三五一
檄諸鄉教民兵築山寨文	三五二
上丞相吳履齋啓	三五三
賀丞相賈秋壑啓	三五五
見侍郎江古心啓	三五六
見秘監洪恕齋啓	三五七
受校書謝丞相啓	三五八
除太子舍人謝丞相啓	三五九
及第謝牟存齋啓	三六一
及第謝鄭慥堂啓	三六一

全宋文卷八一三〇

姚 勉 六

發解謝判府蔡寺丞啓	三六三
發解謝趙府判啓	三六五
發解謝新昌趙判縣啓	三六六

上程丞相啓	三六八
賀蔡參政啓	三六九
通陳判府昌世啓	三七〇
謝陳判府賀生詩啓	三七一
回童倅啓	三七二
回王倅啓	三七二
回趙司理啓	三七三
回胡簿啓	三七四
回解頭李有開啓	三七五
與鄒定親啓	三七六
定親啓	三七六
餉啓	三七七
定親啓	三七七
回定親啓	三七八
回定親啓	三七八
賀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劄子	三七九

復東宮二門司劄子……………三七九

及第回徐國博劄子……………三八〇

回田賢良送所注論語說約劄子……………三八〇

回易天祥送曆墨陳黃詩劄子……………三八一

回張生去華求詩序劄子……………三八一

送陳守昌世午節劄子……………三八二

回陳守午節送物劄子……………三八二

全宋文卷八一三一

姚 勉 七

回陳守招登高劄子……………三八三

送陳守菊節劄子……………三八三

回新昌宰端午送物劄子……………三八四

回縣丞兄送菊節劄子……………三八四

回洪尉劄子……………三八五

回王府教櫟劄子……………三八五

回上高項宰謝文筆峰記劄子……………三八六

復新昌蔡學長請講書劄子	三 八 七
回鬱林幸守劄子	三 八 七
賀陳守生日劄子	三 八 八
回新昌應判縣送酒劄子	三 八 八
賀判丞兄致仕劄子	三 八 九
七夕送康倅物劄子	三 八 九
七夕回康倅送物劄子	三 八 九
回致政李宰請召劄子	三 九 〇
回秘監洪恕齋送物劄子	三 九 〇
送京學進德齋午節劄子	三 九 一
回戴和仲送柴菓劄子	三 九 一
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回送物劄子	三 九 一
沂邸賀皇子忠王生日劄子	三 九 二
沂邸節使生日回忠王送物劄子	三 九 二
沂邸節使生日回蔣提舉劄子	三 九 三
沂邸貴人賀蔣提舉生日劄子	三 九 三

沂邸節使賀蔣提舉生日劄子	三九三
沂邸迎右相入國門劄子	三九四
沂邸賀郭殿帥轉官劄子	三九四
賀同官冬至劄子	三九五
賀同官冬至劄子	三九五
賀程丞相劄子	三九六
賀蔡參政劄子	三九七
與贛守陳千峰劄子	三九八
通陳判府訐劄子	四〇〇
通陳判府昌世劄	四〇一
與上高項宰劄子	四〇三
定親劄	四〇四

全宋文卷八一三二

姚 勉 八

上丞相謝瀆山書	四〇五
上大參徐意一書	四〇六

與蔡中岳書	四〇八
再答蔡中岳書	四〇九
答蕭大山國史書	四一〇
上丞相程訥齋書	四一一
上丞相吳履齋書	四一四
上丞相賈秋壑書	四一五
上大參蔡久軒書	四一六
與佑神蔡仁齋書	四一七
通侍郎牟存齋書	四一八
與計院王南山書	四一九
與蔡佑神公亮書	四二一
與節幹鄒仲遠書	四二二
回鄭持正書	四二三
與提刑李後林書	四二四
回文本心榜眼書	四二五

全宋文卷八一三三

姚 勉 九

答安撫徐矩山書	四二七
答提刑李後林書	四二九
答發運洪右司書	四三〇
與知軍王南可書	四三一
回提幹陳志升書	四三二
與太守陳舍人書	四三四
與太守陳監簿書	四三五
答太守陳監簿書	四三七
答新昌應判縣書	四三八
與萬京教書	四三九
通提刑鄭南谷書	四四〇
答許司門書	四四一

全宋文卷八一三四

姚 勉 一〇

送黃強立序	四四三

贈悟上人序	·····	四四四
詩意序	·····	四四五
尚書傳序	·····	四四五
贊府兄詩藁序	·····	四四七
月崖前集序	·····	四四七
月崖近集序	·····	四四八
秋崖毛應父詩序	·····	四四九
贈俊上人詩序	·····	四四九
毛霆甫詩集序	·····	四五〇
劉玉澗詩序	·····	四五一
再題俊上人詩集	·····	四五一
蘧東叔雪林稿序	·····	四五三
黃端可詩序	·····	四五三
梅澗吟稿序	·····	四五四
適齋詩稿序	·····	四五四
胡允升詩稿序	·····	四五五

蕭道士詩序	四五六
饒道士詩序	四五六
汪古淡詩集序	四五七
玉泉詩集序	四五七
彭仲珍吟稿序	四五八
王月莊雲萍錄序	四五八
呂雲叔雲萍錄序	四五九
陳氏濟利堂藥序	四五九
混一華夷疆域圖序	四六〇
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	四六一
滄洲漁唱集序	四六二
適齋續稿序	四六三
草塘詩稿序	四六四

全宋文卷八一〇

陳 著 一七

贈范鶴孫序

范鶴孫，余故人純甫之孫，千之子。間出示諸君子所贈詩，頗與其善吟，而求余序之。因語之曰：子之年方十有九，此古之人入大學以後之歲月，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字爲學之本，以止、定、靜、安、慮、得六字爲學之功，此外未見其有暇及之也。況子雜居城市，紛紛其過者易惑；單傳門戶，惛惛其弱者易動；波頹風靡而不自覺其易流，日濡月染而不自知其爲異。而祖而父屬以何事？一有跌足，則坎坎千丈之間，不能以寸，余爲子懼。昔文正公幼孤，讀書長白山，齏莖粥塊，積十年如一日，及其成乃如此其德業。子其可自戾于姓譜之中乎？余敢以此爲勉，而詩非所急也。子視予爲丈人行，言之非過，他日有成，必德余言，余將亦有以見而祖而父于地下矣。《本堂集》

卷三七。

贈仁木上人山游序

余入城寓天寧寺，有僧名仁木，字石俱，氣甚和，意甚整，暇與之語，有淡泊味。久之，謂余曰：「比從師鐵壁于瑞巖，師入寂，去遊徑山參雲峰，既而來此參直翁，爾後或又爲游外計，請所以贈。」聞之惻然有觸于心。名山滿天下，風月四時，烟雲萬狀，幽花野草之娟靜，曉猿夜鶴之飛吟，幅巾杖履，蕭散其間，詩遇之以騷，琴遇之以清，酒盞茶甌遇之以芳以潔。陶、謝、李、杜、蘇、黃諸人，皆樂乎此者也。而今愛閒者方賈憎于善競，樂貧者方貽笑于豪奪，黜思慮、忘形骸者方折摧于擊搏掎裂之手，又奚暇爲方外之遊，求初心之適哉？以是爲僧，可獨專其趣。包笠所至，金碧其宮以居，玉雪其粒以食，無朝夕之營，無風雨之憂，追深搜遠，窮佳極勝，隨所接爲己有，而人莫我取。回視白日黃塵，與蟻蚋爭命，苦樂之分如兩人。世苟不自俗，誰肯自外？然嘗聞昔有廬阜邂逅之一廣，有就地爐取芋魁以授，欲啖間，方噓灰去皮，爲廣僧斥之。以恣縱山游固樂，不嘗苦淡，不免于一斥。而其勉之。若曰以散爲聖，以逆爲化，斯之未能信。此外自有當家在，非余所知也。姑筆所欲言者贊其行。辛卯夏五月，嵩溪遺耄陳某序。《本堂集》卷三七。

贈許存齋序

慈水許存齋，業儒不終，欲以世所謂三命資遊戲，且求數語贊其說。余平生惟知道之廢興，命也。天命之謂性也，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也。而學不進，未能事斯語。三命云云，則非所聞。其爲此說，豈非小智自鑿，浮辨相誑，往往不知自求者，隨人三寸舌，動富貴心，爲患難貧賤戚戚。禍人心，莫此爲甚。存齋嘗儒矣，敢以儒之所謂命告，庶其歸而求諸聖賢書。春融冰釋，處而山林，出而江湖，風清月明，水流雲遠，無非可樂。必將有同其樂者遇，又奚暇他資哉？拱而謝曰：「吾聞命矣。」《本堂集》卷三七。

贈吳安仲序

余交國史黃公震東發爲深，嘗握手慨嘆古道散，《伐木》詩廢，相友善如我輩幾希。公因及姚江吳應酉子雲從吾游久，一誠如初，有子字安仲亦來學，以世其盟，無已，庶乎可耳。余耄矣，言猶在耳。近留城，而子雲職教鄞學庠，父子往來，清話無虛日。疇昔所未接見，乃綢繆如此，而國史公死已十有五年，耿耿嘻嘻，不自知其爲何心也。間而安仲拱而曰：「國史雖爲自婦氏家，而生晚，親典

刑日淺，子在猶國史公也。不屑之誨，敢夤緣以請。」余不敏，辭焉，而感其勤，不能無言。人之爲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爲老莊；莫病于錮，錮則其歸爲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爲難，知言爲尤難。余觀安仲年少而識老，氣盛而心平，入則家庭父兄告詔，出則學校朋友薰陶，亦惟相與求歸于孔孟而已。養之重以爲體，守之謙以爲用，于爲學乎何有？不然，非余所素與國史公講切者。尚勉之哉！《本堂集》卷三七。

贈孫秀才序

東湖小墅孫會叔友仁，余聞其與里之賢史景正游，而未有識。近如城，辱來訪。挹其氣，清以凝，叩其言，正以暢，因樂與之接。而彼亦近于相親，如嗜昌歠菹，隳永世味外。而告歸，求一贈言。余謂：夫人幸而儒其名，必也儒其實。滔滔中與俗俱流，日蕩而薄，于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以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行行然若無復餘事，良可悲已。間有力儒業、道儒語，則相與聚而笑且訕，甚而仇視之，以爲怪物，是故特立獨行者難其人。吁！爲己之學，爲人乎哉？不以時好遷，不爲毀譽動，一于學古，自有孔孟氏可證。以友仁少年之姿、之志，卓然自植，必以余爲信，他日學成，見之者當如景星鳳皇矣。昔坡公作《太息一篇送秦少游》^{〔一〕}，猶不欲時人見異，使三年而後出之。余何人也，其藏之十年，安知今日之訕者，齒宿而見定，不相觀而胥而爲此之歸哉！《本

堂集》卷三七。

〔一〕東坡之文乃送秦少章，非秦少游。見《蘇軾文集》卷六四《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

池州青陽縣方氏義門序

杜祁公宗譜，自三代以來，千餘歲不絕。中更世變，散而之四方萬里，終不免有如路人者，勢也。而推其本支，猶幸其有譜在也。然欲其休戚死生聚而親之于一門之內，如唐張公藝之家九世同居，已不可得矣。今青陽方氏義門十有一世，長幼數百口，疎猶密，遠猶近，以骨肉相依，藹然三代之風。自時厥後，以意氣融脉絡，以詩禮存規矩，雖百世可也。余聞之，不覺望風下拜，況其子孫，當何如其爲心？苟有狂惑越此門限，必有執家法爲赤幟之者，而上之人亦當有以綱維而檢梃之，其於世道不爲無補。《本堂集》卷三七。

送甥黃正孫入越序

余與之越公黃太史震爲金石交，以其女妻其孫正孫。貧而苦學，年幾壯矣，而母老不敢遠遊，今

將近而入越，請一言以贈。余謂士之始生也，設桑戶蓬矢于門，以射天地四方，所以期待者，固以其非家食之身也。及其學優而仕，仕固非分外事，然仕固可求乎？夫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夫固知其不可求矣，而與其徒轍環天下，老而後已，又何爲而然哉？吾乃知夫子之所以求，其諸異乎人之求。吾惟求諸己，人將求諸我，不求之求，亦曰有遇而已。而終亦無遇，則是有命焉。況乎世降，而今耳目所接，聲勢震撼，豪奪掀舞，棲棲章甫縫掖，欲于此冀其或者貴玉璞，市駿骨，吾斯之未信。泰山孫明復遠遊睢陽，雖范文正公亦疑之詰之，知其有母老無以養，然後信其非乞客。王元之之子嘉祐，人皆目爲愚騃，唯寇萊公知其有深識遠慮。時無寇、范二大老，吾恐如明復、嘉祐亦難乎其爲遇。今汝不之東，不之南，猶問道于越。之越公交天下士，於越爲多，江空歲晚，爲吾黨尚有碩果者在。汝行矣，他日來歸，知所遇者某人，某人當與余心相待，則相與贊慶其之越公之有賢故人，而其孫得有所遇。鵬而風，龍而雲，相從之樂，其有涯耶。

《本堂集》卷三八。

贈甥胡幼文還侍序

人之子，男女一也。女以事人，所重無二統，故移其重父母者重夫家。夫然，則托其女可忽諸？世道降，人心漓，以子女爲徇勢利之物，於壻乎何擇？余心惻焉，不敢以女輕擲。其擇壻也，寧過於

時之遲，寧失于地之遠，意有所契，不占而孚。吾壻胡幼文德華甫也，吾於其父制機公爲丙辰同袍生，相與追從，忘形骸，見肺肝，所以暢洽，有口不能言者。既而萍雲聚散，二十年後各歸故山，了向平家事。公以子請婚，吾亦以其父知其可妻，而妻之以女清，今而後知其得所托矣。惟是敏而能勤，直而不肆，與吾諸子接，切磋琢磨，必盡心焉。殆春風時雨中，而有法家拂士在，其有益于吾門固如此。吾初所望，其庶乎無憾於其來也。叙以贈其還。陳某八十三歲書於交翠窗。《本堂集》卷三八。

贈曹居敬復職序

曹居敬長吾鄉郡幕，比解去，年餘復來，余偶出山，見而叩之：「其去而來爲誰？」曰：「爲臺檄去，爲廟堂主之來。」出示濟南張公序，備見始末。其爲人剛而直，養熟而守定，遇事知有理不知有人。人之畏之忌之者，叢其機而攻之，迄于身不得安以去。因而諗之：「以屈平清遭讒，不如黃叔度之混然無迹；姜公輔以直見斥，不如婁師德之弛然無競。今之來也，將奚從？」矍然而拱曰：「學屈平、公輔易，學叔度、師德難。學屈平、公輔不至，不失周旋於砥礪繩墨之間，而禍變之來，在彼不在我；學叔度、師德不至，則將流而爲詭爲隨，而爲名教中罪人矣。乃所願以初心終其身而已。」吁！物受變而成物，人受變而成人，君於此際，不以清直累己少詘，矢愈激，冰愈寒，其自信不惑也如此。自時厥後，不患其不及，而患其大過，而所志不得以盡達。《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吾夫子所謂強直與清在其中矣。德而進于此，其殆庶乎。敢復以贊其德之成。《本堂集》卷三八。

贈詹仲和還杭序

馬少游云：「士生一世，但取衣食才足，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豐餘，但自苦耳。」今之人有知此意，爲誰？錢塘詹君仲和其人也。來職鄞府，抱繩尺，持角牙，而事無不辦。公退，書卷在手，詩句在口。與之交，春原之雨也。越三載當去，邦人皆欲其復留，而歸隱浩浩然矣。若曰：「九里松，孤山梅，飛來峰桂，與環湖三百寺，烟雲水月，參差映帶，非人間世。客遊者，擷奇探勝，茹芳漱綠，以頃刻計福；況家焉，日接以壽其間，以昌其吟，綽綽有餘裕，不早歸可乎？」或言仲和貧無以歸，姑少待。然則所待者將復使之以刀筆，苟非得耶？吁！仲和非苟所得者，況今而後雖事刀筆，正恐亦不免貧耳，何如杜老所謂「在家貧亦好」。歸哉歸哉！其毋多爲少游地下笑。寂寂辛卯夏五。《本堂集》卷三八。

送東平趙益爲譯史序

捷徑無萬里，要職無卑官。東平趙生益侍親官奉川，未幾將趨燕爲譯史。宇宙間，窮髮之國，有形之身，聲出於口，各隨其方之氣之習，萬有不同。古者乃有譯，至於重，以至於九，而後通於一，故不可無專職，職於今爲要。其滿去也，親民之官多拾級而上，然則生之此行，爲宦途發軔，關一身進取，亦重矣。而未也，蓋遠離膝下，休聲美譽，隨風而流，是爲不負，面天涯家庭等耳。不則親之心眷眷焉，而無以悅之，吾尤重爲生懼。生喜吟，里人詩以贈良多，吾亦有句八，而不能盡其意，故又爲之序，勉其先立乎其大者，而功名在其中矣，毋徒曰識奇字便可爲揚子雲也。四明遺耄陳某序。

《本堂集》卷三八。

舒平甫文集序

余內弟舒濟平甫，古之學者也。退然若不能言，而敏悟過人；藹然若不勝衣，而勇于自立。油油然不與人較，而其中自有涇渭。世所共嗜者，一皆泊然。至于身入太學，以舉業爲餘事，獨于經史，間與朋舊審問明辨，窮日夜亹亹不倦。雖百里外，相從勞瘁而樂也。然卒以是病而死，止于三十有

九。其所議論，所著述，如川之方增，木之方華，而坎而夭折矣。余時節相過，懼其用心太過，以養氣培力告之良苦。則應曰：「忱知其如此，然舍此則心何所于寄？將益病。不若從吾志，以聽天命。」嗚呼，此其所以死也！而幸有其不死者在，其書有《易說》、《繫辭釋》若干卷，《讀史藁》若干卷，《紀拙前後續藁》若干卷，是亦足以觀所學矣。然使天假之年，則所詣者必益深，所去取者必益精，其止是也邪？若其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鄉黨，蓋薄俗滔滔中之砥柱也。而此又其土苴歟！余于此弟，敬而愛之，將終身切磋焉，而痛其不克遠到，姑序其大略于《易說》之首。《本堂集》卷三七。

錢塘白斑詩序

錢塘白斑，余識之早。幼穎悟，五歲以工屬對，嗣而嗜學，刻苦忘寢食，泛濫書史間，得《離騷》意度爲多。益之以左江右湖，勝槩激濯，日以沈郁，卒斂而歸諸詩。平而瀾，癯而力，靜潔恬澹而光自澤，味自腴。騰播散落，與春風草木爭芳潤。一時名賢如文本心、陳存齋、方蛟峰，皆爲之印予。家性存、方虛谷、周草窗、何潛齋輩，又相爲練核磨淬。積之久成集，好事者將取而鋟諸梓，而以書聞于余曰：「何如？或其可也，敢求數語以開卷先。」余謂天高地下，日引月長，人情物變何涯矣。道理闡奧，文章髓脉，即之探之，則愈深愈無窮。而詩止于此乎哉？自恨年已七十有六，恐不及見方來之成之富，然余之所知，不專在于詩。其事母多病痼，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母死，號慟自

擲，嘔血至數盃。父暴感奇疾，醫言必得兔屎可療。走冰雪，攀崖壁，忍凍餓求之，三日不得，父以死。痛自咎不能致藥，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其孤，下氣以事，怡如也。既而改適，厄于貧，爲營朝夕，如家然。晚罹兵氛，負而逃深密，迄免于難。嗚呼！刲股嘔血，雖于禮未純，然人之所難能。餘固夫人所當行，而世降俗薄，知者亦鮮。觀乎此，則余于今之人有取焉耳，詩之名于時抑末也。余懼人徒知其以詩名而不知其行之實，因併爲表出之，庶乎詩以行加重云。珽字廷玉，自謂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豈文脉果有自來哉？乙丑良十月望〔二〕，嵩溪遺耄陳某序。《本堂集》卷三七。

〔二〕乙丑：誤。按：陳著生於嘉定七年（一二二四年），撰此序時年七十六，爲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是年當爲己丑。

王氏族譜序

古者有氏族則宗事爲莫重，其世家至自置宗簿、宗尉，自註云：《陽羨州孝侯廟碑》并《溧陽史氏家譜》亦載此。如有司然。世降而下，宗法廢，人心漓，貧富忌則貧者不得爲族，官民分則民者不得爲族，聚散疎密之不齊則散者疎者不得爲族，甚而服未盡而以途人視。等而上，益遠益可知已。于是乎族不可無譜。使其有如張公藝家，九世同居，未之譜猶可諉，然亦止于九世，而公藝家不多見。無

已，必如杜祁公家世譜，自三代以來，千餘歲不絕，而非敢望于今之時。姑有能于中葉以後譜其所可譜，豈不賢于無譜者？吾于吾鄉得一人焉，王氏子立孫是也。其先唐銀青少師敬玘，瑯琊人，在明州節度十將，至天祐二年卒于官，葬于奉化之萬竹堡。高祖昌，曾祖海〔二〕，祖玩，父洞。男三：行賞、行攷、行孚。備見之墓碣。前乎高祖，後乎三子，皆無從考。不知更幾世，而念四府君爲家萬竹之始，此無譜之過也。今觀立孫所以譜，所以自序，沿流而溯源，而闕其前之所不知，由本而存支，而略其遠之所不能及，考之也確，布之也秩，人心天理，流貫於數百年宗族之中，其用心豈可與草木同腐輩同日語？然立孫，范出也，王氏之子子孫孫，脉其家傳，何啻千百，而無一念及此，乃于十二世之後，負而來者倡爲之，可謂無忝所託。雖然，成之難，續之尤難，顧其來者何如耳。余與有連，審其爲人，于名利不竭蹶，于怨仇不宿怒，門外是非揮手謝去，鍥薄事一毫不以掛口。諸子玉雪照映，稱其家，純如也。忠厚參層，有造物在，何患乎此譜之不百世哉？序《行葦》之詩者，於睦族必歸之忠厚，此吾于王氏宗譜亦云。立孫字之朝，自萬竹斗門已三十餘年矣。歲甲午孟春人日，四明遺耄陳某書序。《本堂集》卷三七。

〔二〕曾祖：原作「曾孫」，據文意改。

蔣定叔樵吟集序

半樵蔣龍甲定叔有《樵吟集》，其子應日來見，拜且泣曰：「先君嘗緘是集，欲求一印可，書未發間，俄感暴疾，賫志而沒。」余聞其言惻然，披閱竟，見其詩調平句清，有意於古，而年不多與，止于斯邪？其詞則非余所知，莫能贊一字。姑筆數語於卷首，以答應日之孝思之切。若夫定叔冥冥於九泉之下，愛莫起之，悲夫！旃蒙協洽孟春望日，嵩溪遺耄陳某八十二歲書。《本堂集》卷三七。

天台陳方叔詩集序

余交天下士，毫而遇方叔陳君來錄州學事，一相接，氣暖然似春，聽其言，波游濤平而雨露潤。既而出詩卷以示，如其人，如其人。詩自五季以上，前輩評之已詳。爾後諸大賢不以詩自名，而或不能無詩。皆有爲而發，如日星之光明，河嶽之流峙，殆天地間所不可無者。至今之人，則有怪而失其正，虛而失其真，纖麗破碎而失其渾然天成，滔滔也。特兒童習對偶，倡優資戲劇，奚觀爲？《詩》三百篇，謂何流弊至于此極！此余於方叔之爲人，有所以爲詩有感焉。自時厥後，將游詠之不倦，詣之日深，與理氣俱融，於世教有補，知其爲方叔之詩，則今之人斯在下風矣，詩云乎哉？方叔名應

炎，自號南齋，天台人也。《本堂集》卷三八。

史景正詩集序

嘗謂文與世變升降，而詩爲甚。三代以上，四詩一，唯真實正大而已。爾後，其深淺厚薄，隨時不同，然時也，有人焉，君子不謂時也。晉宋間如陶、謝諸人，唐如李、杜、韓、柳、劉禹錫輩，皆卓卓於風流之外。今之天下，皆淫于四靈，自謂晚唐體，浮漓極矣。景正獨非今人耶？其出古今，發明理義，不輕爲風月花草所誘，如景星，如砥柱，望而知其爲景正之詩。時何與焉？彼時者流，無根無源，將亦有時如源水歸壑，而唯景正之從，則詩其庶乎！余雖耄，倘猶及見之。《本堂集》卷三八。

代弟蒞梅畫序

余平生愛梅，咏之不足，又寓之畫。出以示客，客曰：「林君復、楊補之各長其一，子而欲兼之歟？」余曰：「不然。疎影橫斜之筆即無聲詩，浮動暗香之吟即有聲畫，畫自畫、詩自詩耶？余嘗風雪傍水月，與花相忘，與花俱化，且不知梅之爲我，我之爲梅，畫之爲詩，詩之爲畫，又安知君復之非補之，補之之非君復哉？」客不復對。于是乎書。《本堂集》卷三八。

天寧寺主僧可舉語錄序

鄉之天寧主禪舉師直翁與余相與既久，其徒雲岫集其師出世來一言一話以示曰：「吾師不立崖岸，不露線索，不棒不喝，機鋒到處，禽縱出沒，真得洞下三昧。」屬余爲之序。余謂：「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船，心無此見，則無此夢。況欲夫諸口，肆諸筆，豈本色外人可勉強哉？」辭焉。則曰：「黃魯直爲翠巖真師，張天覺爲兜率悅師，其爲序，固是就窠遊戲。彼陸務觀之序雪竇持師，不過述其有舊而已，亦何不可？」余無以辭，則詰之曰：「佛本空，奚庸語？語已妄，奚庸錄？錄焉又爲之序，不幾贅而又贅乎？」則又曰：「是則然矣，而有一轉語：滔滔者有能於吾師百千語中得一語焉，於一語中得無語焉，直下家風，掀天撲地，倘自此錄出，則錄又非贅矣。」吁！當家所見如此如此，奈何能贊一言？若曰與直翁之契，而就以其徒之言爲序，其殆庶乎。上章提格夏五朔日，四明遺耄陳某序。《本堂集》卷三八。

邑士送韓君美經歷解任詩序〔二〕

仕宦之難久矣，而職於幕者尤難，況爲幕之長，則其難又可知矣。蓋官不爲尊，而欲不以其所

尊；責甚重，而欲不失其所重。非誠足以感物，智足以燭理，力足以據公，而任事不餒，則跲如職何。四明之爲郡，地要物繁，學校之弊久，而士辱於積輕；田里之計嗇，而民病於易瘠；六邑而五瀕海，波濤出沒之常，而其人狃於施奪。古汴韓君君美以長才實學來望此府，脉絡其上下，機括其中間，隨所應酬，動中肯綮。俯而委之者信以決，仰而承之者賴以行。三年如一日，絃誦洋洋，得其所自貴矣；耕桑熙熙，樂其所自力矣；風帆浪舶，出入懋遷，與齊人爲春矣。儒術飾吏之效始白，而君之助爲多。今而以代滿去，臨發之際，而帳而旗，而歌而頌，盃持水、袖銜文、遮瘦馬者萬計。孰知士之籍於奉川者，其情又出聯邑之外、編戶之表乎！文明運開，役不及儒；率土之濱，衣冠一氣。下邑何辜，獨爲拊紙尾者仇焉。不有君子奉檄星馳，揭日月而鼓雷風，蔀屋覆盆之下，豈知有今日哉？然則君之綱領畫諾，何莫而非詩書之澤？而士之不爲力役折摧蹈藉，則於吾道關繫最大。行之勇，私猶公也；感之者深，公猶私也。戀戀依依，不自知其發而爲聲，聲雖不皆成文，其爲真切則一。將追路攀鞍，謳吟而送之，且謂余曰：「子，吾鄉父老也，盍爲子弟先？」吁，余耄矣！筋力不能強應，因爲集而成帙，并序其大意，授之使前。吁，此亦可以觀人心也夫！歲旃蒙協洽季春嵩溪遺耄陳某序。《本堂集》卷三八。

〔一〕「邑士」前原衍一「送」字，徑刪。

梁宰觀經驗良方序

昔巢谷有聖散子方，能活傷寒之秘，不欲傳之人，指松江爲誓。蘇長公得之，笑其隘。時有龐安時醫而善著書，授之曰：「使巢谷同此不朽。」南廬梁君集經驗良方百，欲鋟諸梓，屬余序之。吁！人之身莫危於病，病之際莫急于藥，藥之方可以活人，而秘不輕出，必將以我叩爲利，不則貧而疎而賤者，無以爲叩之之資，坐視其不可爲，有嘆且幸之而已。世降俗薄，一至此極，獨何心哉！君方影纓撫仕，用心如此，不惟人之病偶與方遇得以全活，推而求民瘼，察治脉，皆其己任。余將爲蒼生賀，其有既耶。歲乙未暢月，四明遺耄陳某序。《本堂集》卷三八。

邑士和東平段約齋詩序

段少府官吾邑，古道藹如也。敬而叩之，得家世甚悉，且出示其伯氏約齋三詩，有以見源流深長，孝義之風融液於言語，間關世教，爲大有動於中。因次韻，未幾而和章已成巨帙。吁！孝義之事，有人心者天常也；孝義之家，三代以上比屋也。世降而下，有若人焉，則目以爲異，而以卓行稱，是固非古矣。而猶幸其知所以稱之，則人心在也。修於其身，化於其家，詔於其子若孫，安知薰

洽之久，不放而準之疎且遠者耶？此吾於少府之兢兢以守伯氏之詩，而拳拳於有識者之發揚，固將以壽其傳，如吾之所云云者夫。歲旃蒙協洽嘉平日，四明遺耄陳某序。《本堂集》卷三八。

全宋文卷八一一一

陳 著 一八

跋徐子蒼徽池行程詩〔二〕

余非詩人，而喜聽人說詩。古之詩，人心天理、世變人情在焉。後來雖如杜子美，前輩已議其有虛費詩處。降而晚唐，鳥哢蟲鳴，娛悅兒女，宇宙間安用此物？而今之人宗之方滔滔，間有不事時世妝，流出本根語，則相與咻笑，以爲非吾徒也，而余則于是乎觀人。良泉徐子蒼以《徽池行程詩》編示。於宣城道上、野賽沿途，即物所見諸詩，見其憂國憂民；於呈張山長、方虛谷，次張僉判、諸葛教諸詩〔二〕，見其從師取友；於路傍晚梅、雨中讀書諸詩，見其風裁孤、志氣遠。此之謂良泉之詩，非晚唐之詩也。然則此編將爲世所黜，而以示余，予獨喜。而喜固止於詩而已哉？良泉《擬寄盧梅坡》之詩有曰：「但願綠陰青子後，只如疏影暗香時。」後三年，余當和此詩以寄。《本堂集》卷四四。

〔二〕詩：原作「歷」，據正文改。

〔三〕詩：原作「師」，據文意改。

跋前人丙寅秋鎮巢清野歸途詩卷

子蒼歸自巢，爲余言：「巢僻小，歲淫浸益荒落，凡魚菜罷市。留凡兩月餘，日以淡飯酸酒應口腹。然時有哦詠，出而相對，掀髯展玩，如雨後山，月下水，本上新意浮動，世之局促軟媚者不能讀也。」因戲之曰：「前輩謂秀句出寒餓，非子也邪？」子蒼大笑。《本堂集》卷四四。

題董長卿斗祥詩編

號梅簷 咸淳三年九月

董長卿與余鄰且有連，時節相過，談笑終日，風裁清甚，而口未嘗言詩。既歿，其子肖翁忽以一編示，乃詩也。平生不自炫曜，而發揮之有其子，斯無憾矣。余先君詩亦多，歿且廿六年，不肖後屢欲次集猶未暇，視肖翁當何如其愧。三嘆之餘，就書於卷尾。咸淳丁卯九月望日。《本堂集》卷四四。

跋汪文卿淳梅畫詞

咸淳九年四月

梅花難爲句，亦難爲畫，非句與畫爲難，難於無僞也。孤山處士生死梅下，或猶惜其有詩無畫。雲岫子汪子自早英而下，寫其狀十有詩四〔二〕，各爲曲一以歌之，韻甚長，意甚適，孤山所欠，庶乎兼得。蓋其家四明山深處，不與俗子接，獨與梅交。今老矣，矢口信手，皆心之真也。世之人有未嘗識是物，而曰吾所熟識；未嘗知是趣，而曰吾所深知。模倣其形似，假託其標致，受其欺者滿天下。嗚呼，豈獨于梅也哉！安得盡如汪子之於梅也哉？咸淳癸酉四月中浣日，丹山陳某書於公生明。《本堂集》卷四四。

〔二〕「詩」字疑衍。

題白斑詩

詩難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詩自娛，曰晚唐體，而四靈爲有名。錢塘白斑家西湖西，多佳趣，一日以吟稿示余。讀之，其音清以和，是有意入四靈之門，而登晚唐之堂者乎？然詩已于晚唐而

已乎？珽其勉之！《本堂集》卷四四。

跋俞西秀詩

景炎元年十月

余聞俞氏有西秀翁善吟，而未及識面，今其姪孫熙菴以翁《希有詩集》示，俞默翁實爲之序，乃知翁已即世，詩則存。余偶卧病，不能盡觀，觀卷首《懲室堂》一詩，是能自樂其樂者。序稱翁晚年不期於詩，而詩得之矣。默翁知西秀，余知默翁之心。余之心，默翁之言，余之言尚奚贅。丙子九月十有一日，丹山陳某書於本堂。《本堂集》卷四四。

跋弟蒞梅軸

梅山，吾族弟也。骨聳神清，垂髻已游戲硯席。比長，嗜吟，餘興輒信筆成山水木石，多得古意。年來天地大變，逃難深密者久，驚塵小息，下山相勞苦，忽軸而梅而畫而詩者一軸以示。世之人方顛冥酣溺，與蜂蝶爭桃李，爾乃於山之巔，水之涯，飯脫粟，羹藜藿，獨注意于梅。梅之爲物，天清月明，風度凝遠，如宋廣平在開元相太平，疏籬敗垣，精神自足；如謝安石在江左鎮危亂，江空歲晚，風摧雪壓，凜凜然氣骨彌勁；如巡、遠、魯公兄弟，臨大難，立大節。嗚呼！廣平不得而見，見

安石斯可矣；安石不得而見，見巡、遠、魯公兄弟斯可矣；而又不得而見，見之者惟梅在也。因取而爲詩爲畫。詩云詩云，畫云乎哉！畫云畫云，梅云乎哉！戊寅夏五月朔旦，陳某書于本堂。《本堂集》卷四四。

代跋汪文卿梅畫詞

梅之至難狀者莫如疏影，而於暗香來往尤難也。豈直難而已，竟不可得。逋仙於心手不能狀，乃形之言。吁，亦贅矣，況畫云乎哉！畫，技也，意者有道焉。汪君文卿嗜此不自己，圖之又歌之，可謂癖於梅者。雖然，其所以圖、所以歌者，特粗耳，而其自得之妙，雖汪君口心有不能自道者，況可與人道哉？吁！霜晨雪夜，礪谷荒涼，凡條葉於春夏之間，至此不免憔悴易節，梅獨炯乎，其貌澤如。今汪君所嗜乃若此，吾已知其人矣，豈待識面邪？識面者，正未必真知也。《本堂集》卷四四。

跋吳傅朋帖

上章執徐良月既望，曹泰宇袖出吳公傅朋一帖，謂岳林主禪不倚所藏，委之轉示。公以字書名，百年前已寶之，況後於百年乎？然此草字行，小字也，於大字尤善。錢塘之西湖之西，「九里松」三

字甚大，高宗皇帝就塗以金而扁之。中興之盛觀，前輩之風流，聖人之取諸人以爲善者如此。錢塘今皆非舊，聞三大字獨存，而訪舊之期墮渺茫矣。然則在錢塘者不可見，所得見者乃止於此，悲夫！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四。

跋王德玉庭藻詩集

萬竹王德玉嗜吟，向嘗集以示余，猶未暇玩繹，時適多事，逃難山谷，歸而求之，已燬于兵矣。別數載，忽邂逅語及，方無以謝不敏，而舊稿與新續又出諸袖。相對披讀，詩至於《次昌上人韻》與《天台友人梅花韻》，詞至于《伊州》、《三臺》，悽然以感，有鯁其臆。欲贅一語，惜其爲何如也。丹山陳某。《本堂集》卷四四。

跋俞梅野詩

詩必有趣，趣必有句。趣入而深，無餘句；句俄而工，無餘趣；句似矣而趣淺，趣似矣而句劣，識者病之。予昔聞之詩之師，今老矣，重以世變極，朋友散亡，詩乎詩乎，誰復言詩乎！龜坑俞氏，雖面未相覲，而心若相知，忽寄吟稿以示，空谷足音，不圖有此。徒以百罹之身，未能爲疊洗古，姑

即其所聞者相諗，其亦以爲然不？丹山陳〔二〕。《本堂集》卷四四。

〔二〕此句疑有脫字。

跋東坡帖

公之薨及今辛巳，一百八十有一年矣。吳傅朋見此於四十餘年之後，中更焚燬，能寶存之，已重爲之嗟嘆。而余乃得見於今之時，又當何如其感慨也！四明陳某。《本堂集》卷四四。

跋盧致遠雲龍詩

盧致遠與余有連，觀其志氣，欲以毛錐子取功名甚銳。及天下事大變，忽焉若潦水歸壑，娛憂紆悲，一寄之吟，平生所得，亦于此乎見。特所聞一二，猶以不得盡見爲憾。世念消歇，落花啼鳥，方相與寂寂耿耿。一日手短柄鑱，領兒曹課田園事，門外剝啄，乃長鬚送詩卷來。亟展亟讀，至《感時》、《有感》二詩云：「去年正月不如前，正月今年又不然。世事狂瀾趨愈下，明年恐不及今年。」鐘鳴鼎食是誰家，不愛桑麻只愛花。近日愛花人絕少，也隨老圃種桑麻。」吾心所欲言，自謂世之人

無復道，不意得所同者，又自有致遠在。何日會面，更平章餘詩也。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四。

書慈溪張孝祠記後

慈溪張孝子諱無擇，以孝聞於唐，越數百年始得侑食於董孝子諱黯之祠。有人心者，知所尊慕矣。其墓則與其父袁州司馬公者幸而存於虎脾山下，不幸而年遠事遷，地失其主，張氏之後過而視之，亦悠悠耳。賢哉，景雲！於大亂之際，追祖父之志，規復其舊，而芝草醴泉之瑞，恍然猶在人目。嗚呼！死而不得葬，葬而或廢、或斲，或颺於異教之灰，斃於血刃，以飽狐狸蠅蚋者，滔滔皆是。豈人之子若孫皆不孝者乎，亦言難言其隱痛者。景雲乃能使孝子之墓不與世變俱變，余安得不有感於景雲之得遂其志，而重爲今時之人愴悼哉！雖然，孝子之孝，自有宣獻樓公、文元楊公、文靖張公發揮於前矣，若夫黃公震所以書者，則余之心，余之所欲言也，讀之淚瀉。陳某惶恐書。《本堂集》

卷四四。

跋蘭亭帖

《蘭亭記》善本既殉昭陵，其流傳於天下後世者，乃復爛熳如是，前賢辯之者甚多，姑置諸勿論，

至如鄉先生玫瑰樓公博古而有精鑑，亦不敢妄實是非其間，余則又安能一見而決其真哉？然予嘗謂字畫末也，所難沒者惟其人。世更大亂，故家文獻存者幾希，浮屠氏友林乃獨袖此以示。悲夫，此未足奇也。友林知有王右軍字畫可敬，而又使余筆其後，是知我輩尚足爲物外人所愛慕，而世變不能爲之軒輊，斯其奇矣，斯其有感於此記之外矣。悲夫！壬午良月望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四。

跋剡中王愚山及其子怡雲詩集

詩不可苟作，要必有源流。今觀怡雲詩，平淡隨意，與其父愚山相出入，真自成一家也。余又奚辭以贅？《本堂集》卷四四。

俞默翁察院浙求書俞梅軒遺老傳後

曾南豐傳洪渥，有曰：「余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不可爲繼，然考之中庸亦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嗚呼，至哉言乎！梅軒俞君余雖不及識，然觀籌山、默翁之言，則行脩於家而刑于鄉曲，言出于口而信於朋友，安於貧，錮於隱，而不與世之聲光利勢者競，茲非南豐之所謂可書者與？籌山傳之，默翁表章之，可矣，固公

言也，非兄弟之私情也。昔馬少游不干名，不營利，恂恂焉守墳墓，爲里善士。使漢史臣不因傳其兄伏波以附見其平生萬一，則與茂陵草木同腐久矣。梅軒亦少游之流，而兄弟間之筆，乃自足以傳世，又安知後世無賢子孫者當立傳，溯而襲之，以光昭之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中庸》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裔梅軒者，其勉諸。《本堂集》卷四四。

題梁楷畫村樂圖

誰與畫者，糊塗瀟灑。道古不古，一味山野。然今之時，亦無此嬉。天寒日薄，我心傷悲。閱逢涓灘書于本堂。《本堂集》卷四四。

澹有追贈傅奕孔道輔詩因以數語書其後

舉笏擊蛇，吾於孔公無間然矣。傅公多知，羚羊角可以碎脆齒，猶愈于迷于佛而以妄助瀾者也。然佛老之害一也，不好佛而好老，至爲之註，則佛有辭矣。吾於此知孔、傅優劣。乙酉二月初九日書於本堂。《本堂集》卷四四。

跋童氏子詩集

名之懋，字竹詠。

僕不能文，而見人論文則喜。今老矣，世事且大變，老師宿儒固已影滅迹熄，肩隨朋友與草俱宿，亦既八九，後生輩又絕口問學，彼尋聲之徒，憧憧於腥風怪雨中，而琴瑟書冊左右，誰復一下交哉？童氏子之懋，固窮食貧，栖栖若不堪終日。獨於書不釋手，至於文則旁通捷出，所以懷抱必見。嗟乎，此爲何如時，多學而嗜文，猶有如此其卓卓。且不鄙衰拙，厯厯焉以可否請。僕非其人也，有喜而已，何敢他贅一辭？然窮而益堅，老而益勵，固知未可涯也。安得親戚故舊皆若人哉？撫卷爲之三嘆。甲申季春既望〔二〕，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二〕申：原作「甲」，徑改。甲申，爲至元二十一年。

跋孝門吳子舉瘦稿

《瘦稿》，吳君子舉所作也。伍山吳叔度轉致其來意，曰：「慈溪黃公既于卷首著語，更求一語於子以自信。」吁，余何足以辱此！然聞古之《詩》三百篇，人心天理，流動充滿，自然而然，有不容

禦。下逮杜少陵、韓昌黎，或於其忠愛，或於其事實，皆非餘子所可及。流而晚唐，以瘦爲本，弊斯極矣。瘦其膚淺之異名乎！是以善爲詩者，學在其中，而不爲無益之語。今吳君雖自號其詩以瘦，而屑於下問，凜若不自足者，是亦學也；學而不已，必將充然有得，當自知其瘦之爲弊。而余之所望於吳君者，又豈在詩而已哉？前輩謂歐陽公因作文見道理，余曰詩亦然。吳君其勉之！閱逢涪灘仲冬晦日，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書東坡風雪竹後

大蘇清氣勁節在宇宙間，百世之下概可想見，況此畫乃風雪竹乎！使人竦然，毛髮森洒，他固不暇問也。強圉大淵獻中和節，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跋天台童氏子飯牛稿

詩至晚唐非古矣，然欲至晚唐亦甚難者，惟四靈以爲得其緒，他人蓋有窮平生心而終莫之詣。童氏子以《飯牛稿》示，清而味，和而節，人情物意間，髓脉自貫，殆晚唐而非純於晚唐者也。叩之則曰：「吾之詩得之俞默翁，默翁得諸杜少陵。」信其所由來如此，誰復能贅贊一辭，惟有斂衽三嘆而

已。强圉大淵獻上巳日，丹山陳某。《本堂集》卷四五。

跋任東野諸賢墨寶

某生晚，於鄉先賢翰墨，如忠肅陳公、宣猷樓公、正肅袁公、端憲沈公，得見固多，餘則未能盡見也。東野任君以所集墨寶示，肅襟披閱，凡鄉之公卿士大夫者皆在焉，用心於此，亦勤勤矣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於鄉之人乎？況翰墨之有存者乎？某爲之三嘆其不忘本也。其非鄉人者不暇問。强圉大淵獻上巳日，丹山陳某敬書。《本堂集》卷四五。

書天台陳榆收景參山房圖後

英山陳君名山房以「榆收」。收之爲義大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而不失其性，奚其收？動而失焉，則收其可後乎？蓋人之失，常生於動；動之失，常患於不知收。於《易》有之，《復》之初九曰：「不遠復。」君年未爲老，顧自以桑榆爲迫，以收爲心，其將復於不遠，而非迷復者也。然學無止法，老當益懼，其君之所取收之桑榆之意歟？是可敬也已，因贅數語於圖之後，亦以自警云。强圉大淵獻季春望，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書邑中文盟集後

古者盛時，美風俗，厚人倫，有鄉飲焉，無非教也。世道降，時乎賜酺，所謂教者安在？流而八伯、八達、七賢、六逸，業於酒，生死於酒，皆名教罪人。至於《洛中耆英集》，方見其典刑禮節，有三代氣象。又至呂氏《鄉約》，相勸相規，相交相恤，條畫斯密矣。嗚呼，鄉飲猶曰「待其時」，《耆英集》猶曰「待其人」，若《鄉約》，則又奚待？而世方聲相撼，勢相軋，貨利相驚逐，牙距搏噬，矛劍攻刺，有骨肉所不暇問，尚肯爲鄉約哉？余一日過西山，妻之兄趙景文出示一編，曰《文盟》。酒以洽其情，而不至于亂；詩以暢其文，而不至于肆；歌曲以樂其綢繆，發其感愴，而不至于淫褻哀怨。淵乎其味，其鄉約之餘乎！當今之時而有斯舉，其于世教關係甚大。是雖盟自閭里之近者、同志者始，未能使一鄉皆會，安知不由是焉而聞風皆興起哉！余年七十有四矣，相去且六十里而遙，無從齒月飲，然有契於心矣，雖不與猶與也。因書所以敬慕之意，併所欲言者相諭。丁亥立秋，陳某書。

《本堂集》卷四五。

書柴張父厓草帖

號梅庵

字莫草於王右軍，自是而草或至於顛；詩莫怪于玉川子，自是而怪或至于狂。柴張父其甚焉者也，所錄似汪仲容名度，汪村人。丈數紙，幾與腐草敗葉同歸。唐溪袁氏子掇拾裝潢，置諸窗几間，客至則出爲清玩，他日袖以示余。其詩如枯梅出竹，古藤掛樹；其字如飛猱弄險，遊絲舞空。其交如葛天民、白玉蟾，固散人之靡乎！及賦喜容泉詩意，若不滿於西山真先生者，或有由而然也。吁！前人法言妙墨，散落人間，炳日星而相金玉，開其路而來之，充棟汗牛無難也。張父之遇，其市駿骨之意歟？于是信袁氏子爲善於好古。歲著雍困敦陬月，丹霞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壇集後

地因人重，重則名隨之。堯山、舜井不可尚矣，嚴子陵以高節名灘，鄭康成以行義名鄉，陶淵明以清曠名石，古迄今若是者滿天下。王心月家杜黃山，欲祠杜工部、黃太史，以實其山之名。名必以實，吾謂山稱杜黃，昔或自有二姓居此者。工部、太史有知，必不肯如王安石爭墩祠之將吐矣（二）。然心月攀敬二詩宗，是志於詩良切。自今而後，能追其風雨馳騁焉，則此山當有易名王山者，又何必

借古人爲重哉？於其來訪，輒書所見爲謝。著雍困敦孟春望日，丹霞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二〕祠：疑當作「詞」。

書道士貝鶴隱詩集

貝鶴隱隱于黃冠，而詩其隱之本趣也。出古入今，感新懷舊，若將宇宙與風月雲烟爲家，其進未可涯矣。世降俗漓，動有障礙，故家子弟謀所以脫塵網，無所于寄，不歸道則歸釋，其流而愈下者，則又難言。而道視他歸，于儒爲最近，而況於志於詩乎。然則鶴隱非徒道家流也。賀季真善屬辭，片紙纔十數字，世即傳以爲寶。稱明出奇險語，雖劉師復、侯喜擅詩聲，伏不敢吐氣。吁，詩如二人可矣，於鶴隱有望焉。他日爲之傳，爲之序，當自有人。余老矣，姑書此以見其爲先知鶴隱者也。本堂老夫七十五歲書。《本堂集》卷四五。

書族弟蒞鷺圖

畫瑞物必麟鳳，畫尤物必孔翠楚秀，弟不是之取，而取鷺以爲圖。叩其故，則曰：「瑞物吾所不

得而見，尤物吾得而見，而非所見，而可取非驚而何？不與華茂者眩色，而性其潔也；不與塵埃者爭食，而分其糲也。世遠三代，物之生類，不得以仁遂，而此獨朝夕焉天地之間，江湖之上，悠悠濯濯，以安全其性分。畫固所以見吾意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余聞其言，爲之三嘆。《本堂集》卷四五。

書蔣氏族譜後

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蔣氏宗譜》於世次必明其本支，於墳墓必詳其地理，於祭薦必志其時節。善矣！懼其宗族之汙漫，或尊卑失其序，而爲之定其名第；子弟之苟且，或奔走怠其事，而爲之籍其歲月。計慮周密，雖百世可也。今之人，族未至服盡，已視爲行路人；葬未至數世，已委之爲樵牧地。無知者流，淫于祭非鬼，而祖若宗，或敢以妖厲目之，於霜露乎奚感？甚而五服內，其生其死，有不相聞，一繩以禮，有不從長者命，絲髮則有忘等分，凶爭者滔滔，良可哀也！今乃獨條其所當重，嚴其所當行，而一歸之譜，古道庶乎其存。蔣氏之後，有能自外於此譜者，吾不之信。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譜之者，其後人應和書於譜後者。丹霞山人陳某戊子歲書。《本堂集》卷四五。

題盧竹溪主洞真觀石後

處士盧竹溪，並家築屋，爲世所謂道士觀。或曰：「竹溪入道則出儒矣，道則老子所謂非常之道。」余曰：「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奚其儒？儒以身任道，道與儒有二乎？二儒與道，自太史公不知道，而家分之始此。非常一語，流弊之極，極而至于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探鯉。吁，有是哉？竹溪，吾徒也。處士，吾徒退藏之名也。託觀以投老娛閒而隱於市，則有之，謂其入乎彼而出乎此，余未之信。」一日見竹溪，諗其何如，則矍然而笑，顧左右曰：「果有得吾之心者如此。」舉手以謝，因請記其說。己丑閏月朔，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跋史芝崖詩

詩以知時，亦以知人。尚矣！世變而下，惟杜少陵詩望而可知也。否則春風百鳥，安知其有今古耶？芝崖之詩，濯舊來新，近中遠，淺中深，和樂中多有感慨。時哉人哉，詩云乎哉，爲之三嘆。歲辛卯孟夏六日書于石屋道院，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五。

跋貝菊所詩

吟咏所以自適，撚鬚推手，徒勞苦耳，又安用務此爲。何哉？雲行水流，隨所見，自有意態，菊所之詩是已。此外何言以贅。《本堂集》卷四五。

跋丁氏子詩後

詩苟乎哉？情欲真，事欲實，語欲到，音節欲諧以暢，不則兒童對偶，巧而已，癡人說夢，妄而已。「有女懷春」幾乎淫，「我生不辰」幾乎謗，然聖人猶有取焉，以其由中也。是故善於詩，必不徒巧與妄。杜少陵以詩爲史是也。詩自賈島，古道能幾何？「鳥自井口出」，猶待一年後方得「書從湖外來」之句，以足其聯。島而下可知已。近世陸放翁日課數時〔二〕，吾竊疑焉，姑置不敢議。今丁氏子以吟稿示，有感愴者，有即事者，有與人賡和者，事與識融，句與意稱，起發人者良多，其知世之所病，余之所欲言歟？謾書諸卷後，以諗于當家云。《本堂集》卷四五。

〔二〕時：疑當作「詩」。

題邑人詩卷

客有詩卷示余，讀之爲一喟。古道散，詩日以薄，而今爲甚。四靈之波蕩之下也，獨航而泝其源者不易得，得則與我心契焉。傷今思古，濯舊來新，其有意於古乎。尚勉之哉！《本堂集》卷四五。

全宋文卷八一一二

陳 著 一九

跋戴樂潛詩

封山戴氏家，棟宇崢嶸，冠蓋出入，絃誦聲洋洋也。二十年來殘山剩水，荒烟衰草，百年文獻歸之三嘆而已。他日，其後人袖《樂潛居士詩集》以示，讀之感極而悲，因謂：「事物變遷安從而此獨完？」曰：「他日不暇問，惟厥先點墨隻字之遺，與身存亡，會集成帙，將與好事者共之。而王玉堂實爲之序，茲敢復請，贊其不朽。」吁！世之有文而雲散鳥逝者良多，守青氈，寶古壘洗，亦係乎子若孫與表章之者何如人耳。昔邵茂誠既歿，得蘇玉堂而詩始名世。今樂潛之詩幾於不傳，而遇王玉堂，亦以名世矣，又奚以余言爲哉！然亦不敢拂其意，故書其概於卷末。《本堂集》卷四六。

跋董哲卿應鳳自述

余聞鄉有董哲卿，常以未見面爲欠。辱緣王叔寶以其《自述》示，讀之竟，則見其人矣。叔寶且云：「其家占萬竹山水佳處，門徑洒落，草木映帶，喜交雅客，老不倦，然則此又恐不可不見。」余曰：人生欲見者不及見良多，今既以其《自述》而見其文，於叔寶之言而見其趣，於其心不於其迹，是亦足爲歲寒一相識也。其爲復於哲卿。《本堂集》卷四六。

題學子吳應奎文可遊山紀勝

吳應奎襟懷洒落，與東涪山水有緣，杖屨到處，即入品題，何其清而新、美而暢也！環百里間，已成《紀勝》巨編，使獲如古太史公者行天下，其止於詩而已乎？年事未爲老，尚其勉之，以副余愛助之心。歲癸巳四月朔，八十歲老夫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金壇湯宰書

金壇湯宰名維祺，號復齋，宋德祐末宰嵯縣，甚有政績。既而天下大亂，辟于晦溪單祥卿家，亦嘗到家間數宿。今別十七年，而六年書方到，雖繼於癸巳收書後一日復其書，又未知何日可達也，爲之惘然。《本堂集》卷四六。

題道統三書後

韓文公謂：「吾道之統，孟子死，不得其傳。」孰知至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太極圖》、《通書》、《西銘》在焉，全體大用，與九經表裏。學不知此，非學也，而未易言也。然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非學者分外事。二程子一出，便欲學聖人，其知此歟！暇日，因會朱子所注三書爲一編。吾耄矣，兒曹尚敬之哉！歲昭陽大荒落季夏丙午書于交翠窗。《本堂集》卷四六。

跋趙宗高嵩詩

趙秋汀之子嵩宗高，自號鈍壽。一日袖巨軸示，展視之，里名勝發揮鈍壽精義與家傳能詩甚至。余不及識秋汀，而識鈍壽，而詩則未及見。然鈍壽之謂，豈特爲詩哉？敢以其大者勉。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胡純伯正叔二生字說後

剡胡應之，余畏友也。一日造其家，出二子拜，左右立。誦書屬對，非常兒比。問其名，皆八歲，而未名。應之以屬余，爲名之以師純、師正，欲其師程子也。既而其從兄子長援泰山先生孫復字明復例，字師純以純伯，師正以正仲。距今二十有二載，一日來訪，冠履深衣以前，其貌如古壘洗，其言有金石音。留從容間，以所學審問，纚纚精神，曄曄逼人，可敬也已。世方馳捷徑，競聲利，視詩書爲何物。獨喜服初服，業相尋于溪山寂莫之濱，意其欲有所益也。余耄矣，無以與子之行矣，而家庭有嚴君焉，鄉曲有默翁焉，歸而求之，有餘師也。由是而進進焉，對越純公、正公，其殆庶乎。歲癸巳陽月五日，嵩溪遺耄陳某書于交翠窗。《本堂集》卷四六。

書徐醫餘慶堂記後

醫者徐子雲有堂名餘慶，一日出王中書紀、舒大博跋示余。余謂子雲兄醫有聲不自以爲能，而溯厥先祖父所積曰餘慶，然則知此身爲慶之餘矣。亦盍知今而後至子雲來，將又有來于此身之慶，則用心于所業當何如哉？堂乎堂乎，其心之所寄，而慶之所由出乎！余于是嘉其能，喜其不忘本，而勉其爲源源無窮地也。歲癸巳良月望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題炳同上人古杭風景圖

少野師有《古杭風景圖》，城郭湖山，髣髴萬一，余爲之恍然。昔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唐之東都門館、園囿與唐共滅而俱亡，其懷古之心，猶不勝其感慨，況余所身歷而目熟之地，於此圖當何如哉！闕逢敦牂宿月既望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鹵簿小圖後

《景德圖》、《天聖記》，久不在目，今而忽有此本，不暇較其詳略，而恍然如復見漢官威儀，當何如其感慨。甲午季夏望日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跋萬壽主僧圓鑑藏朱文公答潘端叔書

萬壽主禪圓鑑出示朱文公《答潘端叔書》，拱而讀之，肅如也。昔妙珣了怡得忠肅陳公《有門頌》及《與明智師辯論》二帖，宣猷樓公猶爲忠肅公之故而爲之跋。是書自是吾道中物，師乃惓惓如獲至寶。佛者尊儒，尤爲可敬，安得而不贊以數語？甲午中秋嵩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跋舒舜侯

岳祥

壽康精舍記

南明董伯和居萬山間，自號稼盤，且築壽康精舍，有圃焉名「可茹」，泉焉名「自潔」，皆取《盤谷序》中語。台舒舜侯比寓彼者久，精舍成，因以記屬之。記成，伯和轉以示余，曰：「其爲我申其

說。」余以未嘗識其地，難爲言，而素知其人食於山僅足，而能自樂其樂者也。今其有曰：「逸樂因其資而遂，雖陶元亮不得爲願也，然願資之有邪無也，亦不可知，要知人之出處存乎其人。人之樂於隱者，雖草衣藿食，隨朝夕以謀，安焉；非其人，將富埒丘山，亦惟日不足，而暇於隱者幾希矣。」敢筆其言於記之後，以諗於伯和。他日舜侯聞之，必亦以余言爲然。甲午陽月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跋范尚書楷蓬閬唱和集

尚書范公聞孫庭珪手植其祖《蓬閬唱和集》以示，得見當時人物文章之盛，恍乎立羣玉下，風衣被奎璧餘輝，不知古爲古，今爲今也。然不能不爲之感慨，請欲襲而藏文獻家，百世之寶有重於此者乎？旃蒙協洽人日，里後學陳某再拜書。《本堂集》卷四六。又見同治《鄞縣志》卷五六。

跋聞仲和注陸放翁劍南句圖

昔范石翁欲放翁註東坡詩，翁難之，曰：「坡詩用事多，猶可註，其用意處，則有不能盡知。」辭焉。今仲和於放翁詩，註其事甚悉。豈徒爲事偶設？要亦知有意在，而無從追詰，非子之有遺餘力

也。然所以注，世自有寶之者矣。余觀子精神加於人數等，學之大於此者又有望焉。彼日斯邁，尚勉而身其任哉！旃蒙協洽人日，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張子華所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

錢穆父、孫莘老墨蹟二紙，張子華得之以示，今爲古壘矣，相與感嘆，而不自知其爲何心也。旃蒙協洽孟春既望，本堂老人陳某八十二歲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故人孔應得資政遺文

先樞密，余故嘗參承矣。其嗣子昭孫，以其遺文示，感涕不覺自流，尚忍讀竟其文哉？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君壽希崖弊帚集

荷屋

人之爲詩非苟然也，古者歌詩以見人，況作詩者乎！人焉廋哉！鮑、謝、李、杜，各自有體，非

故好異，亦惟其人而已。君壽之詩，和平清純，無艱難辛苦態，如其人，如其人。然亦何必矯其非分以爲奇哉？司馬公自言作詩正是此意。敢以諗于君壽。丹霞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跋黃祖勉所藏董源山水圖

字叔達，南唐後苑使。

黃祖勉跋董源《山水圖》云：「脫落凡格，特恐是摹本。」余謂古之真蹟摹爲墨本者滔滔，有可人意，雖摹猶真，要在人目中自有可否，他奚泥哉？此正祖勉言外之意。嵩溪遺耄陳某八十二歲書於本堂。《本堂集》卷四六。

跋蘇德淵_森易

夫《易》至大至神，晦菴先生謂：「看《易》須識理、象、數、辭未嘗相離。而程傳只說理，不及數。然《太玄》、《潛虛》，或者又病其推象數之過。張文饒自謂精於數，及其立身行事，則又大悖於《易》。」惟邵子之學，明道先生稱其各有所因而入，彼章子厚、邢和叔欲師之，而邵子知其心術不正，辭焉。然學《易》者，亦存乎其人，而深淺未暇計。近慈湖先生有《己易》，今而贅言子之《六合》，亦不外乎己，殆欲爲《己易》之疏義乎？余耄矣，讀其書尚不能終帙，欲于此焉有見，無能爲

役也。吁，關子明者，安知後來無王穆公乎？贅言子〔三〕，海陵人，姓蘇名森，字德淵，純篤而老於古學者也。四明陳某書。《本堂集》卷四六。

〔二〕又：原作「文」，據文意改。

〔三〕「贅言子」下原衍一「子」字，徑刪。

跋樓攻媿與王粹中諸詩墨蹟

林國器出示所藏攻媿先生所書與王粹中先生諸詩，本王氏家百世之寶，乃爲國器所有。人於天地間各有所好，惟先賢墨蹟，若淡而無味，非與賢者遇，覆醬瓿者良多。今攻媿先生之筆，王氏失于世守，時異事殊，必有難言者。猶幸歸之國器，得其所矣。攻媿先生百世師，後來者恨不得親其典刑，得見此筆，亦庶幾焉。萬一珍襲之不嚴，將又墮於渺茫矣。敬之哉！歲旃蒙協洽嵩溪遺耄陳某書。

《本堂集》卷四六。

書內兄舒通叟饋八十書

此內兄舒通叟與余往來絕筆也，余癸巳歲始生之日以饋來，而兄以是歲九月十九日病終，今見其書，當何如其感傷！然以兄之厚於余，而先余而逝，余亦豈久於人世者？悲夫！歲乙未季夏九日陳某敬書。《本堂集》卷四六。

書趙景文饋八十書

妻之兄趙景文於歲癸巳饋余始生之日，且書與詞以篤其耄，而景文是歲九月二十四日已爲故人，與舒內兄之喪相先後六日耳，余之感獨爲親黨乎？鄉曲所謂晨星者，今已矣夫！嗚呼！歲乙未季夏九日，陳某敬書。《本堂集》卷四六。

題再書戊子所與汪景淵諸詩後

乙未秋，與汪景淵別已八載矣，忽相話及舊所道語，且云此紙燬于數載前，欲再書。吁，余今年

八十有二，世事變化於俄頃間，可及方來乎？爲之重感而淚落也。重陽後二日書于交翠窗。《本堂集》卷四六。

書卓生甫深衣述後

句章卓有立生甫以《深衣述》見示，余謂深衣惟當據經以求合而已，至如續衽鉤邊，則司馬溫公所謂如燕尾有鉤，曲裁其傍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其不相連之處，此說以爲正當，又奚以旁引曲泥爲哉？屢圖再會，相諗以決，連年衰病，猶未之果，乃聞歿已兩載矣。生甫平生用力于此，有足以遺其後，庶乎無憾。余之生負質疑之記，使生甫賡志九泉，興言至斯，交道謂何！歲乙未孟冬攬涕書其手澤之後以歸之，與追挽二詩俱前。悲夫！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

跋史獨善奏議

獨善史公當端平更化之初〔二〕，轉對一劄，君子小人之辯，言外之意，隱而實彰，寬而實切也。第貳劄及蜀事，可謂至論。若嘉熙應詔書，則明白洞達，勁正懇到，惜其言不得於其時，徒使後來讀之，感至于激，嗟何及矣。歲乙未孟冬，里後學陳某敬書。《本堂集》卷四七。

〔二〕端：原作「瑞」，據文意改。

書王寓菴遺文

余童卯于丈人行聞里有寓菴王公之賢，高山仰止，今八十三歲矣，茲因留其孫得淦家，獲見其燬餘偶遺之文。于《和淵明歸去來辭》，知其奉親孝；於《泰庵記》，知其事長敬；于《怡齋記》，知其友于兄弟；于《交說》、于《淇綠辯》，知其與友朋鄉曲無不盡其情。人生大節，略無虧欠。餘如一出處，一語一言，動中禮義，古之人，古之人！讀之使人感發，誰能起之得與北面列哉？知念其祖，善傳其家，幸而有此孫。孫又生子矣，寓庵之業，其不亡乎！歲丙申書于雙桂坊之梅窗，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

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

文公爲後學地，可謂深著明切，宜端居靜察，朝夕不置。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終有得矣。歲丙申四月朔書于本堂。《本堂集》卷四七。

題劉向說苑卷首

劉向《說苑》，曾子固序之矣，其可否已櫟括其間，學者當有所擇，而徒博者失之。余因爲諸兒書此卷首。歲丙申四月朔書于本堂。《本堂集》卷四七。

書李純甫文稿

余少也，取友于郡庠之造道齋，與純甫李君同舍，兄事之，情甚洽。後余薄官走四方，而君以賦冠計闈上，春官不利，未幾而聞爲地下遊矣。吁，而止于此耶！雖然，有文稿在，見之者如見其人，死猶不死也。特余老病因循，於宿草之不哭，傷如之何，感如之何！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

題文中子

《文中子》當細味，其間格言甚多。丙申首夏書以遺子若孫。《本堂集》卷四七。

跋僧德恩所藏鍾子固所畫山谷水仙詩圖後

樗寮因子固所作《兄弟圖》而寫山谷詩《水仙花》。余又因樗寮而爲絕江着數字，亦以世之情喜新而厭舊，而絕江獨知所寶，是不能無感焉，蓋於世變人情有關也。吁！歲丙申良月望，本堂老人八十三歲書。《本堂集》卷四七。

書史獻父屏石圖銘序後

余昔仕於朝，史獻父寄居西湖之西，入門立一石如屏，自號屏石，余與之遊，因與石諗稔。既而皆東歸，石爲人所有，獻父眷眷焉，見之畫而銘而序而詩，觀之而感者多，而余爲甚。幸而時見獻父，屏石儼其在前矣。迹爲然，亦終不能無感，然感豈止一石而已哉？丙申良月望，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

書四明衣冠盛事錄後

楊君鵬舉由太學生擢第，晚而浮雲視功名，掃軌不接外事，殆有德而隱於市者歟。吾鄉家世忠厚，老成典刑，月評所歸。余雖居百里外，未及一面，而夙聞其賢。茲偶爲義，不可以筋力者。入城，君之外孫袁伯長出示所手抄吾鄉《衣冠盛事譜》〔二〕。閱之既，信乎所聞之可證，科目絕續之交，吾黨窮通之機，實有關係。蓋譜存則脉存，脉存則雖秦火不能滅。然科目今雖未暇，舉三代以上人才之盛，亦由科目邪？養之深者發之茂，持之重者出之遲，姑盡其在我，時來則爲之耳。所以感厲其氣，維持其心，以爲無窮之地，將有大功於吾鄉。吾鄉而放之天下亦可者，此譜也。余固以心見楊君，豈不過於面交也哉！丙申歲良月廿五日，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

〔二〕譜：文題作「錄」，當有一誤。

跋史景正南有嘉魚樂與賢賦并書事詩

嗚呼，彼何人哉！並緣宮艷，玩弄威權，箝天下口，不遺餘力，猶懼三雍之中有獨立者爲異于

是，掃破定法，捷出濫恩，以嘗試之。而靡然瀾倒，二十年間，縻爛其肝腸，顛倒其夢想，六士以前之正光，化而爲光範門下舐鼎之物。卓乎史景正，獨於公堂所課《嘉魚賦》與其書事詩，明斥而專攻之，其鋒鏑嚴於刀鋸斧鉞，直以殺身成仁爲己任。偃月機深，間不容髮。是豈於其生也吞聲，斃而後欲戮其尸以爲快者比！漢之名節有黨焉，故有《黨錮傳》。國家三百餘年帝學之涵養，成就至矣，逮其末造，乃無一人爲景正黨。他日有爲《獨行傳》者，非景正誰歟？歲柔兆浞灘陽月庚子，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又見《宋史翼》卷三四。

題天台潘少白大老續古集

余聞少白，不識少白面，而識其子衍於小萬竹，其文氣英英焉，因其子知其父，而未知其詩。一日，胡甥幼文來，篋有少白詩，出入晉、宋、盛唐、晚唐間，森然溫然也。及閱其序《續古集》，則欲以唐體爲宗。然則唐故多體，將宗誰耶？若曰晚唐，殆不足爲少白挽。余雖不能詩，不敢評，而於少白之詩，則曰少白之詩也。少白當亦撫掌。歲柔兆浞灘暢月，四明遺耄陳某書于本堂。《本堂集》卷四七。

書婺賈處士墓誌碑陰

名琮，字中美。

余歸老故山近二周星，門外事未嘗問，獨念疇昔交天下士，今皆雲冰消散，自謂江空歲晚，無復可人。忽婺之賈哲甫來正郡庠，日相訪求，實獲我心。他日出示王文昌所撰其高大父處士墓誌銘，讀之則知淵源深遠如此。君子之澤五世，哲甫方延洪之，雖百世可也。尚懋之哉！四明遺耄陳某。《本堂集》卷四七。

書陳孔晨隱居圖

歲咸淳丁卯，余道金壘，見南野翁，坐之不礙雲山堂。南山去堂十里而近，光景變化，烟霏空翠，苒苒逼人。從容而別，山之面目之真爲我有。越八年翁歿，余亦老矣。他日，其子字孔晨者來明，一見問故，曰：「堂已改築之南山中，而扁仍舊。」吁！古今事物之變，翕忽有無何可既？棟宇末也。翁之歿未幾，而堂已廢，豈初心哉？今其子乃能於險阻艱難之際，善繼其志，且文以世其傳，翁爲不亡矣。余年八十有四，幸而及見故人之有後，然方來事未涯，其亦勤其修哉！四明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四七。

題奉化圖志揭首

奉化爲邑，以民皆樂於奉承王化得名。其俗尚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爲士者相勉以力學，爲農者相率以務本。然土狹民稠，一歲所入不足以贍，于是有工者、商者、漁於海者，各業其業，以全身保家爲重，以入孝出弟爲常，風聲氣習，大率近古。官於此者，平易近民，則民德愈厚矣。《本堂集》卷四七。

跋古營蕭節齋良輔所藏三畫帖

李伯時九歌圖

節齋蕭公以古營名閥世臣，擁牙纛，蒞南服，詩書福澤，融液軍旅間。風清日長，他無長嗜，唯點墨寸紙，有存古意脉，則心與之契，而手之不置。一日，出李伯時《九歌圖》，曰：「燕楚相望萬里，好賢樂善，傷今思古，本一轍也。況屈大夫名塞天壤，《離騷》又與日月爭光，幽及鬼神，明及人物，彷徨感慨，反復依戀之狀，見之於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南方之人，有如此者。流風遺

俗，猶有如此者否乎？」余俛而不荅，姑書公之所云云者而已。

東坡墨蹟

坡公字畫，當時人已寶之，在今日當何如哉！字畫固可寶，而所以寶之者，豈專在是哉！公之學自名節入，文章特其土苴，況於字畫哉？忽焉在目，凜凜然名節如生，則字畫亦真可寶也哉！因題于節齋蕭公所藏三帖之後。四明陳某。

夏珪山水

古畫以山水爲最，唐以後或有其存，而未必皆真。天地間，川流山峙，千態萬狀，固自開闢以至今日，苟有見焉，孰此爲古？顧欲從破繒敗楮，摸索其髣髴，山川能幾何哉！世方趨於耳目之新，方溺於貨利，自非洒然自得、超然自拔，誰復事此？是則方見其可敬，而不見其爲僻也。節齋蕭公有山水一軸，曰：「此夏珪之筆，子以爲何如？」余于此未達，獨能以前所自信者復。因又進而曰：「後日有詔趣入，發十洲三島間，而江而湖，而長淮大河，見其漫漶奔放，汹風濤而舞蛟龍也；由會稽而嵩，而岱，而太行，見其綿亘起伏，干雲霄而絡星辰也。以行記吟囊，收拾光景，時一披閱，眼界萬里，盡在是矣，豈不大快？」公爲之一笑卷畫。四明陳某。《本堂集》卷四七。

跋韓君美^{居仁}城西十絕

余讀韓君美《城西十絕》，蹙然喜，肅然敬，詩云乎哉！君抱古學，來長鄞幕，暇不自休，周視城渠水脉，疏之瀾之；既而至他山，于堰于閘，完故立新，蓄洩以則。識敏而慮長，力到而功集，民歡頌之。是行也，有詩焉，實而通，清而腴，浩浩乎生意與水俱行。三代井田之時，春風時雨中一言一話，亦若是而已。彼草妖木怪，鹿呦豕哮，駕虛翼僞於天理人事之外，此皆君之詩之罪人也。安得如君之真積實踐見之詩，而有補觀風者哉？若水之原委，事之本末，有王厚齋序在。歲旃蒙協洽人日，四明陳某八十二歲書。《本堂集》卷四七。

題天寧寺主僧可舉羅漢圖後

余入城寄天寧寺，主禪直翁手一軸，此《羅漢圖》，舒而視之，山水林木中，人物古怪，殆非塵世，恍然身入其間，坐白雲而來清風也。余家鄰天台，聞山有羅漢古迹，飛石橋，空立壁，亟秀。老矣，欠一到。今見此足矣。然欲指此爲某人筆，固已不識；至欲指其此爲某羅漢、某羅漢，又安能識之哉？識之者其直翁乎，我欲識直翁者也。因書所識於圖之後。丁亥季春晦日，丹山遺耄陳某。《本堂集》卷四七。

跋僧石藏玉羅漢圖

藏玉以龍眠所畫、物初所跋《十六身羅漢圖》求著語。余不事佛，安識羅漢？卷還之，則曰：「羅漢本無實相，滿虛空是大方廣寺。說著羅漢，便是羅漢。如何是識，如何是不識？才說識，便不識。龍眠之畫，物初之跋，亦不過無香之香，無色之色，遇着便是，豈常見其面目之如何耶？」藏玉左手展圖，右手執筆濡墨以授，曰：「便下筆，莫蹉過。」余訝其強，不覺大笑噴薄，圖畫爲之欣舞。藏玉曰：「羅漢見矣！」因書其語，併發羅漢一笑。《本堂集》卷四八。

跋前人所藏金剛經

樓教授所書《金剛經》，真得二王小楷法，視之燁燁動人目。攻媿先生又以小楷書跋其後，可謂兩奇絕，而石上人得之。上人清致，所蓄書畫皆古雅，其一也。一物苟珍，必有所遇，茲則得所歸矣。《本堂集》卷四八。

跋東皋寺主僧知恭百吟集

友山師以倜儻氣、瀟灑心，棟宇一方風月地，鏜鼓鐘，休包笠。既成，付之人，而身歸花墅湖之屠廡，與雲遊戲，了無住著，詩其土苴也。且知平生喜寒山子詩，故其句意多似之。有携其《百吟》求著語者。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知寒山者也，此心何心，自說且不能說，余又奚贅？試以轉於友山，當一點頭。辛卯仲冬。《本堂集》卷四八。

全宋文卷八一一三

陳 著 二〇

吉州白鷺洲書院講義

某誤叨郡辟，濫長書堂。祇事開說，昉自今日。自顧至愚極陋，凜凜莫勝。有聞于師，敬取以誦。深惟世遠道散，學校具文。聖朝崇化，加重書院。惟白鷺洲寔表江右，于此藏修，于此游息，于此講習，于此飲食。必先踐履，必後科目；必先器識，必後文藝。必自重，毋自卑；必自立，毋自餒；必自強，毋自畫；必自反，毋自恕。必毋奪于得喪榮辱，必毋怵于憂患變故。是皆學者之事也。雖然，學不知方，望道莫見。有大本領，其惟《中庸》乎！
天命。

《中庸》首章，揭此三句，三句之中，揭三「謂」字，使萬世學者受罔極之恩。子思子未作《中庸》以前，非無人說性，非無人說道，非無人說教。即未嘗有人指其性曰如何是性，未嘗有人指

其道曰如何是道，未嘗有人指其教曰如何是教。曰性、曰道、曰教之名未明，後世學者將從何處尋性，將從何處尋道，將從何處尋教，將從何而見得性也、道也、教也是一貫？且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止是說天命之性，不曾說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意。《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後性、道、教大意雖盡在其中，又不是次第分明順說。至《中庸》首章直下說出三句，學者始得因名義以反諸身，始見命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三「謂」有的實一貫大明，自子思子作《中庸》始矣。三句名義精切明白，有朱子《章句》、《或問》在，不復敢贊一辭。但要知得《中庸》一書綱領，雖在此三句上。三句脉絡，全在「率性之謂道」一句上。蓋有形則有性，不患無性，患不能率性；有道則有教，不患無教，患不能盡道。是故有率性之道，則為受天命，不則為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為樂天命，不則為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為敬天命，不則為怠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為全天命，不則為曠天命。以此知性乃均有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是故有率性之道，則其道皆是實理，不則其教皆是偽妄；有率性之道，則其教皆是正大，不則其教皆是偏邪；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自有條理，不則其教顛倒悖謬；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見于日用常行，不則索之恍惚誕謾。堯、舜、禹、湯、文、武，皆是率性者也。故見之二典三謨，于訓誥誓命，于《周南》《召南》，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當時之人有所準而仁而無非仁，有所準而義而無非義，有所準而禮而無非禮，有所準而智而無非智。至于禽獸魚鱉，昆蟲草木，一動一植，散在兩間者，無不各遂其宜，

是皆堯、舜、禹、湯、文、武率性中來。周公、孔子，亦是率性者也，故見之于太平六典、《金縢》、《立政》、《周官》、《無逸》等書，于刪《詩》、《書》，正禮樂，作《春秋》，門人弟子難疑問答，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或施之于當時，或垂之于後世，皆斷斷乎不可易。是皆自周公、孔子率性中來。彼不率性者則反是。桀、紂在上，教天下以淫虐。春秋戰國教天下以攻利，秦教天下以詐力，漢高教天下以無恥，漢武教天下以多欲，唐教天下以無禮義，晉教天下以放肆無度，佛氏教天下以空寂，老氏教天下以清虛。凡若此者，皆不知性爲何物，故其教皆非其道。以此知我有不同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此「率性之謂道」一句，承上句，生下句，體用兼該，源流無間，乃三句中之大關鎖也。此《中庸》首章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數句，反覆精密，其說獨詳。是爲率性上要緊，故說盡由教而入者下工夫處，後之言性者，可以準矣。而其間有三節最可畏，幸而第一節得孟子，第二節得周、程，第三節得朱子，所以子思之說傳至今日，如日星終不可繫，如金石終不可破，不然則難乎免于惑矣。蓋道之所在，愚不肖者固不足與爲道，而賢且智者，害道爲甚。人而愚也、不肖也，其議論不能動人，其見識不能過人，將易而侮之，尚何足以惑天下？人而賢也、智也，其聲望、其志向、其踐履、其辯說，皆非人所易及，則人必宗之，宗之則必有黨，惟信其所宗者之說爲是，不復究其所宗者之說爲非，縱有知其說未能無過，方且相與委曲執說以遂其非，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戰國之時如楊朱，如墨翟，如告子，直是能堅志强辨。而楊氏以爲我爲義，爲我必至于無君，墨氏以兼愛爲

仁，兼愛必至于無父；告子亦說仁義，而分內外。若不遇孟子道一善字，說出本性，天下將胥異端，誰排闥以衛吾道？此第一節也。自孟子後一節尤長，如荀，如揚，如韓，皆是表表于其間者，當時學者尊之、宗之，不減孟子。而荀子道性惡，揚子道性是善惡混，韓子又說性三品，此皆是不曾看得性之大本，各恃其才，各執所見，却從氣質上論性，迄無定論。直至我朝程子受學于周子，說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等語，彼只說氣質之性，而不知天地之性者，千載之紛紛始定，而《中庸》之書始有所受。此第二節也。自此程氏門人布滿天下，各自以爲得其師之說，而得失深淺固已不一。況當時大賢，有爲性所先之說者，有爲浮屠之說者，有爲新學之說者，天下之人擗撼陷溺如醉夢中，植黨相仇，牢不可破，又況中更天地大變，諸老凋謝，人欲橫流，而性之說不絕如綫。直至朱子，以《四書》爲本，辨明義理，毫髮不差。而《章句》、《或問》之作，發越程子之所未言，折衷諸說之所未安，使學者有所依據，有所去取，子思性、道、教之說益大光明。此第三節也。嗚呼！朱子未遠也，今之學者又各自以其意說性，而不知性出于天；各自以其意說道，而不知道出于性；各自以其意說教，而不知教出于道。性、道、教一貫之說，又胥而爲紛紛，爲昏昏，其病將有甚于前三節者。病在何處？在勝心，在輕心，在錮心。立論要平，勝心者無平論；立論要確，輕心者無確論；立論要通，錮心者無通論。不平則奇，奇則失之；不確則欺，欺則失之；不通則窒，窒則失之。《中庸》一書，朱子發之已盡，不待他人屋上架屋，然則今之學者欲觀《中庸》，必先去勝心、輕心、錮心，則性、道、教之說方

一貫，而中庸在我。《本堂集》卷九四。

剡學講義

某愚而不移，學而無得，竭來試令，必有我師。乃不鄙夷，遜席而請，固辭不獲，輒誦所聞，以求是正焉。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古聖賢之教人，于此焉最切；學者之受持，于此爲最危。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上不容說，其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二句却要精加體認。史遷以爲性之動爲性之順，是認欲爲善。陳用之以爲性之欲循而充之爲小人，是認欲爲惡。惟橫渠先生謂感之而動，是氣之性。南軒先生謂性之欲也，言亦性之所由，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晦菴先生謂欲即所爲情也。經三先生辨說方明白。昔在聖賢，「所欲不踰矩」，則不踰者矩耳，非無也。「欲仁斯仁至」，則所至者仁耳，非無也。「養心莫善于寡欲」，則說寡，不說無。「可欲之謂善」，只說可，不說無。曰「欲不可從」，非曰欲即是從。曰「欲而不貪」，非曰欲即是貪。身非槁木，心非死灰，故未嘗曰絕欲。《表記》曰：「無欲而好仁。」乃他無覬望之言。《通書》曰：「無欲則靜。」乃人生以上之體。蓋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靜不能不動于感，而性之欲者多出矣。欲所當欲，則欲亦天性也。欲

非所欲，則血氣之欲也。欲其善惡之機乎！故其靜而未有所感，已有此仁而未惻隱，已有此義而未羞惡，已有此禮而未辭遜，已有此智而未是非。如鏡斯垂，如水斯止，包兩間而本虛也，備萬物而本一也。《易》所謂「無妄」，《書》所謂「道心」，《詩》所謂「秉彝」，《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孟子所謂「善」。及其與物接也，喜其所喜，如子路之聞過，孟子之不寐，則爲喜之正；不則謝安之過門限折屐，林甫之津津眉宇間，則喜非其正矣。怒其所怒，如舜之罪四凶，文王之遏徂莒，則爲怒之正；不則爲明帝之撞郎，太宗之仆碑，則怒非其正矣。至于哀必如孔子之慟顏淵，敬姜之哭穆伯，則爲哀之正；彼子路之不忍除喪，子夏之哭子喪明，則非哀之正。至于樂必如孔子之曲肱而枕，曾點之暮春浴沂，則爲樂之正；彼太康之事盤遊，齊王之好鐘鼓，則非樂之正矣。男女，人之大欲「二」，無男女則人倫廢矣。如《關雎》之好逑，《雞鳴》之相戒，可也；彼桑中之期，琴挑之奔，則欲非其欲。飲食，人之大欲，無飲食則命絕矣。如簞瓢飲食之自樂，噉爾之弗食，可也；彼墦間之乞，鼎指之染，則欲非其欲。且如仕者欲行其義，則俛首帖耳，惟利之趨，脅肩諂笑，唯勢是視，苟可以進媒其身、退私其家者，無所不至。私欲也，如性何！學者欲至其道，使靠裏工夫，不自鞭辟，騰口議論，徒事張皇，苟可以內罔父兄、外欺朋友者，略無忌憚。私欲也，如性何！世方人欲橫流，天理湮晦，相與講明，孰急于此？惟曰理爲欲之對，而界限不可不明。殊不思說欲而不說人欲，則非所以爲學。蓋性情也，動則爲欲，欲則有善有不善，豈可專以爲不善哉？是非疑似之間，甚可懼也。絕人欲之私，而從天性之欲，是在學者。

《本堂集》卷九四。

〔二〕人：原脫。按下文云「飲食，人之大欲」，正與此句同。今據補。

四經約旨

某嘗謂《易》者理氣之會，《書》者經綸之本，《禮》者品節之理，《詩》者性情之真。然一經必有大綱領，不識綱領，則望天者蒼蒼，望海者茫茫，不得門戶，奚有畔岸！故于四經各舉其所以爲綱領者，名曰《約旨》。

夫《易》，其綱領在《乾》，蓋天者天之體，《易》者天之心，《乾》者天之性，六十三卦皆其情也。《易》超于渾沌而非渾沌，近于恍忽而非恍忽，其中有物，是謂之《乾》。《乾》無不備，亦無不統。有所謂元，元未見也，而有利之體；有所謂貞，貞未見也，而有貞之體。體在是也，用亦在是。故見于順則爲《坤》，見于動則爲《震》，見于入則爲《巽》，見于陷則爲《坎》，見于麗則爲《離》，見于止則爲《艮》，見於說則爲《兑》。分而六十四卦，《乾》一卦也。折而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乾》一爻也。雖倍而四千九十六，可；雖倍而又倍之，可也，吾知其無窮也。以其體，吾知其爲天之性；以其用，吾知其爲天之情；以其情性皆統于《易》，吾知其爲天之心。昔程子

曰：「以性情謂之《乾》。」蓋兼體用而言。今則因其說而析言之。楊文元作《己易》，謂「自《乾》一畫始」，是矣。但「《乾》即《坤》，《坤》即《乾》」等語，又自是一說。是故學《易》者，要因《乾》見《易》。

夫《書》，其綱領在《堯典》，而一「光」字最難體認。光，其聰明文思之發見者乎！非推而致之遠，而大包乎天地之外；非察而測之深，而不遺于秋毫之末；無色之可觀，而自見其輝煌焜耀；無迹之可執，而自見其流動充滿。故曰闕。《本堂集》卷九四。

四子名字說

德祐元年五月

吾四男子，一母所出，而稟氣不同。吉初，吾欲其潛而有本也，名以深，字汝資。麟兒，吾欲其流而有歸也，名以瀾，字汝海。都兒，吾欲其明而有信也，名以洵，字汝都。朝兒，吾欲其正而有守也，名以湜，字汝沚。吾老矣，汝等懋之，尚觀厥成。德祐元年五月廿五日，書於天府之芙蓉堂。

《本堂集》卷三四。

代楊賓日栢泉說

楊賓曰，余未之接識，友人龍岡石君教授其家，爲余言：「其人蚤歲有志於學，既而家貧事異，寄迹刀筆間，今有年矣。家無贏貲，架有書，坐有客，一談一笑，意氣容與，而扶善茹虐，有長者之風。他日，以栢泉自號，使僕質諸當世名人先生，可不申其義以與之乎？」吁！世道不古，勢是趨，便是奪，苟足以羽翼其暴，機括其詐者，不遺餘力，終其身以清自處者寡矣。今以之自號，豈非慮其清之不能終邪？栢也者，木之至堅者也；泉也者，水之至清者也。清而不堅，清有時而污矣。昔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栢乎泉乎，其有味乎。回視餘人，紛紛然妄立標榜者，相去遠甚。石君曰：「當以斯言復之。」因筆之以授。《本堂集》卷三四。

芷屋說

天地間萬物皆人所有，人之取物亦各從其所好。子猷于竹，淵明于菊，濂溪于蓮是已。吾黨范龍友自號以芷屋，曰：「《離騷》有之，『芷葺兮荷屋』，寄言也。吾亦寄耳。夫物而有契，則所寓皆此物，非必常接于目而後爲我得。芷，芳草也，古之人以比君子。吾將於其中藏焉，修焉，游焉，息

焉。專所有而人莫能爭，隨所處而人莫能間，亦莊子所謂『蘧廬』，孟子所謂『安宅』也。彼金谷芸暉、被文繡、落珠玉、醉生夢死於危機之上者，安知有芷之屋之趣哉？」余愛其言曠達而有感於心者，不容不以告。世道不古，妄自標榜，猶而謂之薰，菌而謂之芝者，方滔滔也。今子知以芷自況，必將自反而自拔，培其根而沃其葉，落其華而歸諸實，以充吾所謂屋，則無愧於《騷》矣。不然，則《騷》所謂「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可不懼哉！強圉大淵獻，丹山陳某書。《本堂集》卷三四。

自齋說

自齋，竺氏子稷讀書之小室也。吾爲名之，而告之以其義：自之義大矣，曰自昭，曰自師，曰自成己，曰自得之，聖賢示訓，惟此爲至切。以名其齋，仰而觀，由目以入心；俛而思，由心以復性。習察之精，沈潛之久，主于中而外物不能遷，澄其本而末流不能溷，則知萬物之理，反身皆備。仁、義、禮、智，我固有之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皆由此始，齋云乎哉！然自之爲自，有自暴自棄、自是自用者，則又吾自之賊。苟徒委之曰：「我所自有，惟意所可。」恐不知自之爲何物。佛之空，老之虛，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告子之仁內義外，荀子之道性惡，差毫釐而繆千里。《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

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吁！知此則可以得吾之所謂自。雖然，今而後有以自齋稱己者，固不得而辭。使假以自銜焉，則非矣。世之人駕虛翼僞，妄自標榜，以要人之稱道，甚而吾徒所麾者，亦皆有之，良可歎已。昔者諸賢或取諸鄉里，或取諸所居面勢，或取諸所學所志，後進尊而師之，舉以代不敢名之名，然豈諸賢意哉？吁！知此則可以得吾之所謂自。己丑閏月晦，嵩溪遺耄陳某書。

《本堂集》卷三四。

見山說

余投老杜門，一日聞剝啄聲，啓關則有捧刺而前者，姓馬名元炎，求一見。進而問其故，曰：「元炎家銅山之陰，泉溪之陽，望門牆僅一舍，而如蓬萊弱水。今得見，幸矣。竊有請焉，不敢以冒昧囁嚅自尼。」因言世業陰陽地理，將挾之以馳驚於外，以僥倖如景純、公明之印可，然非得賢士大夫寵所謂自號者重其行，則猶鄉人耳。長光價，生氣勢，此一機也。余感其云云之勤勤，乃詰之以古諺云「銅山八面，有藏無人見」，而面銅山以居，其見之否乎？矍然而揚眉掀髯，道其山之來岡去水、伏壟起峰，屏摺而壁削，爪足布而髓脉引，指諸掌。「余知八面之藏亦既玲瓏於方寸中，當以『見山』爲號。然可矣，而未也。東南山川之秀會乎四明，亦嘗見之乎？」曰：「飛鳥振策，東至太白、玉几，西至小丹、石窗。三江之上，十洲之間，揚舲鼓柁，且有日千態萬狀，不逃所覽已。」余曰：

「可矣，而猶未也。」退立而請曰：「然則當如何而可？」余因告之曰：「天下有大陰陽、大器局，朱文公所謂在冀州之野，坐常山、太行之所盤結，左泰右華，以受嵩、衡諸山之朝揖，而長江大河橫貫於前，此則方爲有所見。而既有志於此，不可以近且小者自畫，及今眼明筋力强，就術資身，以爲萬里計。吾非强而以所難，正欲以成而之所以請。太史公遍行天下，周覽山川，歸而作《史記》。而行矣，歸之日，以所見作《見山說》，是爲不負所號。」歲辛卯八月朔，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三四。

胡貴常雲寄說

胡立道字貴常，家天台，館于明之奉川豐里，取坡詩中語，自號「雲寄」，質於余。余謂：「天地間物皆有常，惟雲變化萬狀，而人之心亦然。雲與日過，日隨心異，而將徒見其浮浮也，感往來之無時；將徒見其悠悠也，諉玩愒以爲常乎？將晦聰明，黜思慮，同歸于黯黮之中；將見一死生、齊得喪，而相忘于飄忽之外乎？」曰：「非也。」「不則望蓬萊而羨神仙于虛無，夢陽臺而誣山川以邪妄乎？資以自娛悅，如隱僻者徒，借以證妖祥，如伎術者流乎？」又曰：「非也。」「若然則何其？豈欲班虞之庭，詠歌紛郁，以文章自鳴耶？乘漢之時，婉孌感會，以功名自奮耶？登太行而凝眺，爲狄梁公之孝于親邪？賦江東而興懷，爲杜少陵之義於友邪？」曰：「吾所以寄，庶其在是。」余聞之契，

而抑有說焉：「夫雲蒸于石，生于山，而上于天，有本者如是。人欲有所爲，有所行，而不知本，其可乎？于《易》有之：『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吾則厚自培養，立其體而宏其用。于《記》有之：『嗜慾將至，有開其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吾則常自密察，閑其邪而存其誠，積而發，定而應，時至日化，神動天隨。夫然，則雲吾雲也，寄乎云乎哉？」貴常拱而唯唯。因就以爲說。嵩溪遺耄陳某書，時癸巳端午前一日也。《本堂集》卷三四。

名女洸字汝玉說

吾女洸字汝玉，而告其義：洸，水有光也。光發於外，何如自晦，況婦人乎？然晦非徒晦，厚其所養，重其所有，溫溫然如玉，是之謂德，故以汝玉勉之。今筭矣，將有行也，於所當盡者，其自玉哉！歲甲申中秋日書於本堂。《本堂集》卷三五。

名竺果孫說

竺稷堯佐，吾內表姪也。戊子長至，余過其家。揖坐既，抱其子前，曰：「今年九月得男，是爲嫡長，未名，敢以請。」吾謂季秋之月，作《易》聖人，配卦以《剝》，五陰下進，獨上一陽，碩果不

食，因爲名曰果孫。義取諸果，果中有仁，人猶果也，仁非外鑠我，有能性其性，則仁在是，家之傳在是。吾幼常隨吾母歸寧，立外大父下，挹其貌頎然以重，聽其言煖然以厚，老成典刑，擅稱鄉曲。嗣而吾舅善以樂內，文以彪外，鏗薄事不到口。表弟少博益以涵煦家族，閭里無間言。有子如堯佐，又將世濟其美。如嘉木焉，百年封植，生意充拓，而枝而葉而苞而實，而果孫以生。世道不古，人心日漓，再世其德者已不多見，況欲三世四世以至五世不替厥初，其幾家？自外大夫以上，其積亦已深遠。自外大夫以降至果孫，又五世矣。且少博與堯佐，本根之方勤而未艾，外家之有後，其可涯耶？然果存于《剝》，《剝》窮上而爲《坤》，其機甚危。守以靜，固以密，以復其本，則陽不至於熄，而仁脉無間斷。或者蝕之者衆，搏之者烈，吾爲此機懼。子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亦《易》之果之義。果孫幸有知，當以此說保毓其性，以世其仁，堯佐責也。此外吾亦何言哉！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三五。

名慈孫說

姪孫葺贅於母家慈溪桂氏，壬辰十有一月廿二日得男，來請名。余謂：慈名溪，因漢董孝子也。汝之子生於彼，名曰慈孫爲宜。若曰名不以山川，而余特取其慈之一字，無戾於古。慈之義甚大，愛之異名，仁之推也。孝於親，弟於長，睦於宗族，和於鄉黨鄰里，等之而上，皆不外此。汝其咳而名

之，進而心求之而蒙養之，又進而及能言則以意開喻之，由是而進進，以至于入小學，入大學，不失其教，則慈不可勝用矣。不則長而悖逆，而悍戾，而放僻邪侈，豈其赤子之心？不知教之過也。謹母謂襁褓中未有知，未受教，姑有待。然則古之人至于胎教者，又如何？汝其領斯言，使其子毋辱余之命名，亦可不忘慈溪外家之意。昭陽大荒落孟春吉日，八十歲伯祖書于本堂。《本堂集》卷三五。

胡貴常字說

古之君子以身任道，道者何？常是也。《洪範》謂之彝，《中庸》謂之庸。平平焉而莫能踰，融融焉而莫能雜。生而知，學而復，常此而已。世降人漓，大本者昧，而小智自詭；全體者失，而偏見自錮。鑿以爲智，足以爲恭，姑息以爲仁。廉也，而避兄離母；義也，而火妻灰子；信也，勇也，而尾生、北宮黝；虛也，空也，而老、莊、浮屠氏。吁！性中無理外之物，六經無驚世絕俗之語，聖賢無孤立過高之行。紛紛者顧相異相角如此，道安在哉？吁！孰謂至于今之時，又有甚難言者？蚊嘅蠅營，儒名以飾澤市井；蛩吟鳥哢，竊文會以標榜鄉曲。波流風靡，愈降愈下，豈不重可感也夫！余友胡立道乃以貴常爲字，人方厭吾常，而獨己貴之，是知所以立其道者矣。空谷足音，不覺跼然而喜。聊筆所欲言以審，儻不卑之以爲無甚高論，則吾道之幸也。貴常其勉諸。嵩溪遺耄陳某。《本堂集》卷

全宋文卷八一四

陳 著 二

汪誠可字說

汪日賓名其子以本信，字以誠可，其爲訓甚嚴，望之甚然，非過也。人之性，何理非信？動之情，則有信不信焉。故君子誠之爲貴，不誠則無物矣。生知以上不容言，思誠者，學者事也。今以本加于信之上，繫可於誠之下，使之知信之本，乃所自有；知信之復，在乎誠之而後可。父之命其子，有大於此乎？況世之人逐逐於其外，於其末，而不誠其子者方滔滔。日賓之見則異於是，余聞之猶躍然以發，爲之子者當何如其敬承哉！癸巳五月朔，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三五。

內子友良字說

吾內氏趙名必興，字友良。《詩》云：「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謂其夫爲國事在外，故思之不置，既寢又興，且贊美其人如此其良也。氏之及笄，其親庭所取諸此，而名而字以歸于我，淵乎其味哉！吾於方欲仕，以行其志，惟主饋爲急，庶幾善體斯義，相成以道，則吾所大願。既而走州縣，躡班出入二十餘年，不跋不躓，厥助惟多。吾之無良，姑置言外，而氏之友良，可謂無忝所命矣。暇日相與之洽，因舉酒屬之而歌曰：「險艱兮更嘗，淡薄兮悠長。翁與張兮何常，如友良何兮友良。」乃賡而歌曰：「往事兮浮雲，偕老兮天倫。樂莫樂兮吾真，如良人何兮良人。」歌闋，吾因書之以授氏。吾，陳某也。時癸巳五月望日。《本堂集》卷三五。

名曾姪孫灼字孟晦說

曾姪孫阿兔及冠，余命之名以灼，而字以孟晦，且告以其義：灼，明也。明無所養，則適以爲累，爲小智，爲自用，爲苛刻放蕩，故善學者恐其輕也，持以重恐其浮也，蓄以深恐其過不及也，擇乎中庸其庶幾乎。子張之堂堂，子路之勇，無所取裁，終不如回之愚、參之魯也。汝受資若敏，而懈

然于學則何如，余爲汝懼。此晦之一字，將以玉于成，尚勉之哉！甲午季夏望日書于本堂。《本堂集》卷三五。

名族曾姪孫芸生說

芸生吾曾姪孫也，生于癸巳仲冬之二十一日，今歲一周。流俗試周有具，初手取一筆，次取研墨，次取書冊數本，吾爲之喜。姪孫楠因而請名其子。吾曰：「是月也，一陽生，《月令》所記芸始生之時。芸，香草也，而逢陽則茁。楠取于屠，一索而得男，此吾兄頤齋之曾長孫，仁脉方開，其生而來，可既哉。此兒異日于芸香中剔蠹，盍爲吾子增氣。」醉而書，皆醒語。敬之，敬之！歲甲午十一月廿五日夜分。《本堂集》卷三五。

史居甫字說

里史氏子弟林立，有辰孫居甫者，因其師張子華來見，其貌也和，其言也謹，從容間以字說請余。余念其外世俗而獨求于山林之耄，殆亦有見焉，乃迎其機告之曰：「人與萬物並生而與物異，所居者大也。其大無外，斂之在方寸。古聖賢於人心天理所據依之地，深切著明，皆因其所自有範其

無，勿失而已。有出于是，放心逐物，如忘鄉曲，棄室家，望洋迷途，終其身而不知反，可懼也。況子生於世閥，耳目之接，身心之溺，自立爲尤難。而字之曰居，豈徒字也哉？要不可不擇所居以稱斯義。《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固自有次第，然學何從入？亦曰主心以敬。敬則勤，不則怠；敬則思，不則罔；敬則新而又新，不則狃于習，錮于昏，苟於止而已。昔呂原明、司馬公、韓持國諸君子，知有學業當自力，不知世祿爲自足，故家之後，賢於此者幾希！彼何人，予何人？有爲亦若是。若諉曰余何敢望，是爲自畔其廣居，非吾所以待子之意。」矍然拱而揖曰：「諾。」余喜焉，就書以爲說。歲旃蒙協洽人日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三五。

名范脩字德甫說

余如城，契家子范鶴孫來見，拜而興，而拱曰：「鶴孫，先大父所命不肖孤幼名也。及冠當易名，而大父歿，罔極奈何，幸而先生在，視孤猶孫行，敢以請。」余惻其言，奚辭爲。因告以人之行，孝爲大。人之身實肖天地，一毫不踐是爲忝所生。爲人子孫，而大者不立，是爲不克負荷。此自古聖賢所以戰戰兢兢，吾夫子所以著而爲經，況汝以瑩瑩弱植，逢百罹之際，承再世一寒之遺，而欲不墜厥緒，豈不甚可畏者。然貧賤憂戚，天所以玉于成，非汝之累，而孝未易言也。娶妻爲養，菽水盡歡，今無及矣。霜露之感，悽愴怵惕，當何如其爲心？《經》第一章引《詩·大雅》云：「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爲汝易名，誰能外經？其名以脩，而字德甫。德本所自有，脩則在我，而孝在其中，不然則非所謂德，是故惟脩爲急。若諉曰力不足者，是自棄自暴。曹交問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曰：「然。」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程子一出，即欲學聖人，亦以是。夫自時厥後，當以孔、孟之法言爲法，以二程子之志學爲志，庶可慰祖父九泉之靈，而余之名汝字汝爲有助。敬之哉，敬之哉！乙未孟秋望嵩溪遺耄陳某書。《本堂集》卷三五。

名女冲字汝和說

吾幼女冲既笄，而語之曰：汝知冲之義乎？陰陽磅礴，人因以生。坤道成女，坤屬陰，陰之氣易偏，偏則方，則執，則沈滯，惟融明溫柔者爲得，故以冲名汝。而和，其冲之暘也，故字以汝和。其在父母家，怡怡愉愉，不見聲色；從夫則事尊章，不施勞；處娣姒不敵耦；待宗族姻黨，與凡內之纖悉酬應嗃嗃而諧熙安安，而飾厲于女道婦德，其庶乎。彼而苟，而隨，而軟媚，則非吾所謂和者，又不可不察。汝其服膺吾訓哉！歲乙未孟秋望日書於本堂。《本堂集》卷三五。

名外孫黃玠字孟成說

外孫黃相兒生而留吾家，尚幼，一日拜而請易名，曰：「將以範其終身也。」吾喜其凝重而有志，因以玠名之。天下之物莫粹於玉，玉而爲器皆可寶，而況於玠。玠，大圭也，其爲寶又非他器比。然非琢非磨，則徒璞而已，故莫難於成。唯人亦然，乃字之以孟成。此有父字，蓋氣質之性天然之性存焉。生知以上不容說，下此則在乎善反之與不善反之，而賢不肖以分。此幾甚危，其自今就其姿而力於學哉。汝家雖約，經子史至于凡有關於學者，有汝曾大父太史編校手澤在，歸而求之，有餘師也。他日有目而指之曰：「黃孟成，今足以爲玠矣。」庶爲世其德而無忝汝所生。歲乙未孟秋望本堂老人書。《本堂集》卷三五。

名女清字汝則說

女清生於吾宰嵎時，邑之堂曰琴清，就咳而名其乳。及笄易名清，而語以其義：清者人之賢德，然清則易激，激則多矯；清則易察，察則多刻。是故清不徒清，淳涵之，斟酌之，則在清猶水也。水不可不防，防猶則也，故經有《內則》焉。凡所當盡者，纖悉畢具。在室則當受訓于父母，有家則當

質正於其夫，庶可免于過愆，是吾望也，因字以汝則。越此則非人矣，其毋忽。老父八十三歲書于本堂。《本堂集》卷三五。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

天下之大水皆自泉而來，非出于泉者潢潦而已。幼子及冠，易名曰泌。泌，喻水之泉也，因字汝泉，而申其義：吾晚年得泌，欲身教之而倦于耄，欲延師而貧無其貲，童卯周旋於書冊琴瑟之間，頗自知向學。稍長，察其志殆欲自立而不隨者。甘受和，白受采，庶乎有受學之質，然方來正可懼也。故《易》于《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程子傳之曰：「觀其出而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發育其明德。」吁，至矣！吾又何言。泌其勉之哉，敬之哉！老父八十四歲書于本堂。《本堂集》卷三五。

清高堂記

余家東堂有竹可愛，暇日爲賦八句，句中有「清高」二字，深等請以名其堂。余曰：「可也。然有堂之名，必有竹之實。實者名之所由出，無其實而有其名，徒名也。況余非好爲詩，詩以寫余意。

原其竹之有初，而及其竹之方來，意則深矣。汝等苟不知勉，有如此竹。」皆拜曰：「諾。」因爲書其扁。乙酉立夏日。《本堂集》卷四八。

廣福院記

吾州廣福院住持契和，舊所接識，會間從容，言其院之故：「院本五代時寡婦張氏家，氏事佛，日課《法華經》甚嚴，俄夢所居地有七僧，若胎生蓮華上者，益以信嚮。漢乾祐二年僧正仁贊之，捨其屋與田爲羅漢院。有可諒者七歲，專一室修淨行，歷四十年，牀下地生白蓮花一朵，隨而跏坐入滅，湖海騰播，院之名以重。住者直下世襲。宋太平興國九年改賜今額。嘉定十三年，曰文鼎始規革其舊，猶未能備。嗣則曰宗詮，曰善能，曰如日〔二〕，鱗次出力，崇奉大士以殿，講習大衆以堂，管鑰出入以門，神天像設、齋房、庖湢，纖悉以具。初，張氏所捨屋地爲基一十二畝六步，田止二百八十畝。後如日捨一十有二畝，黃氏捨五畝，俗人徐文炳、文煥各捨一十畝。契和之來，以衣鉢資置五十畝，于是田之積爲畝至三百六十有七。其概如此。惟是負城，僧舍罹几燎燭，煨燼中歸然全存，或者張氏願力洪深，劫火有不能犯，是尤可紀。自五代迄今，未有所托筆，豈非大缺事？茲敢以請。」余曰：「師之言即記，奚以余言爲？」而三四年間，申其請以書者狎至，余于是有不自己于言者。井里廢，古道散，世之齊民有不暇問其何如，間能禮義以飭其初，文獻以詔其後，三世以往，希不失

矣。甚而一世二世，大戾其祖若父，以自絕其緒者，滔滔皆是。彼張氏舉其夫婦子孫之念，一歸之空門，余于心固有未契，而能使之潔主祠室，香燈梵唄，一飯必祝，數百年如一日，更相樂助培之未艾，張氏之見既得之矣。今契和且欲詳其本末，書以入石，則張氏之祠與院相爲無窮。又將此事始就佛氏家而求，如契和者，用心亦可謂不忘其本。然則所以記者，豈特爲契和而已，固有感于斯云。前具官陳著記。《本堂集》卷四八。

〔二〕如日：原作「如日」，據下文改。

竹脩室記〔二〕

友人吳山甫扁其室以竹脩，余叩其所以名，則曰：「竹以自喻，脩者其志也。子其爲之說以達吾志。」余惟竹之初，鞭而萌不能立，幹而圍不能以寸，地力日以滋，根本日以壯〔二〕，其挺拔而出者歲不同。至于如椽如杠，干雲霄，停日月，森不可屈，雨露濡之不入，嵐霧薄之不病，寒發發而其膚益堅以澤，暑蟲蟲而其蔭益清以闕。竹之德如此，豈一日之積哉？不然，則叢蓊條弱，徒以完蚊蚋，芑蟲蛇，折摧壓抑于饕風虐雪。視材之脩者，盍亦反其本矣！士而有志于學者，《乾》之確乎不拔，《坤》之敬以直內，《中庸》之強哉矯，孔門之所立，卓爾皆竹而脩之義。靜觀密察，深培厚養，毋錮

乎先入，毋必乎速成，本而末，體而用，一以貫之，庶乎無愧于竹矣。況人靈于物，反身而萬理皆備。故所用力者則在乎我，豈徒竹之謂哉！而況道不終窮，學無止法，進進不已，又豈止于竹之脩之謂哉？山甫拱而聽曰：「敢不勉！請因其說以爲記。」歲著雍困敦如月朔，丹山陳著書。《本堂集》卷四八。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二。

〔一〕室：原脫，據《鄞縣志》補。

〔二〕壯：原作「狀」，據文意改。

天寧報恩禪寺記

四明天寧報恩禪寺，直郡治西百武而遙，基廣一頃三十畝有奇。唐大中五年振祖大師創，始號國寧，宋崇寧二年置爲崇寧萬壽，政和元年改爲天寧萬壽。法照大師法源大其規模，而燬于建炎，惟建隆間郡守錢康憲公億所建鐵塔猶存爾。後復興，其人其歲月，寺更多變，譜廢莫詳。至紹興七年改額以報恩廣孝，是年又改爲報恩光孝。及今至元丙子，可舉承乏住持。壬午春，市火，融風煽延，奄爲煨燼。過者諄諄，咸謂此剎罹此已矣。可舉奮而誓曰：「我必復之。」或嘻其易易，因說以廣募助爲急者。應之曰：「役甚大，用甚浩，固知其難以自足。泥然倚諸人者或僨，望諸人者吾缺，吾信吾

心，吾竭吾力，隨所有次第經紀之，畢此生而已。」於是廬尋丈地來其衆于前，量所宜任，人人勵而無苟偷，事事實而無虛泛，忘寒暑，抗埃壒，日有所營，月有所建，歲有所成。積勞十年，外門、中殿、法堂、丈室，齋坐之宇，休息之寮，而觀音閣，而淨土院，庖廩、湏溷、軒廊、序房，昔庠者崇，昔隘者闢，昔黯黹者爽豁。至於像設，則位置整嚴，金碧絢爛。至于梵唄〔二〕，則時節擊撞，音奏洪遠。自領此寺以來〔三〕，萃件節之餘，斥銖累之素，增置外庫，以舒經費者二；田若干畝，爲粟湖、寧海、張村莊，以裕厨供者三；創置句章鄉細石畧山若干畝，以給終歲薪蒸者一〔三〕。寺當闡闐，包笠所輳，有以待之，今可矣。平章史公弼爲大書今額，以落其成。而記未有所屬，書來，撫其始末，援夙知以請。余深嘉其能，而不無感慨。疇昔鬱攸炊禍，化城廓爲焦土三之二。以官府之風雷其令，邸第之泥沙其用，猶未能如意規復。間有之，亦苟完耳。師顧一手盡還其舊，而恢拓過之，豈徒能也哉？余熟之于耳目之接，而審其竟成事者有四：曰公，曰勤，曰和，曰密。惟公，故衆數百口，上下無扞格；惟勤，故閱十餘年，始終無間斷；惟和，故千萬人之役，皆樂于趨事，以恬以熙，而無一指之血，一跌之虞；惟密，故振厲以光其前，培衮以豐其後，皆得于不動聲色之中。然則師不幸遇寺之大變，而寺之遇師則大幸矣。世之興起已壞之業，有能如師之傑然者乎？使世之人皆如師之用心，天下事有不可辦者乎？吁！佛氏之道本空，觀師之見于應世功用，乃無毫髮非實。空非余所知，實則余能言之，于是乎書。師自號直翁云。《本堂集》卷四八。

〔一〕頃：原作「貝」，據文意改。

〔二〕「自」上原有「至于」二字，當是衍文，今刪。又疑是「可舉」之誤。

〔三〕薪：原作「新」，據文意改。

雪寶山資聖禪寺記

雪寶山秀甲四明，正峰昂首下視，臂左右引寬，抱百頃平麓之陽，資聖禪寺宅焉。山出二水，交于寺西南隅，戰險巉怒，瀉峭舞空。俯之以納奇觀，有飛雪亭。匯支澗而池，環池植美花佳木。關其拗，延覽風月，有錦鏡橋。徑而北，陟懸崖，縱尋丈許，立萬仞表，其下羣山紫翠，遠近映帶，數老松在上，多過龍迹。築危而闌檻之，以壯臨眺，有妙高臺。寺擅名勝，天鏡參錯，居者游者，如在半空五雲中，盤礴不能去。至元庚辰，師善來以宿望公選領此寺，日以葺，歲以營，氣象益以宏麗。戊子夏四月夜，寺災風烈，不可撲滅。惟衆寮、涅槃堂存。師曰：「變酷矣！非數可諉，祇自引咎。然棟宇無常，風景故在，壞者復興，吾責矣。即日西上，瀝苦語白之總統所，莫不感惻贊勉，捷飛公檄，檄沮撓，蠲料歛，主張之孔力。奮然東還，誓以必辦。特燼餘，茫無費源，于是傾篋蓄，貿財轉粟，鳩梓匠，走奴隸，抗焦塏以滌瓦礫，拔絕磴以掄屋材，神氣勞魄，心計乘之。不日而伽藍祠、圓通閣、香積院、倉廩、水碓磴成。冬而大佛殿、三門、方丈成。明年而齋堂、明軒、東西廊成。又明

年訖今年冬十月，而諸像設，而法堂、明覺堂，而樓館、寮序、溜溷，若梵具皆成。金碧崢嶸，鐘鼓時節。紀綱規矩之，休其徒數千指。山川草木，亦煥煥有新意。厥初罹變，議者謂非三世四世莫克規復，今而三年七越月，翕忽變化，纖悉備完，非他有繆巧也。天下事，公則立「二」，私則踣，勇則決，懦則貳。師以平昔服用之貲，棄擲無遺餘。以不事筋力之年，食息不便安，一念之烈，貫金石，質鬼神。人無人心則已，有心焉則人必服；事非人爲則已，有人焉則事必濟。人百其力，事倍其功，其速成也固宜。東南名刹，廢者良多：誕不事事者廢，猥自營營者廢，甚而利其災則去者廢。以此視，何如哉！寺本唐會昌以前創，名瀑布。咸通八年更名雪竇，宋咸平二年更今額。以唐慧通禪師爲第一祖，爾後湖海稱「二覺道場」，以智覺、明覺重。紹興末燬而復，莫詳爲誰。今師之于此寺，不惟復之，而又大之矣。余家寺之近，杖屨去來爲數。于其成，往觀焉。師以記請。吁！世道流易，人事廢興，觸于中者浩浩，乃于佛者流，見如師之美蹟，是不可不記。若其以行道說法爲己任，則非記寺者所及。師，郡之象山著姓樊氏子，自號石門，年今七十有六。相其役者，耆舊、僧，類有勞，而始終之者三人：允樞、宗永、如明。具官陳著記。《本堂集》卷四八。又見光緒《奉化縣志》卷一五。

「二」則：原作「明」，據文意改。

梅窗記〔二〕

梅于植物，癯而益勁，枯而益奇。故其色淡中自韻，如古君子；其香復絕，不染富貴脂澤氣；其實酸，不投甘，昔人至以和羹方大用。非杜少陵莫敢索笑，非林和靖不能以詩寫。而世之人不識梅，不見梅者，類拾人餘唾，借以自表揭，辱梅甚矣。余之離孫王得淦，于疏籬荒草間，取孤根手植之，因以扁其窗。余笑而詰：「汝嗜梅爲色乎，胡不取諸牡丹、芍藥？謂香乎，胡不取諸蘭、蕙、桂、菊？謂實乎，胡不取諸桃、李、梨、栗？而獨於梅焉取？」拱而答曰：「凡物之香者或無色，色者或無實，三美具，又勁且奇，有歲寒操，非梅而何？取以自況，余法家拂士也。」余聽其言而喜，乃歌以贊之曰：「雪霜之玉以妍之兮，而將茹其芳而清之胚。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彼紛紛兮，此寂寞矯自享于山之顛、水之隈。而將冠方山、珮飛霞與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踐有如梅。」《本堂集》卷四八。

〔二〕記：原無。按下篇首云「吾爲王得淦記梅窗矣」，即指此文，是原題當有「記」字，今補。

悠然軒記

余爲王得淦記梅窗矣，其右小軒曰「悠然」，併以記請。因語之曰：「人莫患於有意，有意則室；莫樂於無心，無心即化。湛湛融融，忽焉而俯，忽焉而仰，忽焉而竚，忽焉而行。天寬地大，心曠神夷，不物而適，與物遇無我，而適與我契者。人莫之能喻，自亦不能名也。世降俗漓，憧憧往來，役役念慮，惟名與利，安知有此樂？獨淵明於宇宙間了無係累，門外南山，坐卧飲食，固熟見之者，而今於采菊之際，悠然之處，見之於詩。山一也，而趣不同。豈時時焉見所見，盼盼焉山其山者比哉？而家里之南山之趾，而軒受其景。摘其詩中之語而扁之，可也。特年方盛，氣方銳，求交者方未能盡謝去，視淵明爲何如？然知所以扁，則趣以動矣。顏子坐忘，曾點之舞詠，則未易到。而喜吟，姑自吟入，亦惟勇以決其壯，靜以虛其舍。熟讀淵明詩，以豁達其門戶。他如明道之「傍花隨柳」，康節之《擊壤集》，東坡之「掛起西窗浪接天」等作，是皆與造物者遊，朝夕涵泳，久當自得，得則自有悠然之時。此趣難言，而不能無言也。後日而固有所得，則所言又在悠然之外矣。本堂老人陳著記。《本堂集》卷四九。

奉化縣學記

吾道爲天地立心，學校爲吾道司命，有天下國家者所先務，而邑於化民最近。奉川一邑，秀於民爲多，而諸老先生詩書禮義之澤猶未與流俗瀾倒，一變可以近古，其機在邑尹。歲己丑，丁君之來，殿謁既，覽學宮，諸生進而告其故邑之學凡幾更革：大成殿則百年之遺，彝訓堂、儀門、左右廊及誠身、明善、觀光、利賓、志道、率性六齋，則十餘年之近所營建。舊或玩於未脩，新或病於未完。尹之心若有不慊者。越明年，鳩工會梓，而補苴，而墁甕，而坳堊丹漆之，亦可矣，而曰未也。又明年，正文廟門，使知有師；創天壽殿，使知有尊；闢養正堂，而小學知有所嚮。至於閱以出入，於學之西；揭以森嚴，於學之南。南有池，池有亭，曰「參前」，衿佩遊息以暢。昔所未有，而大備於今，吏不弛勞，民不知役，有政化者如此夫！闔議屬余述其概，以詔方來。且諗於余曰：「尹爲吾道計，將以鄒孟吾邑，而吾籍適成。戶也，而役不吾及；賦也，而科不吾泛；章甫撻掖也，而佩珥腰鞬，而茅蒲薺苙。不吾勞若是，士皆得爲今之幸民。然心無所用，身無所事，不蕩而偷者幾希！此又幸不幸之幾。尹爲此懼，急於學校，可謂知本。大厦連雲，羣居終日，非欲苟便安，徒咕畢，遠取諸顏、孟，近取證諸周、程、朱、張，誠於心，踐於身，行於家庭，信於宗族、鄉黨、朋友，貴其所自貴，樂其所自樂。窮途，命也，有性焉；行藏，性也，有命焉。其相與勉旃，庶免爲學校辱。」余聞之喜，

因謂〔二〕：「果能爾，當聯其語於末，以堅尹之心，以報尹之德。」咸曰：「諾。」故併書之。尹，襄賁人，名濟，字既之。直而密，敏而勤，廉平而強毅，意所欲爲，不遺餘力。而丞王君澤、白君黽、主簿李君大用，皆樂於協助。百廢具興，學校其一也。至元壬辰七月旦。

《本堂集》卷四九。

〔二〕謂：原作「爲」，徑改。

參前亭記

襄賁丁君濟尹奉化，以學校爲第一義，葺舊營新，倥偬問顧。學前有池，池之中可亭，藏脩者可遊息。然學宮漸完，邑之士協相居多，此役又將誰賴？壬辰四月朔，揖而謀諸長明善齋汪日賓。諾而退，經工飭材，是月己卯亭成，扁以「參前」，尹意則有在也。人之爲學，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篤敬爲本。吾夫子告子張以此，且申以「參前」之語。今余於諸生，宮以居之，又爲此亭，蓋欲其優游涵泳，樂其所以學，然虛閒之地，虛則易放，閒則易怠，因摘二字以警。子張爲聖門高弟，猶書諸紳，諸生自視子張爲何如？登斯亭也，翼翼然若常在目，庶乎久而安，安而化，不自其在忠信篤敬之中，而言行爲有成。否則妄而已，如扁何！彼南山瀉翠，平野輸秀，風清日美，蓮淨植而芹藻香，天高地下，鳶之飛，魚之躍，各有適。不物於物，何見非理，何著非情？亦足以暢吾

心而融吾性。若山陰之叙情，零陵之燕好，雲龍山人之鼓琴放鶴，則非名亭本意。諸生領已，進而曰：「昔子張書紳，止於一己。此以名亭，則與諸生共。所以表章夫子之訓，淑後學大矣。敢以記請。」尹退然不自居，曰：「於余奚記？爲特承余之心者是可嘉，盍有以勸後。」時著因賀成適至，辱使之書。辭以毫，不獲，姑筆其實，使來者知尹之用心。而用力又有若而人，將有以日葺爲事，而斯亭爲學者助，百世一日也。具官陳著記。《本堂集》卷四九。

全宋文卷八一五

陳 著 三

彝訓堂記

彝訓堂，奉化縣學講肄之所也。初有堂已久，逮宋慶元間廢而復，且百年。至元乙酉秋，壓於颶埃瓦礫中，惟文元楊公所書扁與進士題名六碑全。觀者驚異，知斯文有相，必有興其仆者。時公家方多故未遑，臯比無所於寄。里士盧漕貢震龍勇捐私蓄，鳩工募材，植楹爲間五，後楹以石代木，使風雨不可病。塗墍甃甃，迄無闕事。特舊址前逼大成殿，翼左右屋皆隈陋不稱。後六年，尹丁君濟來，乃規置堂北地遷之，且壇其陽，植卉木相照映，以全其成，以暢其隘。鼓而講，音節振越；佩而趨，意氣舒遲。一轉移間，面勢風景，殆天設也。他日，余於尹接，謂余曰：「子記學矣，堂於學爲重，敢併以請。」余聞之師：天下之理一常，非常而已則非教「二」。故箕子表其義曰彝訓。古道邈，人心漓，過者不及者、自棄自暴者，而迂，而誕，而苟且放肆，滔滔非彝，曾不知彝之本，外鑠我，斯固

學者之罪，亦必有任其責者矣。今堂之建之遷，豈徒曰人事？正以爲人心地。學者於此，當何如哉？吁！世方事于無益之奉，殫極而未饜，教化所自出之宮，雖蕪廢不治，過者誰肯顧之？此余於斯堂也，見其卓卓，其見非流俗人之所及。其有關於世道甚大，不能不重有感焉。於是乎記。具官陳著記。《本堂集》卷四九。

「二」「而已」二字疑當在上句「一常」之下。

清隱山房記

林公輔國器生名家，於吾黨爲俊拔，挾五色筆，題萬里橋。久間，忽邂逅，藤冠羽衣，口誦老莊語，若將忘世者。訝而叩其故，曰：「人生及壯，歲無所遇則已。今余已四十有一，姑以七十希有之年自誑，已爲過半，忽忽餘光，去崦嵫能幾？尚欲與塵鏡爭夢，豈不爲種瓜菜蕨、耕谷口、釣烟波諸人地下笑？寂寂由是決，於東吳先墓廬左右，小築山房，名以『清隱』，而息焉，子以爲何如？」余謂：「世之患在不知止，功名其網羅，富貴其機阱，得勢不知有九霄，失勢則一落千丈，老死而莫悟，滔滔皆是。夫豁然見幾「二」，不待歲晚，身蛻蟬，心過鶴，吾山吾水，吾風吾月，可以舟，可以屐，可以琴棋詩酒，有趣者不得擅而專，有力者不得負而去，自適其適，自全其全，爲計得之矣。若

曰投龍虎山，授凝和號，皆寓也，非其所欲言，亦非余所知。然賀知章豈果四明狂客？軒轅彌明豈果衡山怪士？固自有知者在。」歲昭陽大荒落孟春，丹霞遺耄陳著記。《本堂集》卷四九。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二。

〔二〕「豁」上原衍一「幾」字，今刪。

奉化縣洞真觀記

道家者流，自老、莊氏。儒而托以自逸，今之世爲多，里中盧竹溪其一也。竹溪以聲律學薦於漕，以簿領職試於鄉，青雲路方拾級。時適多故，塵埃箠楚中，與疏散性不相宜，謝而退。余夙有連，他日會間，自言：「人生能幾，天下事奚既？苟不勇拔，尚欲何爲？俯仰宇宙，仍姓名，存衣冠，無官府之及，有山林之適，惟入道其庶乎。」歲丙戌，授處士號。越明年，劄差提舉紹興千秋鴻禧觀。乃度地虛白觀之北，築屋焚脩。像殿中嚴，法堂後蔽，廊序左右翼以抱，而館其西以休息，而門其南以出入。四周而寬，百需者備。己丑秋訖工，給觀額曰「洞真」，住持從的派直下，他不與焉。入田若干畝爲常住，公供若干畝爲襲傳世業，見之榜據甚悉。觀於境爲勝，佳山秀野，青溪綠樹，挾陰晴寒暑，爲無窮光景。梵鐘寺鼓，漁榔牧笛，風往來之，與吟嘯琴棋聲，清交物表。亦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余因謂：「由儒入道，非俗子比。身計外，亦有不慊於心否乎？厥先所培植、所委屬者，何一舉而化歸九泉下？將有若敖氏之鬼。且老、莊立言，雖於儒有未契，而妻若子孫則自如。至於棄家絕人倫，此彼所謂虛，爲道家者之流弊也。子於此當何如？」矍然而拱曰：「吾有子二，某携以嗣吾教，某留以嗣吾宗，事亦既審處，正爲此懼，然豈期至於此哉？」余聞其所言，爲之三嘆，故爲書其入道建觀之始末，并及其本意云。竹溪名震龍，字致遠，年七十有一。具官陳著記。《本堂集》卷四九。又見光緒《奉化縣志》卷一五。

允齋記

史氏以相葉望四明，余與其雲來接爲多，彭卿景耽其一也。別且久，書來謂近於所廬偏閒地，規爲小圃，中架數椽，扁曰「允齋」，敢以記請。吁，允之爲義大矣！允，信也。於己、於人、於事、於物，鑿鑿乎，慥慥乎，無一而不信，則得所謂允。不然則爲佞，爲妄，爲詭譎，爲誕謾，其機甚危也。古道散，人心漓，方且駕虛翼僞，出入鬼神，與流俗世變，澎湃掀舞，允者安在？況乎閥閱連犭於聲利，酣於豢養，而他不暇問，有善於此，又率以王、謝風流自命，求其代有象賢，能幾屈指？子乃獨有齋焉，揭「允」之一字而名之，將日與目接，收其本心，瞬有養，息有存，其諸異於人乎？夫以方盛之年，前乎紛紛可悅，若將終身者，忽如榮華飄風，潦水歸壑。一轉移間，其於學也孰禦？然

學而不知允之爲要，則非所以爲學；允而不知擇其所入，則非所以爲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正恐如告子之不動心，錮於自信之過。子既有見於允，而主於其中，所性則有四端，所證則有六經，所師則有聖賢，所友則有端人正士。外物可絕也，末習可叱也，惟佛老之亂真，雖賢者有不能免，而今之人爲甚。余聞昔九六子居碧沚，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闢異端爲第一義。熟復其先訓，而折衷以周、程、朱、張，子而有志，非子誰屬？而允未易一旦詣也，尚俟他日有指其齋曰「是能自力而無愧於名者也」，則九六子之學有傳，而余之所以勉子者庶乎亦無媿矣，可不敬哉！歲昭陽大荒落，嵩溪遺耄陳著記〔一〕。《本堂集》卷四九。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二。

〔一〕文後原注：「『所友則端人正士』下，改曰：『外物將自屏，末習將自遠矣。昔在八行先生之誠身，忠定越王之得君，用此道也。子而有志於此，舍而奚從？其自今熟復其先訓，而折衷於周、程、朱、張子以求所爲允。而未易一旦詣也，尚俟他日有指其齋曰是能自力而無愧於名者也，則家傳有光，余之所以勉子者庶乎亦無媿矣。』」

王氏捨田入定明寺記

萬竹王立孫徙居斗門，遵其祖治命也。追惟先世，其來也遠。子孫昌繁，松楸霜露之感，族居而派襲，時節展省，固不乏人。而立孫之祖之父兩世丘隴，距今所徙六十里，能無隱憂焉？月峰定明

寺，實與墓鄰，將託以爲安，而徒言不足盟，歲庚寅，始獲置田若干畝歸之寺，而告之曰：「其爲謹護兩世墓域，勿我愧也；其爲嚴奉一室香火，勿我寒也；其爲於四忌日隨所修梵事，勿我違也。」主僧某與其徒某某咸曰：「如約。然不可無始末，詔永久。」因以記屬余。吁！佛者以空爲宗，身且亡矣，於人乎何有！顧欲以抔土之遺，累其顧念，斯未之能信，奚書爲！」而請之固，曰：「立孫不孝，則有辭矣。家之興廢，子孫之賢不肖，自古所難必。況年來公私交迫，以刻爲歲，雖欲廬墓，勢有不可。無已則委之寺，不猶愈於他委乎！今田爲墓而捨，則墓與寺相爲無窮，是施報兩得之。若曰如流俗之溺於所謂空，徼福於茫昧之表，非吾事也。世變日薄，禮義綱維所不及，而權之以便利，不於其迹，不於其心，其在子乎。」余聞其言，爲之動焉，乃書。昭陽大荒落嘉平日嵩溪遺耄陳著記。

《本堂集》卷五〇。

梅逸林隱君祠堂記

墓廬有祠，禮乎？禮：士以上皆有廟，下此則鬼考寢薦。世降，或祠於墓，權也。然余於所知林隱君之祠，則重有感焉。隱君諱澤，字堅叔，世四明仕族。癸未四月八日生。幼穎悟，博學多聞。居公喪，致毀瀕死。遂絕意進取，惟杜門教子。猶自力，家本僅足，口未嘗言利，而以周急爲樂。創惠生道院，延良醫，受病告者藥，隨需不少靳，至粥產營蓄以給，里人賴之。乙亥冬，時事孔棘，人皆

勸入深密，獨謂青山去城一舍而近，祖父墓在焉，必此乎依。明年三月十六日遊騎猝至，執脅首剽，路罵不屈以死，年五十有六。湏洞中治斂，既殯謀葬，一夕夢執公輔手曰：「我之歸，當於山之柿木陰。」翌日得其地，穿壙，土五色，白者乳甘可食，衆異其應。以是年月襄事，畫像在祠，青巾野服如夢中見。有手抄《六帖》三十卷，《瓦釜雷鳴集》一十卷，《和陶詩》一卷，皆燬無全存。雅好梅，自號梅逸。公輔、公弼，其子也。嗚呼，人莫難乎死生取與之際，隱君於財無苟得，於難無苟免，命義所在，斷斷無他。世方波頽風靡，有若而人卓然自拔，是可敬矣。葬已十有八年，而公輔抱難言之痛，一語及則泣繼以血，由是委其家公弼，逃而之虛，廬墓下，奉祠事，且以記屬。余既爲書隱君大節，觀公輔用心，姑略其迹，殆亦今之所謂孝者夫！此余所以重有感也夫。昭陽大荒落仲夏朔，前進士陳著記。《本堂集》卷五〇。

巖棲記

余屏居嵩溪，門外事如隔世。一日，有客巖棲者謁，意謂山林之人，揖而入，氣昂昂，語落落，與其所以自號不契。訊之，則曰：「吾，蜀產也，今爲鄞人，譜端平相家後。西遡夔、巫數千里，桑梓之恭，蓼莪之感，無所於寄，每誦白巽《江山堂詩》，至「燕寢傍巖棲」，則鄉關恍其在目，因取句中字以志其心。」余聞其所言，爲之三嘆。謝太傅於丹陽築東山，周元公於廬阜名濂溪，司馬文正居

洛而稱涑水，君子之不忘舊類如此。吁！家山之念，天理人倫所在，本無間斷，彼溺於己私，蕩於世變，一毫便利，路視骨肉如奴役，親戚鄉黨，滔滔皆是。子而以閥閱之貴，獨立不隨，存其所自來，與岷山之江，源流一脉，相爲無窮。駕言巖棲，警發不知本者甚切，關係世教甚大。他日如司馬長卿以使節歸蜀，乘駟馬車，縣令負弩矢前驅，未足多羨。待子影纓早退，時遊故曲，父老歡迎，咸曰：「是孝義兩全巖棲翁也。」斯則無餘贊矣。巖棲氏鄭，雄飛名也。歲昭陽大荒落仲秋，奉川陳著記。

《本堂集》卷五〇。

梅山記

梅山，陳蒞楚秀自號也。北山之陽有阿焉，土密而水疏，築屋三間，手植梅數株，凡卉木映帶左右，而山爲梅所擅，故曰梅山。閒而質之余，余謂：「物之受變足莫如梅，老而後壯拔，枯而後生意見，寒栗冽而後神定而色應，如端士烈丈夫，面目古雅，肝膽明白，粉兒乳子所驚走。交之者難爲人，雖浣花叟於此動興，猶未竟底蘊；孤山處士詩以收名，亦不過太平隱趣；卓哉玉局翁，登大庾嶺，寄羅浮村，鍊成冰魂雪骨，世之人一追想及，毛髮森洒。吁，止矣！今乃命以自況，其稱乎否？」因索言以告。而爲貧餬口於外，風雨霜露，玉之久，瘦稜稜，淡寂寂，去桃李已遠，盍歸而猿鶴相勞苦，藜藿與朝夕，堅忍以厲其操，靜默以全其真，瞬養息存，以壽其根本。於以共歲寒，其殆

庶乎。夫然，則余雖毫，尚能自力，時至梅下，披香蹈影，把酒賦詩，樂其有梅山矣。余，族兄本堂老人也。歲旃蒙協洽中和節記并書。《本堂集》卷五〇。

敏求齋記

賈哲甫養晦來正鄉學，與人接，虛無厓壁。挹其氣，聽其言，春日之雨也。一見余，如平生歡。從容及其家，面江腋溪，萬竹襟帶，偏西臨池，築讀書齋，靜潔自便，庶於爲學有助。扁「敏求」。諸君子而銘而說，精意互見。今將列而揭之，幸爲申其說以爲記。余謂：「夫子，聖也，而好古敏求可，非聖則不可。潛菴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世之人未能知理，而有所好，吾恐求非所求，差毫釐，繆千里，其機甚危。夫然則學將奚入？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於此知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所謂求放心始矣。」養晦拱而曰：「願學焉。」養晦，婺義烏洋川人。余四明陳著也。歲乙未夏五月記。《本堂集》卷五〇。又見《宋元學案》卷六四。

交翠窗記

萬物一太極，草其一也。生生之妙，若隱而顯，而心會者鮮。三代以上，朱草、蓂莢，乃聖人精神中物。及豐芑、菁莪、芹藻，託之歌詠，到今見其天趣流動。世降而楚騷，雖蘭茝，亦爲時人憔悴鬱結。然則草亦有遇與否耶？卓哉周元公，謂窗前草與我意思同，想其有見於形色皆性，終始皆誠，相契於不言之表，融融默默，與物爲春，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如樹交花，禽對語，一邂逅間，自相暢洽，皆此意也。朱文公贊公遺像曰：「風月無邊，庭草皆翠，發越氣象，至於交翠。」愈莫能名矣。余西窗朝夕見草，輒取二字爲扁，庶萬一有得焉。而或者議其僭，然士希賢，分內事也，如余何。歲旃蒙協洽閏月庚午，本堂老人記。《本堂集》卷五〇。

重修淨慈寺記

余家西蓮葉峰下，有禪剎曰淨慈。林麓茂悅，風月清美，擅里中遊觀勝地。比饕者狎尸丈室，苟旦暮，饜率颺去。山空屋壓，惟殿一、閣二、鐘樓僅完，古佛殘僧，幾與狐兔爭席。歲辛巳，法椿以公選住持，周視奮誓，迹其舊，而經而營，量其力，而緩而急。謂寺初興，山君發靈，日用飲食，實

徼福以贍。而祠庭老且隘，所以尊本妥神，依未稱首，撤而新之。既次第重建祖堂、齋堂、庫院、庫閣，皆高亢軒豁；衆寮、客館、浴院、西廊，皆深而敞回；而使庫、堂庖若溷，則繕修覆甍，必堅必緻。四十年來，過者誰目規復？不十年，頽立廢興，於前有光。寺產素薄，非施助奚給？自忝竊者居，神罔惠顧，昔所謂世俗祈求一徑〔一〕，淒其掃影，況遺逋山積，執券索償踵相接，如承乏辦事何？法椿乃斥巾鉢儲，開人信嚮。冥冥與知，相其來，源源孰禦。調度土木，時節鐘鼓，屢更饑饉，一如平日。胸中無私，百需自應，神固弗能違也。間且並溪隄田，寬爲衆計，栽松補竹，環四山葱翠秀擢，精神運量，有餘如此。古道散，夫人隨所入用心，安問殊歸，成皆可紀。法椿功等開山，將紀其蹟，不以他屬，而屬之余。然余所欲言，已有宋紹熙鄉先生端憲沈公記在〔二〕，奚庸贅？特爲書其志立事成之概云。前進士陳著記并書。《本堂集》卷五〇。又見光緒《奉化縣志》。

〔一〕徑：原作「經」，據《奉化縣志》改。

〔二〕紹熙：原作「紹興熙」。按「端獻沈公」即沈煥，據周必大所撰墓碣（《周文忠公集》卷七八），煥生于紹興九年，紹興之末纔二十三歲，乾道五年乃登進士第，則此當作「紹熙」爲是，「興」字蓋衍，今刪。

信州龍虎山象元觀記

凝妙師林元素，鄞人也。本儒家子，少負逸氣，爲喜方外游。既而出家爲道士，輩行多所推許。嘗提點二道教事，未幾謝去。主越之龍瑞宮，意欲托老子祠爲翛然遠引計。裔其徒者吳禹錫，爲於信之龍虎山西，買舊隱者址，相與悉心畢力，審面勢以崇棟宇，開林壑以納光景。歲戊子經始，乙未訖工。曰殿、曰方丈、曰倉庫，若廊廡、庖湍皆具。取老子所謂象元之義，以名其觀，將直下甲乙而傳之。間因里中舊以狀來請記，詔永久。余謂道家者流，門戶一立，規揭至嚴，雖百世誰何，於余文奚賴？辭焉，而請益固。乃爲書其概況。聞觀左右，濟潭水清而激，琵琶峰峭而秀，風恬雲閒，日與娛樂，而吾陸先生文安公書堂實在招真巖下，或時信步瞻忽之頃，家世初心，能無動乎？吁！使元素不爲彼之歸，而惟此之徠，其所成就，必有見於世，一觀云乎哉？前進士四明陳著記。《本堂集》卷五〇。

新創望雲院記

四明望雲院，比丘尼淨心所建也。其地負城之西，左城右隍。先是，居士吳覺清于囂塵中廬尋丈地，施湯茶，既而捨與淨心，以基創院。於是周視謀惟，勇爲貿易計，寬示價償，相先樂售。深之廣

之，既乃剪乃滌，蒐良材，乃鳩良工，歲庚寅經始，閱三年而正殿成，明年山門成，迄壬辰而法堂、僧堂、若庫院、方丈、圓通閣，下至廊廡、庖湑皆成。於是因橋名院，奉大士以主之。初，院之建，已資有限，費用無涯，本道宣慰使左承公同夫人陳氏歡然施捨，賴其助居多。於是於閣之上像之，爲祠以報其德。越十有三年間，金碧雲連，有山林風日，梵家百需，種種具足。穀有田，菜有圃，樵采有山，撞鐘擊鼓，巾鉢輳集。度其可者爲徒，甲乙住持，以圖永終不廢。將志其本末，轉以狀請。吁！世遠道散，浮屠氏之教，如淨心者，有志操，有識略，亦胥而爲彼之歸。一念真純，不餒不貽，精神所到，功用自見，卓卓乎與其徒異。使其生於三代之前，相從於漢廣、汝墳之際，安知其不有見於彤管之書，而所見止於空門而已邪？此余於淨心猶有取焉，而重爲之感，故併書之。前進士陳著記〔一〕。《本堂集》卷五〇。

〔二〕文後原注：「『轉以狀請』之下，改云：『淨心鄞人，父陳氏，母葉氏，生而凝靜，茹不及葷。八歲而眚，夢白衣大士授之藥而愈。感焉，發愿出家，投寶葉源禪師，祝髮受具，嚴持戒律，且精神足以發用識略，所成就者固如此。故併書之。』」

天井山報濟庵記

四明天井山有庵名報濟，主僧師錫以記請，曰：「庵建於宋淳祐間，師祖祖詔，其嗣文素，中遭訟讟，有力者乘之，空所有，庵幾廢。文素誓復其舊，而規新益力。屋日以闢，具日以備。田積至六十畝有奇，外有其徒祖可者死，捐田數畝，庵以託葬所，久而其後取以去。此其概也。」余因念於師錫，今天下形勝山林，巾鉢如雲，宅之以金碧，聲之以鐘鼓，朝夕熙恬於四明之外，亦云足矣，顧欲退然自爲一庵計，殆未之喻。答曰：「庵，吾祖祖詔創之甚勞，文素復之甚難，師錫寔爲之孫，負荷之甚重，亦曰苟不自力，殆棄厥先之遺，惟便安之自擇，人其謂我何？故拳拳以守庵爲是，以記庵爲急，非有他也。」嗟乎！浮屠者流，稽天沃日，世之人方傾投艷向，而乃欲假吾儒天倫之說，家其業而子孫其傳，又欲託余之文，書庵之始末，以詔方來，是亦自有見也，不可尚乎。余又安得不有感於師錫之心哉？乃爲之記。前進士陳著記。《本堂集》卷五一。

識全軒記

天台陳行之恕可游杭，爲西湖留。於錢塘門外折而南，不百武，負城築軒，坐而面其勝。因坡公

《寄晁美叔》詩云「西湖天下景，誰能識其全」，扁曰「識全」，而屬余以記。景物之在天下，惟人所取。胸中有山，則天下無餘山；胸中有水，則天下無餘水。蓋物於物者不足以見物，不物於物則物無不見。子雖家西湖，而西湖本不足以家。我一開軒捲簾，若迫而寬，若近而遠，若平接而寔俯臨之。子必有得坡公超出見外之妙，因歌以贊其全之識：氣之清而上兮，天吾與之爲蓋。心之寬以平兮，地吾與之爲載。局於形而不化兮，將自同於蠅蚋。曠然而達觀兮，殆幾收百衲於破碎。吾退然不與之爭兮，惟見其物之小而我大。坡仙尚其如見兮，其相與神交於湖之表、詩之外也。歲柔兆涒灘陬月，四明遺耄陳著記。《本堂集》卷五一。

婺州浦江縣龍德寺記

龍德寺舊名乾元，宋祥符戊申改今名。其地南則溪而江，而山，如揖如抱。北則仙姑巖，伏龍二十里，而昂其首。冠之以塔，塔有院，院之前即寺。寺始於邑人陳公譽捨墓與田，碑壞失其歲月。爾後隨經隨營，由山門而廊，而殿，而堂，與凡寺之重且要之屋咸具。嘉定辛巳，僧坦奏請金書寺額及桂堂扁，而寺以重。塔始於天聖乙丑，胡貳卿則捐銀五十萬緡創造。公譽且樂助其成。中遭寇燬，邑人朱氏與僧某修，出力重建。至寶祐甲寅，僧文豪重修。久而僧文啓率其徒妙資、文富、文廣、元悟，與公譽之後今岳教公舉，又大修之。梯其層而升高，闌其廉而護險，丹雘金碧，而後其繪事。邑

人婁榮、孫凌蘭、吳幼敏隨施有差。而朱君章捐銀以飾其表。於是建圓通閣，榜曰「多寶佛塔」，小山門榜曰「龍峰塔院」。自至元癸巳，迄元貞乙未畢。岳教又捐田，歲累所入，以待續用，而塔以備。塔院與寺昔爲二，今合爲一，爲教門甲乙住持。有田一千五百餘畝，衆日不下千指，規模寬衍，氣勢聯絡，鐘魚齋粥如時，寔浦江甲刹。妙資不遠千里，狀且圖來請記。余辭焉。越兩載，請益固。乃閱狀按圖而書之，併及余之所欲言。吁！世之四民之家，莫不欲爲子孫久遠地，或不旋踵，窶不自振滔滔也〔一〕。而過者誰顧？浮屠氏宮居粒食，一有未辦，則旁詢側睨，咨嗟太息，相先扶植，不極則不止。夫以寺之徒，竭其力爲寺之計，分也。邑之豪，斥其有餘，應接緣募，流俗之情也。至於達官撫仕，祿廩之所儉積，章甫縫掖，齏鹽之所苦節，亦皆歡喜傾倒，以相其後，此豈偶然之故，要必自有以動其中而莫之外耶！數百年間，屋與塔屢廢而屢修，至此而益以展拓，益以壯觀，山川井邑之形勝，寺則擅之矣。亦曰人也，有時焉。彼教之盛極於今日，豈特此寺也哉？余故備書其始末，庶後之觀世道者有考與。前進士四明陳著記。《本堂集》卷五一。

〔一〕窶：原作「窶」，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八一一六

陳 著 二三

新升奉化州記

黃、唐疆理天下，至周之職方而大備，降而秦而郡縣之，隨時沿革，勢也。元貞改元，朝廷以諸縣地廣民稠者升而州，中下其等。明之奉化爲戶四萬而贏，州爲下，官視州，設員五：宣授者二，敕授者三。明年月正元日，達嚕噶齊察罕公知州事，李公炳同知，星公粲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各以其職視事。余與學宮諸生旅賀於庭。揖余而語之曰：「州爲路附庸，壤地褊小，猶故邑也。爲民社而重其任，盍廣咨焉，以求所稱。古者問政必於其耄，幸毋隱於我。」余謂：「吾夫子之言爲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聖賢格言如日月，如金石，斷斷乎不可易教化者，獄訟徭賦末也。蓋教化行則習俗美，獄訟將自簡，而徭賦又易易耳。夫然，則吾事畢矣。況仕也以義，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可行志。蕞爾之魯，有周禮在，雖齊之大，莫能抗；

蜀雖僻遠，文翁以學化之，當時至以齊、魯比。爲地小，不足回旋儒術，近於迂闊，可乎？況茲邑之舊，諸先生典刑之遺，章甫縫掖甲於一路，皆僚分而自重。農工商賈之家，畏法而專業，循循然惟長民者所休戚。薰之以詩書，浹之以禮義，教亦政也。和平而不流於弱，簡易而不失之疏，政亦教也。三代而上之化民，亦若是而已。此之謂知本，於從政乎何有？」咸曰：「善。是吾心也。其以是刻之石。」〔二〕《本堂集》卷五一。

〔二〕文後原注：「『州爲下』之下改云：『官視州，設七。明年月正元日，宣授達嚕噶齊察罕公知州事，李公炳勅授同知，星公粲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省授吏目，臧滑、鄭元均各以其職視事。既而以記屬，余謂：『吾夫子之言』。以下如前。』」

慶元路治中貝降奉議德政記

明故東南大藩，事任非輕。自昔選用賢良爲首、爲貳，有以福澤其民，民亦義於必報，紀去思頌，遺愛多矣。今奉議大夫貝降公自至元壬辰來領郡治中事，閱數年間，郡以材望叢委，休稱籍籍。秩滿，行有日，士庶送者祖帳載道。猶曰未也，且將勒碑詔永久。謂余山林樸直，於鄉閭年又最高，狀其實以示，曰：「公之於從事也，剖滯訟則人稱其平，董倉儲則戶樂其寬。鹽海之征，兵革之需，

受給所惠，皆不動聲色。吏不能爲私，民不以爲病。關決之地，固曰有職分在，然公之始也。會朝廷有問罪島蠻之役，治艤艗，練甲兵，峙糗糧，身任其難，而從容暇豫，一無不辦。亦曰軍旅之事，明習有素，分一郡憂責，有餘材也。至於歲甲午，憂民苦艱食，市無千斛，大家無蓋藏，郡無發粟舊址。公惻然以奮曰：『赤子垂爲溝中瘠，撫字謂何？』亟啓長吏，馳詣省府白之，得請出粟四萬石平其價，隨處所便其糴醵，菜色轉而歌舞。公之施者，千里如一。今年夏無麥，饑尤甚，公時適留省府，授比以請，民以不饑，樂及秋熟。振糴有規，天時不可必，而郡民無凶歲之虞，可以百世矣。」余嘗謂三代以上人物淳厚，施於有政，形迹泯然，功用自大。世降而吏治日以苟，間有事，涯岸出鋒鏑，以聲名自負，而非元氣之福。此余於公深有感焉，忠實之中，精神流行，涉歷之久，知慮詳練，不施勞，不辭難，獲乎上而無言不酬，信乎下而無令不順，有得於平易近民之道者固如此。及其爲民立命，如機發矢往，必濟而後已，此又仁者之勇也。古語有云：「活千人者，其子孫必封。」況全活至數萬衆，等而上之，又豈止歛惠於一郡而已哉？集風謠，銘德政，儒者事也。不敢辭，特書以諗於太史氏。《本堂集》卷五一。

慶元路達嚕噶齊伊嚕通議德政記

東南負海之郡，明其一也。邑於海之島者，其一曰象山，沮洳斥鹵，土而宜稻不三之一，故其民

貧。正供之米，視所出而輸，水行則渡東宿沿而北，寄命於一葦之航，風濤盜賊，俄頃不測；山行則道寧海迂而東，扶服數日之程，傾厓峭壁，與豺虎出入。幸而達，則注香瀝酒相賀；不幸而厄，有司抵其巇而罪之，其難有如此者。通議大夫伊嚕公之來閱郡乘，察地險，謀及同僚，嚴禁苛取，痛撻冗費。聽民隨米直準幣上送於路〔二〕，官自任責，民不與焉。方且鈎撫吏欺，籍之以補來歲之入，審於上司，得請，既揭示邑市。數百年夙弊，一朝而革，旄倪聚觀，歡心泉湧。向也艱阻之間，期會之下，生死罪戾，凜乎在前；今而衽席之以子孫百世，亦仁矣哉。古者，甸內之地所納總銓秸服，以至粟米，量遠近，酌重輕，無毫釐不遂其情。自唐虞而三代，所以爲生民計，一用此道。然事有因革，地有險易，物有懋遷，泥乎古則窒，因乎今則苟，權其宜，以便安其民，其殆庶乎。此近民之官所急先務，而公力行之，公私不交病，古道在其中矣。蓋公爲政本之以仁，暢之以智，專心一力，亦曰吾盡吾職而已，而民自不能忘也。一仁劑量，環千里六邑，咸被其惠。斯邑也，德之爲甚。邑宰高君珪采士民意，狀其實屬余，曰：「仁政，大人所樂聞，山林遺老其言必公，敢以記請。」余謂賢守貳有德於此邦也孔厚，是不可不書，奚敢辭？聞高君之入仕，積有善政，今宰斯邑，仁聞益都，是能以賢守貳之心爲心，成其美於下，其亦可書也夫。《本堂集》卷五一。

〔二〕幣：原作「弊」，據文意改。

重建西壽昌院記

郡乘：子城南一里而遙〔一〕，有甲乙住持院曰西壽昌〔二〕，宋嘉定間廢於火，而民家其基近六十年。淳祐初，僧慧通於篠牆北隅結庵曰西來〔三〕，而揭以壽昌遺額，意則有在。今至元己丑，凡廢刹皆復，此其一也。於是民徙之去，基如舊。嗣慧通者志堅，領庵之僧志西、如鑑、善誠、汝舟分庵之田半資以辦事〔四〕。乃薊乃滌，築垣以正限界，度地以定規模〔五〕，首建方丈，次法堂。閱八年，佛有殿，僧有堂，懺有所，門高而敞，廊深而靜，庖帑湍湑皆具，而庵以其額復於院，初意得矣。志堅耄而志西承之力，狀其本末求記。吁！天下事創之非難，守之爲難，復之尤爲難。世之人，連雲棟宇，厥先祖父之所經營，所付託，天變人事之不測，不幸而瓦礫，而蕭艾，至有委之不顧，況於復乎？慧通，越人也，於壽昌非有巾鉢舊遊之戀，而惻其久廢，屬其意於方來，甚於天倫宗嫡之傳，授遺繼志，安問艱難勞苦，必復而後已。然則學佛而如此，用心豈徒空也哉？王荊公謂失之此而得之彼〔六〕，亦有感於斯云。前進士陳著記。《本堂集》卷五一。又見《敬止錄》卷二六，乾隆《鄞縣志》卷二五。

〔一〕子：原作「於」，據《敬止錄》改。

〔二〕有甲乙住持院曰西壽昌：原作「有院曰西壽昌甲乙住持」，據右引改。

〔三〕牆：原作「城」，據右引改。

〔四〕「善誠」原作「善乘」，「汝舟」原作「汝州」，據右引改。又《敬止錄》「汝舟」在「善誠」上。

〔五〕以：原脫，據右引補。

〔六〕得之彼：原作「彼得之」，據右引乙。

天壽保國接待院記

佛氏教今爲最盛。明素多甲刹，而次第創建者，星羅棋布，聯絡諸山氣脉，以便其徒之居之遊，爲無窮地。天壽保國接待院住持大達，其一也。大達，越之上虞人，俗姓竺，受業於里中澄然院，來明掛單萬壽寺。初，其家撥水田五十畝資其行。積之久，有築庵志。周遊至鄞塘，得王姓屋數十楹并基地一十二畝，面勢爽豁，山川平遠，爲香火道場可矣。聽所欲售直以酬，乃扁曰「積慶」。像諸佛，起三浮圖，近遠歸嚮，凡百祈求萃焉。因所自有之資，推而廣之，爲田三百七十畝有奇，內捨一百畝入萬壽助經用，餘則爲本院直下子孫、甲乙住持接待往來之計。既而大達上其事僧錄司，而總統所，總統所從所請，而改今額，其有公文作證。吁！天下事，其用力也一則立，一則踰；其計慮也密則周，疏則慊。大達自祝髮不以己自挾，即志於創建，而竟其成。不忘所本，即樂於施捨，而無難色。以若所爲，日以恢拓其事，正未可量，是可記已。書來以記屬，曰：「大達本儒家子而從釋，斯請也

幸勿辭。」余亦感其言外之意，乃爲書其概。《本堂集》卷五二。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八。

延清堂記

里董聲仲家班溪，面受南山霏翠，腋挾烟林流水，佳境也。門之外，其祖手植雙檜，餘陰滿堂，而堂未名。他日過余，請焉，授以坡公詩中語，曰「延清」。因謂：「天地間卉木隨人所取。春風艷冶，與蜂蝶爭旦暮，粉兒乳子事耳。惟檜與松柏同清，蒼然秀楚，囂俗不得而親，故獨靜；虬然偃蹇，巧匠不得以材，故多全。筋骨瘦緊，有鐵石心；丰神嚴邃，有法家拂士氣。非歲寒人難爲交。若而能對越舊物，切己體認以白玉，則名斯稱。然世變不齊，人心無常，一有間斷，如檜何，如先世何？此又方來所凜凜。」聲仲聞之，亦爲之動，乞終所教。乃申之曰：「敬而已。敬則爲有檜，有檜則爲有祖。余嘗訪毗陵獨孤檜，蓋及爲刺史時所植，邦人德其政，尊之，愛護之，風霜千載猶一日，況家傳而守之已？三世不失，根本深固，枝葉昌繁，厥先意脉不在茲乎？出告入面，豈獨孤者比？余亦知若簡淡純實，是能敬以延其清者，故爲索言之。其歸而語若弟君藻輩，相與爲斯堂地，庶上無忝所付託，則余言爲有助。」聲仲再拜曰：「敢不敬。」聲仲名雷發，君藻名林發，余四明遺耄陳著也。

歲強圉作噩陽月望記。《本堂集》卷五二。

至德觀記

道流以虛爲宗，自謂十洲三島、五雲樓閣其家也。秦、漢方士入海而求，貽笑千載。夫地以人勝，何嘗在渺茫中耶？鄞江之右，古有鄮麓一聚，喧囂塵外，人道此則面之去。惟通妙師程德益知東可接鬼谷子肥遯之地，西可引四明狂客恬退之風，前則羣峰拱揖，鐘鼓聲出烟雲杳靄間，而龍山天矯，環抱其後。有包氏遺居，實擅其會。傾衣鉢資得之。乃相乃度，乃葺乃營，始自歲辛巳，曰殿、曰祠、曰藏，以揭虔妥靈；曰齋堂、曰方丈、若庖庫湑溷，以起居飲食，迄今二百餘楹皆備。且買田已及三頃，有山可薪，有圃可蔬，猶曰有人焉。地近斥鹵，一井獨脉，泉清冽，汲足之餘，飲者、憩者以賴，殆天授也。關聞教所，給額曰「至德觀」。他日圖且狀請記。閱其狀，有曰：「觀距親舍百武而近，庶朝夕便於省侍。彼景物可人，抑末也。」吾矍然以知本喜。昔懸溜山道士許邁立精舍，爲時節定省計，《晉史》爲之立傳，嵩高張道士以養親爲韓文公所知，序而送之以詩。夫然，則吾於德益安可不書！蓋道非孝外物，無孝則無道。道家祖老子，其爲書未嘗不言孝。世降而下，爲人子者有不能已，爲流俗之隨，一彼之歸，以誕爲高，以曠爲達，以周遊天下名山爲得道，路視其家，蛻視其親，飄然於無何有之鄉，於孝乎何在？德益乃能砥柱中流，與許、張相望，殆將過之。一念所質，雖天不能違，況於人，況於鬼神，三者觀門所恃以創立，德益之道當日以行，觀之業當日以昌大，安得

不爲發明其所以孝，以爲出家者勸〔二〕！《本堂集》卷五二。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八。

〔二〕文後原附陳著子之識語：「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入時稿成，時未燃燈，不暇讀過。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絕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八十有四，未嘗一日不夢見父母。每遇忌日，必涕洟終日，語及膝下事，必哀慕不已。故臨終之言，發而爲文，亦不離乎孝。然未經竄訂，恐不能無誤漏。如『四明狂』之下，嘗得初稿，未竟片紙，自有『客』字，以先子平日作文不尚艱深譎怪，亦或有『客』字，不敢妄益也。真蹟別爲寶藏，謹錄副以對，付請觀者。嗚呼痛哉！男深泣血識。」

書夢事付洵

余於壬辰九月十五日五更初，夢身自東歸，有兩夫肩芝蘭二大盆，又有一几，左頓盆梅，右頓盆蘭，亦壯夫舁之，皆芳秀擢茂，異於常見，隨其後以行。其前大溪，水新漲，拍岸湧激，沾及裳履。及門，先考紫衫立軒廡上，先妣冠帔自堂中出，受余拜訖，歡言軟語，撫勞纖悉。堂肆筵甚設，器皆珍好，果餚稱之。考妣對坐，樂甚。余亦抃舞，踴躍其間。既而覺，有以洵妻黃氏妊將生告，申刻乃得男，則知夢其吉之兆也，而芝蘭梅之入夢，正與謝庭事合，而元幼度者爲第一人，是皆考妣冥冥中所遺之意，而平日所積之澤也。因咳而名之曰庭元，吾家其有後乎！十一月初四日之吉書授洵，時余

七十九歲矣。《本堂集》卷五二。

吳蘭齋野航銘

謂亭兮而舟其形，謂舟兮而止不行。其誰知此理之精？夫固動無動而靜無靜，見之舟非舟而亭非亭。《本堂集》卷三六。

朱景伯承孫省齋銘

維天之命，維性維靜。靜則有動，毫釐庭徑。是故君子，貴乎自省。省之如何，願言主敬。《本堂集》卷三六。

鏡 銘

奩則涵清，揭則用明。匪形之觀，以觀我生。《本堂集》卷三六。

戴時芳方易初齋銘

《易》有初乎，初不可迹。《易》無初乎，何從有《易》。平日氣清，萬境寂如。我觀我生，是《易》是初。《本堂集》卷三六。

泌紙屏銘

既潔既光，既直既方。靜以觀身，曷其有常。《本堂集》卷三六。

婺石君瑞德祥墓誌

并序

石君瑞豫爲墓誌，以其稿來，諗讀至贊之末，恍然一笑，豈欲與余同此贊耶？因爲之辭，敬羨其達，而并及余意云。

金華矗天，雙溪無邊。秀而生公，玉尺朱絃。文以發身，縹組揚鞭。推者爭轂，薦者交箋。外最歷歷，雲霄羽翼。橫飛直上，何要非職。庶展夙學，天也而厄。歸兮故曲，猿鶴與適。窮而自亨，耄

而自強。何見之達，豫誌其藏。公之于余，契誼平生，豈其誌死，而不同方？余八十一，公八十五，出處略同，年又如許。亦欲自誌，公有成語：晚節間關，一生清苦。《本堂集》卷三六。

耕雲亭銘

耕雲亭，余友孫凝德夫所築也，書來言其故：「氏裔清州揚雲嶺下，東漢末始祖長官公遊會稽，菴居四明白雲山傍，奉揚雲里之神以廟，死且葬菴爲寺，子孫蔓延到今。詩書發身，簪纓擅一鄉。寺之南、廟之東有麓寬平，因廬焉，瞰流而亭，扁以『耕雲』。雲以識厥先之遺，耕則在我。敢以銘屬。」余謂天地之氣，形而爲人，其始皆有所愛。氏一身而至於百千萬人，一家而至於四方萬里，勢也。久而昧其所自出者有之，知而不暇問者有之，其有幸其有可迹覩，而使之目接而心懷者能幾何人哉！長官之業雖失其譜，而有白雲寺揚雲嶺廟，千餘載猶在。後之人不問久近，霜露之感無所于寄，亦惟篤雲之舊，則生生氣脉，與雲俱流，又將自此亭始。耕雲之義不淵乎？銘曰：

四明之山，兩雲之間。是卜是築，豈其餘閒。追惟先德，如苗斯植。千載之下，雲其遺迹。彼猶者流，朝夕之謀，不田餘地，不耕奚秋。顧瞻左右，繩繩其後，誰與本根，而今其有。非雲而雲，非耕而耕，苟不自力，有如此亭。《本堂集》卷三六。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一。

敬義齋銘

孫夢釜與之，篤厚而老于學者也。有齋焉，名「敬義」，蓋取諸《易》。

維心之動，爲氣之戶。維性之靜，爲理之府。動則易放，孰操而主？靜則有應，孰則而矩？以直其內，敬必內聚。以方其外，義非外取。是以君子，修省恐懼，夾持以立，學其殆庶。《本堂集》卷三十六。

虛心齋銘

史景揆名葵卿，以「虛心」銘其齋，求銘于陳某。銘曰：

夫人之心，其體則性。情則其用，隨感而應。不物于物，物非吾病。澄然湛然，雖動亦定。彼老、莊者，棄天所命，放言曰虛，與道庭徑。非虛之虛，萬里之鏡。敬之敬之，吾師孔、孟。《本堂

集》卷三六。又見同治《鄞縣志》卷六二。

棲吉所銘

卓子野樵以「棲吉」初號，請銘于嵩溪遺耄陳某。銘曰：

夫人之生，動之機危。吉凶悔吝，動則見之。惟能主靜，雖動不失。敬之敬之，是棲是吉。《本

堂集》卷三六。

壽王脩齋樞密燾頌

天地其塊，道理最大。孰主張是，有聖賢在。方寸之微，萬善之會。惟修則存，不則昧昧。于《易》之元，終日乾乾。《大學》明新，體用一源。暗室屋漏，飛躍天淵。贊化育物，莫知其然。修之用功，亦曰大矣。于以名齋，學此而已。夔、禹與行，顏、孟與止。翼翼兢兢，毫髮千里。平生之間，至于歲寒。匪幸而進，匪倦而還。世變日隘，穹壤自寬。吾安吾性，人以爲難。鳳翔千仞，辟易鴻鵠。覽輝一下，爲國之福。幡然如龍，歸卧雲谷。雨我大旱，羣望斯屬。維昔《淇澳》，君子之宗。亦既多壽，維德之豐。切磋琢磨，益以自攻。脩哉脩哉，今之武公〔一〕。《本堂集》卷三六。

〔二〕公：原作「云」，字既失韻，義亦不通。據韻部、字形及文義推之，此必是「公」字之誤，「武公」指西周時衛武公，《詩·淇澳》即美衛武公也。據改。

吳景年禊真贊

其容淵，其髯掀，其服野，其冠圜。是誰筆之，得其粗焉？孰若見君於此筆之外，而知君於此筆之前？氣以直而肆，神以藏而全。付所無於自信，處所有如不然。夫固欲謝吳楚之塵，而游戲乎羲皇之天也。《本堂集》卷三六。

石藏玉贊

天下之寶，惟玉爲最，然不受觸，觸之則碎。如何如何，可全其粹，亦曰珍藏，光華白賁。《本堂集》卷三六。

林樂間真贊

皎然其毛顏也似玉，癯然其骨相也似竹。悠悠然其心也，雲與上、雲與下；飄飄然其身也，江之南、江之北。此所謂樂間之道人，贊之者本堂老人之醉墨。《本堂集》卷三六。

林道士元素真贊

龍瑞主人林性初以其壽像求贊於余。謂似邪，未嘗接之於平居；謂非邪，固嘗聞之於其徒。寬閑以自放，則雲壑與江湖；蘊藉以自澤，則家世之詩書。余知其黃冠羽衣者，其寄而不離乎儒。是之謂性其初，而像者其粗也。《本堂集》卷三六。

汪日賓真贊

詩書以沃其中兮，睟目盎乎吾之餘；衣冠以正其外兮，儼自媚乎吾之初。情周乎與物兮，于由由而介介；義見乎應事兮，于膠膠而舒舒。庶乎免于今之世兮，其將進于爲少游、王彥方之徒。《本堂

僧雍野堂贊

野堂之野，大千世界。野堂之堂，匪茅一把。也無藩籬，也無間架。風月往來，雲壑上下。空空洞洞，規模廣大。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善哉善哉，無成無壞。《本堂集》卷三六。

僧可舉真贊

德源上人以其師直翁壽相求贊。余謂直翁不必贊，自有湖海拍天浪，山林撼地風，八萬四千贊贊。德源點頭曰：「如是如是。」《本堂集》卷三六。

僧可正真贊

古巖氣骨，春風面皮。是人認得靈溪，靈溪元是不知。一片妙莊嚴域，千古萬古光輝。《本堂集》卷三六。

全宋文卷八一一七

陳 著 二四

前妻童氏墓表

奉化陳必大先生乳名。妻童氏，諱尚柔，字子敬，同邑進士居高之女，生于嘉定丙子閏月，己酉年二十有六而歸余。淳祐壬子產男，後一日卒，實十二月乙亥，得年三十有七。子男一，四日而不育。女四，婉、閏、清兒、兒玉，皆不期而殞。家北一里許，乾山引臂，直鄭塢西，秀勢結束可愛。君嘗指其左偏，謂余曰：「異日宜于此同穴。」寶祐甲寅正月壬午，以其柩窆，從夙言也。君婉而正，敏而靜，父以經學師一鄉，母爲忠肅陳公之孫，有懿則，君周旋禮詩中，習與性成。君之黨與余有連，先妣早識君，愛之，言于先子。先妣歿，先子以其意，且再世交遊契，因爲余請婚。既歸，事舅孝敬，以不逮姑爲恨。相春秋之事，親滌濯僮簞簋，勞極勿懈。處貧以禮，閨房間甚相諧熙。每聽余讀書，歷耳了其大義。頗閑筆札，不輕一字于外。余多遠遊，持家條理。先子寢疾，時病產未信宿，

力起奉湯藥饘粥，食不時，夜不解帶，殆五旬。君素弱，由是益多疾病，輒難療，遂以夭折。嗚呼！先子垂殆，目予曰：「汝妻善事我，必善汝助，承我宗事，其無憾。」君之垂歿曰：「吾病不可爲矣，遺子以男，庶有不亡者。」天乎，君遽先余逝！未斂，男亦亡。既不能使君壽，又無以慰君後，翳余無良，忝先子所命，尚忍言哉！及葬，刻其概墓上。《本堂集》卷九〇。

董應之墓誌銘

馬少游稱：「士生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不求苦盈餘，鄉里稱善人，斯可矣。」予嘗嘆服斯語，而于里之人，得藥窗董君焉。君諱天麟，字應之，性穎悟，氣爽豁，讀書有根據，爲文若不經意，而脉理聯潤，枝葉條暢。早歲從游，及見諸老文憲，時爲晚後鋪說，見者心悚。每大比，咳唾所沾者過多遇，而已輒黜。或嘆嘖之，其自處則泰然。安居儉貧，樂與朋舊接，盃酒筋羹，溪山勝處，留連笑咏，明日事不暇問也。中年多病，閱伊、黃書有得，故自號曰藥窗。景定辛酉之十月己卯，忽寢疾，呼家人曰：「一時至矣，無以藥擾我。」遂歿。生于淳熙乙巳，得年七十有七。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吳，繼潘。子男二：子龍先三年卒，予龍後三年亦卒。女適某。孫男衍道、於菟。余視君父執，君折輩下交，相得甚深，非流俗詡詡笑語者比。衍道將以咸淳己巳八月壬寅奉柩葬于靈石寺東之山，來請銘。銘曰：

學之博，心之綽。身之約，壽之獲。嗚呼，善人不可作！《本堂集》卷九〇。

樊君復墓誌銘

人有不遇則求之于理，理所難言則委之于數，此不得志之士，而無可如何者之言也。然惟委之于數，而理有難言，人自可必，此又晚近之所希，而吾人所深敬者也。嗚呼，樊君而已，止于斯！君諱邦獲，字君復。其先翁洲人〔二〕，自高祖監察御史良忠公徙居沙堤，遂爲奉化人。曾祖汝英，祖繕，皆不仕。叔祖紱以明經考選，賜免解進士，尚咸寧郡主。父康之，嘗從朱子晦菴游學者，稱爲翠屏先生。二子，伯邦道，以文學稱，君其季也。君幼即端莊，長而能立，與乃兄博通經史，宣猷樓公號爲連壁。夫何言行孚于里老，而身名卒黜于有司，命也夫！人莫不以爲君惜，而君處之泰然，無怨尤憔悴意。求之于世，未易數數然也。嘗憶樊君與先子言曰：「吾人貴自盡，苟得非所臧。」此其人爲何如人！吁，文行若樊君，使其奮守天衢，羽儀王國，以爲邦家光，誰曰不宜？而卒不得一官以歿，理尚可言哉！雖然，君有可信之理，而遇莫憑之數，則亦聽之而已矣，又何必爲樊君戚戚也。君生于乾道壬辰正月人日，得年八十一歲，卒于寶祐癸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孺人竺氏。子一，名伯撝，以賢才擢直學士院。孫男一人，名桂卿。今某甲子以柩合葬于公棠山之原，友人伯撝以銘請。予與樊氏，兩世契誼，不得辭，且其人固有足銘。銘曰：

嗚呼樊君，厚德嗇命。揆理非宜，維數有定。我銘樊君，塞也非病。《本堂集》卷九〇。

〔二〕翁洲：原作「翁州」，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改。翁洲即今浙江舟山島也，南宋屬明州昌國縣。

吳伯立墓誌銘

吳氏居越之新昌之疊石，初自延陵徙，世潛德，厥後秀發。諱直，字伯立，自號桂山者，與余有連。咸淳癸酉秋，子耀曳衰走京師，泣以告：孤不孝，先君歿已九年，有故，遲負土，事至今日。距家百舉武，名西園，命龜食，將以十有一月甲申奉其柩窆，敢白以狀：曾祖汝能，祖邦偉，父灝，桂山其仲子也。方直凝重，本于天稟。奉親孝，事兄敬，訓飭子弟，必先行義。居無妄嬉笑，常如父師左右。日用應接，進不竭蹶，退不施勞，條理自粲。常留滯浙右，兄弟析財于家，歸而一不問。獨于祖宗墳墓時節展望，屬其族若宗相與善守。告語良苦，輒垂涕洟。至有二三百年之梧檟，藉以不犯柯葉，過者皆知源流遠焉。後寶慶間，邑宰托經界，規益賦額，君嘆曰：「吾鄉不堪命矣。」倡訴不遺餘力。事寢，田里以安。素不交外事，及爲義，則又勇決過人。學文于迂齋樓先生，多交名勝，議論有根據。詞藻化捷，尤長于賦，意味雋永，音節均諧，一時輩行推重。潘公遲圭秋闈，鑑裁精明，投

預賓薦，僉謂得人。上禮部，乃受黜。入太學，未幾遭母喪，毀瘠，風乘之痺，卧閱十餘載，終于咸淳乙丑閏月甲寅，得年六十有七。娶禮教拙菴王公之季女。男四：灼，後其父四年卒；煌、燿、士衡。女一，適進士宋士特。孫男五：揚祖、振祖、拯祖、授祖、鑑孫。孫女三，俱幼。余讀其狀既，燿再拜曰：「遠日薄孤，不能從君子乞一言詔來世，後死何以見先君于地下？敢以銘請。」余辭，請益固。乃爲之銘曰：

身之臧，家之鄉。文之昌，州而庠。止或尼之命靡常，栽者培之方來長。《本堂集》卷九一。

張正甫墓誌銘

蘭亭王先生開講帳，淑後進，笥集走千里，叢穎化捷，文會爲一時最盛。凡秀于列，相先後登名入官，類有以自見于世。雖余不敏，晚亦僥倖。張君正甫，衆所敬許，乃獨偃蹇不達。余適歸自行朝，其三子曳衰踵門，慟既告曰：「吾父與子爲知心交，死矣，葬有日，敢以銘請。」嗚呼，余忍銘正甫乎！然不得辭。君諱鍇，正甫其字也。生于嘉定四年十二月己卯。曾祖某，祖某，父某，世居奉川之高峰。君立身不隨，用心近古。平居聲色不形，意所欲爲，條理自密。出而宗族而鄉黨，一以和相接。遇有違義，勃然若己失，起而正之，惟恐不及。羣從間罹死誣事，焰甚火烈，無親疏皆辟易遠避，君則勇不顧身，執理排解，聞者嘆服，以爲難能。里有遺藏金者萬計，輒以屬之，君俛而唾去：

「此物何爲至于我？」清風到今凜凜。家本僅給，食苦於乏，常如有餘者。自奉素薄，惟延師教子弟，設醴致饋，久益勤以厚。詔歲進取之人，置登雲課社，相與新美，其財氣勞費有不暇問。君長于賦，視物爲體，勁麗婉約，各中其則。丞相西澗葉公見所作，每以遠大期。試于泮宮，多占首選。郡博士欲屈致爲職事重，笑謂：「階以行志，自有分內科目在，安用此爲？」及賓興，有司校藝，異見者角抑，班待補生，上庠復不利，君于此知有命矣。家左右佳山水，手植花木映帶，老耕陸公爲扁其室曰「梅垣」。君不善飲，而善飲于客。客至，菜酒留連，必盡歡而去。雋永間，中光寫爲詩滿卷，卷首又大書「非禮勿爲」四字，以詔諸後觀。其所樂所存，有未易量，而忽感痺疾。江西倉使黃國史震知君理學有詣，虛臨汝堂長以聘，時以病不克行，終以不起。娶陸氏，大師陶山之裔，曹娥監鎮之女，生于嘉定三年十二月甲戌。孝事舅姑，于君甚宜。自隨有田廬券，謀諸君曰：「將以與吾君之後資事奉。」君犁然當其心，即卷而復之。相成以義如此，亦可敬也夫。生三男某、某。二女子，長適同邑董繼宗，次適鄞之陸愈。氏以咸淳九年二月卒，葬于方家衝之原。君之卒後一年，德祐改元六月己未也，將以二年正月癸酉合葬。銘曰：

業信于友，而嗇于名；善稱于鄉，而尼其行。維天之命，維心之亨。維後之人，尚篤其成！

《本堂集》卷九一。又見光緒《奉化縣志》卷三八。

徐君攀龍壙記

徐自裔出偃王，繇衢三徙至越，家蔡山。先君諱攀龍，字麟闕。曾祖諱暉和，壬寅捕馘妖寇有功，補承信郎。祖諱仲才，以淳熙丙午太上皇慶霈授迪功郎。父諱闕，字居仁。先君其第三子也。生于紹熙癸丑十月十四日，娶陳繼燕。鰥居有年。歲辛巳十有一月初八日卒于正寢，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應蜚。孫男一，某。先君幼自敏靜，業儒自拔，初習聲律，中學《易》，簞笈千里，見聞日廣，議論有根據，文從其意，不計場屋利鈍。以是輩獨偃蹇，知者以老文學稱之。嘉定間，武岡之綏寧縣新學虛教授員，軍維條帖先攝，聲聞甚休。既而浩然有歸志，功名置不復問。芒屨野服，日與鄰里父老相爾汝，人莫能窺其際。親戚朋舊時節訪逮，觴咏山水間，留連浹洽，有重于別去者。自樂其樂，而與人爲樂如此。其事親孝謹，其處家勤儉，其應事接物，寬平無競，情味深永。晚遭世大變，門外風塵瀕洞，此心泰然不爲動。彼有力輩，亦過而不忍犯。徜徉數載，以上壽全歸，皆學力老成之驗。里之大竹園之原，距家一里而近。治命：「我死，必于是乎葬。」謹以甲申十有一月用襄大事。嗚呼，痛哉！孤哀子應蜚泣血謹識。前朝奉郎、太學博士陳某。《本堂集》卷九一。

蔣質甫墓誌銘

蔣氏始自毘陵徙鄞，世儒科，登撫仕，望吾鄉最久。忠肅陳公嘗扁其堂以「連桂」。其後人將作監簿曉，交余爲深。他日，其兄之子晉孫衰經拜于門曰：「先君死將葬，敢援契以銘墓。」請狀。曰：先君諱文，字質甫，今爲奉化人。曾祖諱榛，祖諱浩，父諱琮。先君幼無他弄，嶄然有讀書志。壯歲試藝成均，一不利即退而自脩，許其人爲鄉善人。專心教子，塾而從師，取友以遲其有。立家條理井井，出入財物以宜，昆弟無違。門多賓客，燕豆從容，聲氣休休如也。聞一善，喜溢于顏；其不善，面折不少借。事有便于衆者，任之，已而勤其成。年飢，必倡義賑恤，人賴以安。里中由是皆畏懷之。暇日，于陰陽若浮屠氏書，類涉獵得其要。晚歲自放世外，臨觀嘯咏。陳君某，林君某，及弟監簿，其與也。居近玉女峰，擅一境之勝，遂自號勝菴。且曰：「吾歿當于此乎。」先君生于丙子五月十二日，歲次癸未。家人以是日奉卮爲壽，甚歡。少間，曰：「今而後無以時世事聞我，我死且有日。」至十月某日之夜分，召晉孫等前曰：「吾其逝矣！」請後事，不答，危坐而瞑。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八。娶同里沈氏。子男二：晉孫，泰孫。孫男四：可僧，如僧，足僧，尚僧。既殯，家有故，越五年丁亥十有某月之癸酉，始獲奉柩，歸于治命之地。余視狀既，辭其請。進而哭曰：「孤惟親有善，無以永來，是不孝；以銘稱，而子不我從，是重孤之不孝也。」請益固。乃爲之銘曰：

進也自尼，吾遺吾嗣。退也自力，吾篤吾里。以素其生，以寧其死。玉女之岡，茲盟百世。

《本堂集》卷九一。

故節幹范君墓誌銘

四明素多士，山川氣分，前輩風流，日以衰落，尚其如吾友范純甫者，幾何人哉？而死矣！他日，其孫鶴孫曳衰踵門曰：「鶴孫大父善于子，葬且有日，敢以狀請銘。」余執而哭之，不得辭。君諱應發，純甫其字也，慶元府昌國縣人。曾祖庠，祖希顏。父鎔，前迪功郎、滁州清流縣主簿〔一〕。君早孤，母趙氏力貧教其子，資之師從，不遠千里，文聲藹然旁魄。再賓秋薦，晚始第名奉官〔二〕，授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縣尉。縣當孔道，吏饕民囂，號最難治。本之清苦，推以果達，當路才之，叢難以委。摘奸鉤隱，冤滌滯疏。間抱牘立臺府下，相可訖訖不少動。于門大書云：「更無私入路，常是大開門。」憲使李公庚行部，見之異，下車訪問。隨事敷答，無遺餘。曰：「此非神明尉乎！」即路騰剡。唐公震繼之，與郡守俞浙、漕使許公自爭出我子〔三〕。趙公孟傳檄入幕。家公鉉翁伏其幹辦臨安府節制司公事。厄于時，志不克竟，歸老于里。吁，命也夫！君平生嘗篤於其所知，不以世故遷。其有不辱吾類，容明氣揚，稱道不離口。其有過，雖夙所敬說，必面折，不以情隱。于家東偏闢一室，放忠宣公遺意，曰「著作林」。家燬，並其先人墓以居，號小范。既而買屋城中，圖史左右，

日有手抄，惟意所可，曰「自足記」。交游既廣，客坐無虛頃，觴咏留連，率竟日乃去。蓋其心曠遠蕭散，所適皆樂如此。君生于己巳五月六日，終于戊子十有二月二十有一日，享年八十。娶陳氏，端懿靜和，賓敬盡老，越明年十有一月十日，亦以壽七十有七歲終于內寢。子男二：長逢甲，漕貢進士，先君五年卒。次埴，後其姻親馮氏，前承信郎。女二：長適前禮部進士趙嗣鎮，次適前迪功郎趙嗣銓。孫男一，取埴之子，鶴孫是也。女一，適趙必聖。君蓋棺甫半月，延燎垂及，鶴孫亟奉之出叢于奉化縣禽孝鄉馮氏墓廬山之陰〔四〕，爲道士塋。君治命：「我死，于此乎葬。」己丑十有二月甲申啓菴，以陳氏柩合葬。銘曰：

學以成名，而遲于成。仕以行志，而嗇于行。維壽則豐，維心之亨。式寧其歸，尚澤雲仍。

《本堂集》卷九一。

〔一〕滁州：原作「滁州」，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改。

〔二〕奉官：疑當作「春官」。

〔三〕我子：疑誤。

〔四〕叢：疑當作「菴」。

陳次賈墓誌銘

古之觀人以實，不徒名也。科目興艷于名，而實斯病，觀者感焉。余今而得陳君策次賈，科目所不能籠，其爭出我門下，皆當世大老，亦可敬也夫。君早悟，授業于劉忠公漢弼，經兼賦，眇場屋子。試輒遇衡文者以時見黜，人爲茹屈，而不自芥蒂，志益廣，氣益昌。世學如尤公焞，忠孝如趙公葵，器量如二吳公淵、潛，相從二十年。嗣而李公曾伯，姚公希得，馬公光祖，更任西北寄，類虛賓席，引以自重。草檄飛書，贊籌決計，芒屨不露，聲聞自休。回顧俯仰局促，皇皇焉競瑣瑣，大有逕庭。若其由西事論功授武級，積階至訓武郎〔二〕，歷仕居多，非其本意，略而不述。君平生襟宇，夷曠洒落，出則江淮荆蜀，何勝不擅？歸而于其里，面山結屋，扁曰「不礙雲山」，自號南墅。天景參會，筆力化捷，片語隻字落紙，好事者手之惟恐後。眼空天下，不以狹我鄉曲。交際間無貴賤耄穉，各得其歡心。晚從江閩辟，長議論。未幾以病歿。生慶元庚申，至咸淳甲戌，得年七十有五。是年旅櫬東還，八月庚申封于上管雙溪之阡。其先自剡徙上虞。曾祖陞，祖原，父大亨，世隱于藥。娶徐、趙、貝氏，皆先卒。子男二：長自，次特立。孫男六人：似翁、印翁、文翁、興翁、桂翁。孫女六。余知君者也，死而葬且久，其子自書來，曰：「自不孝之，父墓未銘，非子誰屬〔三〕？」嗚呼！予于其死、其葬，年耄道阻，廢禮莫贖。今于請銘而辭，如知生之義何？乃銘。銘曰：

不拘拘于售名，而名之歸也誰爭。不屑屑于行志，而志之得也自亨。傲睨乎軒冕之艷，游戲乎翰墨之清。擅光景而消息，寄湖海以死生。有下馬于雙溪之塋，請觀斯銘。《本堂集》卷九一。

〔二〕積：原作「績」，據文意改。

〔三〕子：原作「予」，據文意改。

馬千里墓誌銘

余夙遊越，道四明山中，知有馬千里，以儒名久矣。他日曳縵者踵門，手刺曰「馬行可」。入而叩之，即千里之子也。拜且泣曰：「先君歿已八年，故猶在殯，今將襄事，非得當世君子一言賁其坎。孤爲不孝，敢不量疏遠，冒以請。」余念人之子能爲父乞銘，關世教爲大，矧余昔所聞名，亦非漠然無從，乃閱所狀而書其可。君諱之驥，千里其字也。曾祖某，祖某，父世力，負本負長稱〔二〕。所居萬峰抱，平水清，土握秀，而生君，果崛奮。銳于親師取友，涉經史，穎悟有得，氣岸律，無時世妝。詔歲入場屋，衡文者類落落，試輒黜。曰：「是有命焉，要不在我。」暇日，景物逢迎，長歌短咏，不以律自狹，放乎游戲，皆其天趣。鄉望孫公戎監府卿伯季、廷魁方公授闕余之進甚洽。山棚盜弄，井里凜有魚肉憂。仗義剪滌，事既，泊如也，若未嘗親患難者，而人德其勇。晚年揮手風埃，

黃雞白酒，青鞵布襪，與猿鶴爾汝，綽綽有餘樂。俄寢疾，精神如常。諸孤在前，命易簣而續已屬矣，庶幾達于生死之際。生于辛巳四月十七日，卒于丁亥七月二十八日，得年九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長即行可，次立可、載可。女一，適里士卓某。孫男某，女某。行可等于甲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窆于王巡畧乾山之原。嗟乎，世遠道散，死而可書者幾希！有善于彼，皆足爲方來勸，其可不銘？銘曰：

志足以自拔，而名之嗇也奚愧？氣足以自任，而義之比也奚議？我銘其墓，尚百世之後，信于其里也。《本堂集》卷九一。

〔二〕「負本」句：疑有誤。

吳誼甫墓誌銘

古道遠，人心浮，都善譽者幾希！聞有一焉，則心識之不忘，越之餘姚吳君誼甫其人也。間而其子埏曳衰袖狀踵門曰：「埏不孝，吾父死矣，非得當世君子銘，無以葬。先生與前忠介唐公震〔二〕、前太史黃公震爲三友，唐公既爲先祖銘其墓，黃公又爲吾父表其義，二公云亡，惟先生在，敢徼其所以敬請。」余審其父之震，感其子之言，奚辭焉，乃書。誼甫諱自然。曾祖松年，祖某。父一之，迪

功郎。君生于嘉定癸酉八月癸巳，蚤從前中書高公夢月游，敏學多文。淳祐己酉，薦于漕，上春官不利，即退處，自號雁峰隱人，日與朋舊觴咏盤礴。家世出粟賑鄉井，推而廣之益力。黃公于庾臺上其事于朝，立坊曰「高義」。丙子，鄉鄰盜起，隻手扞衛，境內賴之安。歲丁亥，杭越民病貴糴，空所積平其直，先率之，瘠捐以甦。省府之錄用，儒流之狀舉，人所歆艷，君揮手謝去，曰：「吾行吾志而已，豈藉此爲捷徑耶？」邑庠舊窄偪，夫子殿亦未稱。君曰「三」：「教化所自出，因陋就簡，非所以尊本。」乃規乃度，輪奐聿新，浩廢己出不計也「三」。前尚書王公應麟喜而記其事。此皆生平大概。君介直而出以謙和，寬博而行以勇決。事親孝，居家肅，待宗族親故鄉黨，皆得其情。耄而視聽聰明，步履輕強。他日燕坐笑語如常，俄而翛然而逝，其有得于壽終者如此。時乙未十有二月癸亥也，享年八十有三。娶朱氏，先八年卒。子男二：長垓，前承信郎、監呂城鎮，蚤卒。埏。女一，適忠介公之子箴。孫男三：鏞、鑰、同祖。女七：長適前邵武守陳公煥之孫，次許適史忠定越王之元孫暉孫，餘尚幼。曾孫男三：洵、灝、濬。將以丙申十一月甲申奉柩附窆于鳳亭鄉雙鳳山祖墳之域。銘曰：

有鄉里焉，惟己之視。有子孫焉，維心之寄。維壽之豐，造物之公。豈其偶然，一笑而終。雙山之原，有崇其土。過者式之，是爲高義坊吳君之墓。《本堂集》卷九一。

「二」「生」字原脫，據文意補。

〔二〕君：原作「若」，據文意改。

〔三〕廢：疑當作「費」。

應長卿墓誌銘

花厓，吾友應君長卿諱震伯所自號也。世居鄞通遠之蜜巖。曾祖琮，祖中義，父詳之。君早悟，少依外家杜氏學，長從西軒黃先生受詩，深得本旨，眼空流輩，謂科名可拾取。試乃輒爲異見者黜，不自沮業，所學益力。間作花厓書院，藏書五千卷，延良師教子姪，且將就恢拓之，以來遠游，規授其弟仲謹。功未半，仲謹死，時艱乘之，莫竟其成，有識者缺望。儒臺聞其賢，以耆儒聘。歲率多留鄉校，揮塵落筆，中有溪光山色，清動左右。朋舊樂與之處，每以別去爲難。家有來青館、濂愛軒、卷勺亭、抱甕圃，游息藏脩，噢寒晴雨，各適其所。光景逢迎，一有佳趣，寫之于詩。時無縱逸，手抄及十四帙，曰：「我死而斂，當以附。」性直氣盛，不能佞人，亦不喜人佞，不欲負人，亦決不爲人負。晚逢百罹，隱約自全，偃仰傲睨，未嘗爲門外叫囂且隕穫，鄉曲亦賴以重。平生康強不餌，俄感寒疾，戒家人勿禱非鬼。一日早起下牀，指所藏書，囑囑垂淚，詰旦而歿，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得年七十有五。子男一：文明。孫男二：在孫、佳孫。女三：安娘、勝無、可無。卜戊戌九月二十五日己酉舉柩葬于桃源鄉蘇山之原，從治命也。文明衰經踵門以銘請，予以友誼不得辭，乃爲銘。銘

曰：

氣揚揚其矯欲張兮，孰使之黯焉以翕？文源源其浩欲出兮，孰使之無所于入？性也有命兮，惟《遯》之嘉；命也有性兮，奚《坎》之習？夫既已於此乎有得兮，庶幾乎歸全。蘇之巖峨峨兮，尚花厓之可挹。《本堂集》卷九一。

胡應之墓誌銘

剡素多賢，余得友忠介唐公爲深。公死矣，尚友其高弟胡君應之。今又死，其子師純乞銘其墓，義不得以毫辭。君諱泰來，應之其字也，世居越之剡溪。曾祖某，祖某，父某。君生于紹定戊子，早悟卓立。時忠介公古道自任，師表後進，君執經受業，以明善誠身爲本，相與剴切。又有毛君振、王君濤、屠君高諸賢，故所詣者粹。事親則篤，學以養其志，正家則自治，爲妻子先。靜默謹重，聞義則躍然以興，人皆賴之。質直寡語，心有所契，生死患難如一。平居若與世忘，天下事于胸中自了。君之王姑適太師王衛公，實生二子：長某公，以元老位辨章；次華甫，爲時闕監司。不以親戚卑行視君，欵密敬信，有法家拂士之益。鄉達御史俞公浙意氣相求〔二〕，出流俗外。國史黃公震見之曰「古君子也」，逢人稱道不離口。里友倪名闕先父死，貧而病，無以葬，君走京師主忠介公，身任其辦而後已。蓋所學非徒體而無用者，比使其得志，儒者之效當有白于世，而一薦不第，命也。然立其在

我，推以與人，于名教未爲無補。吾夫子所謂「是亦爲政」，其殆庶乎。晚年及見師純等克世其學，山林菽水足以自樂。識者急親典刑，相先禮聘，避堂以舍。既而病痺還家，至丙申仲冬癸未終于正寢，得年六十有七。娶屠，繼吳。子男三：師純、師正、師晦。女一，適某公從子楫。孫男：浚、浦、津。明年仲春庚寅，諸子奉柩葬于方山之詩庭。銘曰：

學得之師，信乎君子。行修之家，行于鄉里。亦既薦名，卒窮以死。死而不忘，子濟其美。我爲之病，嗚呼無愧。《本堂集》卷九二。

〔二〕浙：原作「折」，據《宋元學案》卷四九改。

江陰教授史君妻陸氏墓誌銘

吾里史蒙卿景正，端士也。他日爲其妻求墓銘，辭至七八，請益哀，不覺爲之三嘆。《關雎》化遠，《內則》安在？間能自信力行，彼流俗不訝則訕，于是難其人。今如氏而有克相其夫，其可書也已。氏諱德正，字適道。曾祖恕，將仕郎。祖增，迪功郎、吉州吉水縣尉，贈朝議大夫。父合，朝議大夫、將作監、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其故尚書左丞楚國公佃之次子、淮浙發運使、贈少師〔二〕，自越之山陰徙鄞。氏，宜人林氏嫡出也。童龀能讀書，了大義，以名閥素風，婉婉自則。父

母鍾愛之，心不與凡子。獨善坊子弟森秀，景正早擢世科，方議婚，挾聲利艷耀者總總，手揮之去。有以氏之女德爲言，意獨契。既而請盟，匠監公亦喜而曰：「可爲吾德婿矣。」歲己巳，歸于史氏。進而盥饋，動中儀節，見者咸許其知禮。姑太碩人在堂，適所則下氣怡聲，以暢其敬。凡所服，非手出不敢慢，奉姑以悅。時姒婦高氏，爲敏慮公家女，夙以帥禮聞，樂與氏相觀爲善，亦益自飭厲，四時潔蠲，凡事必身先之，毋敢敵偶。從夫以正爲順，朝暮攝衣必莊，餘二十載如一日。御媵侍未嘗片語醜詆，閨闈自肅。視諸子嫡庶無間，慈愛之中，誨督行焉。延典刑士爲師，如事尊章，愈久愈篤。門多古道交，曰：「是有益于吾夫若子者。」留連燕遇，安而忘勞。推而宗族，而親黨，及流離于此土地，貧無以生，死無以斂且葬，不以力之有無，先入其心，必濟而後已。善藏其用，以成其夫之賢，于婦道得之矣。中遭時艱，僦隱東湖，感疾歸故里，就醫勿瘳，自知不可爲，語其夫曰：「不及終事吾姑吾母矣！教諸子謹，毋辱先。」語訖而歿，庚寅八月二十九日也，得年四十有一。子男六：壁孫、瑩孫、珪孫、臺孫、璽孫、延年。延年生月不育。女五：伯拴，適奉郎、天台葉揆翁〔三〕。仲忱，適金華潘世演。次幼亡。次二尚幼。有故，某歲某月某日始克葬于陽臺鄉之穆嶺。嗚呼！氏與景正倡隨之義，可謂相宜。永訣何時，略無兒女態，唯以養姑與母與教子爲囑。生前之心，身後之遺，有大于此者乎？吾知其當有後矣。銘曰：

維德之懿，維夫之視。維夫之賢，是信于外。淑哉夫人，生于名門。嬪于君子，獨善之孫。樂于相成，亦孔之懋。胡不偕老，而短于壽。而有以長，夫又奚傷。其安其藏，山明水香。《本

堂集》卷九二。

- 〔二〕其故：「其」下有脫文。按此句所云乃指陸寔，見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五《陸公墓誌銘》。
- 〔三〕奉郎：當有脫字。

全宋文卷八一一八

陳 著 二五

祭姊夫童慶純文

維年月日，眷弟陳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處士童慶純姊夫之靈曰：吁嗟乎！君而死，葬日且薄矣。闕母，端平三祀。而我先君，遊二千里。我罹斯艱，哭不能起。君心念我，謂家可棄。爰挈其孥，提囊負笥。其來僕僕，甚勞弗弛。六年之久，弗墮初志。昔我有廬，受齧于水。母時未病，材料圖徙。中道而病，病死誰理。君傷而籌，鳩集其事。維綱維紀，維我之姊。維奔維走，維君子女。棟宇斯成，風雨攸庇。我時孤居，獨學無侶。君方携子，于泮之涘。我思游從，君曰來止。燈火飲食，勞以休爾。愛之至也，教之則備。何子何我，以一等視。昔我先君，爲我擇配，必儒之門，匪儒則置。君親執柯，媒以契是。鳳凰歸占，君之猶子。之子于歸，執我壺筐。匪德于私，先君之慰。吁嗟乎！世之人知愛其子，孰知其他。知營其居，孰知其餘。子當愛育，及人者誰？子當婚娶，孰人

之顧？有義于一，孰備于四？君之于我，四義則備。我昔父母，以子妻君。謂君爲義，我幼已聞。始惟聞之，乃終身之。舉此四義，凡百可知。我意君壽，與君周旋。年僅六十，云胡不夭。君之二男，是書是賴。君之二女，亦既長大。男何可期，女當有歸。我姊既老，我分相宜。不曰不才，厥惟志哉。言有窮也，有無窮哀。乃復哀之以詞曰：桂酒兮芳馨，殽核旅兮進退逡逡〔二〕。君之去兮何之？歆我奠兮尚來歸。歸來歸來兮，恍猶見而終非。懷義我之深兮，耿欲報之無期。涕疾下而淋衣兮，佇吞聲而迴思。人之生而固有死兮，嗟無憾其幾希。獨青春而不羈兮，九萬里而風飛。駕重湖而泝西江兮，鷗鷺狎而忘機。清淮涵其拍枕兮，眇浙水之東西。冉冉其告奠兮，驚志淒淒。回問田園而失笑兮，眷丘隴而歔歔。子參差以讀書，賁此志而何爲？慨雪堂之風流兮，規一室而與之名。紛萬象之過箭兮，倒壺觴而獨清。生死寄之醒醉兮，孰死而孰生？迨其死之不復兮，乃知其醉不復醒。翕忽而飄蕩兮，固不自知夫前日之有形。奈闕彼南山與亭亭。《本堂集》卷八八。

〔二〕逡逡：疑當作「逡巡」。逡巡：遲疑不進貌。

祭吳隱耕文

世降俗衰，如君者希。君有四善，我能言之。今人有室，私財必殖，君之幹蠱，繩墨如尺。今人

弟兄，易以私爭，君之愛弟，終始真情。今人處俗，繆敬爲睦，君于族人，以直爲獨。今人友朋，聚散雲萍，君之相與，一義死生。君之四善，知之者鮮，惟我獨知，以久交見。昔我束書，寓君燕餘，坐閱七年，情親意孚。我有大事，君爲經理，我纖我悉，君與憂止。花亭月廊，風簷當窗，醉歌劇談，握手連牀。有如此者，何可忘也？謂君長年，年亦我假。往來追尋，白首家林，此志未諧，君疾已侵。病日深矣，終以不起，彼蒼者天，胡奪之急！昔君死時，我亦不知，今君之葬，亦知其期。昔留于縣，莫哭其斂，今又留城，莫臨其窆。我豈欲然，動以事牽，此身則留，此心則前。永訣之語，寫而西去，歲暮來歸，歸哭其墓。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祭童氏姊文

維景定四年歲次癸亥，十月戊申朔，越二十有三日庚午，弟迪功郎、特差監提領江淮鹽茶所蕪湖茶局兼準備差遣陳某〔二〕，敢昭告于亡姊陳氏再十九夫人之靈：嗚呼，吾忍哭吾姊之訃耶！十歲而哭兄，有十五而哭次姊，獨吾姊見吾五十歲，今又哭之矣。吾喪父母，吾兩娶妻，吾爲貧奔走出入，扶持之，經紀之，勞苦撫摩之，有吾姊也。及吾僥倖一官，馳逐寸祿，豈不欲奉吾姊而行？而廬陵，而□□，而當塗，皆去鄉阻遠，而吾姊且日以衰，不可遠出。猶謂自今謀闕浙東，舟檣所便，雖甚衰，亦可迎侍。天乎，吾志未遂，吾姊已病矣！夏五，鄭明回，謂甚革，吾甚憂。孟秋得便中書，則謂病

少間，吾又喜。至九月十五，陳用回，乃以訃告。嗚呼，吾忍哭吾姊之訃乎！兄弟姊妹四人，今獨吾未死。吾年已至此，且衰而病，吾在世尚有幾年？死而有知，相見固自不遠。未死之前，未見之心，尚能以言宣哉，況其在千里之外哉！謹告。《本堂集》卷八八。

〔二〕特：原作「持」，據文意改。

祭前湖南安撫趙德脩檢討文

名必普，號用拙，寧國人。

嗚呼，吾公而止斯耶！天乎，莫贖我心之悲。聞公之訃，維春之莫。維夏之初，聞病之故。候問以書，書答渠渠，鋪說平生，靡有遺餘。反覆言話，若永訣者，我心皇皇，再訊牀下。東閣之言，謂公再生，昔病者腫，今忽其平。我聞之惻，是病實革，曾不素期，而簪已易。去年春時，自浙同歸，櫓港之別，淒極雲飛。我官蕪曲，公住林谷，二百里隔，書饋往復。〔二〕。我志未遂，官事攸縻。公之標致，有神仙氣。公之仕宦，清明如水。精神之全，宜壽以安。我從之游，亦未易闡。豈料今日，公殃在室。雞絮之奠，借便臺檄。檄期匆匆，欲流無從，一慟誰知，葉落山空。《本堂集》卷八八。

〔二〕此句之前當脫一句。

祭舒氏女甥文

去年六月，聞汝訃音，即欲遣奠，以寫我心。握筆者幾，心痛難寫，今聞汝葬，寫以告汝。汝昔喪母，未三尺長，已如成人，泣血終喪。呱呱相對，有弟有妹，汝撫摩之，以至長大。汝痛母亡，見我則傷，我見汝面，痛亦滿腸。及汝出適，泉溪之側，我便往來，時節款密。辛酉春初，別汝而行，而京而湘，安信便番。我來江左，不聞汝耗，遣書問安，乃以訃告。聞汝垂絕，了了無他，叮嚀遺訃，毋遺外家。此時此語，此痛極處，我聞之痛，痛及汝母。葬且有期，我未能歸，歸哭其墓，未知何時。《本堂集》卷八八。

祭趙氏外姑董安人文

歲在辛酉，維春之首，拜遠于庭，急祿以走。歲月如流，歸省無由，中諗馭鸞，以鳧仙遊。惠山茶水，姑蘇菜水，三年盤薄，琴瑟清美。某時往還，昇潤之間，相去孔邇，亦願承顏。而不遂願，微官斯絆，猶謂明年，歸舟其便。誰知因循，生死之分，中秋聞病，隨而訃聞。恭惟淑德，賓敬翼翼，有男既官，女各迨吉。既壽而安，燕樂團圓，胡爲夢斷，五十七年。歲且暮矣，聞訃於次，緘辭一

奠，尚歆其意。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祭京太府卿孫元實文

光岳氣分，人物孔難，或數十年，千萬人間。偶焉生賢，可以用大，而用不盡，有不在我。某昔參隨，嘗講聞之，曰誠曰才，曰學、力、時。維此五者，無一不備，惟古之人，得以行志。傷今思古，相對永歎，先生已矣，有感斯言。言必有信，動必有準，待人必敬，遇事必謹。實而不華，忠而不欺，先生之誠，于焉可知。精神閃鑠〔二〕，青萍出匣，所向者行，先生之才，當世獨稱。實齊之印，面以相授；益自切磨，久軒其後。體用一貫，本末兼該，先生之學，有自來哉。三者備矣，人望攸萃，而病在心，耿耿不寐。事業何涯，中壽莫延，先生之力，人耶有天？而況平生，仕至卿尹，隨起隨仆，譖者貝錦。棟梁之材，厄而不通，先生之時，未爲遭逢。某之登門，獨在人早，某之受知，人知者少。先生之喪，僅哭其菽；先生之葬，某適在官。江空歲老，形留心往，緘詞一奠，以補實狀。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二〕此句前後疑有脫句。

祭馬觀文裕齋文

三代之上，人物混融，天地之間，一片春風。三代既遠，間生人傑，如大昏黑，時見秋月。乾淳以還，人物愈難，體用一元，獨也西山。西山之學，可以三代，而不大用，梁木其壞。幸而有傳，先生生焉，四海具瞻，如渴赴泉。才大難用，名高見忌，豈不登進，進隨以退。退而弛勞，過者滔滔，我心不暇，憂心忉忉。況今天下，終不我舍，繁劇之都，風寒之野。一號一令，山岳動搖，精神所到，覆盆莫逃。其于小民，父母携抱，來迎去留，感泣遮道。甲子之夏，復于江淮，豈其建牙，於以起家。自注云：理廟御槩，以金陵起家，入相有日。先帝之意，先生之志，霖雨蒼生，行有日矣。尚忍言哉，弓劍忽遺，夜半之慟，此心誰知。自注云：夜半遺詔到，公大慟，自牀投地。戊辰之入，民猶有望，亦既近止，風引帆往。歸卧林泉，病忽其纏，竟以不起，人也有天。某忝末至，受知則異，匍匐往弔，亦曰有義。官守縻之，莫遂我私，爲位以哭，莫紓我悲。悠悠歲月，寥寥宇宙，緘詞以將，炙雞絮酒。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祭孫朝奉文

維公之生，元氣之英，是生賢子，義方以成。子曰以貴，鼎鼎功名，公日以樂，風月與盟。長篇短章，牙頰播騰，迎養所至，搜奇摘清。家林之趣，竹屋梅亭，我從公遊，閱幾霜星。折節下交，視如友朋，中間違闊，微官所縈。己未之冬，歸自廬陵，夜半雪深，拜公古青。一見喜極，菜酒寒燈，三日而別，千里月明。十年之間，書不盡情，公今壽終，我終營營。聞公之葬，欲送莫能，薄遣雞絮，尚歆其成。《本堂集》卷八八。

祭浙東安撫大府卿饒瑤山文

名應龍

天地之間，偶合爲難，一語之投，平生之歡。如父于子，矧及一年，抑豈尋常，遇合者難。然先生之學，玉海金淵，先生之文，正色芒寒。先生在朝，秋霜其嚴，先生在外，春暘其暄。衆流沍沍，皆宗大川，拳石紛紛，皆附泰山。某之登門，不居人先，胡獨受知，粃糠在前。坎坎世變，凜凜縣灘，拙不敵巧，方不投圓。是張是維，是存是全，顧惜主衣，歲寒之妍。事不可測，公忽病纏，誰能無病，病亦既痊。抃賀方交，而以訃傳。民失父母，國失忠賢，我失我師，彼蒼者天！尚享。《本堂

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

名震，字子華，一字景實，越之嵎縣人。

維宋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七月庚午朔，越二十有二日辛卯，契生某致祭于故判府節制待制忠介唐公之靈曰：嗚呼，公得其死矣！嗚呼，公得其死矣！人莫難于死，死于封疆，則忠在社稷，義塞天地，可以作一時之忠烈，勸萬世之臣子。公之平生，此學此志。方番陽之弄印，詔起公于田里，不以我爲不肖，謀出處之大致。我贊公以必行，公以時而強起。時內子之卧病，亦奚暇于療視，輿病登舟，以至于蘭溪之渚，便信西來，苦語竟紙。曾此書之幾日，而以其訃至。禍患忽其相仍，汹四郊之多壘，氛漲而越江，凜孤城之如墜。彼哉奸權，借以殺士。痛呼天而杳邈，并要區而俱棄。忍一旅之弗援，靳一節而弗異。愛莫助之，我有痛哭而已。猶遺書而靡倦，以堅守而自誓，從容就義，一語真可對越無愧。彼望風竇降者，豈其人類？況難兄之相從，竟同盡而無貳。是又可以去，可以不去，而義死于此。世方瀾倒而波頽，乃有如此之同氣。公今從真、杲地下遊，吾儕之苟延旦暮者未知所底。胡怪誕恣睢，尚欲肆其詆毀，是不知世間之羞恥。幸二孤之有托，庶無憾之後世。倘我死之或遲，尚維持其一二。興言至斯，有不盡意。翩然雙旆，慘其跋履，行道之人，歔歔流涕。矧我異姓兄弟之情，當何如其痛淚。遮道哭公，幾若相避。緘詞渡江，茫茫雲水。《本堂集》卷八八。

祭亡男朝兒墓文

維丙子七月二十六日，父告于亡男朝兒墓下：汝生于行都之簽判廳，長于通判之北廳，天下大亂，母抱歸避于三石之祖居，于里西之黃沙坑，于西坑南。粵至五月二十日，轉而北寓于董村之內表竺家。七月初二日得痢疾，百藥不效。二十日，忽噤如風狀。吾適出邑，乃能忍死以待吾歸。歸而呼之，口雖不語，而流盼睨視，將投身于吾懷中。既而忽焉以甦，隨呼隨應，服藥食粥不少減，吾謂女可以再生。二十日寅卯間，而六脉竟絕矣，猶戀戀于母之懷、父之手，有問則聲答漸微，神則不亂。午刻噤以沒。嗚呼痛哉！汝生五歲，早悟多識，教以書能強記，耳傍誦者，誦之亦如流。兩年來患難迫逼，風雨山林，摧折撼頓，卒天其生，抑命也夫！汝之病既不肯輕離其父母，汝之死又安得不視汝如生存哉？死而有知，其聽吾言：骨肉歸復于汝二先兄之側，魂氣則無不之，其惟父母之隨。嗚呼，痛哉！《本堂集》卷八八。

祭外舅趙元章崇燾知縣文

公以儒學，早歲入官，而不世競，勇退早閒。我以末第，公方擇壻，卓乎心斷，以其女妻。時事

孔艱，我歸故山，公適感疾，一夢不還。我方逃避，于林于谷，訃來間道，戴星往哭。湏洞日甚，再前莫諧，爲位以哭，服我緦麻。我服既除，日欲剪墓，出門日幾，風埃塞路。姑先一价，將我悲言，尚其有知，鑑我清尊。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祭從兄同父文

嗚呼！兄生于世七十年，無一毫見異于衆，可謂鄉之善人歟。予相從自幼至老，無一語之間，可謂友愛之兄。兄死已四年，鄉失善人，過者流涕，況予之喪兄，悲又可知矣。今葬且有日，音容以遠。惇惇焉，以多病之身，居多事之世，其能久存，存亦何樂？然猶得力憊行哭，以送兄于西山之西。先之一卮，以寫予悲。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代趙菊泉祭外姑文

娶妻非難，難于相宜；許妻非難，難于相知。惟先外舅，知我孔厚，妻以長女，而不及壽。命雖靡常，亦我累之，意氏人者，或憾于斯。誰知外慈，親親是篤，復妻以子，斷絃斯續。荆布相安，山林之間，承宗爲大，得嫡爲先。嫡有傳矣，祖考之慰，凜凜不孝，或免于此。追念厥初，自外舅姑，

感當何如，報當何如？庭萱獨耐，謂可百歲，偕女歸寧，執禮弗替。胡天不然，一病遽纏，子喪在殯，穉孫在前。垂沒之際，顧女若婿，若曰家事，有若輩在。今已矣夫，其知之乎，婿猶子也，孫不爲孤。相扶以成，有如皦日，歆此淚觴，安歸幽室。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代趙松壑祭陸雲西文

嗚呼哀哉，公而死耶！百身莫贖，君子之嗟。亦知君子，知公多矣。我不必言，而不能已。公之精神，清不受塵，及其即之，時雨陽春。公之心事，其直如矢，樂于成人，勇于爲義。公之蒞官，電燁雷轟，風休雲閒，倏忽之間。公之文字，散滿中外，意動筆飛，有神仙氣。人才如公，乃人中龍，我知之深，蘭契稠重。維桑與梓，維葭之荷，維今將輸，寔踵芳軌。回首前冬，供軍堂中，留連夜飲，笑語從容。去冬之晚，訪公道院，公時已病，別語悽斷。公病日難，訊問往還。公以召歸，舟遇龍灣，追路攀見，謂可一面，風急帆開，江空人遠。寫心以書，猶及南徐，公不能答，我心何如。爲日未幾，訃音在耳，豈不欲奔，一慟而死。官守之縻，不得以私，緘詞千里，莫紓我悲。尚享！《本

祭童志道斗春文〔二〕

維歲次丙戌三月十有一日，甥具官陳某謹奠告于志道鄉貢學正童君之靈：嗚呼！公之爲人，如老寒梅，清癯立骨，挹其氣則芳。君之爲文，如木假山，峭刻少肉，而玩其氣則長。其處家也，生理多不足，而有一非義之利，亦未嘗妄取。其交友也，已見多自信，而有一當理之言，亦未嘗不與。以此而得，亦以此而失。所以一薦于鄉，而終無所成名，一窮至死，而無以壽斯文之緒也。我與君姻譜有連，又與君燈窗有緣，相得相知，如兄弟然。妻我以妹，君寔主是，妹雖云亡，君不我棄。時則往還，白首相看，君七十五，我七十三。謂猶可以相與，苟頃刻于日暮，天胡不知我心，顧使先我而去。我哭訃而欲馳，溪漲遲其來期，恨不得見君於未斂，徒撫棺而心摧。屋瀟瀟其環堵，草萋萋其深雨。一抔之土誰展，一盂之飯誰主？魂與風而俱飛，魄與水而俱歸。伯喈有女而無益，伯道無兒則可悲。人世如此，亦云極矣。尚忍言哉，有慟而已！尚享！《本堂集》卷八八。

〔二〕童：原作「同」，據正文改。

代趙菊泉祭妻兄文

嗚呼！君其復能醉我于雙溪之風月天乎？君其復能訪我于西山之猿鶴間乎？雲悠悠其去來，花冥冥其開落，君之魂已與夢而飛揚，君之魄已與影而寂寞。呱呱在庭，惇惇無託，時事紛乎如麻，世德凜乎如髮。此我于君少年之不幸，不能不失聲而哭于君，亂世而早蛻，又自嘆我之不君若也。日月不居，遠卜既薄，菽堂既啓，若語永訣。門戶安存于百罹，家兒長成于力學，固主張之有人，而亦我輩之責，此外又何言哉？其歆我之一卮。《本堂集》卷八九。

祭趙景文

必昌文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三十日辛巳，甥具官陳某謹致奠于前鄂州教授從事趙君之靈：嗚呼哀哉！雞酒之奠，今日何日，孰料其爲君設耶？君年方中壽，平生未嘗病，而竟不起。君舍優解褐入仕，而仕不及一日之祿；君避世廬墓西山，而苟焉無卒歲。堂有垂九十之母，室有未四十之妻。男之長者猶未能應門，而幼者三皆未能學所以學；女之長者僅使之有家，而幼者四皆未知所以歸。目前已可憂，來者又可既，君而可忍于死耶？然命也在天，君亦無如之何也已。人之有生，莫不有死，得

其死則雖死如生。予于君感疾而問焉，坐而談笑者終日，尊酒相與如平時，猶以詩文相諗其可否。及君之疾病而問焉，顏色雖若變異，氣息雖若促急，猶未自悲其將死。越三日而訃音告。聞之于却藥之時，屬纊之際，道生前所遺者甚悉，付身後所嗣者甚長，片言不亂，一汗而歿。尹師魯之略無戚色，張橫渠所謂吾寧其得之矣，夫復何憾，而余則有憾焉。予之娶乃其妹，而禮之之過有如兄；余之業劣于兄，而聽之之敬有如斯。世道不古，鏗薄成風，而謙以下人，虛以進學，雖老而未涯也。而死矣，而葬有日矣，此予之有憾，非無從而哭之，不知其有慟也。予年已八十，一息不續則魂無不之，無不之也，上下四方當有相從時也。尚歆予此奠哉！《本堂集》卷八九。

祭內兄舒通叟津太博文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五日丙戌，內弟具官陳某謹以雞酒之奠，致奠于內兄前太學博士舒公之靈：嗚呼！兄于爲己也，一敬自持；于與人也，一真不欺；于宗族也，有義焉而不可干以私；于鄉曲也，有情焉而不可挽以隨。是以行足以表，文足以師。于家塾則戶屢常滿，于太學則解褐優爲。達而仕宦，任內外兄更六七，凜然有冰蘖之操；窮而山林，享康寧閱二十載，挺然有松柏之姿。人生有一于此，亦非易得，兄而衆人兼備，視世人爲幾希！人生七十已爲希有，兄而壽八十有一，于天命而無虧。居常款接，歎美及之。兄則愀然，爲之攢眉。謂「吾晚而入仕，祿不及養，而血泣于罔

極之思」。謂「吾同氣者四，乃獨後死，而垂老受諸孤之遺。吾年既髦，所賴一兒，兒亦克家，不墜詩書，奄然夭喪，痛何以支！吾有長女，積病成癡，所恃者母，以食以衣，母又衰病，顧恤者誰？弱而未冠之姪，未必能應門戶；幼而未教之孫，未必能紹裘箕。荒江之濱，孤處之屋，既無以遷，而何以安其危？多菜之鄉，數畝之田，既粥其半，而何以贍其飢？汝以爲吾之心其樂其悲？」余泯默而不答，付哽咽于一歎。余于夏五問兄于一病之後，見其食談微過，嘗告以謹節而養其脾。兄則曰：「吾猶健，嗜其甘肥。」至季秋而再感，察其色色之異，則憂其藥石而醫治。而兄方命其左右，掖而出南窗之下，置酒煮餅，詳及其遺規：斂必純于布，而寸帛不施；葬必于商家之山，而他非所規；事辦既葬，不必泥流俗之妄推。是又見其治命了了不亂，意猶有少間之期，而竟不獲起，訃音隨馳。聞之病革，了無他辭，惟戒家人以約余一面，切切焉惟恐其遲遲。越三日而莫余告，竟賁志而爲九泉之歸。豈其欲言，不過疇昔之所聞；抑有未盡之言，而非予所知。然生前身後，人也有天，亦曰委之天而奚疑。嗚呼！予之無良，不及候其屬纊，雖自咎而何追。而今而後，溪山之雖阻，歲月之如飛，精神之已耗，筋力之已非，苟尚可以還，可以往，可以綱，可以維，勉強自力，其或庶幾。姑曰死而後已，而苟延其能幾時。其聽予言，舉此一卮。尚享！《本堂集》卷八九。

祭集賢學士趙巖起孟傳文

大淵獻之歲七月孟秋庚寅，具官陳某謹以雞酒之奠，致祭于故集賢學士趙公之靈。昔我贅幕，秦淮之湄，既而客潤，雲西之隨。公將適漕，寔踵雲西，六轡未驅，尺書先馳。若師所尊，若曰可師，懇懇其誠，謙謙其辭。謂雖已去，必欲來思，不曰不敏，登門猶遲，胡聽之過，而至于斯。嗚呼！誰能如公，取之于素昧之中，而甚平生之相知？我昔于潤，滯留斯久，舊幕在望，未諧奔走。乃獨我容，曾不我咎，春風飛剡，顧叨薦首。旁觀者饗，豪挾而取，茹憤狎諾，以秋爲候。彼有力者，又掣其肘，舉于他門，出于公手。公終不平，我知所受，歲貢有限，人物爲藪。爲我之故，空其所有。嗚呼！誰能如公薦之于無求之表，而甚于欲償之宿負？昔我家居，公專閫，相與排難，謂我其前。從遊之舊，如同氣然，縱無一德，亦宜周旋。止或尼之，終孤懸懸，時忽其異，事歸之天。天涯再駕，生死之間，我又罔聞，莫如攀轅。人于此際，能無尤焉，而亮于心，付之忘言。嗚呼！誰能如公安平相爲樂，而患難不及共，乃曠然而不我愆？公之于我，有如此之特達，則我之于公，不無愧怍。數年之別，而萬里之遠隔，一病而絕，而九泉之莫作。公之心自知，泯默于冥漠；公之魂誰依，將飛揚乎空闊。惟旅櫬之或歸，庶慰吾州里之懷德，而初心之獲遂，今乃與父子而同穴。外于此者何言，寄萬感于寥廓。古意一奠，老淚雙落。尚享！《本堂集》卷八九。

祭石君瑞德祥料院文

維歲次乙未閏四月乙巳朔，越四日戊申，契生前進士四明陳某謹遣男深致雞絮之奠于料院朝請謹齋石公之靈：嗚呼！余交天下士，有如公之于我，三十年之別，初心無二者乎？余蟄處山林，有如公之於我，數百里之外，長書狎賁者乎？去年之春，讀公之所誌，尺書之復，及我之所同意。第顧我之病衰，當先公而奄棄，忽首夏之既望，兒曹以其訃至。哭不知其有慟，事難料者如此，奈筋力之不堪，躬欲弔而莫遂。禮以見情，敬戒雞絮，死而有知，尚其歆只。三洞之山，雙溪之水，耿耿悠悠，嗟余髦矣。《本堂集》卷八九。

祭邑教蘇德淵森文

維歲次乙未九月壬申朔，越七日戊寅，四明陳某謹致奠于縣教蘇君德淵之靈：嗚呼德淵，而仕止于此！嗚呼德淵，而一病不起！嗚呼德淵，而獨死于千里外之漫仕！是三者，皆歸之有命而已。君平生學《易》，固自超悟乎此理，又何憾乎生之與死？然吾則不能不悲惻者有二：今年之夏，勤勤訪問，青燈劇話，肝膽相示。豈不欲留，而迫于西行之計，謂我重來，庶予心之可既。安料其還，一面未

能，而君死矣。及孟秋之末，君病于旅，垂革之際，力書走遣，其智慮之精深，與尋常之無異。吾盍驅前，謀及療治，奈亦卧疴，莫輸此義。猶望君之少間，吾亦可以扶曳，尚相與須臾，乃忽焉而訃至。徒迸淚于枕席之間，莫哭之于寢門之外。友道謂何，終天其愧。吾幸今瘳，來薦雞絮，魂兮有知，其歆吾意。若夫奉其全而終歸，則于遺言而誰戾。何氣非空，何迹非寄，有時乎從，吾亦豈久于人世者哉！尚享！《本堂集》卷八九。

代邑士祭前人文

維歲次乙未，九月壬申朔，越十五日丙戌，某某與六館諸生等謹致祭于教諭竹軒蘇公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尚能張拱闊步，爲學舍任教事之責乎？尚能明目張膽，爲縫掖回元氣之脉乎？嗚呼，吾知其不復能矣！誰知諸生之心，有不能釋者乎。昔也非不欲衿佩青青，以安吾庠序也，而厄于農戶與編而莫之拔；昔也非不欲絃誦洋洋，以暢吾詩禮也，而苦于公徭例及而莫之樂。今也貴其所自貴，而官之峨帶之博；今也得其所自得，而籟之鳴機之躍。瓦礫矣，而復爲圭璧；蕭艾矣，而復爲蘭茝。不辱孔、孟之門，不墜鄒、魯之籍。轉軸乎六陰之凝沍，垂綆于千丈之直落。彼憧憧者自滔滔，此烈烈者自卓卓。方將日以象之，如文翁之在蜀；家以奉之，如康節之居洛。胡然伏枕，至于易簣。若夫視飲食而親湯藥，備衣衾而治棺槨，則吾徒之計慮甚周，與家人之恩勤相若。無一毫之可憾，以歸全于冥

漠。嗚呼！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于仕學乎何忤？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于生死乎有托。雖游魂之爲變，如風如雲，而遺德之無窮。如山如岳。輕百身而莫贖，重九京而莫作，體治命之孔白，敢終事之不恪。旅藪既啓，柩引隨發，寄心喪于會哭，奠卮酒而永訣。尚享！《本堂集》卷八九。

祭禮部尚書王伯厚應麟文

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契生前進士陳某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祭于故內翰尚書厚齋王公之靈：公之聞望，北斗泰山，公之學問，洪河長江。青春大科，撼動一世，紫霄闊步，凌歷兩制。凡大詔令，雷風其行，凡大典冊，日星其光。代主之言，爲國之重，進而文昌，行矣柄用。亦既簡在，宵衣之心，時不我與，天乎難謀。與雲俱飛，三島之上，言采其薇，布衣蕙帳。執經于席，問字于庭，淑我鄉里，幾兩周星。誰知其中，難言如海，能無知者，猶有予在。前歲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話舊，耿耿何如〔二〕。雖不盡言，有不盡意，余八十三，公七十四。自謂予死，當居公先，公而先之，訃音忽傳。季夏聞訃，老病憚暑，哭于寢外，而莫即路。今茲默暄，始獲造門，予亦朝露，其能久存？天高地遠，江空歲晚，公兮有知，歆余一奠。尚享！《本堂集》卷八九。

〔二〕何如：原作「如何」，失韻，徑乙。

戊寅正月二十六日更四夢中見朝兒大慟淚如雨因作招魂詞三章

朝兒朝兒，汝之家嵩溪之湄。梅竹參差，風清日遲。窗戶逶迤，有書有詩。汝昔娛嬉，今汝何之？汝而有知，父在斯，母在斯，兄及弟在斯，來歸來歸！

朝兒朝兒，汝之死雲南之羈。水湍石砥，山頽樹欺。行者足胝，望者神危。汝昔我隨，今汝誰依？汝而有知，父在斯，母在斯，兄及弟在斯，來歸來歸！

朝兒朝兒，汝之葬丹山之支。林寒鳥希，雲深虎嘶。蕭蕭風悲，冥冥雨垂。汝安邪非？我其汝思。汝而有知，父在斯，母在斯，兄及弟在斯，來歸來歸！《本堂集》卷八九。

屠退翁哀辭

名進之，字漢卿，號退翁，居連山溪口。癸巳歲。

余與退翁契非他人比，其子應觀來哭，而以二親未葬告余，余助之薄。于其行贈數語，庶乎有見而哀者。

哀哀退翁兮，予之畏朋。死而莫葬兮，閱二周星。予見其遺孤兮，哭之失聲。翁富于積學兮，案雪囊螢。緯而成文兮，理以爲經。舒翹于學校兮，場屋之蜚英。戶屨如雲兮，于台乎明。一鶚噓而翔

兮，謂竟至乎青冥。風不競而退飛兮，猿鶴與逢迎。顧初心其如何兮，是有命也而誰爭。卒窮以死兮，衣不周于斂形。曾幾何時兮，而晝哭之喪并。一淺寄于坏土兮，非重泉而奚扃；一孤露而凝塵兮，非同穴而奚寧。家無擔石之儲兮，眇寒脉之惛惛。納納其宇宙兮，茫茫其丘陵，斧若堂不爲過兮，而蓬顆之難營。痛死者之無歸兮，生者何以爲生？感世道之不古兮，義風颯其飄零。使斯人而不得葬兮，天乎豈其無情？誰知天也有人兮，亦在乎吾道之有盟。余欲助而力不强兮，其孤告行。麥舟之心誰獨無兮，當有如堯叟之於曼卿也。《本堂集》卷八九。

吳志學哀辭〔二〕

伍山吳甫之子志學，方垂髫時，余見而器之。試以一二語，應聲荅，可人意爾。後每見必叩，所學甚進，磨以歲月，則將有成。年二十有闕，不幸以暴疾卒。天也，非人所能與？然所以喪其子而不使之死有憾，則其責在父母。世方淫於佛，而山甫貧。皆曰火之，棄其餘于水，足矣。山甫慟，既語之曰：「昔吳季子之子死于嬴博之間，歸其骨肉于土，孔子以禮許之；要離之火妻灰子，揚子雲至爲痛斥。東漢佛教來，荼毗二字始爛熳于天下。我名教中人也，忍使其子至于此極耶？」乃稱家營葬。余往弔有觀焉，因敬其父之知禮，幸其子之不爲異教所辱也，而爲之詞曰：

人之生有死兮，如夜之于晝。壽無短長兮，惟人之可否。顏子之夭，乃其命也夫。壽如盜跖兮，君子不謂之壽。而既知所學兮，方與日而俱新。天固嗇其年兮，于而乎奚咎？魂升魄降兮，骨肉必復于土。名教雖嚴兮，流俗易以誘。彼獨何心兮，固爲之繆。述禮不有所主兮，將死者莫正其邱首。茲既得以歸全兮，馬鬣以固封，懼其鬼之餒兮，且爲之擇所以後。四時之薦斯有以屬兮，百年之墓斯有以守。父母之心得兮，而復何憾之有。余哀而辭兮，亦以慰而之父母。

歲丙申良月，嵩溪遺耄陳某八十三歲撰，且書以授其父白之。《本堂集》卷八九。

〔二〕志學：原作「學志」，據下文乙。

全宋文卷八一一九

陳 著 二六

剡縣解雨五龍潭等處送神辭

稼如茨兮黍與粳，十日不雨兮彼蒼。御龍君兮徼祥，環嶧之土兮雨其滂。焦捲發秀兮搖晚涼，田水泱泱兮秋風香。龍倪歌舞兮飽有望，神之賜兮何可忘。登山臨水兮送將，神亦勞止兮歸安故鄉。
《本堂集》卷三六。

建里域三石祠上梁文

甲申九月初一日戊子

幽則有鬼神，久託叢祠之奉；易之以宮室，盍新嚴毅之居。大爲規模，永鎮田里。我三石廟靈感大王，精氣所會，妙用無方。茅渚以西，柏溪以東，提封疆而甚廣；茭塘之南，石邱之北，得形勝以

獨全。仕宦者騰達鞭靴，農桑者登盈絲穀。商賈之交易以貨，工技之四馳以能。是皆陰藉於扶持，不可明言其信向。載瞻廟宇，多歷年華。左拄右撐，凜欲壓羞毛之俎；旁穿上漏，幾莫容麗牲之碑。鳩集衆謀，龜正吉向。天關地軸，新開之面勢彌良；月斧雲斤，巧斲之手段爭進。如斯飛，如斯翼；美哉免，美哉輪。庶位貌之妥安，免風雨之凌震。今茲一舉，可以千秋。靈皇皇兮既降，本依人而來舍。祭洋洋乎如在，當飲福之充庭。某等梓匠者流，朋梁斯舉，輒陳善頌，仰瀆神聽。

拋梁東，山捧義輪上碧空。此是陽和開動處，嵩溪日日受仁風。

拋梁西，一水從來古剡溪。清氣分歸書比屋，餘波流入稻千畦。

拋梁南，平野蒼烟山翠嵐。景色絕佳分萬狀，豁開門戶大包含。

拋梁北，萬疊雲峰屏擁屋。坐收氣脉做陰功，安靜和平無盡福。

拋梁上，棟宇軒明神氣旺。勅封次第下雲霄，慰滿鄉民翹首望。

拋梁下，一日數里枌榆社。神歆堂上有肥牲，靈應門前無過馬。

伏願上梁之後，鐵柱擎天，璇題絢日，簫鼓春秋之燕享，香燭朝夕之潔蠲，和氣薰蒸，生意拍塞。官府有條有理，絕狐號鱗舞之囂；鄉閭相友相扶，同犬吠雞鳴之樂。《本堂集》卷九二。

代慶元府天寧寺起大殿上梁文

戊子三月二十八日

三世如來，變現金身，雖無往著寔相；十方去處，興崇寶殿，是爲供養道場。況此天寧，甲于甬水。茲重新于棟宇，庶永鎮于鄉關。我佛來自西天，化行南部。蓮花座上，是處處放大光明；蓬萊域中，要人人善爲知識。堂頭靜慧大禪師十年卓錫，再世開山。大門庭只靠脊梁，劫風不動；好規模盡出心匠，立地便成。爲焦土洗灰塵，就法界展圖畫。黃茅白葦，轉爲一片之金砂；碧瓦朱甍，飛上半天之玉界。何止叢林興復舊觀，亦與檀家封培福田。某等忝裔般流，勤工闕雙騰駕，鳩衆齊聲。

拋梁東，觀音坐處六鼇宮。是中黃面老師父，日日受他清淨風。

拋梁西，四明山翠揖璇題。巋然環闌中央起，回首諸峰不覺低。

拋梁南，正對天台第一尖。天闊風高好光景，大阿羅漢日來參。

拋梁北，坐占江南安樂國。佛光直照五臺山，萬里山河都受福。

伏願上梁之後，諸魔不作，四大皆安。衣鉢無私，伽藍證明而起舞；鐘魚有氣，闍梨觀聽以來歸。鼉效靈而飲食豐盈，鼉宣力而材料充溢。隨取隨足，了未了緣。與常住佛、常住僧，圓就妙莊嚴之域；以大法螺、大法鼓，贊揚衆歡喜之功。普報信人，同歸樂土。《本堂集》卷九二。

三石隄水疏

伏以廬居族處，莫如三石之浩繁；雨橫風狂，其奈一溪之衝突。洪濤拍岸〔二〕，濁浪排空。官途既已全虧，民居猶其可慮。何待患于日後，當知害于目前。倘非爲吾魚之先憂，誰能必商羊之不舞。是用大爲隄障，庶各保厥安全。七八月間，集幾千工，見幾而作；數百餘家，無一二恙，不日而成。請便揮毫，告毋靳色。謹疏。《本堂集》卷九二。

〔二〕拍：原作「泊」，據文意改。

代天寧寺起大殿疏

報恩係四明甲刹，平地上突起山林；正殿坐三世如來，半天裏翬飛棟宇。無奈劫風扇燎，盡隨烈焰歸空。數百年好介規模，幾時得復；萬般事在人手段，有志竟成。然次第發願〔二〕，又須同共出力，輒持短疏，遍叩高門。便應喜喜歡歡贊助，不問多多少少信手。抄題檀諾才上毫端，屋圖已掛眼底。丹楹刻桷，要化爲寶梵天宮；斷礎頽垣，當變作金沙世界。鳩工正浩，龜吉非遙。舊管取以重

新，衆人不妨快觀。以己財布施，此第一大處因緣；當面佛證明，有無限福田利益。闕本寺，況清焦塵起造正殿。規模廣大，費用浩繁，全仗信人，共成勝事者。《本堂集》卷九二。

〔二〕願：原誤作「頭」，據文意改。

代上乘寺主僧一乘修大殿疏

本院大佛殿年深屋老，欲行修造，全賴樂成勝事。某伏以上乘院無多基業，專靠衆緣；中央殿好箇規模，知更幾代。來者付日月于玩愒，聽其爲風雨之震凌。上漏旁穿，幾莫容于金像；東拄西撐，豈不玷于寶坊。如更苟偷，儘見狼狽。今將發願修造〔二〕，亦曾到底思量。鐘鼓裏百應百酬，已難日給；瓶鉢中一點一滴，那得河成？能無方外信心，要做佛前勝事。然使我不明以告，則在人如何得知。善果善因，切勿當面蹉過；大根大量，要即開手抄題。或倒橐金，或捐廩粟，便可以尺水起丈量，何妨把衆毛爲一裘。畫棟朱甍，將飛騰于天半；丹楹刻桷，當新美于日前。庶無負布施之喜歡，有不可思議之功德。古茂林改觀，諸檀家皆有晶光；老閨梨報恩，一粒飯亦須回嚮。謹疏。《本堂集》

卷九二。

〔二〕願：原作「頭」，據文意改。

代淨慈寺修屋干洩董伯和抄助疏

丹山西畔是小淨慈，最爲佳處；翠堂後人是大檀越，況有夙緣。一入寺門，便見功迹。眼中突兀百尺樓，壯觀無前；耳根分明萬石鐘，響聲在外。是先世以願力建造，雖劫風無纖毫動搖。第餘者或敗壁，或頽簷，甚而爲荒基，爲廢圃。法雨堂最廣，已岌岌乎支撐；慈雲閣頗高，亦僅僅乎完葺。左邊日用等屋，右邊清班諸寮。三百年圖畫之區，半爲狐穴；四五替住持如客，誰顧菟裘。苾芻承乏此來，擔子推去不得。硬欲爲祖師爭氣，暗自與伽藍合謀。豈無他人，不如熟悉。做因果事，但是一家繼繼承承；發布施心，便是十分歡歡喜喜。即可開手抄注，免得回頭較量。白頭僧鼓舞而東，黃面老證明于上。雲斤月斧，立須換舊添新；雨鐸風鈴，也會贊功揚德。上可以光香火之宿奉，下可以遂詩酒之勝游。如袁蒙齋與陳習菴留題，不妨鏤齊名之版；如沈端憲爲宏虛谷着語〔二〕，當再立起廢之碑。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本堂集》卷九二。

〔二〕端：原作「瑞」。按沈煥謚「端憲」，作「瑞」誤，今改。

代天寧莊善交掌才求山長疏

天寧報恩寺本寺主小職，歲一更新閣堂廊舍，等是燃燈，周遍供養。若有善信，發心助緣，功德無量者。

伏以天寧寺爲郡城甲刹，衆所欽瞻。世尊殿及堂宇兩廊，等須照耀，老和尚主香火壇場已久，小比丘領燈油職事方新。皆籍檀那，同成因果。譬如伸手不見掌，要消黑暗障魔；莫道發心強出頭，共做光明功業。開口告人，固爲難事；即心是佛，自還作家。便請抄題，不宜錯過。若如來，若菩薩，會向燃燈證明；善男子，善女人，均受捨錢回向。利歸常住，福不唐捐。《本堂集》卷九二。

代天寧寺起大殿榜

本寺昨因市突不戒，燎焰旁延，大厦一空，焦土數載。今欲建造高高殿宇，不是尋常小小規模。仗衆緣樂成勝事者。

天寧在城中爲大，琉璃殿宇本與日月爭光；風焰從市上飛來，金沙世界化作烟塵滿目。過此者竚而噴舌，當之者食不下咽。千萬間固未易成，四五年亦要旋做。前門是如來門地，僅此一新；中央爲

三世尊道場，難又百倍。本盍鉢盂裏，自抽自摘；爭奈土木費，無際無涯。凜如捕風，何以填海？而況約之閣，琢之橐，已大會于良工；跂斯翼，翬斯飛，將增輝于舊觀。既不可一鍬掘井，當用代衆毛成裘。富貴門視外物爲輕，以玉底鵲；修行底知多錢是毒，呼錢爲蛇。只盍歡喜發心，却以布施受福。釋迦佛主，看家家戶戶湊合將來；靈山會上，當子子孫孫受用不盡。《本堂集》卷九二。

代榆林祠誦蓮經榜

三界二十八天至華藏，人人有緣；六萬九千餘言是蓮經，字字說法。雖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須知因生于果，果生于因。善男子善女人，如能信向；諸佛諸菩薩，便放光明。我等住古榆林，自要做小天竺。念念西方極樂國，不廢晨香夕燈；口口南無無上尊，以報煖衣飽食。謂此大乘七卷，將以普度衆生。汎掃當地神祠，會集如雲社友。琅函貝葉妙莊嚴，日月交輝；寶殿龍宮滿虛空，神通變現。頓足投體而歡喜，擎拳合掌以皈依。湧梵潮之合音，吸甘露之同味。禮紫金像，也只禮得虛皮；見白毫光，方是見得本相。直截向上，莫要回頭。坐中必有信人，噴花香于暗誦；林下豈無仙叟，出茅菴而諦聽。大開清淨道場，不可思議功德。如是如是，善哉善哉。好事莫做聞事看，今年更有明年在。今我此衆，的自靈山上結會將來；所以者何，要從法海中淘洗得出。《本堂集》卷九二。

代保安醮青詞 一

天無私覆，常鑑微忱；人有夙祈，敢徼餘福。敬宣綠簡，仰瀆紫霄。切念臣昨爲臣妻歲逢甲子，塵凡之質既難免于愆尤，陰陽者流謂適交于運數。良深恐懼，爰叩扶持。曾未幾時，乃致妊娠之應；至于今日，將臨誕育之期。關係非輕，皈依惟切。恭望愛心密轉，生德昭臨。子母團圓，獲遂下愚之願；室家和樂，相安大造之中。《本堂集》卷九二。

代保安醮青詞 二

上帝無私，溥救羣生之苦；下愚有急，嘗傾三瀆之誠。隨感而通，敢忘所報。伏願至仁垂鑑，宿欸告圓。臣妻娠孕已成，月辰將及。痛念嬰兒夭折，幸再有于胚胎；願如釋氏輪迴，見本來之面目。皆出生成之造，實深歸戴之忱。《本堂集》卷九二。

代前人還父病許醺青詞

天佑下民，難施仁于不報；子承先志，豈遺款之敢忘！寅奏錄章，歷陳丹悃。切念臣先父臣年衰之際，氣痞而危。大命有期，固難逃于正斃；私情自迫，猶欲保于餘年。爰申祈叩之忱，冀獲扶持之助。奈何數定，竟以病終。父諾當酬，此則微臣之責；心誠徒積，其如多事之遷。茲方遂于吉蠲，庸敬償于夙禱。恭望玉虛委鑑，珍駕來臨。高以聽卑，既畢前人之願；平而爲福，尚徼洪造之恩。《本堂集》卷九三。

代長沙謝火醺青詞

皇穹垂佑，常從至急之情；回祿爲殃，隨熄方燎之焰。寸衷欲報，大德難名。切念臣蕞爾小材，濫茲重寄。放私心而顛倒，雖粗知非；紛公事而應酬，安得寡過。莫遁自求之禍，遂生不戒之災。始燎貢闈，旁延編戶。炎炎大勢，豈人力之易摧；默默一忱，冀神休之陰相。果沐扶持之德，即收撲滅之功。爰啓瑤壇，敬宣綠簡。恭望至仁矜惻，顯道鑑臨。念變異之靡常，況旱乾之可慮。及時施雨，早舒就燥之防；比屋炊烟，常享無虞之賜。《本堂集》卷九三。

嵯縣上元醮青詞 一

大造爲心，常篤下民之佑；上元紀節，寔開終歲之功。庸飭青章，仰披丹悃。臣切念嵯之一邑〔二〕，地則多山。田瘠民稠，艱食常如于歲歉；土疏氣劣，橫災或起于時和。況乃臘雪之僅霑，頗覺春陽之早雪。宿麥及時而未長，於菟何物而輒來。變不虛生，動有關於行事；咎將誰執，知所召之有由。臣肅建靈壇，脩陳法供，伏願層霄孚格，列聖居歆。樂業懷生，倘相安于田里；承流宣化，或可報于乾坤。《本堂集》卷九三。

〔二〕臣切：原作「切臣」，據文意乙。

嵯縣上元醮青詞 二

上元紀節，寔開錫福之端；下邑藏祠，就展酬恩之款。敬宣綠簡，仰瀆紫圓。切念某猥以菲才，冒焉試令。昨慮祝融之煽焰，言護民居；茲逢太皞之行春，聿懷歲事。既蒙休之有日，復徼芘以自今。伏願顯道鑑臨，至仁覆育。牽聯歲月，倘百事之相安；補報乾坤，尚一心之自計。《本堂集》卷九

嵯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文 一

日在嫠女中，夙紀祥于虹渚；天錫皇帝壽，預致祝于華封。爰飭梵儀，用昭禮典。今上皇帝陛下恭願乾坤同大，箕翼齊光。奉以怡愉，播唐元和之詩頌；俾以單厚，賡周《天保》之雅歌。《本堂集》卷九三。

嵯縣惠安寺乾會節啓建疏文 二

聖主間生，嘉應純乾之會；封人三祝，福知皇極之歸。皇帝陛下恭願惟舜絕德，繼文景光。介福萬年，並齊眉于壽佛；孝濡九有，永錫類于生民。《本堂集》卷九三。

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文 一

六陽應純乾之卦，瑞紀虹流；五福會皇極之君，禮嚴虎拜。肅清仙宇，仰祝帝齡。今上皇帝陛下

恭願大合乾坤，光齊箕翼。體仁行德，遠過堯、舜之歷年；寡欲清心，俛接松、喬之久視。《本堂集》卷九三。

乾會節桃源觀啓建疏文 二

四月維純乾之卦，夙仰龍飛；五福歸皇極之君，式勤虎拜。皇帝陛下德配皇王，光齊箕翼。廣成千二百歲，聞道則仙；唐帝億載萬年，奉親惟孝。《本堂集》卷九三。

壽崇節惠安寺啓建疏文 一

四月八日而生，即心是佛；億萬載年之壽，與國同休。用飭梵儀，永言母聖。壽崇和福皇太后陛下恭願性仁以靜，福壽而多。應地無疆，衍坤元之餘慶；與天永久，享皇帝之太平。《本堂集》卷九三。

壽崇節惠安寺啓建疏文 二

四月八日尊佛，當來下生；億萬載年王母，受茲介福。虔修梵唄，預祝壽崇。皇太后陛下恭願功

邁媯皇，德尊文母。踴踴濟濟，祝均致于華封；怡怡愉愉，壽永同于皇帝。《本堂集》卷九三。

壽崇節桃源啓建疏文 一

壽崇慈極，適際亨嘉。福會真庭，預伸善禱。自天申命，與國同休。皇太后陛下恭願聖比母任，養諧子舜。應天竺佛誕之日，降福孔皆；望仙桃子結之年，自今以始。《本堂集》卷九三。

壽崇節桃源啓建疏文 二

太后怡愉，處唐宮而永樂；封人祝願，望堯母以恭先。俾潔真庭，式昭典禮。皇太后陛下含弘德厚，清淨福生。雲氣中間，望蓬萊而拜舞；仙源深處，護桃實之生成。《本堂集》卷九三。

嵎縣供天謝雨疏

一切衆生，方憂旱暵；諸佛菩薩，有大慈悲。驅除魃鬼赤地之妖，鞭起神湫騰雲之駕。霈爲雨澤，遍及田疇。仆者再植，枯者再腴，焦者復萌，秀者皆實。感龍天之布施，就鹿苑以熏脩。蘋蘩蕝

藻之儀，聊薦陳于一供；黍稷稻粱之慶，庶圓滿于十方。《本堂集》卷九三。

雨後謝觀音疏 一

三農勤苦，不雨其憂；大士慈悲，從人之欲。肯迂蓮駕，用洒楊枝。既霽霈以無邊，可稽留而久外。集大法螺、大法鼓，奉以還山；念常住佛、常住僧，報之無地。《本堂集》卷九三。

雨後謝觀音疏 二

百穀垂成，正賴雨師之終惠；三農缺望，忽逢旱魃之興災。爰集衆忱，仰邀真相。興慈雲而障日，激淨水之爲霖。溝洫皆盈，田里相慶。是用奉迎真座，回鎮寶峰。救拔衆生，尚不愆于來日；皈依三寶，庶可樂于豐年。《本堂集》卷九三。

雨後謝觀音慰疏

七月之間而旱，民命所關；三日以往之霖，佛慈可靠。奉迎寶座，端坐道場。有大神通，油然

雲，沛然雨；無量功德，居有倉，行有囊。《本堂集》卷九三。

圓超寺祈雪觀音疏

生在閻浮提，欲及時之得雪；念彼觀音力，果如響之應聲。大慈大悲，救一切人；無遮無礙，化三寶地。清煩惱障，生歡喜心。有大神通，更冀風調而雨順；無量功德，行見時和而歲豐。《本堂集》卷九三。

代董似道還清醮疏

上帝無私，高而聽下；小臣有欲，急而呼天。連歲以來，微忱斯積。室廬並麓，偶水至之爲憂；場屋踏槐，凜囂塵之可畏。兼弱妻之多病，且危惴之再陳。俱藉陰扶，有如響應。獨次男之莫保，繫大數之難逃。茲屆良辰，敢忘初款？庸潔蠲于私宇，總修設于齋壇。伏願顯道鑑臨，至仁覆育。《本堂集》卷九三。

代前人還聖齋疏

伏以諸天菩薩，無障礙放大光明；一切衆生，以供養爲寔功德。比因妻患中欲安身，兼以次男四大之危，共伸聖齋二堂之諾。三生石之結會，夫婦幸全；一滴水之流傳，兒孫爲重。奈因緣之不到，而泡影之莫留。茲不負于初心，用度修于淨席。伏願洒以法雨，覆以慈雲。妻某氏，善男子投胎，易生易長；女某娘，惡魔王退舍，無難無災。官府之事不聞，田里之業自足。雖遭末劫世界，如坐古佛肚臍。《本堂集》卷九三。

代前人還白衣懺疏

若有善男子，嗣續爲心；念彼觀世音，感應如響。某修行無分，罪過自知。有如不孝之身，已入無聞之境。亦生二子，謂可托于流傳；不出三句，乃同歸于泡幻。痛深舐犢，思切夢熊。是用皈依慈悲，頂禮懺悔。惟菩薩救苦救難，結歡喜緣；使善才隨念下生，現真實相。《本堂集》卷九三。

代前人還蓮華經疏

一切佛化千百億身，慈悲爲主；大乘經有二十八品，功德最多。連歲以來，微忱斯積。夫婦之因緣偕老，幸托慈雲；子孫之因果未收，有如過電。茲酬夙款，庸集妙音。伏願世尊證明，菩薩鑑照。妻某氏猗蘭之茁，女寄娘勿藥而安。口有蓮華香，薰作一家之和氣；身似菩提樹，生成奕葉之深根。

《本堂集》卷九三。

代前人醮斗疏

三月三日，實開靈應之光；九地九天，均在威臨之內。仰邀黑纛，俛控丹襟。伏願駕在北方，福歸南國。龜蛇之瑞，常下濟于餘光；熊羆之祥，隨有孚于吉夢。《本堂集》卷九三。

代范景山追薦亡妻醮疏

伏以神聽高明，下濟九幽之苦；鰥居悽愴，奄經一歲之周。敢瀝微忱，仰投大造。伏念臣某早

娶，趙氏言歸。夫婦甚諧，有鳳吉和鳴之好；子孫爲重，無《螽斯》妬忌之心。以至處家，未嘗敵耦。值風塵之瀕洞，冒霜露之奔逃。山林險阻之備嘗，飲食飢渴之不繼。矧二男孩抱，視己出以有加；而長息夭亡，于病間而大痛。積成臃重，遘致腹浮。方且謂室廬一燬之餘，久爲羈旅；雖身世百罹之際，猶有祖宗。因弗憚于危途，乃復回於故里。栖栖況味，謾寄席于殘鄰；惴惴生涯，將營巢于焦土。憂勞交併，沈痼已增。水火相成，況胚胎于既兆；風燈易燼，與氣息以俱微。是皆伉儷之自知，惟有消凝而無語。豈不投于藥石，終難起于膏肓。尚忍言哉，遂永訣矣！倒指青春之合卺，十有九年；初心白首之同藏，幾成一夢。茲以遷藪于小築，庶于齋志以薄償。就啓瑤壇，敬宣瓊笈。伏願雲車臨蒞，天鑑慈悲。濡以恩波，洗滌生前之宿垢；開其悟境，逍遙去後之遊魂。《本堂集》卷九三。

代里社祈雨疏

伏以田祖奏功，在交秋之得雨；旱魃爲虐，兼旬日以望霓。雖同里之中，無所不求；而從天之下，未之敢應。平疇白穗，猶間有于青苗；高阜黃埃，幾盡歸于焦葉。農事失今而何及，民命非食以奚資？嗟我羣生，危于一髮。是用哀籲皇天后土，徧禱名山大川。延請龍神，皈依佛界。靈感于虛空之上，豈忍愒然；變化于俄頃之間，本無難者。仰祈聰聽，俯鑑血忱。掣電轟雷，驅如焚之毒暑；興雲吐霧，沛普濟之甘霖。庶有西成，共歌上熟。《本堂集》卷九三。

代鄭姓以里社祈雨不應自許千拜疏

苦旱告急，一忱莫切于祈天；甘霖望賒，五體惟知于投地。雖獨表匹夫之意，然本爲同里之謀。伏願大造垂慈，百靈興憫，驅此方之鬼魅，超諸洞之神龍。變在須臾，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轉爲豐稔，居有積倉，行有裹糧。《本堂集》卷九三。

代族姪孫興六薦母水陸疏

生在南瞻部洲，惟親恩之難報；設修東坡土陸，庶佛力之可依。敬用披忱，仰祈垂鑑。切念某母氏一於勤儉，百爾艱辛。進事尊章，而冢婦之責重；退偕伉儷，而先君之病多。況生子尤極于劬勞，皆以身自爲之乳哺。于嗟不弔，又有難堪。四十六而廣居（一），愁苦閨房之內；六十三而痺伏，呻吟牀第之間。以積善之在躬，宜受福而反禍。猶云勿藥，或壽如松。哭竹卧冰，猶不能若古人之孝；啜菽飲水，亦可以爲晚景之歡。彼何人斯，母也天只！同氣所出，詛或起于疑金；周身之藏，慢乃招于守篋。悶無由訴，日益以增。竟于人世以永違，莫遂我心之終養。茲勉襄于大事，庸合葬于先塋。遠日云來，昊天罔極。痛而至于摧裂，如之何而勿思。言念慈闈，頗慕西方之淨樂；潔蠲聖供，以開世

路之冥迷。要使二親，同歸一覺。伏願慈雲凝蓋，法雨流香。青蓮會中，善男子善女人之接引；白毫光裏，諸佛諸菩薩之證明。《本堂集》卷九三。

〔二〕廣居：疑當作「寡居」或「嫠居」。

代姪孫昌七薦水陸疏

伏以婆娑世界，東南方人難逃定數；眉山水陸，上下堂供能啓幽關。敢潔淨筵，輒披哀悃。追思先考，受形四大假合之中；越自卑年，置身五濁煩惱之會。念念欲扶于家道，競競恐辱于祖傳。與兄弟略無間言，付子孫惟有實地。仰食幾二百指，誰能奉一日之歡；得壽僅六十年，乃忽棄諸孤而逝。某等不孝，上禍所天。尚忍死于須臾，將厝安于窀穸。歸復于土，痛體魄之難留；罔極之恩，悵音容其何在。粉軀莫報，血淚空流。謂梵法之可投，于冥途而有托。來處來，去處去，轉不退輪；生者生，死者死，色即色，空即空。妙無遮法。仰藉慈悲之力，少舒摧痛之心。更願生存，亦蒙陰祐。偏親寡處，結無量壽佛之善緣；累輩羣居，徼多寶如來之福蔭。《本堂集》卷九三。

代侄孫楠爲母祈年醮疏

伏以母兮鞠我，欲壽而康；神之格思，有求則應。敬披蕊笈，仰瀆崇霄。切念臣某母某氏早積勤勞，中更患難。閨門處寡，忽荏苒其周星；兒女猥多，謾携持而度日。既幸年開于希有，尚徼福履于將來。五行之氣運推移，雖云難必；列宿之經躔會遇，恐或可虞。非陰功之密庸，則私心之奚托？伏願衆真炳鑑，顯道下臨。大造好生，況爲親而有請；偏辭獲健，寔舉室之蒙恩。《本堂集》卷九三。

代里人上元醮疏

伏以上元舊節，列張祠宇之燈；中保新春，易展醮筵之供。非固爲之立異，各有見以不同。一天星斗之輝煌，真如兒戲；三日塵埃之瀕洞，祇瀆神嚴。爰合真游，式虔饌祭，庶稍存于敬事，不徒眩于虛觀。屏羣議而創行，相求以實；周四年而復舉，其始自今。伏願帝鑑委臨，廟靈垂應，駕風雲而錫福，合里社以爲公。家長兒孫，穀粟桑麻之足給；門無官府，山川草木之平安。《本堂集》卷九三。

（以上馬德富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二〇

趙順孫一

趙順孫（一二一五——一二七六），字仲和，號格齋，又號格庵，處州縉雲（今浙江縉雲）人。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臨安府學教授，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書郎，添差通判婺州。咸淳元年，入爲秘書郎，擢監察御史，歷右正言、右司諫，遂爲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除吏部侍郎，求去，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陞吏部尚書。六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年，依舊職知福州。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以德祐二年四月卒，年六十二。著有《四書纂疏》二十六卷（存）及《近思錄精義》、《孝宗繫年錄》、《中興名臣言行錄》、《格齋集》、《格庵奏稿》（存）等。見黃潛《格庵先生趙公阡表》（《文獻集》卷一〇下）。

《格庵奏稿》一卷，有萬曆刻本，不見著錄，道光間錢氏將其刊入《指海》。今以指海本爲底本，此外輯得佚文三篇，釐爲二卷。

奏乞懲輪對官失職事

臣汙狷書生，誤蒙簡拔，皇恩深厚，報塞蔑聞。茲又俾贅雜端之寄，遭時遇主于一聞見，其敢不罄朴忠而攄愚慮，冀以塵露，上裨海岳乎？惟陛下垂聽。臣聞古者置敢諫之鼓，設誹謗之木，建采詩之官，使通國內外，皆得談天子臧否，議朝廷得失，蓋無一日而不來天下之人，無一人而不得言天下之事也。有虞氏之盛，萬古不可及矣。爲之君者，決無一毫之過差，而臣之戒其君，且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爲之臣者，決無一毫之詭隨，而君之戒其臣，且曰「女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之氣象，果何如邪！洪惟本朝，以言立國。太祖皇帝詔百官指陳時政得失，凡關利病，得以直言。太宗皇帝讀《賈誼傳》，取其痛哭之忠，曰：「今廷臣中有如此人不？」仁宗皇帝詔百僚進疏，悉心無隱，盡除越職之禁。孝宗皇帝慕唐太宗導人使諫之風，命講讀官曰：「卿等不聞有所規諫，何也？」三百餘年涵養士氣，忠直之臣，項背相望。上之人視此爲急務，下之人視此爲大節，所謂郊野清平，則鸞鳳見者也。天下事不知其爲失，必至終失而後已；不知其爲危，必至終危而後已。甘言如飴，必求諸非道；鯁論荼苦，必求諸道。此祖宗之所以明目達聰，公天下以求益也。當時在廷之臣，有轉對，有引對，有非時召對，有夜叩殿門而請對，有連對三日而不已者，豈有奏對而隔下者乎？中人以上，忠愛根於所性，「爾有嘉猷，入告于后」。苟得攄其胸中之蘊，裨補明時，雖死無憾，固不待愧恥

之、激發之而後言。中人以下，利害不出於一心，佻佻倪倪，過於瑟縮，專求瑣碎，以備對揚。公負陛下，竊取官職者何限。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孟軻直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若此者，□敬朝廷乎？慢朝廷乎？自非痛懲其一二，則習諛踵陋之風，未易遽革也。惟陛下特出臣言而申儆之，天下幸甚。《格庵奏稿》。

奏用度太侈大臣不問事

臣聞用度約者國必興，用度侈者國必亡，古今不易之理也。大《易》言財，不過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已。《大學》言財，不過曰食之者寡，用之者舒而已。夫豈有他道哉？以約失之者鮮矣。不然，則王通所謂「輕施者必好奪」，杜牧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不可不戒也。臣屢言用度不節之弊，非不蒙陛下嘉納，而猶強聒不已者，實以中天再造，麥飯豆粥之所收拾，惟有《禹貢》九州之荆、揚、梁而已，其時用度已不可與承平概言；矧今東南，視渡江之初，疆宇尤狹，而又強敵臨邊，觸處當防，將士之費，視昔百倍。自非痛加撙節，一旦財盡，其能國乎？臣日夜念此凜凜也。臣竊見周公居經邦之任，立太平六典之書，以九式均節財用，自祭祀、賓客而下，曰羞服，曰工事，曰幣帛，曰芻秣，曰匪頒，曰好用，每事必有式，凡違式者，不敢以供。不惟太府、外府，太宰實總之，雖至王府、內府，太宰亦莫不總之。今之大臣，何未聞過而問也！豈謂錢穀出入當如陳

平問之主者乎？借曰道揆法守，不相紊亂，獨不思《周官》太宰之所職乎？大臣自處不在周公下，而謂陳平爲足法哉！高宗嘗因臣僚乞條具一歲出入之數，裁節浮費，曰：「此疏極關治體，便可施行。」當時爲大臣者，雖聞用膳脂、皂莢之多，尚且有語也。明長□□會神之際，一思及此，宗社之幸，生靈之幸。否則，臣雖百輩，嘵嘵無益也。臣不勝惓惓。《格庵奏稿》。

奏日食事

臣竊見太史局申今年五月朔太陽交蝕。臣謂日食，大變也；食於陰始生之月，尤大變也。劉向有言：五月微陰始起，而犯太陽，是豈細事也哉！唐玄宗素服俟變，徹樂減膳。宋璟奏當以親君子、遠小人爲先。從古迄今，陰陽之大分，不出於君子、小人而已。臣觀慶曆、元祐之間，而於陰陽之消長有感焉。慶曆三年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當是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召自蔡州之陳公，議一不容，隨輒罷去。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凡以忠直貶謫，如修、靖輩，皆布在周行，雖揚於王庭，柔乘五剛，而孚號有厲，其危乃光。此慶曆之五陽所以決一陰也，故日食不能累當時之盛。元祐六年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當是時，或言舊人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或言小人若進，君子自然引去，雖足以稍尼姦邪之來。未幾楊畏開紹聖之路，商英推元祐之戈，端人拂士，聯翩掃軌，而國亦從而與俱。羸豕躑躅，柔一牽之，而品物咸章，不可與長矣。此元祐之一陰所以闔五陽也，故日食卒以基將來之

禍。日食一也，而應則異如此。遇災而懼者，亦可以深長思矣。毋亦當於絕小人之根，而昌君子之脉者，不可不加之意乎？曩之薦奸者，公議固已裂麻矣，然天下尚有共指爲小人者，敢爲陛下陳之。或初筮而敢起復，右選而求換文，親受言路之傳衣，一空善類於舉網，小人也。或匿親喪而就試，賄相姪以媒身，草制而覬返去姦之魂，圖政而勇隨元惡之幟，小人也。或一生藉通神之力，六館堅立石之謀，徑由少常伯之聯，躡造同簽□之地，小人也。或執宗庠諸生而求媚於權門，諭成均同列而欲遏於公論，小人也。或曾屢玷於抨彈，久穿復位之眼，尚未忘於鑽刺，常懷害人之心，小人也。他如惡直醜正之徒，懷讒迷國之輩，晝伏夜動，心類狐鼠，利昏伺睡，詭如鬼神。倘有一之或進，則携朋挈儔，覷關蹀戶，其禍國家也必矣。謂宜洞加照燭，如果日行天，魑魅自伏，而後可否，則小人之根未絕也，臣安得不爲日食懼？天下安得不爲日食懼？曩之攻姦者，公論固已拔茅矣，然天下尚有共指爲君子者，敢爲陛下陳之。溫陵大老，古之遺直，視棄言職，幾如涕唾，嶷然如山，有類范鎮之不可起，君子也。安仁舊學，王之蓋忠，急流勇退，浩然賦歸，遯于荒野，有類甘盤之不可挽，君子也。餘干舊學，夙有鯁聲，向在先朝，知無不言，免官而隱田園，不得如汲黯之居淮陽，君子也。他如曾攄敢諫之忠，同掇南行之禍，唯唯諾諾，決不肯爲，踽踽涼涼，寧無所遇，倘有一之未進，則山林深密，郡國陸沉，豈國家之利哉！謂宜廣加招徠，如大明中天，孔鸞婁舞，而後可否，則君子之脉未昌也，臣安得不爲日食懼？天下安得不爲日食懼？大抵天運闔闢之關，世數屈伸之候，治化汙隆之幾，一小人壞之而有餘，百君子扶之而不足，可不謹哉！朱熹嘗謂王者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

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參差高下，月常避之而不食。若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至哉斯言，真有國家者之龜鑑也！惟陛下亟圖之。《格庵奏稿》。

奏日食之後火災事

臣嘗讀《漢史·荀爽傳》曰：「離在天爲日，在地爲火。在天則用其精，在地則用其形。」未嘗不以爽爲知《易》也。古語有之：不及曰伏明，太過曰赫曦。即是推之，在天者或不及，則其精不全，而爲日食；在地者或太過，則其形不守，而爲火災。有一于此，已爲大變，而況二者相因哉！元祐六年五月日食，十二月開封火。曾幾何時，轉爲紹聖。矧狹旬之內，兩變接踵，又有甚於曩時者，詎容泰然自謂無事，而不知畏哉！且天之愛陛下，亦云至矣；天之警陛下，亦云切矣。天意若曰：此日而食，猶以躔度之交，術家逆知，未足以起修省之念也。鬱攸從之，連日數警，昭然示譴，莫著於此，不得諉諸躔度之交矣。陛下亦嘗思及此乎？天意若曰：此日而食，猶以爲分野所屬，非吾畿內，未足以堅戒懼之忱也。燎之方揚，飛墜亭榭，燦然在目，莫切於此，不得歸諸分野所屬矣。陛下亦當志及此乎？近者日食，臣已瀆告矣，請陳火災之變。雍熙嘗火矣，是時太宗因內藏庫進月帳，有曰：「此蓋慮不能節約，異時缺用，復賦卒於民爾，朕終不以此供嗜好也。」故火不能爲雍熙之厄。今內帑所積，行將築底，乘快賜予，習貫爲常，泥沙其用，略無靳意。天其告陛下以宮掖之不當輕費歟！祥符

嘗火矣，是時真宗未嘗過推戚里恩澤，郭崇仁雖懿親，不過自昭州團練遷解州而已，故火不能爲祥符之厄。今貴戚之家，懇祈無厭，祖宗典法，日以淪胥。天其告陛下以戚倖之不當輕徇歟！至和嘗火矣，是時趙抃嘗言：「歐陽修輩欲引去，若從其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仁宗亟行其言，故火不能爲至和之厄。今瑣闥之老，夙負大節，飄然遠逝，莫爲王留。善人在朝，寧有幾輩？聚難散易，識者隱憂。天其告陛下以善類之不當輕捨歟！紹興嘗火矣，是時臣僚言軍政不脩，所至邀求，公肆劫挾，願詔有司講求之。高宗亟行其言，故火不能爲紹興之厄。今郡國之間，紀律不嚴，睢盱桀驁，犯上無等，承訛接響，浸以成風。天其告陛下以所在之有驕兵歟！淳熙嘗火矣，孝宗有曰：「朕曉夕思所以寬卹者，諭臣僚以賑濟，議守令賞罰。」故火不能爲淳熙之厄。今去京稍遠，粒直日湧，浙左江鄉，尤多餓殍，草根木皮，掘剥殆盡。哀我斯人，幾至無策。天其告陛下，以所在之有窮民歟！《春秋傳》曰：「商主大火，商人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本朝由商丘受命，建有天下，則火之失其性，殆未可輕視也。劉向封事曰：「春秋日食三十六，火災十四，乖氣致異衆者，其國危。」則火於日食之後，尤未可輕視也。臣區區所言五事，陛下倘采擇而施行之，轉災爲祥，實綿國家無疆之休。萬有一或萌天變不足畏之心，繼此天有不戒者矣，豈不大可畏哉！狂愚觸突，罪當萬死。《格庵奏稿》。

奏乞緩進封淑妃事

伏讀國史，仁祖冊德妃曰：「《國風》之始，以厚天下之大倫；陰教之修，以助王者之正道。」洪惟四妃之制，位亞長秋，協助內治，其關係風化至重也。臣忽覩邸報御筆：「奉皇太后旨，美人楊氏可進封淑妃，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竊謂聖治以端宮闈爲本，有后則有妃，陛下正椒房之位，以次冊妃，禮亦宜之。第美人乃寶章閣待制纘之女，纘以六月初三日上遺表，內批特贈四官。曾未半月，而進封之命下。稽諸故典，四妃秩視三公，恩同宰相，其未被受，則有辭免之禮，既被受，則有正謝之禮。服以綸翟，飾以佩綬，此皆禮之所不可缺者。不用此，非所以成禮；用此，非所以教孝。陛下以孝治天下，其於風化本原，講之熟矣。《禮》：「君子不奪人之喪。」獨不念《葛覃》之情，有《蓼莪》之感乎？臣非謂國家冊妃之禮可緩也，但父子至情，自天子達於庶人，孝無差等。其可於孝治昭明之朝，而乃有此哉？欲望聖慈謹風化之攸關，體人情之不忍，稍緩降制之日，俾妃德無慚，乃厚大倫、助正道之要者，亦毋使天下後世得以議聖朝之虧禮。宗社幸甚。《格庵奏稿》。

奏欽天臺不當毀及乞收召言官事

臣嘗讀《詩·大雅》之首篇，而有感焉。其一章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文王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申之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一陟一降，當若在帝左右也。其三章曰：「思王多士，生此王國。」言美哉衆多之賢，生於文王之國也。申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文王待此多士，以安寧天下也。由是觀之，國家之所以開承，以祈天永命爲本，以求賢用士爲先。轉移造化，扶植人紀，詎容視爲迂緩不急之務哉！帝者之世曰「欽若昊天」，王者之世曰「欽崇天道」。蓋統御六合，莫尊者君，威福玉食，唯意所欲。使非高高日監于茲，則畏心一弛，何所不至？自昔帝王，一則曰「欽天」，二則曰「欽天」，赫赫在上，天難諶斯，故常常瞻顧，而不敢斯須間斷。本朝仁宗築欽天臺於禁中，一念對越，凜乎上帝之臨女。范祖禹言：「仁宗豐功盛德，以畏天爲首。」天監厥德，肆仁宗之享國四十有二年。曩游似上疏於理宗曰：「禁苑之中，自有祖宗祈天永命之地，其勢高絕，精神易通。近年以來，飾爲亭館，願亟撤去。」理宗深然其言，立欽天臺，此意固已同符仁宗矣。天監厥德，肆理宗之享國四十有一年。孟子告齊王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臣亦曰：欽天臺者，一宗祈天永命之所也，陛下欲法二宗，則勿毀之矣。自古賢者最患乎難進而易退，難聚而易散。必耆俊在服，正直在位，白駒不繫於谷，振鷺悉充於庭，而後可以立無窮。

太平之業。陛下登臨大寶，首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爲言官，朝野相慶，以爲得人。或堅難進之操，莫強其來；或厲易退之風，莫挽其去。陛下一念好賢，與《卷阿》、《嘉魚》同，亦嘗加之聖慮乎？今宜中又請外矣。彼以韋布而嬰奸鋒，至罹竄謫，豈意復見天日之開明。劫火不燼，丹心猶昨。近者裂麻一事，陛下翻然從之，人方歌誦從諫弗咈之聖，而麟鳳自疑，弗安于位。劉敞嘗謂正臣聚於位，則姦邪屏息，治平可望。王巖叟亦謂正人在朝，則人君無過舉，天下有治平之理。法家拂士，安可一日無也？緘默苟容者多，赤心竭節者少，人主將何便於此？臣區區愚忠，無所補報，敢以缺於君德、切於世道者爲陛下告。伏願常懷嚴恭寅畏之心，以凝天命；常懷尊德樂道之心，以收忠良。社稷綿遠，終必賴之，唯陛下留神。《格庵奏稿》。

奏今日特恩不當數出事

臣聞官爵者邦國之大柄，可以礪世磨鈍，使天下之人赴忠義，立事功，徇節捐軀，而不自悔。古之王者，於此至重至謹，至靳至嗇，不肯視爲虛名而輕用也。稽之成法，付之公議，正所以齊羣動、定民志而尊朝廷。倘隄防一失，上從而輕予之，下亦從而輕視之，則是以天命有德之公器，而徇僥倖者之私欲矣。矧今扞禦之臣效命邊庭，必有勲勞而加爵秩，豈可以一時恩賞，而反過於親臨行陣、出入萬死一生者乎？宗支姻婭，義同休戚，詎容知有己而不知有國也？竊見邇者恩賞，間有爲法所礙

者，一曰特除，二曰特轉，三曰特補，四曰特贈。「特」之一字，何其多也，展轉相仍，不一而足。惟辟作福，臣何敢言，第恐此風浸盛，此途浸闢，此恩浸濫，不過數十年，人人皆至尊官大爵，彼守封疆、衛社稷者，必曰彼得之如此其易，則我得之亦不足貴矣。臣聞孝宗嘗因條具遷轉，有曰：「可除去特旨轉行一項，不欲更開此路，以起僥倖之心。」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哉。當時臣下亦仰體聖意，傾竭底蘊，以摠厥忠。侍御史張震言：「僥倖之所及者有限，而不及者常多。今特從其所可及，而遺其所不及，則悅者少，而不悅者常多也。人知恩可以勝法，而不知法可以助恩。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果能立大公之道，持一定之法，使凡僥倖者無所萌其心，則天下心悅忱服，而耳目一新矣。於是申嚴討論六等遷轉，不許超越之式。主聖臣直，可爲萬世法程。」震又言：「唐太宗初年，導人使諫。其後勉而從之，魏徵猶以爲言。今即位未幾，言已戛戛乎其難入；數歲之後，恐此風益衰矣。」以孝宗容納之盛，震猶如此箴規之。陛下新政，方法孝宗，臣敢不以震自處，惟陛下以臣之言思之又思之，自今以後，謹之又謹之。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格庵奏稿》。

奏今日水火爲災事

臣聞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其在形氣之間，而妙感應之機者乎。五行之序，一曰水，二曰火。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六子之中，坎爲水，離爲火。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燥萬物者莫燥乎火。夫皆得其性者也。禹爲三代之盛王，水無沉氣，火無災輝，果何道而能若是哉？我聰作謀，則水得其性；我明作哲，則火得其性。彝倫攸叙，固自有大本大原者在。陛下居大禹之位，亦思所謂大本大原者乎？王道修明，則百川理，胡爲而水也。往者建德之水，民居漂流，臣固嘗進言於陛下矣。曾幾何時，水而又水。當夏之仲，而建安水，城不沒者數尺。逮秋之孟，而永嘉水，加以颶風，其害尤甚。撤樓漂廬，拔木壞稼，胡爲而見於潛藩之郡也？天台之水，不減永嘉；枯蒼之水，不減天台。又胡爲而相望於輔郡也？水之不得其性，從可知矣。王用丕欽，則燎原撲，胡爲而火也？邇者便門之火，飛墮亭榭，臣亦嘗進言於陛下矣。曾幾何日，火而又火，□□之衝，烟□甫起，迅風如怒，瞬息蔓延，彌亘瓦礫，固已窮目力之所睹，胡爲而見於都城之內也？未及浹旬，長橋又火，胡爲而接踵於近城也？火之不得其性，又可知矣。陛下當災異頻仍之際，豈容不深長思哉！胡不觀諸《易》乎：風行水上曰《渙》，渙汗其大號。風自火出曰《家人》，言有物而行有常，水火之所以得其性者，聖時風若也。風者天之號令，人君代天作子，思所謂《渙》之象□，行此之令，據此之公，自然渙汗不反；思所謂《家人》之象，則《關雎》之化行，《葛覃》之美播，自然言行交修。夫如是，所以風天下者無非正，決無蓬風起，而爲秋水至，決無融風作，而爲火之始者矣。此內而宮庭所當省者也。水爲隱伏，爲弓輪，所以貴設險而守國；火爲甲冑，爲戈兵，所以戒伏戎之于莽。強敵臨邊，設謀叵測，此正臨深淵之時，何止寢積薪之慮。必也惕然懼，翻然悟。思「濡尾」之象，則當爲衣袂終日之防；思「焚如」

之象，則當有突如其來之憂。凜凜焉禍至之無日，必增修實德，必廣飭實備，必加錄實勞，庶可轉危爲安，此外而邊庭不當忽者也。臣待罪言責，目覩時事，不容不空臆盡言，爲君父告。必因臣言，大加警悟，毋諉□□數之適然，斯爲遇災而懼，斯爲畏天之威，庶乎咎徵可消，而宗社可安矣。《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格庵奏稿》。

奏公田關子事

臣聞《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非可以易言也。必知法之所由立者本如此，又知弊之所由生者今若彼，始可與議食貨矣。公田一事，所以爲蠲羅減楮之地，曩者羅數五百餘萬石，後至八百餘萬，今所羅者，惟江西、京、湖、廣西一百餘萬碩，他則盡蠲。雖可革昔時科羅之擾，然不無病民之弊。臣請言之。莊官差替，極關利害。有力計置者，當差而不差；無力計置者，不當差而差。官吏貿亂，有冤莫訴。加之莊官有能有不能，强者固可以取贏，弱者必至於陪納。陪納一年，已覺難堪。今莊官以三年一替，陪納浩瀚，生理蕩矣。欲革此弊，莫若許其兩年一替，庶幾弱戶猶可寬一年之力耳。分司專官，動輒浚民以爲生，不體朝廷惠養之意。加以司存輿隸，不下百餘，衣於斯，食於斯，從臾生事，或以換田爲說，或以點莊爲由，創新奇之名，爲羅織之計，動聞送獄，大開受賂。其民間不相睦者，率皆計置分司官吏，造出話端，務爲報復。民之畏分司者，過於監司。欲革此弊，莫若此

後於分司差官之時，精擇其夙有廉聲，而能戢吏卒者爲之，庶幾民間猶可免刻剥之苦耳。軍券折閱，夫豈細故，關子既出，又製芝楮零百，以便瓜貼。累年以來，已科支二千餘萬。今京城之日撥分兌制總之品搭，科降諸郡之解至，換易又不與焉，其零百非不出也。士大夫儻爲國謀，則必留心於錢楮相權之間。今乃不然，顧欲因之以爲利。臣嘗詢江浙之弊，其受納關子一半也，必欲以見錢就州郡買關子入納。於關子之上，各郡必加□印，其無印者，每關必欲貼錢三百。又有以舟載鏹，遠之湖湘貿易，賤楮者何望其以錢權楮哉。又詢閩中之弊，其受納見錢一半也，民既輸以本色，官吏移此見錢低價市楮，以解發其市於民間之直，此解發折見錢之直，幾可取一倍之贏矣。又其甚者，擇楮直最下之郡，空所有之錢，趨而買之，何望其以錢權楮哉！湖湘而上，其弊尤甚。應于入納，率以見錢，更不受楮。官既不受，民亦效之。臣比閱臺狀，謂如一僧免丁，每歲尚抑納見錢一十貫，是不以楮折，其他可知。又何望其以錢權楮哉！臣昨嘗奏請乞行下各路監司州郡，見作如何措置，指實具申，已蒙公朝遍劄諸路。今半載矣，未聞有以條畫申者。自非立監司之殿最，大明黜陟，則此弊未易革也。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此章與大臣逐一討論，見之施行，其於國計民生，實非小補。《格庵奏稿》。

奏今日財計枵單人主不可不知事

臣聞咸平之初，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陳恕謂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

心，世以爲名言。臣謂不知大數，於昔日則可；不知大數，於今日則不可。昔者天下全盛，六合一家。星薨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廩，我民之租。舟車之所輻輳，萬物之所轉輸，取之不竭，用之不窮，沛乎其有餘也。今則東南一隅，疆土日蹙，豈唯不可望渡江之舊，雖求如先帝初年，亦不可得矣。西土墮甑，嘉渝日急，孤城之外，四顧蒼茫。春無以耕，秋無以獲，轉漕而上者，率十餘鍾而致一石。淮、襄清野，所在相望，哨禍不測，重費支吾。其藉以供軍旅者，總所爾。舉江東西、湖南、北、二廣之財賦，悉輸於總所，猶且不足，而覬科降國之仰給者，不過閩、浙二十餘郡而已。所入有限，所出無窮，天不能雨，鬼不能輸，邦計枵單，莫過於此。恕爲昔日慮，慮先朝之知其有也；臣爲今日慮，慮陛下不知其無也。嘗以古今之制考之。成周之時，內府、外府，悉屬於太府，而太府又屬於太宰。太府頒其賄於受藏之府，即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即外府也。凡頒財以式法受之，即太宰之九式也。太宰既以九式均節財用矣，太府復以貨賄之出入會之。又有司會之官，司書之官，凡上之用財必考焉。內自王宮，外及邦國，悉得以周知其數。蓋以王者之尊，擅天下之富，若無以稽考之，則蕩然無法，私欲縱矣。漢朝問錢穀出入之數，大臣不知，請問治粟內史。大農主經制，少府主禁錢，其後又別置水衡，雖各自爲一職，然他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尚誦於王嘉之口。則是通內外之數，大臣何嘗不與知哉。真宗幸景德殿庫，閱所積金帛，謂左右曰：「四方輸賦不易，此庫金帛雖多，朕亦不敢私用。」此乃恕不具中外大數之後，正府庫曼衍之時，當時玉音猶曰苟非節用，何以獲濟？此其節儉之心，爲何如耶！仁宗尤更恭儉。韓琦奏請三司取內侍

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前後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包拯奏乞上體祖宗之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費出無名者並除之。仁祖命較天下每歲出入之數以聞。又詔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每戒嬪御等曰：「一絲一粟，皆出民力，汝輩宜惜之。」此其節儉之心，又何如耶！今日之財，不及祖宗時之萬分一，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所生不足以供所用。他無長算，惟有「苦節」二字而已。不節而欲求不匱，是倒江海而實漏卮，未見其益也。臣兩年之間，凡八以財匱之說爲陛下告。經帷入侍，又嘗面奏者三，其間一疏，曾奉聖旨令戶部關會內外諸司，條具申尚書省，以憑取旨施行。今又半載矣，版曹之所關會者果若何？諸司之所條具者果若何？都省之所取旨施行者又果若何？第見上下悠悠，付之莫問而已。臣感荷聖知，迫於忠愛，僭申前說，仰瀆宸聰。倘采擇而施行之，宗社之幸，生靈之幸也。臣不勝惓惓之至。《格庵奏稿》。

奏宮禁當申嚴防閑幕士事

臣竊見先朝諫臣孫覺風聞行遣白茂先事，上疏言內臣出入宮闈，宜在防限，年未四十者，不得入閨闈，自非通詔令之處，一切減省。蓋宮省之內，不可不清，而防微杜漸，宜及其未然也。夫以內侍之官，備灑掃給使之任者，而猶立爲限年如此，況幕士乎？夫所謂幕士者，即《周官》之幕人，《周書》之綴衣也。周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外，燕朝在路門之內，所謂王朝也。三朝

之後有六寢，爲路寢者五，所謂王宮也。王宮之戒令糾禁，統於宮正。凡王宮徒役，如幕人之流，無不隸焉。辨內外而幾其出入，去其奇袤，其防周已嚴矣。六寢之後有六宮，爲正宮者一，爲燕宮者五，所謂王內也。王內之政令統於內宰。凡職於王內者，奄寺爾，又且憲禁令而糾其守，則其防爲尤嚴。《禮》曰：「官使守內。」蓋王內之地，欲其清肅，非內臣不得入也，豈幕人之流所可至哉。今之幕士，有自皇城司、修內司、八作司轉入者，有自輦官、儀鸞諸司、御藥、省馬諸院轉入者，有自御厨、後苑、黃皂諸院轉入者。姑以修內等司軍兵言之：年及三十方得收隸，歷重難差使十五年無過，方與過內東門司；又歷十年無過，方陞直下儀鸞；又更歷久之，方陞供內儀鸞，其陞差如此之難也。元豐舊制，應祇候人，委內東門司上同罪保明狀，後如改節，許該司陳首，亦責相保明狀，遞相覺察，其保任又如此之難也。邇年以來，習爲寬弛，縱爲玩慢，保任之法固已隳廢。加以隨龍一司，多途而進，一蹴而至，限年之制，亦復不守矣，甚非所以嚴闌入之防也。今隸於隨龍及內東門司者，已數百人，有以一人而兼數處應奉者，倏往倏來，尤難稽考。宮殿深邃之中，禁苑嚴密之地，防慮幾微，豈可不深長思哉？今各司提舉、主管等官，幾察宮禁物之出入，以禁止非法，正其職守。諸局所一階一級，亦各有頭目保明之制。臣愚欲望聖慈申嚴幕士之制，令諸司、諸局所常切遵守，其限年未及者，不許輒補；其未得各該頭目保明者，不許應奉。其一人止許供一處役使，其失幾察出入與失遞相覺察者，並行連坐。若日前已補而限年未及者，且令在外祇候。其隨龍一司遇缺即省。庶幾法度正而皇居尊，防範嚴而羣慝屏。其於今日，實非小補。《格庵奏稿》。

全宋文卷八一二一

趙順孫 二

奏增置東夾道門守禦事

臣聞成周之制，王有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每門各有閹人司其開閉，嚴其禁守。蓋天子之居不可不如此之尊嚴也。臣入侍經帷，見東夾道門全無防守，雖曰麗正門在望，然此實宮門之外，由此直入新苑門一帶，如入無人之境，非所以嚴天閭也。六龍中御，九禁環擁，嘉明新殿，要亦不遠，豈容不加謹哉？臣愚欲望聖慈下皇城司，差人專一守把東夾道門，一如皇城門之式，以增九天閭闔之重。《格庵奏稿》。

奏震霆不當即御前殿事

臣聞天生民而立之君，曰天子。天之愛人君，不啻父之愛子也。其以象與類示之，使之拂亂恐懼者，豈甚得已哉。災異衆者其國危，天之所以丁寧譴告且衆者，又豈得已哉。臣竊怪今年以來，太陽薄蝕，星文舛盪，火作都城者數四，水蕩郡國者不一。執簡記於太史者無時無之。比孟冬癸酉震霆，庚辰再有聲，此何等變，而疊見於陽氣潛藏之候耶？《詩》有之：「十月之交」，「燂燂震電」。亦災異之甚者。變不虛生，必有其證。陰陽未定，當靜而動，其不爲危亂之兆乎？陽不勝陰，迫而輕發，其不爲兵寇之階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且必有大恐懼，大修省，以回感應之機者。陛下嘗諭大臣曰：「咎在朕躬，惟當修實政以答天戒。」此時此語，皇皇后帝，實與聞之。由此心也，充此實也；由此實也，堅此心也。曰明而及爾出王，曰旦而及爾游衍，念念皆實，事皆實，天必監之矣。古今天下至不可磨者，一實耳。遡諸自本自根之地，則爲實心；驗諸隨寓隨著之間，則爲實政。知其所謂實，又究極其所謂實，然後可以應天矣。否則言自言，行自行，相淪而爲虛耳。辛巳之旦，入侍經帷，親聞聖語，改避正殿，臣等莫不謂聖主嚴恭寅畏之心，與舜之引慝，湯之自責，宣王之遇災而懼一也。乃仲冬戊子，有前殿之朝，兩陛夾侍，九門洞開，贊引參官，入奉起居，距再有聲之時纔七日耳，所謂應天者果實乎？排當宴樂，誰爲規止？匪頒賜予，誰爲檢尼？恩幸

請謁，誰爲裁抑？中批泛濫，誰爲執奏？二三大臣，將順多而救正少，所謂應天者果實乎？歷觀古昔，弭變於未形者，其國安；遇變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弗戒者，其國危且亡。厥鑑昭昭，具在典冊，天命不易，天位唯艱。安危界分，利害機括，正不容不深長思也。《周頌》有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人主之事天，固當無時而不畏也，況天變甚異，天戒甚明，若君臣上下晏然坐視，無異平時，是玩天也，慢天也，天豈可以虛言應哉？臣願陛下思「投艱」之危，存「履薄」之懼，奮發宸慮，堅秉精忱，以災譴屢形爲大警，而常懷戒謹之實心，明諭二三臣輔，協心爲國，交修不逮，而常圖經綸之實政。由一人之皇自敬德，以至于内外百執事亦思厥愆；由一身之無遑耽樂，以至于宫闈貴戚罔或干予，正此實應天之大者，唯陛下念之。《格庵奏稿》。

奏内庭之怒不可輕發事

臣聞孟軻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程頤以爲内外交相養也。夫志爲將帥，氣爲卒徒，氣統於志者也，而曰「交養」，何哉？天下之理固定而後能應，然亦有因應而累其定者。剛柔緩急，一不得其正，則所謂志者不足以御氣，而反爲氣所動矣。持志所以直其内，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全，氣全而志益定，夫是之謂交相養也。請得而詳言之。凡氣之發而和者，得其養故也；發而躁者，失其養故也。治氣之道，治怒爲先。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

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則於道斯過半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因人有當怒之事而怒之，其初本無怒也。藝祖皇帝嘗因怒人而自舉斧柄，其人徐曰：「自當有史官書之。」亟變怒而悅，賜之慰勞。他年尚食供膳者有過，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之。」《帝紀》書曰：「寬仁多恕。」帝王之變化氣質，直與常人不同若此。祖武具在，真可爲法。陛下聖心淵懿，聖學高明，大昕之臨朝聽政，經帷之咨訪講切，羣臣進言，有人不堪受者，天顏愈溫，天問愈和，可謂得涵養之要矣。側聞內庭間有忤意，猶不能無造次之動者，持養之道，得毋尚有當省察者乎？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若見人之可怒，而至動其聲色以應之，此亦勞矣。先儒張栻有曰：「氣質之偏，其始甚微，習而不察，日以滋長，揉而正之，則氣可以平，量可以廣，晬而盎背，而不自知矣。」呂祖謙曰：「忿之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緩，便爲所移。」臣願陛下以孟軻及諸儒之言，反覆抽繹，如《中庸》所謂「不怒威於鈇鉞」，則期於必至；如《大學》所謂「忿懣不得其正」，則期於必去，自然與古之盛帝明王若合符節矣。田錫言於太宗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臣區區忠愛之忱，猶天錫也，惟陛下留意毋忽。《格庵奏稿》。

應詔薦舉人材事

臣近準尚書吏部牒，奉御筆，令侍從、臺諫暨于外服，各舉所知，宜在何選，仰見聖天子下賜咨

采之意。臣竊惟當今人才其大者，臣往年嘗累疏陳之，欲其來者三：洪天錫也，湯漢也，李伯玉也；惜其去者二：陳宗禮也，陳宜中也。是皆當世之景星鳳凰，亟宜收召，爲朝廷重。外有曾列清朝者七人：何基深於理學，覃思實踐，累召不至，一意山林。徐宗仁孝友素聞，立朝有節概，居官著廉謹。歐陽守道講貫功深，安貧自樂，恬退有年。方應發器識過人，了無詭隨，剛方不改其節。呂圻氣象溫粹，白鹿洞儕輩咸推敬之。呂大圭堅苦力學，淹貫經史，私淑甚多。趙崇鑑詞采可觀，能收拾其先遺文墜緒，具有家法。此皆嘗經擢用者，臣不敢指其宜在何選也。乃若耳目見聞，可以仰裨采擇者，得十有八人焉。曾應新老於儒學，識高行潔，恬退可師。趙崇鑑一臞如水，尤有特操，排姦竄謫，無怨悔色。王埴博洽多聞，作邑之日，一清徹底。祝洙用功精苦，所著《四書附錄》，已嘗經進，而履行尤粹。趙與鉞素負志氣，當垓榮攻汝騰時，舉旛辨別邪正，凜凜直聲。夏仲亨趣尚不羣，曩沈翥用事，以鄉人欲鉤致之，使登朝列，掉頭不顧。杜箴秉心恬淡，安意常調，絕無躁競。呂守之乃祖謙諸孫，性資粹然自守，有古人之風。鄭肖熊持身清苦，棲遲選調三十載，未嘗希進。倪澄有文有行，謙謙自牧，勤於職守，未嘗憚煩。重可西士之後，知崇善類，曩在公安，甚得士譽。洪天驥識略不凡，才諳亦茂，仕宦所至，人稱其能。段浚夙有潔稱，所至剪姦鋤暴，決部不倦。吳浚氣象和粹，議論端確，詞藻爲士林所推。朱鑑孫筆力清邁，素有踐履，以遺產盡遜諸兄弟。陳坡古澹醇朴，不求人知，在台則治獄得情，在越則興教留意。許稟奮自高科，講學不舍，志趣超乎流俗。王齋廉公自持，以洗冤雪枉爲心，毅然不易其介。若以其堪在言之，曾應新、祝洙可備經筵之選，王埴、朱鑑孫可備細史

之選，趙與鉉、吳浚可備詞翰之選，趙崇鑣、杜篴、倪澄、許稟可備學館之選，夏仲亨、呂守之、鄭肖、熊重可、陳坡可備班行之選，洪天驥、王瀛、段浚可備麾節之選者也。如蒙聖慈特賜詢訪，隨材擢用，必能不負任使。又徽州布衣滕鉦者，其父璘從游朱熹最久，鉦傳其家學，著述甚多，教授於鄉，屢滿戶外。今年踰七十矣，前後守臣累薦之，若特補初階，備員堂長，是亦獎勵後學之一端也。

《格庵奏稿》。

奏致泰在親君子昌正氣等事

臣戇拙不才，待罪言責，每慚素餐，無補海岳。累疏丐閑，竟闕俞音。茲忽蒙恩進班柱下，臣敢不罄竭狂愚，思報萬一。恭惟陛下體天道陰陽之分界，感人才消長之樞機，察世運治忽之萌象，於正旦誕發玉音，惓惓焉以進君子、退小人、崇善屏邪爲致泰之道。大哉王言，治平之要，不出於此。臣竊謂陰陽在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陽勝陰，則陰勝陽。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恐其多。是以聖人作《易》，每貴陽而賤陰，陽必居左，陰必居右，陽必主長，陰必主消。陽之類爲剛，爲明，爲公，爲善，爲君子，天下之善皆歸之。陰之類爲柔，爲暗，爲私，爲惡，爲小人，天下之惡皆歸之。君子、小人，殆方員之不相入，冰炭之不同器。今欲使君子用事於內，小人聽命於外，其道何如哉？必也於君子而引翼扶持，猶恐其不盛；於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斯言當知也。君子不幸而有

□誤，當保持愛護，以成其德；小人雖小過，當力排絕之，以杜其息。斯言當知也。果君子也，雖不能不害爲君子；果小人也，雖才不過爲小人：斯言當知也。知斯三說者，可與語大往小來之真矣。自古欲屏邪氣者，必先昌正氣，未有正氣昌而邪氣得入者也。臣竊稽《泰》爻之內陽矣，知「拔茅」則正氣可昌。昔人謂凡人未入仕之時，使人君欲見而不可得；及其引身而退，使人君欲留而不可得。如是，而後任世道之輕重，必於斯人之難進易退者求之，斯之謂「拔茅」。知「包荒」則正氣可昌，昔人謂言有可采，固當聽納；語或過當，亦宜優容。在言者之得失不同，在受言者之美則一。必於人之有犯無隱者容之，斯之謂「包荒」。知「艱貞」則正氣可昌，昔人謂人君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一念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世道平陂，人才聚散，厥惟艱哉，要不可不一日正固其施爲也，斯之謂「艱貞」。信能行此三者，泰其庶可致矣。抑臣又嘗思之，張栻有言：朱熹可御史中丞，呂祖謙可諫議大夫，萬古確論也。今天下固有先朝之名御史，陛下以南榻召之而不至，如洪天錫者，其清風高節，直可踵熹、祖謙之後，近已爲明時起，領帥藩矣。願陛下亟以言路之首召之，此又進君子、崇善之大者，如臣百輩，何益於聖治哉。蔽賢蒙顯戮，臣所大懼。陛下恕其僭，幸甚。《格庵奏稿》。

奏龔日升劾留夢炎失當事

竊謂御史，天子耳目也。耳目之寄，公論繫焉；公論所在，不可一毫損益於其間。苟肆意失其輕重，人主之耳目何賴於若人哉？臣謹按新除御史龔日升，性姿猥鄙，見趣昏迷。其初筮也，夤緣而入漕僉；其再調也，詭遇而爲帥屬。既而傷錦於作邑，冒焉結綬而登畿。頭鑽肝刺，不進不止。奈其物望之素虧，處以要官而非據。近劾樞臣留夢炎，律以進退之義，未以爲過；迨劾章傳播，中外籍籍，謂「明正典刑，犬彘不食」，其餘等語，大爲失當，至以周震炎、馬天驥比之，但務惡詞以醜詆，不知擬人以非倫，反使二人得以自解於當世，可爲他日復出之階。夢炎出處本末，歷歷可考，若天驥之窮凶極惡，震炎之朋邪害正，當世所共唾罵，乃以爲比，人其誰信？若充其無是非之心，則善惡邪正皆將倒置矣。所以近日以來，禁近之臣相繼丐去者，無他，畏日升之口焉耳。重費朝廷留賢至再至三，皆日升爲之也。斯人不斥，不惟在內之君子不能以自安，而在外諸賢亦且恟疑而不敢進矣。臣與之同列，非不欲爲掩諱，然劑量失倫，通國側目，倘緘默不言，則黨庇姦邪，其如公議何哉？欲望聖慈特發宸斷，亟賜罷黜日升，以釋衆疑，以慰物論，於國家忱□小補。《格庵奏稿》。

奏新宮事

臣伏觀《禮經》有曰：「祭天，掃地而祭焉，唯其質而已矣。」□尚質貴本，乃得交於神明之道。三代明王，其事可考。夏道務卑宮室，所尚者明水。商道懼崇宮室，所乘者木輅。周人清廟茅屋，大路越席，見於《春秋傳》，不問可知其儉也。然天監有夏，載祀四百，商載祀者六百，周載祀者八百。豈夫儉德，固所以爲祈天永命之本邪？邇來鼎創琳宮，造端闊大，毀廬闢路，聞者驚疑。臣非不知中天以來，潛龍舊邸，固亦有之。孝宗之佑聖，寧宗之開元，興作之初，人無議其非，落成之日，人不知其役。正以二祖儉約之至，所度之址有限，所建之楹不多，所入之遠由舊，故羣臣不以爲疑，百姓不以爲駭爾。請詳陳之。孝宗以紹興壬午踐祚，至淳熙丙申始以舊邸爲佑聖觀，時在御十有五年，其培養斯民，亦深且厚矣。然其所建者特不過真武一祠而止，未嘗毫髮勤民之力，亦未嘗尺寸侵民之居也。今佑聖觀在潛邸之側，試視其規模，儉乎？侈乎？陛下而法乎孝宗，臣何疑焉。寧宗嘉泰辛酉以嘉邸之半爲開元宮，特因熒惑舊祠之災，復故額以祠之，亦不過明離一殿、陽德一館而止。嘉邸之地亦至狹矣，猶以其半爲宗正司，矧肯徙民之居乎？視今開元，廣袤不過若是。陛下而法乎寧宗，臣又何疑焉。理宗以嘉定甲申光踐宸極，至淳祐甲辰，所以子惠困窮，亦既久矣。龍翔之建，經始於甲辰，慶成於己酉。夫以二十年保養生息之深，蕃聚培積之厚，而又經始勿亟於五六年間，當時直臣猶

有苦口之諫。其言撤屋廣道一事，有曰：彼窮廬敗屋，暑雨淋漓，曾不能自覆，而忍毀之乎？敝絮破衾，風雪凝寒，曾不能自溫，而忍毀之乎？雖捐水衡、少府之積，增直倍償，然怨聲干霄，不忍聞也。臣伏願今新宮之建，必如孝宗之佑聖觀，必如寧宗之開元宮。度地量址，寧狹毋廣；上棟下宇，寧朴毋華。規模務殺於龍翔，觀聽不駭於衆見，合乎人心，即合乎天心也。況感生等殿決當就潛邸爲之，則自寶祐坊大□直進，既可以昭潛龍之舊，又可以免民居之拆，爲計之便，無以易此。若自興禮坊入，不惟民居拆毀，怨咨嗷嗷然，亦但見開一新衢路，創一大宮觀而已，安知其爲潛躍之符也？臣曲荷聖知，擢過其分，大懼無以稱塞，用敢觸冒天威一言之。不然，或天下之人稍議聖德，臣死有餘罪矣。惟陛下鑑其孤忠。《格庵奏稿》。

奏乞常儆戒節儉聽納事

臣待罪言責，于今三十四朔矣。狂戇妄發，累犯天威，陛下不惟赦而不誅，方且曲垂嘉納。遭時遇主，莫過於臣；區區願忠，莫知爲語。惟願陛下常存儆戒之心，常存節儉之心，常存聽納之心而已。自古迄今，未有不以儆戒而興、輕肆而亡者。聖帝明王，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堯，大聖人也，而常惴惴。舜，大聖人也，而常兢兢。禹，大聖人也，而常慄慄。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光武所以興漢也。每思危亡，常存戒懼，太宗所以興唐也。爾謂天子爲容易邪？藝祖所以創

我宋之業也。此實艱難，不敢不勉，高宗所以開中天之運也。可不念哉！遊于逸，淫于樂，不知此儆戒者也。作無益，害有益，不知此儆戒者也。玩細娛，忘大患，不知此儆戒者也。時時儆戒，則爲吉，爲永年，爲無疆惟休；一不做戒，則反是，可不念哉！古渝一火，西事可憂；強敵在邊，禍至無日。楚邱布帛之氣象，會稽薪膽之規模，猶恐不旣，此臣所以願陛下常存儆戒之心也。自古迄今，未有不以節儉而興、侈泰而亡者。昔之告其君者，曰：「帝王未有不示儉而天下足。」曰：「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曰：「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敝。」曰：「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曰：「人君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由是觀之，豈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者哉！當今之務，宜痛先儉約，以致四海之富。不節若則嗟若，《易》有明訓，此臣所以願陛下常存節儉之心也。自古迄今，未有不以聽納而興、厭諱而亡者。人主以一身之寡，而應萬機之繁；以九重之深，而察萬里之遠；非寄聰明於諫諍，何以成天下之治，保社稷之安哉！古者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其開道而求諫者爲何如。下至漢、唐，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者，猶有賢人攢於朝、直言屬於耳者，猶有以虛懷爲理本、直言爲國華者，書之史冊，蔚乎美談。伊尹嘗云：「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真君天下者之座右銘也，此臣所以願陛下常存聽納之心也。臣迫於憂愛，輒進三說，語若迂闊，事實切要。陛下倘留神深省，堅守而力行之，臣雖歸老山林，無憾矣。不勝惓惓。《格庵奏稿》。

又奏新宮事

臣邇者以新宮當崇儉約、免拆民居，爲聖明告。陛下從善如流，詔仍舊路，務在從儉。臣伏讀再三，驚喜過望，以至感泣。自古論帝王之盛，於堯曰「捨己從人」，曰「不廢困窮」；於舜曰「取人爲善」，曰「解民之愠」；於禹曰「時聽箴規」，曰「民惟邦本」；於湯曰「從諫弗拂」，曰「于惠困窮」；於文王曰「謀猷率從」，曰「視民如傷」。陛下虚心聽受，實念愛民，匹休往古。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直言敢諫、力爭堅挽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也；陰消潛格、密勿救正於人不知之中者，則有股肱之大臣在焉。孟軻有言：「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房玄齡問有司「近何營繕」，爲太宗所詰，魏徵進曰：「股肱之臣，中外事無不應知。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當請罷之。其問不爲過也。」非大臣所當問者乎？李沆嘗言：「人主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則土木禱祠之事作矣。」非大臣所當慮者乎？今之師臣、相臣，曾有諫玉清、昭應如王旦之密疏乎？造膝而請，臣固不得而知之。今宸奎炳炳，一則曰「仍舊路」，二則曰「務從儉」。一三三大臣，盍亦仰體聖明實意，慮臣沆之所慮，問玄齡之所問乎？若付之拱默，則臣徒爾強聒，而聖意終歸於虛文而已。此臣之所大懼也。乃若兩司，則尤有不容諉其責者。天筆曰「仍舊路」，則是不欲拆民廬以開新衢矣；曰「務從儉」，則是不欲侈土木以駭物聽矣。其事一言可決，臣前所謂「所度之址有限，所建之楹不多，

所入之途由舊」，如是而已。帥漕猶持兩端之說，以待聖意之自擇，何也？且拆廬之與拆簷孰輕，三尺童子孰不知之？與其直進而拆廬，寧若稍摺而仍舊，三尺童子亦孰不知之，何必爲首鼠之說哉！天語丁寧，亦明切矣。兩司必以撤屋廣路爲能，豈其自處，甘與佞臣伍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昔唐造金仙觀，魏知古諫曰：「造觀將以祈福，而逼令百姓轉徙，扶老携幼，剔椽發瓦，呼嗟路衢，羣心震搖。」若知古者，可謂知忠愛者矣。臣雖無能，不敢不以知古之所以告君者告陛下，唯聖明其深念之。

《格庵奏稿》。

內引第一劄申奏當常儆戒節儉聽納事

臣累積丐閒，蒙恩予郡，殊乏寸効，仰副聖天子加惠元元之心。曾未期年，又叨收召。豈以其朴忠之腸，戇愚之論，或可上裨聖明之萬一邪？不敢贅瀆天聽，姑以當今之急務爲陛下陳之。臣聞古之論治者，至伊、周、孔、孟而止。「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伊尹之言也。「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周公之言也。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國家可保。」孟軻氏曰：「安其危，利其畱，樂其所以亡者。」聖賢豈故爲是危言激論哉？極天下之崇高富貴者，莫若爲君；極天下之憂危艱大者，亦莫若爲君。君位未易居，君道未易盡。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直在一念之間而已。臣往年乞身之疏，嘗進興亡三說，爲陛下告。今茲入對，願

忠猶昨，敢罄所未盡之蘊。臣曩所謂人君未有不以儆戒而興、輕肆而亡者，陛下自視果常常儆戒否邪？由畿輔而左，嚴陵水，嫠女水；由畿輔而右，餘杭水，京口水。水，陰沴也，變不虛生，必有夷狄兵戎之禍。陛下居深宮之中，亦知近甸有此水乎？襄州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天下之脊也。苟長勸苻丕塞其運道，絕其援兵，此朱序之所以困也。今逆豎自詭於虜酋，正用此計。白河、鹿門，堡壘相望，真昔人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毋曰端平嘗失襄矣，而他時可復；不思前者變起倉卒，李伯淵輩不過焚掠而去，言者尚謂憂在社稷。今之叛將，爲強虜用，日窺夜睨，圖爲家計，不亟援襄，後將噬臍，禍至無日，可爲寒心，此豈以樂怛憂之日哉。今日所恃，爲天地民物之主者，陛下此身而已。縱未能卧薪嘗膽，如越勾踐，其可不自愛乎？羸形倦色，嬪御滿前，傷生伐性之斧也。愚臣不敢過言，陛下試思及此，其所關係，豈淺淺哉。臣曩所謂人君未有不以節儉而興、侈泰而亡者，陛下自視，果常常節儉否邪？今天下何如時，強敵在邊，志不在小，凜乎有甚迫之勢。陛下當夜不安寢，慄慄危懼。以其錫賚無藝者增戰士之招，以其營繕不急者增邊城之築。乘輿服御，寧過於朴；匪頒賜予，寧過於嗇。宴衍排當，必勿復舉；土木工役，必勿復興，則此虜庶乎有可却之期。萬一不然，豈乎殆哉！藝祖不妄用一縑，期以易胡人之首；陛下何可不如藝祖、高宗，不妄費一縑，專以備出師之需？陛下何可不如高宗，若所急者不在邊城，而猶耽乎耳目之慾；所養者不在戰士，而猶徇乎左右之求，則天下事去矣。往冬執計之臣惵惵然有不繼之憂，今則出繁用廣，幾漸盡矣。長此不已，臣不知其所終也。臣曩所謂人君未有不以聽納而興、諱厭而亡者，陛下自視，果常常聽納否邪？許翰有言：「治

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不言，則人主處危亡而不知矣。陛下曩嘗諭臣曰：「朕有闕失，卿當直諫。」此時此意，直與大舜舍己從人同其美。一二年來，頗不及昔。臣下一言，稍近鯁切，聖心拂鬱，殊覺不堪，恐非所以招納言之氣象也。召二大老俾司喉舌，天下翹首，以望其來，而赴闕之期，尚未有聞。宜加申命，以促其行。其他如素有物望之賢，或在外服，或在山林，宜盡行收召，以昭翕受敷施之意。毋使在廷之臣唯多於諤，默多於語，畏而不敢言，言而不敢盡，則朝廷之盛、宗社之福也。昔人有言：人君不可一日無畏禍之心，人臣不可一日有畏禍之心。蓋九重稍或不畏禍，必不能從諫如流；百官稍或畏禍，必不能責難於君。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所有，臣每念及此，甚爲國家凜凜也。臣職忝論思，藐無補報，惟有忠君憂國，出於衷忱。惟陛下察古今存亡之原，以臣之言反覆深思，毋蹈前三者之弊，實我宋無疆之休。《格庵奏稿》。

奏乞經界委之鄉都事

咸淳元年

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閭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族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臚分，

莫不具在，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爲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又見《宋史新編》卷四〇，《續文獻通考》卷一，《續通典》卷二，光緒《縉雲縣志》卷一一。

奏論平糴事

咸淳二年

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豪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宋史》卷一七八《食貨志》上六。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三一。

四書纂疏序

子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弟講解有可發明註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間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彥後，祇不韙爾。遇大方之家，則斯疏也，當在所削。後學趙順孫書。《四書纂疏》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五二，《皕宋樓藏書志》卷一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二二

徐霖

徐霖（一二二五——一二六二），字景說，號徑畝，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擢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改宣教郎。十二年，遷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尚左郎官，兼權左司。乞外，除知撫州。寶祐元年，差知衡州，改袁州。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年四十八。霖知無不言，爲時直臣。《宋史》卷四二五有傳。

劾史嵩之疏

淳祐四年六月

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

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幹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宋元通鑑》卷一一三。又見《宋史》卷四二五《徐霖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六，《右編》卷一七，《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七。

日食應詔上封事

淳祐六年正月

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奸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裒感浹，日爲之食。《宋史》卷四二五《徐霖傳》。又見《宋元學案》卷一一四，《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一。

乞去葉大有疏

葉大有陰柔奸黠，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宋史》卷四二五《徐霖傳》。又見《宋元通鑑》卷一一四。

南華真經口義跋

景定二年十一月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凌薄日月，疏決雲河，妙密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縛而不環，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虞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致哉！虞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戛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撓，靜深而穎然上達。吾觀虞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又沈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虞翁，孰能得之哉！今虞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虞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輒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虞翁之是書也。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說跋。《南華真經口義》卷二六，正統道藏本。

問治道彊弱因革難易遲速八條策

問：治道亦多端矣，非可以一言盡。《中庸》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始於修身，終於懷諸侯，

所以行之者曰誠而已。及《大學》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始於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而後身修。先後詳略之旨，可得聞歟？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自三代迄於漢、唐，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治。然治勢有強弱，政事有沿革，功業有難易，效驗有遲速，切迹行事，夷考其得失盛衰之故，抑有疑焉。夫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故御衆以寬，寬則得衆。鄭子產乃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及於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卒悔於多盜，於是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曰猛曰寬，將安擇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漢文循高祖之法，務以清淨化天下，乃至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洛陽少年直爲帝太息言之。及武帝狹小漢家制度，紛更約束，乃自貽末年之悔。或因或革，將安從歟？虞舜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帝王之勞逸雖殊，其致治則一。彼衡石程書、傳飡聽政者，非不勤矣，則無救亂亡之禍，豈始勤終逸，未燭厥理歟？夫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蓋久於道而化成也。公孫弘乃曰：「周公之治，期年而變。」及魏徵勸行仁義，亦既效於四年之速。豈算計見效，顧自有術歟？繇戰國、秦、漢而降駁矣。惟我皇朝以仁立國，自藝祖皇帝撥亂反正，肇造區夏，未嘗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列聖相承，守爲家法，世以安靖和平爲福，用綿我宋億萬載無疆之休。聖上不承洪緒，垂意至寧，治本寬仁，率繩祖武，厲精庶政，靡皇暇逸，二十一載于茲矣。然積寬既久，惠褻而威不振；更化凡幾，法出而弊愈滋。宵旰憂勤，而未逸于得人；蚤夜望治，而尚稽于課效。九重臨政願治之初意豈然歟？繫

欲寬猛相濟而政以和，達權通變而無弊法，得操執綱領之要以責成功，建長治久安之策以垂萬世，不知何道而可？諸君盍釋經摭傳，考之歷代，驗諸國朝，凡有裨於今日之治者，願悉陳之，毋泛毋略。

天下之大，有元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實而不虛；天下之大，有神氣焉，善養之，則天下之勢張而不弛。天下之勢，最患其虛也。虛則痿痺枯槁，不可扶植，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本仁爲貴。天下之勢，最患其弛也。弛則解緩滯淫，不可振舉，天下不可爲也。治之之法，當以厲精爲貴。本仁則當爲弱爲沿，爲易爲遲，而強也革也，難與速也，不可用。厲精則當爲強爲革，爲難爲速，而弱也沿也，易與遲也，不可用。此天下之勢所以難乎其措置，而論治道者深憂之也。愚敢就執事強弱沿革難易遲速之說，而論天下之元氣與天下之神氣焉。本仁所以養天下之元氣也，厲精所以養天下之神氣也。道並行而不相悖，術兼濟而不相違。涵洩蘊藏之中而有精光發越者在，剛明決裂之時而有纏因覆護者存，然後天下之勢如磐石，如泰山，生靈藉以休息，子孫蒙以悠久，而其證爲實，此天下之治也。如長江大河之流轉，如風雷震電之飛馳，鬼蜮魑魅屏迹遁景而不敢睚眦，犬羊虎豹深藏反噬而不敢陸梁，而其證爲張，此天下之治也。善致天下之治者，亦實其虛而張其弛足矣。子產之以猛治國，而都鄙有章，此爲善用強者也。至子太叔之以寬治國，而卒悔多盜，此爲不善用弱者也。漢文之清靜遵守而元元富庶，此爲善用因者也。至武帝之慨然紛更，而海內空虛，此爲不善用革也。自朝至昃，不遑暇食，而萬民被咸和之澤，此善於爲難而不爲易者也。彼衡石程書、傳餐聽政，而卒無

救於亂亡之禍，則不善於爲難也。必世而後仁，必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此乃善於論遲而不論速者也。彼以期年而變爲周公之化，以導其君，急功利之心，與夫以仁義之說輔其君，而顧自喜於四年之既效，不復更致增益於其君，則暇略不知夫遲之功用矣。凡若數者，皆強弱、沿革、難易、遲速之用，其或得或失之已驗也。惟我皇朝，天地氣數之交，唐虞氣數之會。藝祖以仁開創無疆之業，是爲元氣之洪濛；以精剗削五代之弊，是爲神氣之發舒。天下之勢，其實而不虛也，而又未嘗鈍滯以至於弛；其張而不弛也，而又未嘗耗竭以至於虛。互持迭舉，春嘘秋吸，粲爲典禮，蒸爲和樂。蓋至於我仁宗之時，豐隆衍洽，培而益深，振而益窮，畏天愛民，敬宗廟，崇儒學，何其本仁之至也！當是時，閭閻耕鑿之赤子，尊之如天帝，慕之如父母，盎乎元氣之充塞也。然未嘗不厲精以養天下之神氣。一日，開天章閣，召輔弼大臣，賜筆札，條陳所以恢張太平者。俯伏頓首，震悸不敢言。天光如神，灼然帝堯吁咈之心，何其厲精之至也！當是時，韓、范數公日夜匪躬，刮摩以仰稱所以屬任倚毗、責天下治之意。其在大廷，則辯論如爭，不肯含茹顧避，以苟和協寅恭之名，而爲尸祿叨榮據富貴之計；其在退食，則又歡然如朋友。一時精采，讀國史者至於今歆艷興起，凜乎神氣之昭宣也。然未嘗紛然更張，斬然峻厲，以傷所謂本仁之說，而元氣略無恙。此平治之體，中和之極，所以獨盛於我仁宗也。能用綿洪龐之慶，垂萬年之統，至我主上，續成丕基。懋體聖謨，本仁如仁宗，厲精如仁宗。乃春正月，元氣轉旋之初，神氣茂育之時，肆頒御札，嘉晉羊祜之禦邊綏懷，遠近兼愛，南北生意汪湛，洋洋乎中原之道，民已濡泳顒瞻於此元氣覆冒之中矣。載頒彝訓，念四方生人之所依，藉以遂世

者，謂在刑政之清明，官吏之精白，制箴設敝，敢有不遵。天戒昭聞，煌煌乎郡國之下，亦已洗刷刻厲於此神氣煇灼中矣。以此之仁，何有不遜？以此之精，何有不孚？然而識證知形之君子，則獨不勝拳拳之憂。何也？天下之勢，不可使有違逆礙沮之勢，有輕重彼此交病之形。惟其形之彼此交病也，則貿貿焉枝梧，裨補粉飾，貌象而苟焉，以自幸其歲月之可喜也。本原日斲，精明日弊，欲爲強而不弱也，則未免從事乎繩束之區區，而反有羈執不可展布之患；欲爲革而不沿也，則邪正是非之大端，中外闔闢之大計，盈縮裒益之大算，則莫之省憂，而瑣屑剔抉乎有司之事，簿書期會之間，此爲猶賢乎？大無能爲，則可已矣，而豈所謂革者哉？爲強而不能強，爲革而不能革，則姑諉曰：「吾以養天下之元氣耳。」吾不知其可也。是皆古今治體必然所有之證，而運天下之勢者，所當思焉者也。方今世運漸亨，殘虜自嚙，元氣流暢，神氣變燁，豈有偏而不舉之處？則我主上本仁厲精，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則公卿大夫，其可不益其忠懇智慮，以審夫權衡之理，而共贊昌泰之期乎！此固爲執事惓惓愛君憂國之意也。雖然，卒然之急證易治，而隱然之緩證難測。奔趨跳踉而一蹶者爲之本，猶可闔然嫵媚，而內已緩餒耗憊矣，則識者知其難爲也已。然則與其爲弱爲沿爲易爲遲，不若寧爲強爲革爲難爲速耳。我心之憂，日月斯邁，惟執事圖之，以贊主上求治如渴之心，天下幸甚！《精選皇宋策學繩尺》卷八。

太宗治人之本論

英主之仁天下也，必求夫植立之要，此其慮深遠矣。天下之大勢，雖散闊區分，而不可以徧致其仁愛斯民之意。然古之聖王不計其勢之廣也，思夫天下之勢自有根本者存，從其根本而植立之，則森羅列建，相與扶持天下於安靜熙洽之中，而吾仁遂矣。故以一人而君天下，聖人不敢私擅之己而獨理之也。分土地而設司牧，使之各制其國而各子其民，以植立大勢之根本，然後聖人之德意惠利藉此以孚於天下，此古者建諸侯之意也。唐之太宗識之，深思極慮，惻然念治人之本，而歸重於刺史之職，夫刺史者，古諸侯之職也，大勢植立之本也。太宗之治天下，於是有深根固蒂之仁矣。太宗治人之本，請以大勢之植立者而論本之說。蓋王者之設官也，自公而卿，自卿而大夫士，至於公侯伯子男，則不列於其數。所以別諸侯之職，非若朝著之聯事合治，有所屬而不可專也。諸侯則各有卿大夫士，其體統位置，亦視王國之制，而特殺減焉耳。而雖王臣之位，其在上者不得踰之也。又所以別諸侯之職，有社稷土地之重，固不得輕其承事之者也。嗟夫，此天下之勢也。天下之勢必有本，植其本則固而安，蹶其本則散而擾，此所以古諸侯之職，與夫聖人封建之法，爲天下後世慨嘆而不可復也。生民之初，糾糾紛紛，五合六聚，奉其尤能者而爲之君。此一人者，豈能以其方寸之智慮而把握之哉。彼天地奠位，山川修阻，表裏區分，如星羅而棋布者，固自然之勢，經久之基，林林然黎元赤子之命所

根也。聖人因其勢，而有諸侯分治之法，以寄吾仁民愛物不能徧及之心，然後治化淪浹，風俗乂寧，歷年垂統而不可撼。嗚呼，此所以爲天下之根本也。而唐之太宗深識之。方其以英雄超邁之姿，平定海內，思爲生民悠遠之計，謂不可以向者飄忽震蕩之規而守之也。端居深念，周覽乎宇宙之勢，探索乎興衰之機，而感喟乎三代之所久安長治，與夫秦、漢而下所不得遂其守天下之意者，於是而知古諸侯之職，爲治人之本。夫後世之官，其華顯貴重而係於一人之禮樂刑政，凡仁民愛物之事者，亦非特刺史之職而已也。顧乃以治人之本而歸之，此其所以爲識天下之大勢也，抑有志乎三代鞏固不拔之仁也。是以貞觀初年，以享國久長之策問諸公卿，有以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爲對者，帝深然之，於是始有封建之議。他日議者頗憚沮於古制之未可遽施，而帝之意蓋深憾於不得如古者三代所以仁民之職也，然猶分王作鎮，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帝之意蓋深知古者三代封建之諸侯，爲天下之本也。以諸侯而植仁民之根本，帝雖不得復其制，而深得夫古人之意也已。當時都督、刺史之建，或臨朝而拜冊命，或對陛而錫衣物，懇切勤渠，若以生民之命而寄其身者，此固所謂悠久之基，根本之慮，而封建之意也。水火移而爲衽席，呻吟變而爲謳歌，衣食有餘，刑錯不用，一時治功卓然。秦、漢之下，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焉。天下固有無其本而至此哉！此天下之勢也。帝惟識其勢而植其本，以基唐家一代之仁，此所以爲唐之太宗也歟。雖然，唐之子孫其所以昌盛綿延，雖更事變復險阻，而人心連結不可解而仆之者，固以治天下者有其本也。繼此意者，吾於開元之治爲之喜矣。選京官才望者以爲都督、刺史，所以重其本也。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是亦太宗重

本之意也。而晚節末路，一旦釋然而不念及此，使太宗所植立所綱維者披裂敝壞，而生民不得以仁遂矣。故嘗因是論之：建侯以治人者，此固本也，而抑勢也；純仁以治心者，此又本之上也。而先王自強不息，謹終如始，絕人欲、維天理之意也。三代之仁，其所以達乎天下，流乎後世，遺休餘澤如松柏之茂，庇蔭悠長者，其根本之深，則又有默存乎形勢疆理之外者也。此心之仁純明粹精，一毫之蠹不敢以傷其本根之地，則彼之所謂本者，特其輔耳。嗚呼，此三代之仁也，太宗猶假之而未至，則吾於他奚責焉。獨喜夫太宗之所謂本者，爲深識夫三代扶持植立之意也。謹論。《論學繩尺》卷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趙崇潔

趙崇潔，字敏可，宗室，寶祐間爲太常丞。歷官禮部、兼樞密院編修官。見《齊東野語》卷七，《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別集卷六。

回游瑞州啓

裁容臺損益之儀，僅知從長；載宥府編摩之筆，猥使兼官。中懷忝竊之羞，外借推揚之重。恭惟

某官風猷凝遠，地望高華。祖烈有傳，浚源流於伊水；父書早讀，開步武於甘泉。得諸服襲者不凡，隨所發揮而愈偉。盍繇棘寺，晉儀帝左右之班；自詭竹符，嘉惠江東西之境。方渤海甫下車之始，爲高安洗珥筆之誣。閭閻風草之不驚，田野耕桑之自樂。維其時矣，適當五月報政之期；歸我公兮，迅輅一札成文之寵。某非材共二，取數過多。甚慚謝牘之魯臯，過辱慶函之鄭重。俎豆軍旅之事，皆所未聞；簿書期會之間，願言共濟。情真皈倚，語絕刊敷。《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五。

回游太守劄

某伏以秧疇足雨，荷屋唵風。恭惟某官森戟凝香，十同自化，三極炳扶，台候動止萬福。某九頓此首，葦籛房之敬，肅丐訾省。

某聞之：司牧民者吹之煦之，拊手摩之，不專爲一身計也。區區饗寢之祝，故得以略。

某疇昨深耕桔嶺，幸甚，獲與白傅草堂賓客之數。甘棠勿翦，至今與里中兒和習之，蓋十年猶一日也。古之所去見思者，其謂是歟！

某仰惟某官親接伊水一脉之傳，兼備孔門四科之美。行鴈序鷺，朝望巍然。展驥馮能，民庸藉甚。江西道院，暫借汲重卧治之選。所表爲公卿，有地節之故事在。

某習閑成癖，榮望已灰。誤踏班行，荐更玷葛。容臺何地，宥府何曹，以若人而居之，其非據也。

甚矣。厥有藥石之誨，願無金玉其音。夙託塵氓，必蒙矜念。

某尺箋申共寅之謝，禮也。軟紅眯目，遂墮因循，璀璨雙緘，恍從天落。情文謙縟，若施之事大者。然凜弗克當，永以爲好。斐兮占報，不敵所蒙，其何適非臯。

某粵軼加拜申敬。黃堂星聚，翠閭雲深，繇裏暨邊，儲祥匯祉。是間委役，無敢不恭。《翰苑新書》別集卷六。

乞留洪天錫書

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爲人子者，泣涕而告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閹所畏者誰歟！《齊東野語》卷七。（以上祝尚書校點）

孫應鳳

孫應鳳，滁州（治今安徽滁州）人，居鎮江。淳祐四年進士，官至將作監簿、知江陰軍。見《至順鎮江志》卷一八。

跋陳少陽遺稿

淳祐五年二月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公詠雪之章也。倘憮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誚之不少怒，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栢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孤塋牢落，松栢蕭疏，孫枝凋凌「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所以語諸薦伸「三」，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陳修撰集》卷一〇。（祝尚書校點）

「二」凌：當是「零」之訛。

「三」伸：當是「紳」之訛。

趙立

趙立，字德成，婺州蘭谿（今浙江蘭溪）人，寶祐間初官廣西，後權知永州。寶祐末李曾伯開廣西制置司，復辟爲本司機宜、通判邕州。見《可齋續稿》後卷七、八、九，《桂勝》卷一，《宋詩紀事補遺》卷七二。

伏波巖題名

寶祐二年閏六月

蘭谿趙立德成〔二〕，以寶祐甲寅歲閏六月十有一日携家東歸，艤舟還珠洞。至二十一日，游徧諸巖洞，即行。《桂勝》卷一。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三，《桂林石刻》上。（祝尚書校點）

〔二〕蘭谿：《粵西金石略》作「蔗谿」，《桂林石刻》作「蕨谿」。疑訛。

邵 庶

邵庶，寶祐間爲湘陰縣主簿、知縣事。見光緒《湘陰縣圖志》卷三〇。

東湖放生亭記

寶祐二年秋

天地之大德曰生。凡飛潛動植，囿形於天地間者，生意之流暢也。雖然，生之者在天地，而所以生其生者在聖人。夏之咸若，商之去網，周之德及，雖鳥獸魚鼈昆蟲，亦得以各正性命，況於人乎？

三代有道之長，率由是。推之人臣，志於愛君者，欲推廣此生意於流動充滿之域，遇誕節必放生，亭之所由作也。嵩呼華祝，川泳雲飛，于天于淵，在郊在沼，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具文故事云乎哉！亭經始於淳熙之甲午，已而中廢，邑令左讜復舊觀。未幾就圯，以寶祐甲寅之秋，迺撤而新之。欄楯其前後，梯磴其高低，丹堊其壁楹，疏豁高敞，名之曰「泳飛」。偶閱圖經，則其名舊矣，是亦有數乎哉！不可無以識歲月云。光緒《湘陰縣圖志》卷三〇，光緒六年刻本。又見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七八。

湘水驛記

寶祐六年

舊有驛，創於令尹王君，歲久弗葺。予視其地，有夫子宫墻在焉。印洲文星森其前，而頽簷敗壁居其左。亟撤其舊而新之，扁曰「湘水驛」。光緒《湘陰縣圖志》卷三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茲儀

張茲儀，寶祐初爲鎮南節度。見《曹谿通志》卷三。

南華寺新建免丁庫記〔二〕

寶祐元年

萬安軍維石巖主祖通持錢五百緡，來南華祖師塔頭作大法事。南華爲刹，積歲空虛，主去權來，滌漉幾盡。惟寺之大利害者，獨衆僧免丁一事，頗涉有司，結制未講。僧官已來，取索丁輪，急如星火。堂僧禁足，主僧心移，東那西借，粗免急逼。今通巖主之錢不歸於長生庫，別立一庫，表以「免丁」，子本相生，不容他假，其錢積久，其利必博。僧不以丁而泥其迹，寺不以丁而窘于輸，可以長處安樂，長守利益也。《曹谿通志》卷三。（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作者名，注：「鎮南節度，寶祐癸丑。」

鍾蜚英

鍾蜚英，寶祐、開慶間爲京湖制置使司幹辦公事，頗能彌縫上下之嫌隙，激勵豪傑之士，以趨事赴功。景定元年知上元縣、兼沿江制置使幹辦公事。咸淳中累官大理寺丞。德祐初爲湖南轉運判官，次年元兵攻潭州，湖南安撫使李芾與蜚英等皆被殺（一說蜚英以城降）。見《宋史》卷四一二《王登傳》及《張惟孝傳》、卷四六《度宗紀》，《元史》卷一二八《阿里海牙傳》，《景定建康志》卷二七、三〇。

重修常德府儒學記

今天子即位五年，海內鄉安，人文蔚興，庶幾乎化成之盛。惟重湖以北，詩書之韻，間有鬱而未暢者。天子念常武故阜陵潛藩，自二管而後，聲容沄沄奕奕，斯張其可墜之緒。一日朝丞相、御史，慨然曰：「予有臣日升，昔所親擢，第一義擊戚畹之有聲氣不法者，撫柔此土，舍之孰寄？」則撰日下丞相出左符，命之曰：「昔守臣穎篆秀水斗門，是以有玉帶河之號。汝爲同姓，往即乃封，敬哉！」既至，除苛解撓，寬征薄賦，利害之事，以罷以行。既悉厥力，人用丕乂，洞花水芷，各有德色，瑞蓮甘露，咸獻異狀。乃訪舊典，乃崇學校，乃堂乃殿，乃廡乃門。樓閣翬飛，山川改色。昔卑陋，今赫張；昔苟且，今壯偉。學敞而士斯勸，境換而人不知。流祉發祥，日月大異。是歲，南宮三人，數倍于昔；辟雍二人，昔無今見。信哉！人文固貴乎作興，而地靈亦貴乎宣發也。天子嘉公治狀，陞湖北常平使者，領郡如故。書來謁記。蜚英以爲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唐設科取士，若孝廉，若明經，猶彷彿乎鄉舉里選之意。而士之志於苟得者，往往擲歲月於時文佔畢之間，末流患失，至舉藩鎮破碎之天下，黼黻而三代之，賣君賣國，其弊有不忍言者。我宋龍興，周、程、張、朱輩出，風動波隨，學校之士，非四書不讀，非性理不談，陋視漢、唐矣。然而驚意上達而或忽於下學之工夫，未能應對進退而或自詭於精義入神之妙，所謂五者之倫，若未及深講。嗚呼！伊洛立教，豈如

是哉？常武故義陵，是爲守節禮義之國，流風尚存，聲光未歇。吾黨之士挹餘波而會意，玩陽翠而醒心，尚友求仁，夙夜敬戒，異時處大難，臨大節，垂紳正色，于以扶國家方興之運，而壽其道於無窮，是無愧於義陵之名矣。此固三代之學也。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八，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嘉慶《常德文徵》卷二，同治《武陵縣志》卷四六，光緒《龍陽縣志》卷二六。（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二三

黃 恮

黃恮，咸淳元年十二月任常州州學教授。見咸淳《毗陵志》卷九，《思賢錄》卷三。

蠲祈田苗稅記

咸淳四年

傳曰，盛德必百世祀。百世之遠，詎能蘄乎？子孫之皆賢，必有以相其後者？然賢者之有後於其國，乃以身殉義不計者也。罔之生也，縱田宅置，長子孫，冀他日不爲若敖氏之鬼，卒然澌滅，無炊火焉。甚而蹈身非義，爲世大僇，孝子慈孫不得爲前人，蓋賢不肖相越何如也！忠公元符中官正言，以極諫，連進輒斥，姦臣交豎黨合擠之陷穽，又下石焉。是時公視死如歸，奚暇曰「我今其罔後」。崇寧五年，獲命生還，越五年，得正而斃。今繇郡城東北，道出青山門一二里，又阡行二三里，松檜鬱然，渠麓拱抱，公之佳城也。春秋祀不乏主，毘陵得公重，生芻一束，賢邦君往往必躬祭不廢墜。是時紹熙間陳公謙俾學官致歲時祀。嘉泰二年，趙公善防始蠲墓山。暨胡公衛治旁廬舍，時嘉定十有

一年也。先是，郡文學趙絃實始作亭，水心先生並記其事，刻石學宮。厥後陳公大猷相圯壞更葺之，表以門道。最後蠲絹和買則李公迪。相望數十年，偉哉數公之舉。第廬治矣，稅未蠲；蠲矣，蠲未盡，或者有所待歟。丙寅冬十二月，泳樂史公能之來守此土，因念曩爲武進尉，陳公昉時領郡任，嘗命代適墓祭，爾來二紀於茲矣。又明年，德化洽，郡事理。春二月，偕別乘梅公應發謁公丘隴，顧瞻徘徊，慨然曰：「昔嗟吾力所不克爲，今慨前政所未盡爲，奈何使之賢者後自以其不腆之田爲先公祀，官猶取其餘？吾何惜圭勺之賦不以復之？」乃命吏悉菴租苗稅幾何，盡蠲其賦入。公論大快，謂盛德宜爾。佐以別駕之賢，并瞻塋戶役錢除去勿取，是舉也亦克用勸。恡效官候泮，拜公墓者三。掌祠事鄒應龍，忠公六世孫也，志學行義克負荷，不肯隕厥家，靡廢不舉。一日告余：「賢守貳之德，非紀之金石，無以垂將來。」余語之曰：「名節之士死且不朽，亦惟任理之人時出經紀之，與之爲不朽。斯得於理義所同然，非有心爲之也。因明夫賢者不計其後之心，而人自不能忘者。」書以示其子孫，俾世守勿失，無愧行道之人云。咸淳四年，常州州學教授黃恡撰。《思賢錄》卷三。（劉琳校點）

朱應元

朱應元，字見則，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人，震之子。嘉熙二年登進士第。淳祐間爲靜江府教授，入廣西帥幕。歷淮東安撫司機宜文字。寶祐間擢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劾宰執謝方叔等，罷之。爲丁大

全所忌，被論左遷。景定初官蜀中提刑兼安撫使。四年，移浙東提舉、提刑，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五年，再除監察御史，升右文殿侍講。直論時政，迂賈似道，以起居舍人斥去。咸淳初出知寧國府。見《景定建康志》卷四，《雪坡集》卷四，《文山集》卷四，《宋史全文》卷三五、三六，《萬姓統譜》卷九，《桂勝》卷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劾趙嘉慶狀

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贓錢。不問虛實之有無，但責郡吏之代納。兜攬民訟，交通關節，爲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齊東野語》卷五。（刁忠民校點）

吳 堅

吳堅，字彥愷，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人。登淳祐四年進士第，授昆山主簿，累遷福建轉運使。在朝歷任太常博士、太常丞、秘書郎、起居郎等職。德祐初，僉書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左丞相，與皇帝出降元。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至正昆山郡志》卷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

朱子語類序

咸淳元年十二月

子朱子語錄行於世尚矣。池錄三十有三家，鄙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錄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爲八十七家。及門之士固有如謝先生在程門無錄者，其有錄可傳者既如此矣。堅末學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間，侍先君子官長沙，帥西山真先生、倅弘齋李先生常進之函丈。又事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堅繇是多見未行語錄，手抄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鄙本參考，刊者固已多，然黃士毅所錄朱子親筆所改定者，已見於輔廣錄中，其所自錄及師言，則亦三錄所未有，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遙所錄亦未有也。謁來閩中，重加會粹，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泰華高矣，滄海深矣，非有待增益也。獨念蚤所聞於父師者罔敢失墜，今幸是錄所已行者如此，則其尚有所遺者，敢付之一筆刪去哉？亦並行之可也。抑堅聞之，《大易》居行，先以學聚問辯；《中庸》篤行，先以學問思辯。程子以講明道義、論古今人物爲格物致知之首，則學非問辯不明審矣。朱子教人，既有成書，又不能忘言者，爲答問發也。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其在成書，引而不發者，語錄所不可無也。凡讀先生成書者，兼考乎語錄可也，若但涉獵乎語錄而不玩味於成書，幾何而不爲入耳出口之資？爲己之學蓋不然也。書於篇端，以諗同志，抑以自警焉。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後

學天台吳堅敬識。《朱子語類》卷首。又見《赤城別集》卷三，《甬宋樓藏書志》卷三九，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二。（刁忠民校點）

虞雲翼

虞雲翼，昭州平樂（今廣西平樂）人。淳祐四年登進士第。寶祐五年任邕州州學教授、權通判邕州。見《可齋續稿》後卷七，雍正《廣西通志》卷七〇。

賓州學進士題名碑

寶祐元年

古賓隸南交趾郡，以瑯琊名。夫瑯琊，齊疆也。齊與魯，并稱也。賓俗猶齊、魯之邦，陶乎理義，有聖賢之餘化，故至郡部觀者曰有冠冕之遺風，名非苟信矣。國朝定三歲一取士之制，賓之解額則倍於貴、柳、象，與桂林大藩等。獨去京師遠，士膺勸駕者率以米如珠，薪如桂，憚於冒雪而策蹇驢。其平時講習，知有理義之學，未知有科舉之學，故登禮部者少。淳祐庚戌，三山王侯節被臨軒之命來賓。明年春，釋奠學宮，首出毅齋鄭先生餞行詩示諸生，因曰：「毅齋得晦翁一言，魁天下而參大政，無非本諸學問而形諸事業。爲士可不思學而優則仕邪？」郡博士邢復翁且進諸生於館下曰：

「是必晦翁傳之毅齋，王侯將以淑諸人。」遂刻其詩於明倫堂之左，以爲諸生勉。侯且創置進士庫，以爲遠試南宮者行囊之助。紹興壬午〔二〕，郡士之與試偕如京師者始七八焉。寶祐改元，禮部奏合格進士，而賓士果聯鑣策勛，曰破天荒。昔絕無而今二進士俱以經學決科，信乎禮義之學源深流長如此。昔常袞設鄉學以教閩士，其邦民之秀有如歐陽詹者出焉，時人謂之龍虎榜。閩之士風爲天下冠，七年三度狀元來，至今人稱之。今賓陽士子誠能有志於學，沉潛於義理，奮發於文章，則異時千億題名，將仿佛東閩士夫之盛，益信菊坡、毅齋、矩堂、溪莊諸老先生之所以啓迪後學，與夫郡侯王先生所以激作士氣者，豈但利名而已哉。當以前賢之事業自勉焉。《粵西文載》卷四二。又見民國《賓陽縣志》第四七〇頁。（郭齊校點）

〔二〕紹興壬午：所記時日疑有誤，似當作「淳祐壬子」，即淳祐十二年。

朱 禩 孫

朱禩孫（一二二四——一二八〇），字杞材，號南山，閬中（今四川閬中）人。淳祐四年進士，寶祐中，歷太府寺簿、知瀘州、潼川路安撫。景定四年，授太府卿，知靜江府、廣西經略使。咸淳六年，權兵部尚書、四川安撫制置，總領夔路轉運、知重慶府。十年，任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德祐元年四月，元兵攻江陵，以城降。除名，籍其家。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著有《南山遺集》。見《桐江續集》

卷三二《宣撫朱參政南山遺集序》，《宋史》卷四四至四七，《宋史新編》卷一八九。

言災變自劾奏

咸淳七年七月

夏五月以來，江水凡三泛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九。

乞許本司選辟文臣奏

咸淳九年五月

所部諸縣除正辟文臣外，諸郡屬邑，許令本司不拘外縣，一體選辟文臣，以幸蜀之士民。《宋史》卷四六《度宗紀》。

龍隱巖題名

咸淳元年春

閩中朱禕孫以景定庚申帥嶺右，屬南邊俶擾之後，惟征惟築，日不暇給。賴朝廷威德，年穀屢豐，邊鄙不聳，盜賊衰息。咸淳初元春，誤恩□歸，行有日，領客任忠益、楊仙、趙興植、朱景行、

君美□□□□□□□□□□文有年、胡斗元、管炎發、蔡昌文、周焱、王煥、陳埜、王公及來遊，男稟侍。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七。又見《桂勝》卷二，光緒《臨桂縣志》卷九，《桂林石刻》第三三〇頁。（以上郭齊校點）

何夢然

何夢然，字子是，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登淳祐四年進士。歷國子監丞、秘書丞，知安吉州。景定初，爲國子司業兼玉牒所檢討官，擢侍御史。景定二年，自試右諫議大夫除簽書樞密院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太子賓客。四年，兼權知樞密院事，尋真除，兼參知政事。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寧府。卒，贈太傅。見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五六、五七、六二、六三、六五、六六制詞，《宋史》卷四五《理宗紀》五、卷二二四《宰輔表》五，卷四〇九《高斯得傳》，《南宋館閣續錄》卷七，《金華先民傳》卷五，《宋元學案補遺》卷八、六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八，《兩浙金石志》卷一二。

乞加封太學土地廟神岳飛狀

景定元年

照對臣近據太學學錄學生臣楊懋卿等列申：「懋卿等嘗讀蘇文忠公所撰《昌黎伯韓文公廟碑》有

曰：『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且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於是益信夫一點忠義英靈之氣，景景千古不可磨滅也。懋卿等伏見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正直聰明，應感如響，其賜額之敕，則有『倉卒息閔，潛弭火警』之褒；其初命之告，則有『用物弘多，厥靈炳著』之譽；其再命之詞，則有『視學禮成，告協夢卜』之驗。然是特言其死有所爲，而未言其生有自來也。逮夫三命溫綸，則顯述『中興名將，英靈未泯，胖蠻甚著，蓋其故居』，且謂『忠臣衛社稷，生死以之』，則指神爲忠武岳王明矣。況國史載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宅爲太學，正合前所謂故居之說，不可誣也。侯封八字，其號已極，改畀王爵，於禮爲宜。兼寶祐五年明堂赦文：『應神祠曾經禱祈靈應，有功於民，合該封爵去處，令所屬保明聞奏放行。』況忠武昔已正王爵，今豈容更下一等乎？國家祀典之神，父母、妻子、子婦、佐神皆有封號。今本廟神父和贈太師隋國公，母姚氏贈周國夫人，妻李氏贈秦國夫人。子五人，雲贈安遠軍承宣使，雷贈武略郎，霖贈大中大夫，震贈朝奉大夫，霆修武郎。子婦五人，□氏，□氏，□氏，□氏，□氏。部將六人，張憲、徐慶、黃先、牛皋、李實、王貴，皆未該封，實爲闕典。比來祈禱檜襖，靈驗愈著，非特相多士，昌斯文，抑且妥寧京邑，其有功于國家豈淺鮮哉？懋卿等濫叨庶員，義不容默，庸敢合辭申請，欲望保明敷奏，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爵，及封神父、母、妻及五子及五婦及佐神六人，非爲忠烈之神陰拜褒嘉之寵，而諸生拜賜惟均。」臣等竊惟褒□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其有生爲忠臣，沒爲明神，而廟食於風化之地者，尤國家之所宜尊顯者也。臣等伏見太學土地靈

通廟神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乃中興社稷之臣忠武岳王飛也。恭覩國史，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宅爲太學。及拜觀淳祐六年加封之誥有曰：「中興名將，英靈未泯」，則神之爲忠武王飛明矣。天下土地之祠不知其幾，而太學土地則忠武王飛爲之，非偶然者。惟忠武王飛明君臣之義，辨華夷之分，擔滅醜虜，恢復中原，校之中興諸將但有戰功而不知復讎之義遠矣。雖賊檜欺天，王以忠死，而志在君父，力扶名義之功，與宋無極。每讀孝宗皇帝褒揚之詔，爲之流涕。今太學諸生率循禮義，斯文日昌，固出聖明作人之造，而陰相默佑，神與有功。至若禱祈應感，靈迹顯著，不可殫述。夫功大者報隆，生屈者死伸，其於褒典，合異常祠。況忠武王飛已正王爵，家廟悉正王禮。若於太學廟祀下稱公侯，似爲未便。兼虜未授首，正激昂忠義之秋。前廊學生楊懋卿等積具陳請，所合敷奏。欲乞聖慈念飛生死有功於國，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爵。神父和、母姚氏、妻李氏、子雲、雷、霖、震、霆，子婦□氏、□氏、□氏、□氏，部將張憲、徐慶、黃先、牛皋、李實、王貴等，亦乞普賜封號，以章忠顯孝之懿。人神理一，其於激勸，實非小補。臣等不勝昧死皇懼俟命之至，取進止。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兩浙金石志》卷一二，石刻史料新編本。（郭齊校點）

朱貔孫

朱貔孫，字興甫，饒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鎮東北）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董槐器

之，入爲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太學博士，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歷大理少卿、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以才幹，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侍御史兼侍讀。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歷知袁、福二州，福建安撫使。卒於任。有文集、奏議行世。《宋史》卷四一一有傳。

再辭免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表

臣近具辭免御筆除臣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日下供職恩命，伏準尚書省劄，奉聖旨不允者。臣伏以渙號式頒，濫陞法守，巽章亟上，猶闕俞音。冒犯咫尺威，凌兢再瀆。竊惟秉執臺綱之寄，正須簡求時望之良。而臣亡似孤踪，罔功分察。居唐介復入之地，初無唐介之直聲；叨堯俞累擢之榮，未有堯俞之高節。眇焉蚊負，甚矣鵜濡。欲望聖慈特回恩命，庶幾下無瘝官之咎，亦免上累知人之明。乾隆《浮梁縣志》卷一一，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劾丁大全奏

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宋

六部架閣續題名記

士君子生覆載間，小而爲天下國家，大而用天下國家，要必有攸始也。掌故，其登朝之始乎。國家置是官爲儲材地，由是歷清要、登貴顯者相踵，孰正孰邪，孰忠孰佞，考之題名班如也。羅君京子一日謁余而言曰：「故府題名又續石矣，子嘗居是官，幸與序其首。」余應之曰：是石也，豈將以矜名位而誇後世乎？抑將以昭令德而垂無窮乎？豈將以紀歲月而示久近乎？抑將以著微惡而寓鑑戒乎？端純鯁鯨，乃石之榮；依阿苟容，斯石之羞。千載而下，是非善惡皆於是乎求之，噫，可畏也！雖然，聲應氣求，各從其類，盛衰消長，亦惟其時。周之司書，即今掌故是也。當時不繫之他官而必屬之冢宰，意有在矣。方今聖賢相逢，登明選公，實爲諸君千一之遇。盍勉厥始，用昌厥施，庶斯石無玷而故府有光焉！羅君曰：「然，請書以誌。」《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以上郭齊校點）

熊良治

熊良治，寶祐中居江西新昌。見所撰《新昌貢士莊記》。

新昌貢士莊記

寶祐二年

漢制，計偕之士，縣次續食。今置莊以待貢士，厥意惟同。江西十一郡，有此莊者不多見。縣計尤非郡比，凡有司簿書所不責者，皆謂之不急。新昌有貢士莊田，新昌有趙令君也。新昌距行都千五百里而遙，往復必裹三月糧。三歲大比，士幸得與薦者，輒有居者行者之慮。故事，相與哀金定約，待同盟之與薦者而驢之行。今寶慶元年，詔郡國貢士共尋舊約，君慨然曰：「士以氣爲主，而俾困心衡慮於裹糧之窘，可乎？」捐俸助銀，激以序引，士氣躍然。明年，郡貢士試春官，凡占籍新昌者，咸與奏名。君不徒喜，爲懷永圖，迺捐鍰六十萬，得腴田若干，屬職稽其歲收而謹儲之，待邑士有賢能獻者而分餽焉。度三歲之積，劑量其豐殺之宜，若新薦，若舊舉，若對策大廷之士，驢之有差，爲規制約條甚詳允。君之惠於邑士，可謂遠也已矣。而今而後，問津皇路者益得以涵養其氣而淬勵其術業，發策決科，踵隨袂屬，斯無負於趙令君之美意乎。乃相與請於君，願識其事。君曰：「未遂也。由今規模而增廣之，吾方有望於來者。」是不可以無述，於是乎書。同治《瑞州府志》卷一八，同治十二年刻本。又見同治《新昌縣志》卷二八。（郭齊校點）

朱承祖

朱承祖，理宗時人，嘗任通判漳州軍州事。有《易摭卦總論》十卷。見《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道光《福建通志》卷九三。

跋陳少陽第三書 寶祐三年正月

魏徵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今觀殿撰陳公建炎間以布衣叩閭斥權奸，至於殺身殉國，願爲忠臣者也。吁！自古諫而死者，前有比干，後有殿撰，公可不謂之忠乎！後之在位者宜有鑑於茲。寶祐乙卯正月之吉。《陳修撰文集》卷一〇。（郭齊校點）

朱文政

朱文政，寶祐中仕至潼川路總管。見所撰《修建凌霄城記》。

修建凌霄城記 寶祐三年

宋寶祐乙卯，韃賊自雲南幹腹。越明年，制臣蒲澤之以天子之命命帥臣朱禔孫措置瀘、叙、長寧邊面。又明年，城凌霄，爲屯兵峙糧、出攻入守據依之地。閏四月經始，冬十月告成。長寧守臣易士英任責，潼川路總管朱文政董工。《四川歷代碑刻》第二一二頁。（郭齊校點）

釋祖欽

祖欽（一二一五——一二八七），號雪巖，婺州（今浙江金華）人，一云漳州（今福建漳州）人。少出家，後師徑山師範。出世歷住潭州龍興、湘西道林等寺。咸淳五年主袁州仰山，名益彰。入元，世祖優禮之。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見比丘明復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參陳垣《釋氏疑年錄》卷九。

無準癡絕二和尚法語跋

無準先師、癡絕和尚明訓昭昭，實天下衲子古今師法。雖然，世尊不出世，達磨不西來，鷲嶺未嘗拈華，少林未嘗面壁，迦葉未嘗破顏，神光未嘗立雪，若曰千燈續燄，五葉聯芳，正是接響承虛，狂狗趁塊。更曰我坐地待你究取，立地待你構取。豈不是起模畫樣，徒自疲勞？德山、臨濟一人行棒，一人行喝，總是尿牀鬼子。四時運之，雷霆震之，風雨潤之，千變萬化于其間，而物物各適其宜。此特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也。本自非遠，近何有之！見之一字，亦是眼中著屑。演上人生緣西蜀，古宿所鍾之地，出非凡材。一夏相聚，凜然如傲霜青松，令人可敬。袖紙并二語見示，炷香伏讀，如在侍傍。復進曰：「茲欲往江陵訪道舊，丐一語爲途中受用。」涼風蕭蕭，黃葉飄飄，去路遙遙，外此無他祝。《天童寺志》卷八，康熙刻本。（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二四

盧 鉞

盧鉞，字威節，一字威仲，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淳祐四年進士，授建昌軍學教授。以徐元傑薦補京秩，歷太學博士、著作佐郎、中書舍人等職，遷給事中。咸淳中，出知隆興府，進侍郎，終戶部尚書。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二，《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傳》、《葉夢鼎傳》，卷四一六《馬光祖傳》，卷四二五《劉應龍傳》，《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史翼》卷一七，《宋詩紀事》卷六六，道光《福建通志》卷八六。

王著作文集序

寶祐四年五月

鉞少始知學，景行前修，聞鄰邑福清有鄭介公俠，以忤王安石被謫，仕竟不顯，有文集二冊行於世，吾鄉言節義者首稱焉。鉞茲焉客吳，始得著作王先生蘋文集而讀之，乃知其先亦爲福清人，厥考始徙居吳中。先生從學程門，以王安石尚經義而廢《春秋》，守所學不就科舉。晚遭四七之際，卒以

道鳴，而吾鄉粹學之傳又有人焉。謹按《國史》，紹興四年，僞齊挾虜入寇，冬十月，詔親征，上幸平江。是時守臣孫佑疏先生學行以聞，有旨引見。上殿，初賜右迪功郎，未幾，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蓋嘗撫卷三歎曰：「明哉，高宗之爲君也！其知急先務也，能尊尚正學也。良哉，趙公鼎之爲相也！其知以道事君也，不蔽賢也。儒哉，孫佑之爲牧守也！其知風化之本也，能舉善也。」夫惟上有傳道統之君，下有宅道揆之臣，外而郡國，皆能以道學相尚，茲非人文之一泰與？故自王先生之既舉也，越明年六月，召尹焞。又越二年三月，召胡安國。凡程門同學之士，以次顯擢。嗚呼，亦盛矣！然嘗疑之，紹興距今未遠也，洛學源流，世之學者皆能歷歷指數，而著作之姓字則落落不挂齒頰間，豈其言論風旨不甚接於人耳目故耶？今觀著作出處本末，則有信史；忠言嘉猷，則有奏篇；師友淵源，性理奧義，則有語錄，非不足徵也。而付之湮晦，豈非爲人後裔者之責，抑亦居於是邦者之羞也？福清邑庠舊有先生文集，而吳學獨無有，非一大欠缺與。曩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於學，訪其後曰思文者，俾奉嘗歲時。思文將以福清墨本刊於吳學，屬鉞序之。鉞惟發輝舊德，世自有人。第念生長永陽，距福清才一舍，且嘗習《春秋》，今復寓吳，慕藺最爲親切，不可無一語以答聞孫之辱。若夫先生之心，惟求自得於己，不希名於世，文豈足以論先生哉。且其獨抱遺經，毅不舍所學以從彼，退然肥遁，若將終身。假設不際熙朝，則韞玉藏珠，閤其光而不耀。平生未嘗著書，若非章憲楊邦弼之徒追纂微言，則理學精密，來者亦何從而窺之哉？蓋嘗觀其答門人顏子樂道之問有曰：「若有心樂道，便有倚著。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吁，此孔門曾點輩人物也，文豈足以

論先生哉！要之，欲求先生之心，不得於言則奚自？吳門文獻之邦，使家有其書，士宗其學，庶乎師道立而善人多矣。時寶祐丙辰夏五望日，後學盧鉞書。《王著作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隱精舍記

開慶元年二月

子知夫隱君子之所貴者乎，世皆濁，清者貴；衆皆醉，醒者貴；士習瀾趨於勢利，隱者貴。隱誠貴，隱於亂者之可貴，不若隱於治者尤可貴。麟鳳，物之靈爾，非時不見。達人有時而隱，亦奚足貴之有？惟夫號狐舞魍，乘晦冥以肆逞者，滔滔皆是，則明哲保身之士亦可貴也已。有堯、舜在上，而巢、由不臣；有周武建極，而夷、齊不粟；有漢高尊禮士子，而魯兩生不來；有光武崇尚名節，而嚴光不仕。亂亦隱，治亦隱，其真隱者乎！其真可貴者乎！即是概之，亦足盡古今隱者之操矣。竹隱李君，南海名儒也。早蜚聲士林，中年棄舉業，以讀書教子爲樂。宗孔孟之學，傳程朱之傳，以此淑身心、潤性命，其於名利物我漠如也。德成道尊，鄉士翕稱其賢。嘗註《論語》，解《左史》，文溪李公昂英驛聞於朝，錫初品服。蓬仙劉薦，復以點校文字召。隱君曰：「著書，求在我者也，豈沽進哉！」乃築室斗大，環琅玕萬筒，叢書課諸孫，呬唔聲朗朗出屋角，名教之樂裕如也。歲己未，繡衣道山先生周梅叟即舊廬改創焉，隱君之長嗣春叟奏策調官歸，拜倉使劉公震孫，扁之曰「竹隱精舍」。隱君雅志高尚，日晦日彰，館閣儒紳經筵頓首，啓宸書以華之。帝俞其請，親灑仙毫，鸞迴鳳翥，燕

居蓬戶，日耀星輝。鄉大夫莫不豔其事，咏歌而贊焉。斯舍春叟實築之，亦曰子職云爾。要之竹隱之志猶未然也。其言曰：「軀殼猶長物，尺宅寸田，恢有餘地，吾豈永安於隱几者耶？」然竹隱居天下之廣居，以道爲樂者也。厥子更諸爽塏，以奉高年，以孝友爲樂者也。有關於名教，法皆得書。予於春叟爲同志，故詳記其事，以詔今之爲人父子兄弟者。竹隱君名用，字叔大，竹隱乃當朝所送之號也。開慶初元仲春朔記。民國《東莞縣志》卷三八。

尼山百花頭上亭記

景定五年五月

當塗襟江帶淮，表裏多奇勝。青山蛾眉，黃山白紵，其著者也。尼山在城東五六里，前未之聞。山不在高，有景則名。其麓古梅數十株，乃他山之所無，亦江南之所罕有。詢之野老，證之梅經，后望封植，幾百餘年，蘇幹鱗皴，繆枝翔翥奇壯，益橫發捷出。如列仙之矚，盤礴玉峰，雲裳月珮，飄飄乎欲凌天風而高舉；如茹芝之老，龐眉皓鬢，衣冠甚偉，傲睨漢聘，方嵬岸而容與。含章之閣，白玉之堂，揚之月觀，杭之孤山，未必若是美且都也。然斯梅專美一丘，不求人知。鴻軒鄭公以龍圖直卿來兼麾節，咨訪民風之暇，因及景物之盛。命二三子物色得之，亟白于公。公曰：「俟盛開，吾將觀焉。」至正月中澣，約鉞同遊，一見稱奇曰：「山之靈，梅之英，其待我而興乎？」遂捐金買山築亭而臨其上，幽名驟出，邦人爭觀。踰月，田父以瑞麥來獻，鉞隨公往觀兩岐之秀，聯轡梅所，綠陰

青子，尤勝花時。相來斯亭，吟嘯竟日，凡山中一草一木，皆被光潤而大晶采，豈惟梅哉。公謂作成斯景，非侈宦遊一時之適，實開此邦千載之榮。爰采昔先諸公梅詠，以「百花頭上」名亭，請紀其實。鉞謂盤谷以韓公顯，環滁以歐公傳，於山川之遭，可以觀氣數。子猷愛竹，淵明愛菊，濂溪愛蓮，於草木之遭，可以觀氣類。今尼坡以梅重，梅以公重，非氣數乎？公復以賁斯梅者造此亭，非氣類乎？斯亭斯名，實穎實好。雖然，梅有似乎君子，不徒冠倫魁、登鼎席而已。清不受垢滋，薰不爲蕕奪。諸公雖志不在溫飽，勇足拔巨奸，故勲業光明，照映宇宙。有志之士以諸公之名位自期，又能以諸公之名節自勉，庶幾仰副賢師帥培植人材之盛。景定甲子五月既望。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六，光緒二十九年活字本。又見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四。

臨安寄收庫記

咸淳八年六月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又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蓋嘗思之，《大學》平天下一章以生財有道爲歸宿，而究其所以爲道，自上仁下義之外無他說。蓋有民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百司庶府。上之爲君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下之爲天子命吏，其于民也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養之，既不剥下以媚上，亦不瘠人以肥己，于是乎國與民俱足，而有司之贏儲經費亦無悖入悖出之患。此財之

所以常足也。國朝自藝祖開基，諸路置轉運以總賦輿，罔不惟正之供。兩浙爲東南奧區，承平時賦入王府，而在官在民者裕如也。南渡後，翠華駐蹕，兩浙視畿甸，于是上而宮禁，次而省臺部寺，營繕應辦，漕與尹率分任之。異時僉壬得志，官府之體不一，倖門鼠穴旁午捷出，寸紙下，指呼叱咄，應接無時休。甚者遠而郡國，帑藏宿儲根括殆盡，況畿漕乎？今天子踐祚以來，却貢獻，絕羨餘，崇樸素，禁奢靡，興自聖躬，化始宮掖，厥亦惟元勛重臣以仁義之學輔成君德，是以好賜無所濫，土木無所營，腐夫黠胥無得以姦利相表裏。此畿漕交承之所以有庫也。夫以中興百四十八年之司存，歷百七十餘之使指，昔帑藏常苦匱乏，而今錢幣積二百餘萬，此非聖君躬儉節用，元臣九式均節之賜歟！九江吳君益領漕事之明年，視公儲之充羨，慨舊帑之湫隘，乃度地于犒賞庫之側，爲屋二十五間，公宇吏舍，各有所。中爲總庫，翼以兩廊，周以崇垣，塼石瓦甃，既堅既密。經始于是年之三月，越兩月竣事，爲費十萬楮有奇。乃叙其梗概，屬記于余。余作而言曰：斯庫之創，固上仁下義之明驗也。抑余以爲財之積固難，而守其財者尤難。守財者固難，而善繼其守者尤難。咸淳初元距今，將漕者凡七人，日積月累，涓涓江河，不有吳君，孰與漕之？非善守之難也，有增羨，無滲漏，庶乎其善繼矣。否則有化爲無，實化爲虛，雖有此庫，誰有此庫哉？余于是乎書，非徒爲吳君喜，又將以勉後之人。咸淳八年六月朔日。《咸淳臨安志》卷五五。

修六井記

咸淳中

六府以修爲功，而水居其首，蓋生人所資以養，有一日不容闕焉者也。凡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必有井焉，以濟其日用飲食，故曰井養而不窮。杭爲東南一大都會，左江右湖，民物阜繁。厥初，因沙塘奠厥攸居，故不難於得水。然江之融液者常苦惡，不若湖之爲甘且美也。蓋江與海通波，湖則受衆山流泉而滯之，味之不同也亦宜。唐刺史李鄴侯泌始作六井，引茲水以足民用。我朝熙寧壬子，陳公襄因其舊而襄之。元祐庚午，蘇公軾又修之，于以見六井者，杭人之所利賴。矧南渡駐蹕以來，百司庶府、六軍萬姓仰於水者，視昔何啻百倍。乾道間，周龍圖淙詢民之欲，踵蘇之規而深致力焉，蓋百有餘年於此矣。皇上咸淳之六年，太傅平章賈魏公任軍國重事，朝廷清明，官府一體，彈壓輦下，今時則易然也。夫既處時之易而復受任之久，故衆廢具舉，而功緒始及於井。曰惠遷者，溝低於河，泥不可食。筭舊用木，歲久輒壞，乃培而高之。復治石而竅其上，可用汲流。溢而南注於金丈橋之河舟者，載以粥焉。民且饜水矣，然猶慮衆流之合汙也，乃浚受水之海，以澄其源，又鑿別溝，以疏其惡，旁立神祠，置守者，遠污慢也。西井者，舊有亭宇，經燬不存。今鼎新如惠遷。以至相國南井，大方小方，水口之所自入，莫不表而出之。流福居六井之外，於府治爲近。其源自聚景園導湖灌輸，後填淤成陸，湮廢滋久。乃自學士橋別開大港水脉以通。他如衆河之支分派別，壅者疏之，狹

者廣之，石梁之圯者改造之，隄岸之夷者培築之。而又推本六井之攸始，於是鄴侯之廟，隘以拓之大，卑而增之崇，像設儼如，塗腹煥如，過者改視。工告役備，乃以修浚本末來諭，俾爲記。鉞作而言曰：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在《易·井》之六四曰：「井甃無咎，修井也。」誠齋楊氏釋之曰：「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修之有功於斯井乎！」尹能于剗裁之暇，汲汲以修井爲務，蓋得聖經賢傳之旨矣。以余觀之，井之爲井有二，自天一生水而坎之中畫自乾來，掘地九仞而得泉，此自然之井也。六井則異是，穴平地以爲凹池，取諸西湖而注之，此使然之井也。自然者修治易爲力，使然者修治難爲功。是役也，其工大，其費夥，其利於民也博，法宜書。尹姓潛，名說友，括蒼人。《咸淳臨安志》卷三三。又見《吳中水利通志》卷一七，萬曆《錢塘縣志·紀文》，《西湖志》卷一。（以上郭齊校點）

朱 埴

朱埴（一二二五——？），字聖陶，號古平，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嘉定八年生，寶祐四年登進士第。六年，辟廣西制置司簽書判官。仕至太常博士。見《後村大全集》卷七〇《除太常博士制》，《寶祐四年登科錄》，《可齋續稿》後卷一二。

君人致用成化如何論

天地聖人，一自然之理也。惟無容心於其間，則得矣。何也？理妙於無而超於有者也，無非果無而用生焉，有非真有而化存焉，皆理之自然者耳，豈容以有心爲之哉！故凡以有心爲之者必有迹，有迹則凝滯於物而非化矣。蓋盈天地之間，何者非化，而聖人之所以財成者，亦何適而非用？用藏於無則爲化，化顯於有則爲用。用之所存，即化之所存。天地固無心，而聖人亦無心也。後有作者，亦惟因其自然之用，全其自然之化斯可矣。是知不致之致其用神，不成之成其化妙。天地也，聖人也，同此理之自然者也，而吾奚容心之有？否則用非其用而與大造之初意不相似，則亦迹焉而已，化云乎哉。君人致用成化何如？請申之。嘗謂天地者無形之聖人，聖人者有形之天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天地以其心溥萬物而無心，聖人亦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君人者之於天地聖人，非致其用之難也，致之而無致之之迹爲難；非成其化之難也，成之而無成之之迹爲難。爰自開闢以來，凡宇宙之內，鼓之爲雷霆，潤之爲風雨，通之爲山澤，衍之爲金刀貨寶，生之爲桑麻穀粟，無一非天地之化，則亦無一非帝者之用。函三爲一，帝者之用秘於天地；判一爲三，天地之化寄於聖人。然用非膠膠擾擾之謂也，理之自然者耳；化非杳杳冥冥之謂也，亦理之自然者耳。充滿六虛，愈有而愈無也。周浹萬物，愈著而愈泯也。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愈溥博而愈淵泉也。曷嘗有一毫容心哉？世固有移民移

粟，矜之爲能者矣，然有心以致之，而終莫之致。亦有揠苗刻楮，鑿之爲巧者矣，然有心以成之，而終莫之成。此無他，天地聖人本自然而然，彼有心者，自累之耳。後之君人，豈可求天地於天地，而不求帝者之天地哉！思昔帝者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因風雷之益而教之以耒耜，則吾無斲揉之勞；因火雷之噬嗑而聚之以市貨，則吾無通變之迹；因風行水上之《渙》而作舟楫，因上火下澤之《睽》而制弧矢，則吾無剗剗之巧。凡此者，人以爲帝者之用也，而不知即天地之化也。一用之施，一化之著也。一用之行，一化之全也。然人知其著而不知其所以著，知其全而不知其所以全。惟天下莫知帝力之時，乃造化不容致詰之妙。豈惟天下莫之知，雖聖人亦不自知也。豈惟聖人莫之知，雖天地亦不自知也。嗚呼！天地之與聖人一理也，古之與今，亦同一天下也，豈有古之人可以致用，而今則不可以復致，古之人可以成化，而今則不可以復成？孟子有言：「非不能也，是不爲也。」惟能妙有爲於無爲，則幾矣。是必冥經緯於無方無體之中，泯知巧於不識不知之際，其於致用也，不敢以淺心間之，懼其有以壅此化；不敢以私心雜之，懼其有以累此化；不敢以怠心乘之，懼其有以間斷此化，茫乎天運而雲行雨施，窅爾神化而陰闢陽開，不動聲色而天地之蘊、神明之奧，萬物之情森然在是，蓋至於此，則風雷非隱也，而耒耜非顯也，而市貨非有也，而風水火澤非精也，而舟楫弧矢非粗也。有致之功，無致之迹，有成之理，無成之形，果孰爲君人乎？孰爲帝者乎？又孰爲天地乎？渾渾乎一無聲無臭之天而已。雖然，聖人本無容其心，然豈無所用其心哉。蓋天地之心惟動則見，而萬化之根本胥此焉出，而帝者之用，亦當因其用心者求之。故吾心之理，累於

有固不可，而溺於無亦不可。當使之周流而不當使之間隔，當使之充暢而不當使之凝滯。心在是則用在是，用在是則化在是。《易》之存神，即其所以前民用，而《中庸》之盡性，即其所以贊化育也。不然，吾心惘然於天下，而無財成輔相之道，一切付之於自治，則是亦槁木死灰而已，則烏足語用化之妙哉！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嗚呼至矣！謹論。《論學繩尺》卷五。

顏淵潛心於仲尼論

以靜爲學，深於道矣。天下之理未有不由靜而入，學而非靜，則膠於口耳形迹之粗耳。賢者之求道，固惡夫昧昧，而尤惡夫皎皎。故必主乎靜，而後無入而不自得焉。靜者何？潛心是已。心者神之舍，神者聖之寓也。聖之所以爲聖，亦心之精神爲之耳。吾惟於此反照而內觀，默通而冥曉，悟道於不睹不聞之表，契道於無聲無臭之天，自他人觀之，雖若無所識者，而不知默而識之，乃真識之精。雖若無所事乎言，而不知不言而喻，已造於不容言之妙。天天相照，吾心一聖人也。心在是則聖在是，深造於斯道也固宜。不然，舍靜以求道，外吾心以求聖人，吾見其泛泛焉而已，潛云乎哉。揚子曰「顏淵潛心於仲尼」，意或如此耳。嘗謂天下無心外之理，學者無心外之學，一心之中，蓋渾渾乎其爲聖人也。故非潛心則不足以言希聖之事，非主靜則不足以言潛心之法。抽千古心學之關鍵，莫如《大學》一篇。然統括之妙，則在於能靜之片辭。吾讀《魯論》「如愚」一語，未嘗不歎顏子之善於學。

大學也。何則？愚非真愚，靜而已矣。惟玄惟默，守道之極，靜之體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斯妙焉。《書》之沉潛，《詩》之潛伏，皆是物也。蓋靜則見善明而用心剛，信道弘而執德固，不矜其博聞，而隱然於不聞之表有真聞；不逞於多見，而超然於無見之中有真見，澄其思於退藏於密之時，而極其理於精義入神之妙，方寸之間空洞瑩徹，陰陽可以闔闢，天地可以旋轉。而況我心同然之聖人，何彼乎？何此乎？羹牆見堯，非心之外別有一堯也，是心之靜乃真堯也。蚤夜思舜，非心之外他有一舜也，是心之靜乃真舜也。誠以人心之間，何所不有，一靜之外，何道不明？苟惟外此而求之，返己於物，沉真於僞，梏於形骸之內，見於肝膈之上，自以爲道在是矣。不知機慧巧詐性之障也，刻厲矯揉德之賊也。聖人自聖人，吾心自吾心，道深遠矣，何潛之有？故非至明不足以察靜之機，非至健不足以察靜之固。古之人有顏氏子者，其知此。且游乎洙泗之上而窺斯道之津涯者，豈獨一顏子哉？子路以勇果求，是其心蕩而不能靜；子貢以辯給進，是其心泛而不知靜；冉求以才藝進，是其心淺而不能靜。回也何如？論其勇不如子路，言其辯不如子貢，取其才不如冉求，循循而無所異於人，默默而無所驚於世。至於合志於冥，凝神於獨，沈潛靜定，默與道契者，則甚非諸子之所企及也。然則何如斯可以言潛？好學不倦，非潛乎？是其心好夫子之學而已，未足爲潛也。言無不說，非潛乎？是其心說夫子之言而已，未足爲潛也。鑽堅仰高，服膺勿失，非潛乎？是其心慕夫子之善而已，亦未足爲潛也。夫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默通於閭室不睹之地，冥悟於雷聲淵默之間，探聖人之心以印我之初心也久矣。善論回者，不但觀於好學不倦之時，惟當觀於墮體黜聰之日；不但驗之於言無不說之始，

惟當驗之於離形去智之後；不但求之於鑽仰服膺之初，惟當求之於心齋坐忘之餘。蓋道不悟於膠膠擾擾之地，而每契於冥冥默默之中。墮體黜聰，是養之以童子之蒙也，非道之源乎？離形去智，是恬之以清夜之氣也，非道之淵乎？心齋坐忘，是會於太極渾淪磅礴之天，非道之溥博乎？故終日如愚，心無時而不仲尼也。三月不違，心無日而不仲尼也。步亦步，趨亦趨，步趨一仲尼也。瞻在前，忽在後，前後一仲尼也。力到功深，超然領會，豈啻冰釋而風休，雲收而霧霽。鵬搏鯤運，吾不知宇宙之寥闊；帝驟王馳，吾不知古今之廣漠，但見萬象森羅，皆吾方寸中之故物，果孰爲聖人乎？孰爲吾心乎？回亦不自知其潛之之妙也。豈惟回不知之，雖夫子亦不知其潛於我也。不然，「弗如」之歎，何待於知十之餘而後覺乎？「不愚」一語，何待於退省之後而後發乎？吁，妙矣哉，靜之爲學也！抑嘗讀《易》至《復》，而得顏子之學。《復》之爲卦，一陽雖萌，然其時爲仲冬，其象爲雷在地中，蓋斯時也，木歸其根，蟄坯其封，正復動於靜，不事生化之時也。而聖人於《象辭》必曰「見天地之心」，何哉？吁！有以知天地生物之心惟於閉藏靜定之時可見，茲非潛心之學所本乎！聖人贊《易》，獨許顏氏子之庶幾也以此。雖然，有心者累物，衆人也。無心者忘物，聖人也。故靜則生樂，樂則無心矣。簞食瓢飲，若無若虛，方寸郁如也。人爲盡而天理融，機事忘而真性湛，隨意所處，渾然天成。前此則賢希聖之事，至此則聖希天之境矣。夫子曰「未見其止」，回亦曰「所立卓爾」，天精天粹，萬物作類，潛之妙何所限量乎！嗚呼！參乎不敏，一唯而忘；點爾何如，一問而悟。天假之年，顏其孔矣，孰曰未達一間？謹論。《論學繩尺》卷七。（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八一二五

姚 勉 一

姚勉（一二二六——一二六二），字述之，一字成一，瑞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寓居高安。寶祐元年中進士第一，旋遭父喪。四年，召爲秘書省正字，途聞太學生因論丁大全被逐，遂辭召上封事，復歸。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兼沂王邸教授、太子舍人，因講《否》卦指斥權姦，忤執政，罷歸。景定三年卒，年四十七。有《雪坡舍人集》。見胡仲雲《祭雪坡姚公文》（《雪坡舍人集》附），《宋歷科狀元錄》卷八，《宋史翼》卷二九。

《雪坡舍人集》五十卷，其從子龍起編，以抄本傳世，民國胡思敬輯豫章叢書，始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校刊。今以傅增湘校訂豫章叢書本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庫本）。原集含文三十八卷，今統編爲二十一卷。

秋懷賦

天時倏兮如流，西杓揭兮復秋。露零零兮蘿薜，風嫋嫋兮梧楸。草蛩淒兮夜弔，夕陽亂兮蟬愁。嗟物理兮若此，焉人情兮銷憂。想征夫兮天涯，歲月悠兮未歸。懷故鄉兮千里，羌目斷兮魂飛。悵思歸兮閨中，罷膏沐兮飛蓬。角枕粲兮衾爛，耿獨夕兮誰同。夕風起兮淒淒，瞻大火兮流西。氓蚩蚩兮多寒，歲無褐兮疇衣。棗纍纍兮欲丹，寒苦早兮陰山。哨騎肥兮將馳，兵何時兮戍閑。節物驟兮駸駸，日復日兮秋深。幾何人兮悲秋，羌獨集兮予心。微無酒兮以遊，酒莫銷兮此憂。彼己子兮不知，覆謂予兮何求。嗟時事之日非，暑已退兮寒淒。嘉禽逝兮鷁擊，蕙蘭摧兮蒿肥。簷雨兮浪浪，寐復寤兮宵長。西風兮鴈行，梗泛泛兮異鄉。望家山兮飛雲，明月思兮故人。我不如兮季鷹，思鱸魚兮羹蓴。孰有山兮可耕，孰有溪兮可釣。願從子兮是間，一登臨兮長嘯。《雪坡舍人集》卷一〇。

蘭國賦

爲左氏作

孔素臣之苗裔兮，厥鼻祖曰丘明。謂蘭有國香兮，載於傳感麟之經。耳孫有味乎斯言兮，爰嗜蘭以爲朋。若靈均之在郢兮，蛻衆濁而獨清。夢天與己國兮，以蘭而爲名。其封疆雖不越夫九畹兮，塞

宇宙而皆馨。試周遊其邑都兮，芳菲菲其若英。繚夫容以爲池兮，扈江離以爲城。建薜荔而爲門兮，合百草使實庭。蓀壁桂棟兮，菊椒成堂，辛夷爲楣兮，蕝之爲房。芷葺荷蓋兮，橐之杜衡。戶素枝而赤節兮，家綠葉而紫莖。天氣如春二月兮，光風泛其載榮。又如秋之云初兮，露瀼瀼兮朝零。人好脩而信姱兮，俗嚮清而涵汙。久而不聞其香兮，若居夫沅湘與澧浦。荃爲之君兮，蕙之爲妃；杜若爲之大夫兮，菊爲卿以相之。君子衆芳之所萃兮，紛揭車與留夷。薺蓁施不使盈室兮，屏莠櫟而不使充幃。服蘭茝之芬菲兮，結蘭佩之陸離。焚蘭膏以爲炬兮，蘭藉烝以爲靡。啓蘭宮而擢秀兮，闢蘭省以儲材。演綸言於蘭坡兮，萃緇帙於蘭臺。士同心而如蘭兮，斷金其利只。化善人之蘭室兮，無薰染乎鮑魚之肆。芳草不爲蕭艾兮，荃蕙不變而爲茅。惟以蘭爲可恃兮，匪薰蕕之混淆。鼓蘭枻於江之湄兮，擁蘭旌而在郊。朝馳馬於蘭上兮，夕弭駕於蘭皋。人間乃有斯國兮，無一蔓之穢雜。雖壤地之褊小兮，可并包乎六合。於茲焉且止息兮，憺清興其安窮。倏蘧蘧而形開兮，乃得之於夢中。寐既寤而復思兮，欲彷彿其遺跡。乃種蘭乎丘園兮，重之郊圻之申畫。遂開國於茲土兮，奄其疆域。加千本爲食邑兮，餐風晨與露夕。亂曰：以蘭爲國兮，蔓草必刪。願移之吾國兮，徧國中而皆蘭。爲國之道兮，種蘭乎觀。《雪坡舍人集》卷一〇。

〔二〕徧：原作「徧」，據庫本改。

梅花賦

壬辰之冬，雪霽寒麓，有二嘉客訪我梅屋。炙晴窗之新暄，酌癭樽之清淥。值余梅之暖吐，巧裁鏤乎冰玉。出臞僊於山澤，揖處士於巖谷。微風天落，暗有清馥，幽閒淡雅，照水橫竹。客謂主人曰：「天英地華，融爲百花。或以香珍，或以色姱。觀其爭麗而奪秀，蓋亦千芳而萬葩。何吾子之皆不取，而獨內交乎斯梅耶？」主人顧客而笑曰：「養竹于庭，所以標醉吟之清。滋蘭在畹，所以風靈均之馨。君子好恬而樂素，不羨侈而慕榮。桃李華而近浮，松柏質而少文。未若斯梅之爲物，類於君子之爲人。今夫異萬木而獨秀，冠羣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衆萃而莫倫，立清標而可即，正玉色以無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溫而且厲，寒風怒聲，悄無落英，嚴霜積雪，敢與爭潔，君子之節也。瑤堦玉堂，不增其芳，竹籬茅舍，不減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爲梅花，在人爲君子。皎茵璧之連接，瑩壺冰其表裏。既物我之通稱，又焉得舍此而取彼。茲予所以內交於斯梅，而植之以爲庭實也。方其林梢盡枯，瓊萼孤出，霜風肅肅，庭有愛日，負朝暄于檻砌，而繙玩乎書帙。此時此花，味我閑適。又如殘雪在簷，寒月侵室，浮雲四卷，天宇寥閔，倚欄干而長嘯，遇神人於姑射。此時此花，助我飄逸。嗟吾屋之半間，陋纔止於容膝。惟此花之清絕，相嬉笑以朝夕，開醉襟于酒觴，生妙墨于吟筆。使予舍此而他好，殆將喪志于玩物矣。況夫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味可世資。從古以來，

方將薦實於鼎鉉，豈徒脫跡于塵埃。彼百花之紛紛，亦何有于我哉。」客聞此言，色笑心悅，挹清芬而度酒，嚼瓊蕤而嚙雪，醉相枕而不知，同一夢於霜月。《雪坡舍人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二。

嫉蚊賦

顧余宅之近市兮，既湫隘而囂塵。值炎夏之蘊隆兮，加倍蕤之惔焚。夕余冀其小紓兮，復擾予以聚蚊。風簾倦于長驅兮，煙烽煩于屢薰。曾一寐之不遑兮，羌雜揉而紛紜。予也中夜以興，振臂拊髀而長嘆曰：嗟哉忝民，眇然汝形。喙纖銳其鍼利，翼浮儇而絮輕。不爽處于高朗之區，而潛伏于奧僻；不顯行于大明之晝，而竊出於昏冥。大之不能如虎豹之怒以戕人之生也，次之不能如蛇虺之螫以傷人之形也。顧所求之幾何，特血肉之微飽。曾奚足以害人，西營營而至卯。蓋類乎無所能之小人，徒聚其力而爲君子之撓。若乃熾日方夕，餘暑未收，體倦氣呀，珠汗雨流，欹枕風櫺，庶幾少休。乘日入而慙作，大呼類而嘯儔。閨焉如雷，滃然如霧，趨炎附熱，蔽牖蒙戶。忍長日之枵腹，謀一食于向暮。遇裸裎而不爲浼，吮痂癬而不爲汙。陰肆毒而中傷，慘有甚于膚愬。方睡睫之欲交，忽奮拍而驚寤。左方驅而右集，東忽散而西聚。盈耳根而鼓譟，藹萬口之和附。羣攻競齧，多不知數。飢無所擇，飽不能去。纍纍紅粒，滿壁羅布。襁童驚泣，竈婦瞋怒。呼燈就爇，隨觸隨仆。曾不爲之加少，羌難得而驅捕。受其患者居多，極人情之同惡。爾其風榭豪室，冰館貴家，簞紋凝水，厨幕護紗，無

纖隙之可入，雖一喙而莫加。何華門而陋巷，爭鼓吻而搖牙。彼蟲類之齧人，固有蚤而有蝨。或傍緣而肆侵，或跳梁而逞黠。然皆緘口無聲，潛伺竊發。獨爾蚊之可憎，翫喧譟而強聒。如自鳴其得志，曾不思其苟活。此其爲患之最深，而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予又重哀之曰：嗟嗟汝蚊，何役役兮。形則微眇，志戕賊兮。乘時炎熱，投間隙兮。晝伏夜動，謀血食兮。羣聚成雷，聒終夕兮。維爾之故，不能息兮。欲粉汝形，特一擷兮。煙烽火燧，矧可炙兮。仁心愛物，微亦惻兮。汝寧擾我，不汝敵兮。物盛必衰，不可極兮。今勢雖張，後則衰歇兮。秋風掃除，影滅跡絕兮。《雪坡舍人集》卷一〇。

戰蟻賦

蟻之有生，微軀眇形。穴居蠕動，爲蟲之靈。禮克辨於尊卑，智能卜乎晦明。羣慕羶而沓集，各銜粒而經營。語其義則感恩而穴犴，言其勇則萃力而制鯨。合庶彙以槩觀，亦有能之可稱。何弗安乎性分，乃從事于戰爭。若乃柱礎潤流，濃雲鬱興，潢潦慮及，坵垤思升，授兵於雷雨之堂，整旅於檀蘿之國。列行伍而序進，勢有類于征役。數越千萬，隊分什伯。黍民肆騰翥之勇，元駒逞奔驟之力。初曼衍乎墻隅，旋圍繞乎砌側。登爽塏以屯集，養鋒銳而待敵。緣堦歷坎，負塊依石，若創營而立壁也。交持競齧，以力相格，若陷陣而縱擊也。弱者散驚，强者攻克，若追奔而逐北也。利吻如鉗，各啣所獲，若獻俘而斬馘也。方且圍戶之前，入穴之隙〔二〕，軍拔幟而漢勝，師館穀而晉食，隳沙礫之

樓觀，空羶穢之儲積。乃整衆而還歸，類志滿而意得。一寓目而觀戲。三重爲之太息。使殷師聞之，必以爲牛鬪之可駭。而蒙莊睹此，豈獨哀蝸戰之不釋耶。嗟夫！太樸既分，百僞斯動，逐利隨欲，鬪智角勇，弱役於強，寡奪於衆，迭相憑陵，日鬪而鬩。雖以蟻之至眇，亦紛拏而總總。又孰知夫擾擾之無益，而南柯之爲夢耶？是不獨蟻之爲然也，天下之區區，何以異於蟻穴之微；人心之好競，何以異於羣蟻之知。相古先民，鞠旅陳師，蓋欲戢乎暴亂，非樂耀於兵威。奈世道之日遷，異往聖之所爲。韓、白騁其巧，孫、吳奮其奇。驅萬姓于鋒鏑，爭一戰之雄雌。竭民膏于中國，要邊功于外夷。財力既凋，憂患乃隨，鑑在邇而弗悟，轍既覆而尚追。安知教修而崇服，德敷而苗歸。蓋亦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雪坡舍人集》卷一〇。

〔二〕穴：原作「元」，據庫本改。

宜堂賦

爲張倅作。

魯丘稱好賢之詩兮，曰如鄭之《緇衣》。惟周司徒之善於職兮，國人美之而曰宜。適子館而授粲兮，衣苟敝而又改爲。邈千載而誰嗣兮，乃復見于此時。粵高安之勝區，俗清澁而易化。乃以從遊赤松之僊人，而爲平分風月之別駕。居無何而政成，思欲樂其閑暇。爰啓新堂，以宜字之。騁椽筆而成

記，發江山之潛輝。有龐者眉，左扶右携。來觀厥成，載笑載怡。私問于公之客曰：「宜堂之名何居？其此堂之宜我公乎，抑我公之宜此堂乎？顧天衢之方亨兮，展驥足于千里。決非如休亭主人所謂之三宜也，又非如竹樓使君所記之六宜也。以宜字堂，厥有其義。客如知之，願爲父老言公之意。」客曰：「叟不讀公之記乎，公之意在于爾民而樂事其寓也，故其爲堂也，不雕其楹，不峻其宇，席可函丈，室如環堵。寓意于鼓琴弈棋之間，而意不在于樽俎，托興于賦詩吟嘯之時，而興不在于歌舞，故能無所往而不宜。而斯堂也，亦真宜行樂之所。是故煙晴景明，花菲柳繁，則宜于春。翠陰鬱蒼，冰壺晝涼，則宜于夏。風露鮮霽，則宜于秋之晨。雪月爭清，則宜于冬之夜。焚香讀《易》，則宜于自公之餘。品茶評詩，則宜于對客之暇。頌聲溢清水之庭，訴牒稀蔽棠之舍。此宜堂之無所不宜者也。況夫鄰碧落之洞天，對蓬萊之絕頂。荷山自獻其萬狀，錦江橫陳乎千頃。揖安期于九霄，吸流霞之八景。宜騎氣而馭風而游于方壺圓嶠之境，又不特製菡萏于劍池，酌清泠于丹井也。宜之義大矣哉！孰爲之宜，蓋有其故。鈴閣無有蟹之嫌，寮幕深詠魚之趣。全芒刃于解牛，微捷徑之窘步。此堂之所以爲宜，而斯名之所以無負也。」言未已，父老欣然而笑曰：「宜之義知之矣，而斯堂則豈公之所宜乎？我聞佩僊花、吟紫薇時，則有白玉之堂；列三槐、植九棘時，則有中書之堂。公之所宜，蓋宜于此，而豈止宜于分雌堂之半席乎。」客以爲然，遂從而歌之。歌曰：公作新堂，是名以宜。可以飲酒兮，可以賦詩。攬風月兮無邊，樂朝暮兮四時。身軒冕兮志丘壑，匪堂之樂兮樂民之樂。時和歲豐兮民物阜康，公領嘉客兮來宴斯堂。撞鐘兮擊鼓，鼓咽咽兮醉言舞。祝公眉壽兮俾熾而昌，公宜天

下兮豈止宜于此邦。抑公之宜兮奚堂之居，匪槐堂之位，則玉堂之廬。《雪坡舍人集》卷一〇。

參知政事石之端除昭文殿大學士平章軍國兼樞密使欽國公監修國

史加食邑實封制〔二〕

敕門下：朕置左右而以碩輔，庸鎮有邦；求俊彥而迪後人，茂興文治。疇咨一德，董正百官，敷告大庭，渙揚顯號。具官某中正而純粹，肅括而弘深。量可包荒，振河海而不洩；氣常配義，塞天地而至剛。直而溫，簡而廉，涅不緇，磨不磷。圭角渾乎其弗露，器宇澄之而益清。夙耀郎星，已涵遠業。近聯卿月，愈著清華。玉潤金相，龍騫鳳翥。肆參政筦，密贊廟謨。直方大不疑所行，身能任道；耆壽俊越在厥服，志在澤民。厚重如勃，而不至少文；凝遠如璟，而益堅持正。具瞻師尹，可謂大臣。庸升上相之班，兼總元樞之政。房善謀，杜善斷，藏諸用以彌縫；蕭也規，曹也隨，載斯民於清淨。陞華書殿，倚重經筵。庸開古歛之封，仍衍真畚之奉。茂昭前人之謨烈，式告我后之謀猷。嗚呼！均四海，統百官，汝其慰天下以維巖之望；鎮外夷，撫諸夏，汝其凝國勢於如磐之安。予欲弼成道德，汝礪乃金；予欲燮調陰陽，汝鉉斯鼎。益著圭璋之問，以收簡冊之勳。《雪坡舍人集》卷四二。

〔二〕原書此篇之前題云：「制三首，擬宏詞作。」又，「軍國」下疑脫「事」字。

知樞密院事管少穎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進

封宣國公加食邑實封制〔二〕

敕門下：朕蒐擇英髦，若稽簡牘。丙、魏同心而輔政，漢治以興；房、杜以文而濟兵，唐業以創。是登豪俊，爰作輔臣。布告昕朝，咸知朕意。具官某剛健而特立，敏銳而有文。早掇高科，毛遂脫穎而出；志輕好爵，梅福掛冠而歸。載嘉恬退之風，拔真校讎之選。才無施而不可，道常默而不言。上而古今治亂之原，悉知所自；下至期會簿書之細，亦綜其詳。本末兼該，精粗具舉，終身不易其節，一毫無欺於心。越在經筵，極陳治道。以蕭何爲刀筆之吏，謂其止漢於秦；以夷吾爲小器之人，謂其終齊於伯。論道必先於周、孔，陳謨必及於唐、虞。詳觀小心，知可大用。翦鬚賜藥，欽哉無碩鼠之貪；飛帛精忠，善爾有鳴雞之度。灼見人才之皂白，不搖羣議之雌黃。擢自樞庭，陟之亞輔。督承明著作之任，黼黻皇猷；兼麗正禮樂之司，粉繪王典。肇開中山之國，庸易管城之封。申錫真腴，增加峻秩。庶膺光寵，益懋事功。嗚呼！克紹乃辟于先生，朕方受四海之圖籍；勸相我家惟吉士，爾其同萬國之車書。還淳風於畫卦造契之初，躋至治於議禮考文之盛。一心輔治，萬世有辭。

〔二〕制：原作「諭」，據庫本改。

吏部尚書元默卿除參知政事集英殿大學士燕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敕門下：武公如圭璧而有文，蔚著清華之望；商王引金礪以命相，有資磨切之功。惟邪正有薰蕕之分，則君宰不膠漆而固。歷敷朕志，迪簡王庭。具官某極深而研幾，義方而敬直。器質粹萬金之寶，精誠堅百鍊之剛。自感會於龍雲，無掩藏於豹霧。書壇擢第，以文章行有用之才；紆綬臨民，以道德洗積汙之染。如石其介，有玉者礪。昭然能黑白之分，不使至紫朱之亂。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無翟子兼愛之偏；研精覃思以撫羣言，得昌黎鉤玄之學。擢自客卿之列，寘之翰苑之班。播告交修，出納惟允。光啓奎星之運，功在凌煙之圖。臣有黔夫，齊可稱於四寶；僉曰伯禹，堯盍錫於元圭。擢之喉舌之司，典我銓衡之選。考書九品，激濁揚清。事判五花，綜名核實。薰染人才之善，刮磨君德之光。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香久與芝蘭而俱化。庸登政筦，峻陟文階。載易薛封，肇開燕國。申錫圭田之奉，寵升書殿之班。玉我於成，繩君以正。嗚呼！恭默而思道，朕嘗夢上帝之賚予；用以圖功〔二〕，爾其念寧王之遺寶。勿徇斜封之濫冗，勿專簿書之勾稽。若昔召公，實啓爾土。尚其夾輔，庶可匹休。《雪坡舍人集》卷四二。

〔二〕「用」字前或後當脫一字。

賜第謝表 癸丑

伏以相上帝而作之君，實兼師教；有天下而選於衆，在得人賢。方獲望於清光，遽寵承於異數。叨榮過分，報德無涯。中謝。恭以堯舜親賢，惟求實用；漢唐取士，始尚虛文。利祿競趨，風俗愈薄。欲聿新乎聖化，必首正於人心。臣等識不通今，忠惟好古。毋曲學以阿世，蓋出真忱；以直言而取人，幸逢盛際。求才棧樸，垂問芻蕘，咸造大廷，對揚休命。修道謂教，願立《中庸》之經；明德新民，當知《大學》之本。庶各安於趨向，皆可副於選掄。冒陳狂瞽之言，簡在高明之聽。誤膺親擢，未協僉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洽道豐，行高恩厚。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黨無偏，皇建其極。爰究心於選舉，詳爲法以搜羅，遂使謬庸，亦蒙甄拔。臣等誓操素節，仰答洪私。懷仁義以事其君，敢昧平生之志；有謀猷則告于內，願輸他日之忠。《雪坡舍人集》卷五。

賜聞喜宴謝表

伏以恩叨賜第，仰承晉日之清光；禮寓肆筵，載舉需雲之盛宴。輝生觴豆，喜動簪裳。中謝。竊

以極榮者九陛之龍光，殊遇者一時之燕衍。野食苹而取義，蓋施諸羣臣嘉賓；露在草以興歌，獨言夫君子令德。敢謂儒科之始進，亦蒙帝渥之下霑。臣等文乏咀華，學勤味道。天涵地育，久漸豐芑之仁；霧滃雲蒸，迺與鎬京之飲。饋陳八簋，酒拜三行。歌且舞以有儀，燕以敖而是則。凡而飽德，均此陶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酌道之源，求士如渴。商惟醇之善政，官不及私；周《既醉》之太平，人皆有行。推至忱而與共，俾嘉惠之恭承。秩若無譁，翕然胥樂。臣等志存冰檠，願匪膏粱。飲之得盡其心，肯徇醕醢之俗；食焉不怠其事，誓逃餐素之譏。《雪坡舍人集》卷五。

賜御製詩謝表

伏以君賜之食，式均鼎養之恩；帝勸以歌，庸示賁成之化。儒科增重，士類知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筆成書，王言作命。堯章煥乎，其有德運乃文；周道粲然，復興功烈于雅。天頒一札，風厲四方。臣等欽覩昭回，祇承訓迪。作誦雖慙於吉甫，美在任賢；載賡竊效於臯陶，謹毋墮事。《雪坡舍人集》卷五。

賜花謝表

伏以恩霑露草，萃生意於羣芳；香動天葩，散陽春於萬宇。寵光所被，枯卉皆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中庸素根，道德爲麗。廣開衆正，爰攬其英，博采直言，以華吾國。特頒異貺，昭示至榮。臣等志慕垂馨，學思就實。孤忠報主，敢求桃李之門；潔操厲躬，願在蕙蘭之畹。《雪坡舍人集》卷五。

賜冰謝表

伏以《湛露》霑恩，式綏宴衍；頒冰示寵，祇服光榮。當暑之隆，不寒而栗。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淵衷水止，靜鑑天昭。臨政萬機，凜如履薄。謹微一念，深戒坤凝。載分玉井之珍，增耀瓊林之集。臣等敢不忠清秉節，精白承休。睨見陰消，仰贊去邪之決；天寒地淨，願爲固圉之圖。《雪坡舍人

集》卷五。

東宮受冊賀皇帝表

庚申

伏以天付有家，式重承祧之寄；王命作冊，丕昭啓後之謀。寶曆無疆，瑤圖有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堯中舜一，文顯武承。身度準繩，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天常筆舌，爲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將肇舉於明禋，爰載崇於冢嗣。上公授命，百執在廷。袞冕黻珽之度昭，祝敔笙鏞之樂備。於粲國家之盛典，永綿宗社之丕基。臣等忝列宮僚，幸逢邦慶。裨日就月將之德，自媿罔功；作星輝海潤之歌，願言歸美。《雪坡舍人集》卷五。

謝皇帝賜馬表

許乘騎入東宮講讀。

伏以揣分僥覩，濫廁露門之講；蒙恩赫奕，遽頒天廐之良。得所未當，感而益懼。中謝。竊以過闕則下，庸見尊君之心；俟駕而行，亦豈爲臣之禮。獨以說經於儲館，遂令給傳於禁途。策茲騏驥之材，媿矣駑駘之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飛龍上治，適駿有聲。馳驚乎仁義之途，游觀於道德之域。尊禮經士，啓迪後人。盡忠嘉之羣心，將之帛筐；知勤勞於臣下，酌以金罍。憫茲出入之微勤，假以超驤之上駟。臣敢不竭其忠力，範我馳驅。躡彼遐蹤，必陋漢唐之陳蹟；導夫先路，願趨堯舜之通衢。

《雪坡舍人集》卷五。

沂邸賀皇帝肅清江上表

庚申兼宮教時作。

中國猶太陽，犯順豈容於小醜；仁兵若時雨，奏功大慰於羣黎。王心載寧，天下底定。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廟謨雄斷，神武聖文。昌曆開天，等藝祖造邦之日；興圖拓地，紹高宗復古之勳。屬者裔戎，啓茲邊隙。生靈塗炭，中外淵冰。罪己之詔一頒，悔禍之天隨格。及相同德，與神爲謀。王命于宣，虎告成而式辟；皇耆其武，度董師而集功。智勇協心，將士用命，三軍夾擊，萬虜俱殲。昔苻堅岨于淮肥，佛狸殞于瓜步，皆天險之未越，亦事機之幸乘。未有安內夏於幾危，挫北軍於已渡。茂建丕烈，前無古人。江海一清，盡復四民之業；乾坤再造，永垂萬世之基。宜廟宜郊，可歌可頌。臣某義均休戚，慶倍等倫。舜舞兩階，已喜班師而振旅；舞有七德，尚期保大以定功。《雪坡舍人集》卷五。

沂邸賀皇帝東宮正位表

千歲皆安，立嗣必子；四方繼照，麗正重明。宗社尊隆，臣民悅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傳心堯舜，媲美殷周。寧王遺大寶龜，昭嗣無疆之服；孫謀以翼子燕，式觀遙駿之聲。契惟天惟祖之初心，

舉有國有家之曠典。丕釐景命，敷遺後人。臣忝列宗支，喜培國本。安磐石，壽箕翼，祝天子之萬年；隆岱嶽，深河源，慶皇基之億載。《雪坡舍人集》卷五。

沂邸賀皇帝太子入宮表

伏審茂建青闈，密依紫禁。端聖人之南面，昭此大明；位元子於東宮，于以自副。室家胥慶，廟社有歸。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恭己操功，宅尊麗正。土階三尺，昭令德以示子孫；世室九筵，有成命而祀天地。聿嚴主鬯，爰重立儲，載肅輦飛，以安鶴駕。爰居爰處，來燕來寧。臣屬在宗藩，喜深厦賀。虎闈尚齒，知內先九族之親；龍樓問安，願上祝萬年之壽。《雪坡舍人集》卷五。

皇太子侍立參決謝皇帝表

庚申兼太子舍人時作。

問安清禁，方嚴子職之恪共；立侍紫宸，乃獲政機之觀決。得於目擊，授以心傳。揣分未堪，蒙恩過厚。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以聲爲律，其動應規。昭其度，昭其文，示之令德；丕哉謨，丕哉烈，佑我後人。肅然身教之儀刑，見于家法之純懿。若稽嘉祐，先宗祀以建儲；上則天禧，命宰臣而習事。不以臣爲幼侗，而俾之繼紹；不以臣爲愚陋，而誨之經綸。拱親黼宸之日朝，聳觀神斷之天造。

若明發蔀，可學知方。臣有獲多聞，祇承允若。視乃無時豫怠，帥而不敢有加。晉王治之儒庸，夫何足效；曾孫誦之道德，所願庶幾。《雪坡舍人集》卷五。

皇太子謝皇帝令百官詣東宮表

鴻冊誕揚，仰拜君親之茂眷；鴈班移賀，懼非臣子之敢當。揣分僭踰，拊躬惕厲。中謝。竊謂以儀辨等，初無二上之尊；事主比肩，敢辱百僚之見。獨以宗祧之至重，特令品級之少殊。外似聳於觀瞻，中實深於戰栗。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接千歲統，垂萬世基，以得人之謂仁，念立嗣之必子。昭德而示，有則以貽。堯歷試而考言，既云乃可；禹固辭而稽首，必曰汝諧。肇建青宮，俾承紫極。茲舉正名之典，又隆納謁之文。臣敢不自牧以謙，相躋于敬。見公少如保傅之禮，寧有怠驕；以英俊爲師友之交，決無私昵。庶克堪於付託，期不忝於繼承。《雪坡舍人集》卷五。

皇太子辭皇帝賜扇表

伏蒙聖慈賜臣紫扇四把者。龍光赫奕，特頒列侍之儀；雉尾森嚴，頗近至尊之御。未容僭受，決不敢當。欲望聖慈，特賜蠲免。《雪坡舍人集》卷五。

全宋文卷八一二六

姚 勉 二

宮僚賀皇后冊太子牋

庚申兼舍人時作。

寶圖光啓，由《關雎》王化之基；玉冊誕揚，重燕翼孫謀之命。慶流宮壺，福在宗祧。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體順承〔二〕，家人正吉。塗山聖德，宜乎繼禹道之能賢；大姒徽音，所以有武王之爲子。贊成睿斷，允出母儀。永爲萬世之規，茂介兩宮之祉。臣等備員儲案，拭目景光，實爲千一之逢，曾蔑萬分之助。器歸長子，已紓漆室之懷；壽祝聖人，願效華封之請。《雪坡舍人集》卷六。

〔二〕后：原作「帝」，據文題及庫本改。

宮僚賀皇太子受冊牋

天子當陽，肇舉建儲之禮；王言作命，聿嚴奉冊之儀。神悅人和，禮明樂備。宗祊有慶，中外屬心。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粹質金相，淵姿玉裕。主器莫若長子，有宗廟乂鬯之責存；遺寶以紹天明，有室堂菑播之任在。顯膺瑞玉，端秉植圭。丕煥前星，拱承北極。某等濫聯宮采，欣覩上儀。奉珣珉而泣東宮，幸際百年之曠典；從青蓋而朝太室，聳聆兆姓之歡聲。《雪坡舍人集》卷六。

宮僚謝皇太子賜宴牋

星暉海潤，位新正於東宮；露湛陽晞，恩共承於北闕〔二〕。以燕以衍，爲龍爲光。中謝。竊以建元良者所以垂萬世之基，示慈惠者所以侈一時之典。置酒而侍，必商山園綺之流；給膳以珍，在瀛洲房杜之彥。某等猥非妙選，曷稱盛儀。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視膳孝隆，主鬯任重。酌道之源，覈仁之藪。傳聖上訪儒之心，由義之路，入禮之門；得君子招賢之正，推忱樂與，執饋載親。不遺宮采之微，俾與賓筵之秩。某等餐和甚至，醉德惟醺。樂鳴鹿之蒿苹，不知所報；撤鮑魚於俎豆，願竭此忱。《雪坡舍人集》卷六。

〔二〕闕：原缺，據庫本補。

賀皇太子正位牋

伏審肇建儲宮，於昭盛典。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爰重詒謀；宗祀饗上帝於明堂，聿嚴主鬯。拜家有慶，運祚無疆。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文明溫恭，孝友仁愛。乾稱父，坤稱母，允爲宗子之賢；月重輪，星重暉，咸仰副君之德。舜守帝堯之道一，文朝王季者日三。心謀大同，天迪從保。某猥承鳳詔，入侍龍樓，愧無贊道之文，未稱承華之選。惟君子命，惟君子使，誓當殫引翼之忱；與正人居，與正人游，願益就高明之學。傾心懇切，拜手敷陳。《雪坡舍人集》卷六。

除舍人供職謝皇太子牋

賢聖仁孝聞天下，方新謀燕之詒；左右前後皆正人，有賴朋龜之益。若爲膚謫，誤入選掄。中謝。伏念某曩玷微科，未酬巽渥。馳心魏闕，每懷漆室之倚楹；厠迹石渠，忽尾商山之侍宴。願忠雖切，揣分無堪。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問道承師，敬賢好士。春學干，秋學羽，時敏厥修；史誦詩，工誦箴，日聞者正。遂令孤陋，亦廁羣賢。某愧乏奇才，幸非曲學。近周、召之賢則善，所望親仁；非

堯、舜之道不陳，是爲效報。《雪坡舍人集》卷六。

謝皇太子賜馬牋

學務時修，獲侍潛龍之邸；禮隆晝接，特承用馬之恩。揣分未堪，拊心重媿。中謝。竊以載驂載駟，君子來朝；乘牡乘黃，在公載燕。畀之五良者，見其好善；予之駟牡者，所以褒功。若爲一介之微，得御六閑之駿。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珠庭質粹，金輅望新，以駿馬不獻東宮爲賢，以龍樓不絕馳道爲孝。前明師，後勸講，樂豈御縻之間；趣肆夏，步采齊，行有鸞和之節。念茲駑蹇，乘以馱馱。某敢不恭侍羈羈，欽承鞭策。述德車樂御之理，講帝驟王馳之方。命彼載之道，敢辭於云遠；薄言駟者思，願一於無邪。《雪坡舍人集》卷六。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一。

沂邸賀皇后立太子牋

庚申兼宮教時作。

坤道資生，爲天下母。震宮主鬯，乃聖人男。九廟奠安，三靈闡懌。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塗山興妣，簡狄生商。衍國家之慶源，贊宗社之大計。若昔昭陵建嫡，式由光獻之功；高廟定儲，允出憲聖之助。承天與子，視古有光。臣忝列近藩，獲觀盛典。龍樓致孝，益隆保護之恩；燕翼貽謀，丕享延

洪之福。《雪坡舍人集》卷六。

沂邸賀皇太子受冊牋

前星正位，震器有歸。暈日開祥，離明繼照。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徽柔懿恭，溫良寬裕。謳歌曰吾君之子，亦既有年；賢聖繫天下之心，久孚衆望。肇正儲位，益隆我邦。某忝屬宗藩，喜聞典冊。萬年受天之祐，在致孝忱；三代有道之長，願親端士。《雪坡舍人集》卷六。

沂邸賀皇后太子入宮牋

坤宮主靜，在母不煩。甲觀僊功，翼子以燕。三宮忻慶，九廟安寧。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齊體紫宸，儷尊皇極。椒塗壺壁，式開宜衆之祥；花繞禁庭，昭受問安之禮。立承華於近闕，名繼照以爲堂。某忝列宗藩，實深厦賀。親闈密勿，龍樓嚴日致之忱〔二〕；子職恪共，鳳輦上天齊之壽。《雪坡舍人集》卷六。

〔二〕嚴：原脫，據庫本補。

沂邸賀皇太子入宮牋

肇建春坊，聿新甲觀。洊雷爲震，位爰正於在東；前星近心，辰載瞻於拱北。神人交慶，朝野同龢。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處己溫恭，傳家忠厚。學益躋於聖閭，孝恪奉於親闈。體元將以長人，仁爲安宅；朝日以明有敬，禮乃入門。密依紫禁之天，丕闡青宮之地。某鳳麟屬近，燕雀情深。館有弘文，知己妙俊英之選；苑無博望，斷不聞賓客之私。《雪坡舍人集》卷六。

丙辰封事

十二月吉日，承事郎、新除秘書省正字臣姚勉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江西一寒，學未聞道。癸丑奉對大廷，有司第臣策在第四。陛下念其愚直，親擢以冠羣才。受恩西歸，福過災至，未及一月，即遭外艱。得祿既不逮親，從吉未忍問仕。陛下曲賜憐念，以趙汝愚故事，起之疚棘之餘。顧臣何人，蒙此異眷，不由五剡之薦而即登於通秩，未有一日之考而遽玷於中除，恩大難勝，感極繼泣。雖乖親養，合報主知，不忍固辭，願移忠事，祇承召命。已至半途，將咫尺於天顏，忽驟嬰於寒疾，欲進不可，有懷莫伸。臣伏見前朝蘇洵奉詔試舍人院，辭不拜命，輒陳奏篇。今也微臣敢援爲例，僭以書

獻，惟陛下試垂聽焉。夫陛下之所以召臣者，豈欲榮臣以美官哉。蓋念其前日之能直言時事，故進之耳。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陛下既親獎於其先，則是既信而可諫矣，不得以未信爲謗自諉也。臣前此獻策於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臣之所謂立中道也者，蓋欲清去朋黨；所謂獎直言也者，蓋欲廣通下情。言雖若迂，事則甚切。臣今所見，無異於前。臣觀陛下聖度如天，明見如日，忠厚如仁祖，英果如孝皇，信用忠賢，容受切直，恢張士氣，長育人材，護如珪璧，愛如桐梓。正人暫去而即召，言者雖忤而必容，四方稱仁，萬世誦聖；雖盛美殆難縷述，此二事實最可稱。如端平之甲午改元，淳祐之乙巳、壬子，陛下此時之用人聽言，青史書之，蓋無窮之令聞也。雖然，臣願陛下兢兢業業，保持初意而已。驚心邇日，駭耳異聞，不知彼何人斯，乃爾上誤陛下。臣知陛下之本心不爾，蓋必有簪鼓聖聽者也。臣初離瑞陽，忽傳時報，乃有立石三學之事。臣固已駭之矣，猶恐實有蹈非彝而累教育者。啓行數日，漸至臨川，側聞兩御史之章，大斥三學舍之士，不知所謂，益重厥疑。至於近時，號爲敢言之臣，亦皆相繼而廢罷，臣於是益駭焉。臣至上饒，得觀邸報，則臣蔡杭又已去國。臣之駭者，至是愈甚矣。夫斥逐學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檜、侂、遠之時所爲耳。今日聖君賢相，詎宜有此哉！以學校未離韋布之人，在平日豈無市井之過。然而外議初不謂然，但知爲前日上書之人，故今致臺諫復仇之禍。其間雖有一二士不與上書姓名，皆謂朝廷借此以蓋非，不知蹤跡欲掩而愈露。況不與前日上書之士，亦是攻乙卯去相之人。斥士者縱不以此而加誅，得罪者豈不藉此以自解。此聲一出，天下謂何？必謂朝廷今諱人言，自此誰敢獻其狂直。言路一塞，

所繫不輕。儻使國有大姦，將恐無復言者。敗亡軌轍，前古所同。敢於沮抑人言，是豈爲國忠計？夫帝王大德，在於納諫。朝有直言，謂之國華。陛下聖明，豈不知此？三十二年容受人言之盛德，忍於一旦斲喪之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陛下欲進用私人，恐言者藉藉，先斥士以塞來者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蒙進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與己爲仇者乎？朝廷之上縱無是心，天下之人不能無是議也。此蘇軾所謂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也。臣觀陛下今日之所進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嵩之也，亦未必如前日之與憲、晦也。然三學之攻嵩之、憲、晦，則陛下不怒不斥，何獨於今此而遽怒之斥之邪？天下於此疑矣，非所以示方來也。夫敢諫有鼓，進善有旌，書愆有板，設於朝市，古先聖王之欲以來諫也。古先聖王本無可諫之事，猶不能無求諫之心。陛下本有好諫之心，何遽設爲拒諫之具。三學之立石，臣恐諫鼓謗木不如是也。漢文帝止輦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夫言之真不可用者，容之可也，而何必拒之哉。方文帝有獄繫周勃之愆，賈誼進刑不上大夫之說。自後文帝體貌大臣，以弄臣輒嫚戲於朝廷，在丞相亦得伸其國法。文帝之用誼言如此，又何嘗聞有誅斥賈誼之事哉。漢文帝三代以下之賢君，猶能若此，陛下姿兼五帝，道邁三王，又豈可出文帝下乎？臣知陛下之決不然也。昔章惇、蔡京之徒，上誤祖宗，立姦黨碑於內殿，賢如司馬光，乃以爲姦黨之首。一時小人，自謂可以欺天下也。而石工安民乞不刊其姓字，恐併譏於後世。今之學官奉承此事，不聞諫止，寧不有覲面目於石工乎？立石之餘，繼以斥士，此殆角公論以求勝，挫善類以取快者矣，甚非盛世事也。夫易進難退者，世謂之小人；難進易退者，世謂之君子。儻有一毫貪榮固

位之意，豈逃鄙夫患得患失之譏。陛下今所進用之人，使其真有德之可尊，有才之可用，人望所與，官職何辭。遲之歲年，試用未晚，何必驟擢之臺察，驟長之諫坡，又驟躋之政府哉？使其本無驅逐前相之心，能納盡言，爲法受惡，或有丐祠求去之請，豈非高尚退潔之風。心事靡他，人言奚卹，何必無一語以及，去不幾時而受遷哉。是爲臣者不以難進之君子自處，而以易進者自處；爲君者不以難進之君子處之，而以易進者處之矣。臣恐陛下君臣未必甘受此名也。驟加進用，欲以勝公論，寧不適以滋公論乎？夫公論者，當使之在上，不當使之在下也。不幸公論逸而在下，在上者當有陰消潛弭之，以使之平，不當壅遏抑絕之，使至於激也。《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朱熹釋之曰：「天下有道，則自然不議，非箝其口使之不議。」然則箝之者，豈非所以激之歟！東漢末年之黨錮，皆激致之耳，激而致此，豈天下國家之福，又豈忠臣志士所願哉！邇者臣蔡杭去國之由，與臣夢炎、臣逢辰之罷，臣雖未知其故。傳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謂臣杭因救三學之士，其說不用而行。至於臣夢炎、臣逢辰之寢命去官，則謂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去。臣逢辰則是去年上疏排近倖之士，臣夢炎則是前日越次求對，欲言時事之人。果若人言，尤是不可。臣不知今日何爲而如此，得非疑其爲朋乎？昔唐玄宗時，劉晏以神童爲正字，玄宗問之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有朋黨之小人也。晏之在唐，後來乃鞭算聚斂之人，未爲知道，但其當時所對，則亦可謂至言。臣今蒙陛下除官，適是此職，敢借劉晏朋字未正之說，願今日有正朋可乎？本朝歐陽修在仁祖時，嘗作《朋黨論》，有曰「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真朋」，蓋謂小人之僞朋不可有，

君子之真朋不可無也。以利爲朋者小人也，以道爲朋者君子也。君子公於爲國，故志同道合，不能不皆出於愛君；小人私於爲身，故朋姦結黨，不能不皆出於竊位。君子小人之判蓋如此，君子小人之分朋，其初若未見損益，但君子之朋與治爲朋，小人之朋與亂爲朋，其究極則天壤遼絕，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安危存亡耳。知人固堯舜所難，然察其用心，則君子小人亦不難辯。陛下天資睿哲，閱歷精深，致知既明於此，蓋昭然黑白。《中庸》知仁勇之三德，陛下之所素講貫而體驗者，謹毋使天下謂陛下知足以周物，而仁反至於惠姦，勇反至於斥賢也。仁、勇失其所施，則是知亦爲未盡矣。陛下毋疑在朝諸臣之分朋植黨，毋謂在朝諸臣之背公徇私，但當審而察之，孰邪孰正，其朋於爲國乎，抑朋於爲身乎？其朋於愛君乎？抑朋於竊位乎？其朋於盡忠竭節乎？抑朋於徇貨殖利乎？左右其有譽阿大夫而爲朋者乎？嬖臣其有進商鞅而爲朋者乎？執政其有與臺諫而爲朋者乎？臺臣其有與諫官而爲朋者乎？外戚其有與宦寺而爲朋者乎？無之則善矣，如有之，則必不逃陛下之明鑑也。乙卯去相，不能知子，賄道濁污，人孰肯與之爲黨。今年去相，致君無術，功烈甚卑，人孰肯與之爲黨。至於乙巳、壬子之善類，甲辰、庚戌之魁彥，則天下所謂忠賢，不得謂之爲黨也。指其黨於陛下之前者，恐未足以爲黨。而陰相黨於陛下之前者，陛下不可不察其爲黨也。君子無罪可名，無過可指。小人欲激人主之怒，不過以黨之一字目之，則必犯人主之所惡耳。至於所斥逐之黨，則大抵皆君子也。以黨爲名空國君子，小人異世同術，莫不皆然。黨錮空而漢危，清流空而唐禍，元祐姦黨空而宣、靖之變作。小人至此，亦非其福矣，豈獨君子哉。事久論定，君子小人之名，萬世之下，昭若揭日。在黨錮者，人謂

之君子，殺黨錮者，得謂之君子乎？與清流者，人謂之君子，投清流者，得謂之君子乎？列姦黨碑者，至今謂之君子；立姦黨碑者，得謂之君子乎？小人亦何利於此哉。故朋黨之名，在今日朝廷之上，決不宜有，有立黨之說以告陛下者，即黨之尤者也，惟陛下察之。臣願陛下精別真僞之朋，廣開衆正之路，已斥之士，終與叙還，已去之賢，旋加收召。端平之善類，今皆凋落，所存者不過一二老。乙巳、壬子之善類，今散在四方者，幸尚有十餘人。至於新進鯁亮之流，亦且不下十數，皆宜引以自近，實彼周行，雖有嬰鱗逆耳之言，當廣乾坤容納之量。直士聚則嘉言日進，公道開則治勢日張。天下未有求治而不用賢，而不聽言者也。昔仁祖皇帝慶曆之際，登用諸賢，不一二年，皆爲小人以朋黨傾去。亦嘗執政而用夏竦，亦嘗宰相而用執中，然而小人暫親即疏，君子暫散而即聚。迄至嘉祐，一皆正人，躋時太平，功在社稷。天下皆謂陛下深似仁祖，陛下可不繼仁祖所爲乎。國家自宣、靖以來，無復人才。至紹興初年，方得涵養成就，未幾又壞於秦檜。至孝宗皇帝，又加之涵養成就，是故乾道、淳熙之盛，無減慶曆、嘉祐之時。先皇之初年，人才皆孝宗皇帝之所涵養成就者也。一壞於侂冑，再壞於彌遠，士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之節，人知有諂諛，而不知忠直之風。夫今天下之士所以正論昌言，瀕死不悔，屢仆屢起，曾不挫折，一躓一奮，曾不畏縮者，乃陛下三十三年之所涵養成就耳。以三十三年之極力涵養成就者，一旦斲喪之，可乎？不特此也，祖宗三百餘年之所涵養成就者，而一旦斲喪之，可乎？此臣所爲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也，故敢妄發其狂言，願陛下保持其初意，使朝廷常有賢士，陛下長爲聖君。臣雖養痾山林，食荼如薺。不然，臣之來也，不過一留夢炎，一方

逢辰，不罷則斥耳。臣妄援蘇洵躡上封事，罪在不赦。但臣筮仕之始，於朝臣未有素交。至如三學諸生，亦皆懵不相識，初無附下罔上之意，皆出愛君憂國之忱。知則當言，言則當盡，至於出位，實不自知。席藁私室，以待鈇鉞，臣雖受誅，亦願陛下用人聽言，保持初意而已，惟陛下留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雪坡舍人集》卷一。

庚申封事

二月四日供正字職，翌日奏。

二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姚某謹沐齋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天下未嘗有難爲之事，人主不可無肯爲之臣。以肯爲之臣輔有爲之主，天下事難者易矣。《易》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夫屯者難也，不曰君子以畏避，而曰君子以經綸，豈非世雖屯難，正可經綸之日乎？有經綸則屯者亨矣，但患無經綸耳。方今天下之事勢有可惜者一，有可憂者二，而幸有可爲者四。可爲者即所謂經綸也，臣請疏言之。姦相丁大全，欺蔽聰明，壅塞言路，敢於言者，必加之竄；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誅。陛下踐祚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大全蓋欲以此箝天下之口而恣己之私也。臣於彼時，知有今日久矣。是以丙辰祗召，已至中道，不願與之立朝，疏陳其姦，亟歸俟罪。自時厥後，大全朋姦罔上，日甚一日，凡天下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數百萬極重之贓，而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用其腹心十數輩，布滿諸路，行一切不卹之政，白科彊抑，什取六七〔二〕，謂之和

糴，以失盡陛下之仁心，妄以富國彊兵自詭，特不過竭天下之膏血以奉陛下目前之欲耳。此即蔡京豐亨豫大之說，王黼應奉享上之舉也。富國者如此，強兵者又安在哉！夫己未之狄，戊午之糴之應也。昧者猶曰幸有戊午之重糴，猶可以給己未之禦狄。殊不知若無戊午之糴，則決無己未之狄矣。陛下知漁舟渡韃之罪，起於袁玠，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使陛下去年大悔悟、大更革之時，厥既登庸左右賢相，亟以大全及其黨與投之四裔，則天下大悅，衆憤盡紓，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韃即退伏消弭矣。姦臣誤陛下之罪甚大，陛下責姦臣之罰甚輕，此固陛下之仁厚也。然天下謂陛下尚有眷顧大全之心，他日必念其能生財，不念其幾誤國，必至復用，重害吾民。是以怨尚鬱而未紓，憤暫解而復結。加以奪官之命越數月而後下，求言之詔亦越數月而後頒，古人所謂改紀其政者，當一反前之所爲，而乃癰疽之根猶伏胸腹，瞑眩之劑未徹膏肓，使天下有悔過不盡之嘆。夫前日悔過之不盡，則今日逐寇之不盡也。前可爲而不勇爲，今雖欲爲之，亦緩下之劑矣，此臣所謂可惜者一也。去年秋，韃在鄂渚耳，未至興、壽也。冬則南在湖、湘，北至興、壽耳，未至江西也，今則在江西矣。臣所居之郡瑞陽，所鄰之郡清江，今聞皆已殘破矣。隆興之邑凡八，如分寧，如武寧，如奉新，在章江之外者，今皆躡蹂矣。如豐城，如進賢，在章江之內者，今皆奔潰矣，是八邑而失其五也。支體已翦，腹心能自固乎？萬一虜用避實擊虛之謀，捨隆興而不攻，或自南康而渡，或自豐城而渡，或自清江而渡，或自章江之源而渡。越西江一步，所在州郡，不過如興如壽如瑞如清江耳。陛下何以限隔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虜本無謀，皆中國爲姦相患苦之。士民爲之嚮道，既犯鄂渚，又出廣右，蓋用巫臣疲於

奔命之謀，伍員多方以誤之之計。萬一牽制重閫，以一兵徑渡下流而來，以一兵倏自海道而至，陛下又何以待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韃之初破蜀也，一歲一抄掠之，害其耕，奪其聚，殺其民人，使不得供其軍賦，謂之涸水取魚之法。纔掠即去，雖去不歸，以一酋蟠伏興元，以爲歲入寇之計，不數載而全蜀陷。今興、壽二州，聞已爲虜所巢矣。萬一如兀朮欲築建康避暑俟秋復動之計，留患腹心，何有窮已？此臣所謂可憂者三也。雖然，豈可徒憂之而已哉。高宗皇帝六飛南渡之初，國勢未定，兀朮亦嘗驚犯江浙，當時事勢，可謂阽危。迨其次年，大作措置，則曰今冬虜來，似有可勝之理。又曰雖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矣。然則虜之渡江，不足慮也，但使之不敢再渡可也。陛下君臣儻能以高宗皇帝之時，猶可有爲爲心，則臣所謂可爲之四策，皆可行矣。何謂可爲者四？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二曰教民兵以護鄉里，三曰分責任以全境土，四曰一體統以集事功。韃長於野掠，短於攻城。鄂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則不能拔；豫章有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興國、壽昌以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城之有無，利害可覩也。去年冬，臣在瑞陽，嘗勸守臣築城，乃取橋樑、寺觀、塔廟之石以助之，量功命日，用薦艾獵城沂之法，則三旬而可濟。守臣雖是其說，竟爲幕僚沮撓而止，不過曰恐費州縣之財粟也。今財粟果安在哉？孰若以一州之財粟，衛一州之生靈乎？縱乞朝廷一二年上供綱解而爲之，朝廷亦必不計也，不愈於爲寇所蕩，則亦無所謂上供乎。今天下之無城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謂築城壁以衛州郡者此也。鄂渚官軍之外，有義士壯丁數萬人，長沙官軍之外，有鄉隅丁夫數萬人，皆能相助戰守。民兵之於鄉井，用力

尤至也。韃之所以彊者，空國而皆兵。使吾州縣皆有民兵以敵之，彼亦安能遽犯？勝韃之策，莫良於此。朝廷去年亦嘗許州縣結民兵，築山寨矣，不知後來何爲而遽罷？農隙講事，寓兵於耕，蓋亦近古也。主佃相養，貧富相資，可以弭姦，可以教睦，亦不費官也。若畏其爲盜賊，畏其相讎殺，則但當區處之得其道，勸率之得其人耳。督之以才且賢之里寓，總之以才且賢之時官，不肖而不爲鄉里所服者不使也，天下安有才且賢之里寓、時官而肯爲盜賊，肯相讎殺者哉。韃至而民殘，韃去而民盜，有民兵而如此乎，無民兵而如此乎？軍新招則不能精，軍既多則患無養，固不若民兵之不費也。但不必盡取保伍以爲民兵，保伍者止爲姦盜之防，民兵者當擇彊壯而教，教之以洞貫之弩，教之以拒馬之鎗，教之以陷陣之斧，斷無調遣，止衛其鄉，利而誘之，激以厚賞，民必樂從矣。去年臣在瑞陽，守臣嘗遵朝旨，委臣以教閱民兵之事，略有緒矣。但未幾而報罷，罷一月而遂遭哨騎之苦，守臣得百十民兵，走一小山寨，方能免禍。民兵山寨，不可謂無用也。使盡如臣言，鄉鄉皆兵，處處皆寨，豈至是哉。臣之州痛矣，無可言矣。今天下無民兵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謂教民兵以護鄉里者，此也。廣右、湖南、江西州郡，今固殘破矣，可殘破而已乎？殘破方新，修復亦易，但一人而爲之則難，衆力而圖之則易耳。且以江西言之，閩之在九江者，宜命之修復興國、壽昌兩軍，閩之在隆興在清江者，宜命之修復瑞陽、清江兩郡及分寧、奉新諸縣，官許辟置，財許移用，則修復之事，可次第舉矣。脩復既畢，然後命四監司各取所近之州郡，分而掌之，責其守禦，責其應援，失地則加之罪，却敵則重之賞。但是分任防扞之責，至於本司職事，如刑獄，如茶鹽，則仍前日之職而掌

之，宣闡大臣則加總其權於上，不立唐人藩鎮之名，陰合中興鎮撫之使。祖宗之法不必變，而列郡皆蒙其利矣。廣右、湖南諸郡，推此意而行之，江東、福建、兩浙亦用此意，而預防之責有所歸，力皆願效。臣所謂分責任以全境土者，此也。責任雖分，意嚮當一，要皆爲國，不必爭功。高宗皇帝初在臨安，嘗有聖製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此詩也，蓋高宗皇帝中興之規模也。越之謀吳，臣種治內，臣蠡治外，高宗聖心，蓋有見於此。其後用趙鼎、張浚爲左右相，遂用此法。鼎居中秉政，進退人才；浚江上視師，專任邊事。表裡相應，舉天下而運之掌矣。使三十六年之間皆此規模，中原即日可復。獨惜呂祉之間一萌，兄弟之好遂失，而秦檜乘之矣。今二相同心濟謀，萬無不和之失，更願堅凝重固，事事一體，人人一心，運掉四方，身使臂而臂使指。所在諸閫，亦宜同體國事，共濟時難。謹毋曰吾皆執政也，吾皆大臣也，勢敵權均，胡可相使，如此則天下之事，誰其爲之哉。臣所謂一體統以集事功者，此也。此四者，皆可爲之事也，即屯時之所謂經綸也。世之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足。今日，聖哲馳驚不足之時也。仁宗朝言者論呂夷簡曰：「大富貴呂夷簡享之，大憂患留與陛下。」臣今亦曰大富貴丁大全享之，大憂患留與陛下。爲大全游說者，必告陛下曰大全之時，州縣未多殘破也，殊不知此虜則誰致之哉？屯者，大全之所遺患也，二相則經綸其屯者也。抑臣嘗求經綸之道於《屯》卦而得其說，願末有獻焉。初九一爻爲動之主，《屯》之「經綸」，君子也，其爻辭曰：「盤旋，利居正，利建侯。」聖人釋之曰：「雖盤旋，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三者，經綸之要道也。屯難之時，未有攸濟，故盤旋而

不速進，但所利者在居正，在建侯，在以貴下賤耳。居正者順公理而無私邪也，建侯者聚衆賢以自輔助也，以貴下賤者屈己求謀而廣忠益也。鼎之相也，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黃彥節之移竹裁，微罪也，責軍令而禁止之；馮益之買鵝鴿，曖昧也，亦予外祠而疏遠之。陛下今能聽大臣如此否乎？此居正之道也。呂本中、張九成、潘良貴、魏玚、胡寅、范冲、朱震之諸賢萃本朝，韓世忠、岳飛、吳玠、吳玠、王彥之諸將布襄、淮、荆、蜀。陛下今有人才將帥如此否乎？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己而求言，宰相謙冲而待士，詔近臣編類奏疏，擇而行之，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見之施行者否乎？此以貴下賤之道也。是三者，高宗皇帝之所以亨屯也。高宗皇帝之時，豈不尤難於今日哉，而能有爲若此，則亦當時有肯爲之人，無難爲之事耳。今如曰不可爲，使陛下當高宗之世，將不攘夷狄而平盜賊乎？陰山窮髮之虜，蕩然窺闖內地，如升虛邑，纔十數哨騎入境，千萬人皆望風而潰，曾無發一矢與之抗者，臣甚爲中國羞也。願陛下爲宗社大計，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然臣粉榆已失，今而後以罪去，已不如前者在上饒驛奏封事時尚有可歸之路矣。觸鼎鑊斧鉞而死，乃其甘心，臣無所逃罪。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雪坡舍人集》卷二。

〔二〕什：原作「付」，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八一二七

姚 勉 三

擬上封事 庚申三月

三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臣姚某謹昧死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聞祖宗朝許館職非時言事，仍許銀臺進入，與臺諫等。祖宗之所以優異館職者何也？儲材於館閣，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然而不當言而言，謂之躁；當言而不言，謂之隱。必其事關國體，人不能言，然後館中之臣抗章極論。胡銓之竄，范如圭留之；朱熹之劾，葉適辨之；曾覿、龍大淵之恣，王十朋論之，是皆得其言而後言也。臣於先正諸賢無能爲役，然亦待罪中秘，不敢緘默取容。是以供職翌朝，亟言時事。今則事有大此，繫國安危，隱而不言，臣實不敢。臣伏見初十日聖旨，以太學博士臣徐庚金等去國，委司業何夢然勉留，謂方今多事，毋徒紛紛，爲夷狄盜賊之所窺伺，姑惟體國。臣伏觀至此，涕泗交零。方當陛下更化用賢之時，豈容有學官盡去之事。衆聽惶惑，羣小驚疑，載在史編，貽

譏萬世，此非細故小變也。陛下委長官留之，固足以見體羣臣之意。然庚金等之所以去，又豈無其故乎？得非以近日所上兩書，未見施行，不得其言而去乎？臣聞庚金等所上之書，乞斬丁大全、董宋臣五人以謝天下。其意雖是，其言則似過於慘也。陛下未見施行，蓋必有待，庚金等即相携而去，其事亦未免過於激也。然其心則實本於忠愛，覩天下大勢之危急，故心痛不及緩聲耳。其辭雖未必可盡行，聖心獨不可爲之裁度，酌其當權其宜而行之乎？陛下而惠從諸臣之言，酌其當權其宜而行之，則有好善忘勢之賢，有從諫改過之美。天下之人必謂陛下屈萬乘之尊而伸庶僚之賤，克一己之私而從衆論之公。羣憤泄舒，士氣興起，夷狄可却，盜賊可消，當時稱明而萬世誦聖也。陛下而不從諸臣之言，忌醫護疾，反謂以彙而征吉者爲植黨，謂出晝而庶王之改者爲要君，具文而留，實聽其去。天下之人，必謂陛下忍於空學官而不忍於去貂璫，忍於去善類而不忍於去姦相。上渎聖德，爲累不輕，下失人心，爲害不細。雖欲夷狄盜賊之不窺伺，不可得也。陛下即位以來，凡皆見矣，獨未有學官羣然去國之事耳。學校師儒，所以教育天下之士。一朝盡去，此何等氣象哉！先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陛下端拱九重，抑嘗思天下之勢何以至於今日乎？臣跼伏草茅，日夜念天下事，察此熟矣。陛下端平甲午、淳祐甲辰去姦任賢，天下駸駸有向治之勢也。把握而堅凝之，其勢豈趨於下哉，其失在於把握凝定之不堅耳。然猶驟仆旋起，纔傾即扶，未至如後來之甚也。故臣子之去者復歸，人心之離者復合。有如丁未之歲，臣徐霖疏攻趙與憲、葉大有，言不行而去，陛下疊遣朝臣而留之。然不去與憲、大有，而霖竟去。霖雖去，而與憲、大

有，陛下亦終去之也。是以五六年霖復以召還，而大有之陷害忠良，與憲之掊斂民怨，其禍亦旋息。獨以與憲之去稍緩，言者不已，雖在京泮，亦皆紛紜。至辛亥而遂有京泮逐客之變，朝廷以草茅之士視之甚輕，無復有慰留之舉，故其後遊士間有北胡南越之禍。又至壬子，臣蔡杭與大學諸生共攻余晦，言不得而皆去。朝廷亦再遣朝臣留杭、留太學諸生，杭雖竟去，而晦亦不旋踵而罷也。故次年杭復以召還，而晦之貪虐，百姓亦不深被其害。獨以晦之去不出於真，朝廷尚以爲材，癸丑又起之帥蜀，故其後有全蜀陷沒之禍。以此見陛下從人言而勇於去邪，則天下之勢轉而如此，咈人言而疑於去邪，則天下之勢激而如彼也。然是時公論時明，未至盡廢，陰長陽消之會，泰往否來之交，則在乙卯洪天錫之一去耳。天錫疏攻二閹，言不見信，翩然竟去，亦不復留。自此北衙之勢始盛於中朝，宦官之名方播於天下。陛下未嘗有好遊幸之失也，而人則曰宋臣誤陛下以脩飾湖山，營繕靡麗矣。陛下未嘗有殉貨利之愆也，而人則曰宋臣導陛下以議價西園，賣官鬻職矣。陛下未嘗有奪民生業之過也，而人則曰宋臣誘陛下置御前莊及御前房廊矣。甚至引丁大全爲相，則曰宋臣，聚丁大全之黨，則曰宋臣；援方大猷躡貴，則曰宋臣；與丁大全蔽蒙邊事，則曰宋臣。不知宋臣實如此否也，而天下之議如出一口，則以洪天錫一斥不復而致此耳。一天錫之去未害也，自此姦壬竊政，儉黨如林，臺臣不敢糾繩，給舍不敢封繳，侍從不敢論思，班行不敢輪對，言路壅塞，嬖倖成風。屏斥諸生，誣讎善類，在者不敢言，言者不敢去。又有人臣敢輕於去國，重加竄削，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雖以臺諫遭黜左遷，亦皆忍辱包羞，覲面目而坐朝廷，禮義廉恥之四維，盡皆廢壞。元氣既耗，外部遂侵，致有戎虜透漏

而不知之禍，此蓋言路壅塞之致也。夫曩者京學逐客之時，即後來太學屏士之漸也；曩者太學諸生空學而去之時，即今日學官空學而去之漸也。不銷其萌，勢遂至此，陛下安可聽其勢之愈趨愈下乎？去年，陛下改紀更絃，悔過罪己，拳拳乎任用非人，左右蔽蒙之戒，復開言路，旁達下情，天下方有極而將返之勢，挽回不力，後將若何？臣謂陛下今日當亟召回首言二閹者，以明陛下本無庇宋臣之意；拔拭諸賢，以明丁大全誣忠良之非。已召而未至者，趣之使來。肥遁而未召者，加之亟召。以繫人望，以重其端，庶幾可以回天下之勢。豈有諸賢猶未至國，而六七學官乃忍使之去國乎！學官爲國排姦，言不行則已去，朝臣必有留學官者，言不行則又去，學校諸生失其師儒，亦將叩閭請留；言不行則又去，在朝失直言鯁論之士，空國無章甫縫掖之流，得不盡失天下士大夫之心乎？是驅天下士大夫而去之也。既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必失天下之人心，是驅天下之人而盡去之也，而可乎？學官所乞誅五人，其四前此已略施行，猶可勿議。宋臣招致人言如此，猶未有毫髮之罰，陛下又何愛一家奴而不以慰天下之人心哉！爲宋臣者，亦當思所以自全也。漢之曹節、王甫，其權盛矣，他日東都宦者之禍，非曹節、王甫遺之乎？唐之仇士良、魚朝恩，其燄熾矣，後來唐末宦者之禍，非士良、朝恩遺之乎？然則庇而護之者，適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朝張浚在督府，上疏乞斬馮益，趙鼎謂其罪雖曖昧未明，不可不置之疏遠，遂與外祠。外祠雖不如內省之樂也，而馮益則無康履之事矣。孝宗朝甘昇亦竊弄威福，厥後孝宗出昇湖州居住。湖州固不如錢塘之美也，而甘昇則無童貫之誅矣。然則疏而斥之者，正所以保全之也。陛下聖明，決不效漢、唐庸主之所爲，以留爲後世之禍。高、孝兩朝家法

具在，陛下必能舉而行之也。當此大勢危急之時，陛下而能爲逐姦遠佞之事，易於反掌，不難於拔山。則學官之去者可還，人心之疑者遂釋，輿論稱快，和氣致祥，上天必悔禍，夷狄必殄滅，天下之勢，亂可轉而治，危可轉而安矣。此萬年無疆之休也，亦萬世無窮之聞也。惟陛下亟圖之。不備。臣昧死百拜〔二〕。《雪坡舍人集》卷三。

〔一〕疏：原作「蘇」，據庫本改。

〔二〕文末原注：「時三月十一日也。學官去，館中有書援之，通進司弗受。復自草此書，欲明日伏闕。而十一日晚，已有逐董之命，遂不果上。」

庚申輪對第一劄

八月十一日上殿。玉音問答附。

初入奏云：「臣疏謬無庸，學未聞道。癸丑，蒙陛下親擢，冠之多士之首。臣感激知遇，每思捐軀以報陛下。丙辰，蒙陛下以正字收召。是時姦臣丁大全竊政，臣見其欺君罔上，不願與之比肩事主，用不敢前。去年又蒙陛下以校書郎賜召，臣自叨忝以來，未曾有一日實歷，故不敢當，乞仍舊班。又蒙陛下務從所欲，曾未三月，陛下又俾臣待罪校書郎，臣累辭不獲。六月十六日供職，至十八日，又蒙陛下除臣兼太子舍人。臣受恩愈深，義當效報，用不敢辭。茲當班對，

獲望清光，可謂千一之遇。臣有管見劄子二件，冒昧聞奏，乞賜采覽。」玉音可之，臣乃進讀。臣昨蒙聖恩親擢賜第，中值姦貪欺蔽，不忍附和詭隨，退處山林，未報毫髮。近叨收召，曾未幾時，陛下茂建儲宮，妙選天下之端士爲之輔翼，臣以疏謫，亦廁末僚。又越故常，俾陪講誦。臣雖弗稱，義不敢辭，欲答殊知，願忠職分。

臣奏云：「故事，舍人但掌文翰。蒙陛下特俾與講，臣固弗敢當。但臣謂效忠於陛下之子，即所以效忠於陛下，故不敢固辭。」玉音曰：「素知卿忠。」

茲當班對，亦安敢出位而言，願以臣之職對。臣伏見皇太子天姿高明，德性仁厚，好學善問，謙恭受言。臣每欽嘆陛下真有爲天下得人之仁，皇太子真可主宗廟社稷之祭，盡善盡美，何以加茲。

玉音曰：「太子頗聰明可教。」臣奏云：「臣素不能佞，但見皇太子實天縱聰明，且又好學。」玉音曰：「尚賴卿等悉心輔導。」臣奏云：「敢不盡心。」臣又奏：「自古人君多以建儲爲諱，間有能建儲者，又多昧於知子。陛下上法仁宗、高宗，既有與子之盛德，又有知子之至明。此行建立東宮，可謂上符天心，下合人志。陛下作得此一事不差。」玉音曰：「卿等可爲朕教之。」

陛下近又命皇太子侍立昕朝〔二〕，參決庶務。宰相執政爲之師傅賓客，日示以事而習之。陛下之於教迪，蓋無所不用其至矣。雖然，盍亦知所先務焉。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訓詁章句，經生學士之學也；修齊治平，帝王之學也。

玉音曰：「極是。」

其要在於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此皇太子今日之急先務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

臣奏云：「陛下此理洞貫胸中，臣不必贅陳。在皇太子則格物致知乃第一事，能致知則知人之邪正，識事之是非，然後能用其正，去其邪，格其非，存其是，意方能忱，心方能正，自此天下可有治而無亂。臣日侍東宮，專爲皇太子講明致知一件，分別人心道心，要於念頭動處看是人欲是天理。若善念起，則是天理，是道心，當存之；若惡念起，則是人欲，是人心，當克之。」玉音曰：「正要卿如此。」

隨事以觀理，然後能即理以應事。天下之事衆矣，其大綱領，則莫若用人聽言。

臣奏云：「事事皆當窮理，但帝王之學，用人聽言是大綱領。」玉音曰：「極是。」說雖若迂，事則甚切。臣癸丑大廷奉對，丙辰驛遞上書，皆以斯二者爲陛下告。

臣奏云：「臣癸丑廷對，獻二策，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丙辰趨召至上饒驛奏封事，託丞相程元鳳繳奏，亦只云願陛下保持用人聽言之初意。臣今亦只是此說，不敢有二心。」玉音曰：「是。」

臣之愚戇，無有二心。今者備數宮僚，所以告陛下之子者，即前日之告陛下者也。陛下所以教皇太子者，在平日固甚嚴。皇太子侍立參決之時，所以觀法於陛下者，在今日爲尤切。臣願陛下致謹於斯二者而教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陛下固決無此失；「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必事事皆以正

而後可謂之罔缺也。

臣奏云：「陛下今日委任賢相，言路廣開，羣才漸聚，固無用人聽言之失。但臣願陛下益謹之重之，故臣引《書》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蓋事事皆正而後可謂之罔缺也。」玉音曰：「極是。」

比者左庶子臣燾嘗爲皇太子講司馬光論知伯才勝德一章，切切乎君子小人之辨。皇太子曰：「嘗觀國史中奏議，每論君子小人，二者真未易辨。何以能辨？」

玉音曰：「能有此問。」

臣燾遂以嚴者易疏，愛者易親之說，反復陳之。皇太子極然其說。臣以是見皇太子欲致知於用人也。

臣奏云：「左庶子乃吏部侍郎臣王燾。每與皇太子講說，必極言正論，皇太子必樂聽之。」天顏甚喜。

皇太子又嘗問臣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如之何而爲瞑眩之藥？」臣謹對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也，然而每難於聽。當如伊尹所謂『言逆于心，必求諸道；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然後能聽之。」皇太子亦然其說。臣以是見皇太子欲致知於聽言也。

臣奏云：「臣恐與皇太子言者，只是順，不敢拂，故欲皇太子致察於順與拂之間。」玉音曰：「是庶他日能從諫。」

臣願陛下於其侍立之間，參決之際，教之以敬大臣體羣臣之事，教之以內君子外小人之宜，教之以左右罔匪正人，教之以姻婭則無廝仕。一賞而千萬人勸，毋使一之有未足勸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毋使一之有未能服也。正人得以指邪人爲邪，邪人不得以指正人爲邪。使無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說，以空國之君子，蹙國之元氣。則皇太子用人之知至矣。

玉音曰：「此都要太子曉得。」臣奏云：「所謂使無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說者，今日雖無此議論，但臣謂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若再有如丁大全者出，則不可。」玉音曰：「極是。」教之以祖宗不罪言者之家法，教之以祖宗置籍記言之舊規。

臣奏云：「上一事是仁宗聖訓，有云：『朕未嘗以直言罪人。』下一事是趙鼎爲臺諫，高宗置籍記其言事，一月之間言四十事，已施行者三十六事。祖宗時言者肯於言，祖宗樂於聽如此。」玉音曰：「有此事。」

教之以舍己從人，教之以改過不吝。人臣固不當以訐而爲直，其有直而非訐者，不可例以訐罪之也。人臣固不當揚君之過以爲己名，其有爲君謀而忠，則姑聽其自爲謀而過也。

臣奏云：「《論語》有曰『惡訐以爲直』者，臣見有一種好名士大夫，專以訐爲名，又喜自矜其言。殊不知己欲爲龍逢、比干，則置君於何地？桀、紂其君，孰若堯舜、其君。」玉音曰：「是。此魏徵所以願爲良臣。」

兼聽以爲明，不偏信以生闇，達聰明目，使無復有姦臣再立誹謗之禁，以箝天下之口，貽天下之禍，

則皇太子聽言之知至矣。

臣奏云：「此亦是指丁大全。方其壅塞言路之時，若能使人無異議，然韃寇之來，非陛下聖明，則蒙蔽而不得知矣。」玉音曰：「是。」

此蓋陛下優爲之事也。前者姦相橫閹，表裏肆欺，天日似爲之蒙蔽。陛下一旦天造神斷，如仁宗之竄丁謂，孝宗之黜甘昇，片紙斥去，曾無留難。克己工夫，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此皆皇太子之所當則效也。

臣奏云：「陛下前此固不曾縱其姦，聽其橫，但天下人不能無疑，以爲陛下之私。臣今年待罪班底，見陛下行此二事，臣不勝欽歎，以爲此乃陛下克己工夫處。臣日者侍講東宮，皇太子嘗問如何是克己復禮爲仁，臣嘗舉陛下此二事即是克己，蓋臣謂以古來事告皇太子，遠而難知。不若舉目前之事，庶皇太子深信。」玉音曰：「正要卿如此。」

繼自今皇太子學問思辨，極所知而篤於行，宗社無疆之福，皆陛下遺之矣。漢唐以來，君不知道，間有用人聽言之美，尚收小康僅治之功。然而非出真知，但是暗合，故聽言亦多勉強，用人未免混淆，有初鮮終，莫克純一，不知道者，固如是也。得堯、舜、禹、湯、文、武之傳而孔、孟、周、程、朱、張之學，千載獨陛下耳。

臣奏云：「漢唐以來，人君之賢者，但是尚藝文詞章，所謂知道者，只是佛老之道。臣每拜讀御製，皆深造《四書》闡奧。故臣謂千載以來，獨陛下是知道之君。」玉音曰：「何足當此。」

陛下以是道傳之子，使由格物致知之要，得忱意正心之方，自修身齊家而推以至於國治天下平之效，斯世斯民，實被吾道之福，天下後世謂知道之君。果能以道致天下之治，而道非無用之物，先聖賢之經傳不爲空言，吾道幸甚，爲萬世規，是在陛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臣奏云：「自古時君皆以道爲無用之物，故少尊信。故臣願陛下以道致天下之治，更傳之聖子，是又開萬世之治，庶天下後世以爲道實有用，聖賢不是空言，皆陛下主張斯道之賜。臣不勝大願。」再三蒙玉音稱獎云：「卿言極當。」《雪坡舍人集》卷四。

〔二〕听：原作「斯」，據庫本改。

庚申輪對第二劄

玉音問答附

臣將讀第二劄，奏云：「臣第一劄乃萬世之事。此劄乞催監司郡守赴任，乃今日急務，亦一時之事。」玉音可之，遂讀奏。

臣區區本職，既言於前矣。當世急務，敢僭嗣陳。姦貪啓戎，狂虜侵軼，賴陛下神聖，相臣忠略，迄奏膚公。元祐相光，遼人已戒生事。

玉音曰：「是戒邊吏不得生事。」

紹興用鼎，檄虜不敢渡江矣。

臣奏云：「高宗時，金虜亦曾渡江，其時趙鼎主有進無退之議，遂獲捷。虜既去，大作措置，鼎曰：『今年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今陛下任用賢相，經武緯文，亦決無去年透渡之事。」玉音曰：「正要經理。」

然天下不多智者，秋風在候，創殘州縣，人情岌岌，常若虜之再來，寇盜假哨以駭民居，人束擔而虞禍。

臣奏云：「今經寇去處盜賊每假爲韃哨以駭百姓，臣鄉里一帶多如此。近聞南方諸蠻亦然。只爲牧守更易不常，無人鎮服，所以如此。」玉音曰：「果是近來更易不常。」

傷弓驚餌，理固宜然。探本索原，亦豈無自，良由所在牧守更易不常，鎮定危疑，罔有任責，人心無主，是以未安。夫監司、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封建不能古矣，就郡縣之法而求治，舍牧守將奚先？使諸路皆賢監司，則守必良。諸州皆賢太守，則令必不繆。布滿天下，莫不得人，自可舉天下而皆治。其要在精擇之於前，久任之於後耳。不精擇則徒久，不久任則徒精。漢宣帝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擇之精也；璽書勉屬，增秩賜金，任之久也。政致中興，其本由此。厥今一年之間，京師三易尹矣，會稽再易帥矣。

臣歷數其故，玉音曰：「皆是。」

此猶安地也。江西、湖南、廣西經寇之所，詎可以尋常視之？江西半歲六易漕臣，湖南、廣西洊易帥

闔。

臣奏云：「江西漕臣初是趙汝暨，次李介叔，次印應飛，次李遇龍，次杜庶，今方是陳夢斗。湖南帥先是向士璧，次李遇龍。廣西先是李曾伯，次趙汝暨。憲臣、漕臣亦皆更易，多未至任。」聖容愀然曰：「今人多是辭不肯去。」臣奏云：「臣子之身，君父之身也，雖捐軀亦不可辭。臣近在東宮，與皇太子講《禮記》，至『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臣爲皇太子言：『如去年韃在江上，正四郊多壘之時。若古人處此，則以虜侵入境爲自己之辱，爭驅除之，必欲洗雪其恥。今時士大夫不肯以爲辱，但要謀身爲避難計。』臣實不曉今之士大夫是如何？」玉音曰：「是。」

臣州小壘，閱守且三。興國、臨江、撫、信、衡、永、桂陽、武岡等郡，易守皆再。方當還定安集之急，是豈疲勞迎送之時？前者展布不能，後者遷延未至。江西則今僅一帥，湖南則帥尚攝官。監司、郡守除授方新之人，大抵皆未至也。按圖則皆已有人，考實則率多虛席。寸陰當惜，其可緩乎！臣觀近日指揮，趣湖南憲臣限一日起發。臣謂不特湖南憲臣，凡天下皆當如此。

臣奏云：「江西今但帥臣陸景思到任，陳均爲憲臣，王似爲常平使者，陳夢斗爲轉運，皆未到任。湖南聞李遇龍未出蜀，猶是朱應元以提刑權安撫司公事，臣恐安撫司公事非提點刑獄者所可攝。近日指揮趣黃夢桂限一日之任極是，但天下監司皆當如此。」玉音曰：「是。」

改鎮易擇代難，寧前劣而後優，毋倡絕而和寡，寧用心力有餘之士，毋任精神向贖之人。必如近日維

揚帥臣，方能遠過所代。臣不知天下皆能如此否也？

臣奏云：「後之人勝前之人，則易之是；如不及，則徒然易之。如以李庭芝代杜庶，此方是後勝於前。如李庭芝，臣謂久當使之帥維揚。但是相臣以公道用人，不欲用私客，故正用元老趙葵〔一〕。迨葵不肯去，朝廷方用庭芝。維揚兵火之餘，豈可久無帥臣。此已是遲，但幸已到。」玉音甚以爲然。

爲國辦事之臣，要無拘以文法，假之歲月，責以功程，勿一簣而虧其功，勿中道而掣其肘。臣觀大臣初至之日，嘗有奏請，欲嚴於命帥而久其任。臣謂不特帥臣，凡監司、守令皆當如此也。

玉音曰：「是，曾有此奏。」

昔仁祖皇帝臨御歲久，天下乂安〔二〕，用郭元爲轉運，至十有三年，而守令清白不擾，實惠及民。令監司保薦再任，家法可舉而行也。

玉音曰：「仁祖此事真可行。」

陛下久於道而天下化，人臣久於官而實政修，治效庶其見矣。願陛下與大臣力行之，併取進止。

〔貼黃〕

臣奏云：「此一段是言去年諸處軍無紀律事。」

臣聞用兵行師，所以救天下之民，豈可不利禦寇而利爲寇？去年漢、鄂諸將屬大臣統隸者，固皆整然有紀。至於朝廷調遣趨江湖者，臣但見左金吾一軍秋毫不犯耳。

玉音曰：「是。」

其餘所至貪暴，掠子女，攘貨寶，甚於寇也。道路之間，邸舍狼藉，生意蕭然，幸不遭虜禍者，乃遭兵禍，豈不重失陛下之人心哉。

臣奏云：「臣來時所親見逆旅無人，籬壁傾倒，問之則曰苦於過軍。朝廷遣軍，所以禦寇，所以救民。今乃爲民之害，豈不大失人心？」聖容蹙頞久之。

臣州瑞陽，積峙頗厚，銅錙累數十鉅萬，倉米亦可三十萬，韃無所用也。

臣奏云：「江鄉論萬，與京浙不同。京浙是言舊會，江鄉是言銅錢。臣州之苗計八萬石，丁大全橫歛和糴十四萬石。又舊米及累年和糴，總領所未取去者〔三〕，共有三十許萬石。臣去年勸守臣以此築城郭，臣教習民兵守之。臣是時雖未蒙陛下收召，然念在鄉亦是報答陛下，真肯以身扞賊。後爲人所沮，臣不得遂其心。正月三日方趨召，纔兩旬而虜已至。使臣策獲行，未必如此。」玉音曰：「知得。」

小校吳思忠，江東西宣闔本遷之戍豫章沒口〔四〕。聞虜已去，瑞乃不稟宣闔之命，提兵往來，自謂虜退之後，例有檢括。盜倉廩府庫之錢粟，發城市富民之窖藏，連艘捆載而去。李虎繼至攝郡，又盡其所未盡者而席卷之，毫孔靡有遺者。遂使瑞陽無力可以修復，合舉城築爲之孔艱。今攝郡之將雖竄南荒，所得既充，未失爲富。而作俑之偏校，猶漏網者，朝廷不知也。

臣奏云：「臣初亦不欲顯斥其人，然念事君勿欺，不敢不直言其事。」玉音曰：「須要施行。」

臣願陛下自今出師，戒飭將臣，必用軍律。太祖皇帝聖訓有曰：「苟犯吾法，惟有劍耳。」願陛下馭軍以太祖之訓行之，併乞睿照。

讀畢，再奏云：「臣冒竭狂瞽，儻有一得之愚可采，乞賜留中，仍乞降付三省樞密院。」玉音可之。臣又奏云：「臣言無可采，伏蒙玉音曲賜獎諭，雖仰見陛下以虛受人，從諫如流之美，然臣無以當之。臣職卑不敢殿上謝恩，容臣拜下。」遂下殿再拜，曲謝而退。《雪坡舍人集》卷四。

〔二〕正：庫本作「止」，疑是。

〔三〕父：原作「又」，據庫本改。

〔三〕取：原作「敢」，據右引改。

〔四〕遷：庫本作「遣」，疑是。

全宋文卷八一二八

姚 勉 四

廷對策 寶祐癸丑科

臣對：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詔賓興，九臨軒御，求賢靡倦，博采芻蕘。茲者進臣等於廷，策之以選舉之八事，而欲得夫學術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真堯舜之用心也。臣來自遠方，懷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當世之務，理亂安危之機。而聖問所及，乃止於此，其慮臣等觸時諱而不使之言乎？抑慮臣等有待對之帖括而問其所不備乎？甚非策士之本意也。雖然，人才亦國家之重事。陛下求學術者，則欲其達性命而學聖賢，挺氣節而發言議。求才智者，則欲其理國家而究民事，裕邦計而捍邊陲，亦皆時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之問而條其所以對，然後以臣所欲言者爲陛下言之，惟陛下試垂聽焉。臣聞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蠱其心也。上帝降衷，蒸民有則，孰非良心善性之賦？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言古先聖王所以教天下者，惟修其性中之道也。《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言古先聖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於義理之極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鄉舉里選首廢於周，而策士有科始見於漢，既非古意矣，猶未至以詞章也。隋唐以來，始有進士。科目之誘既設，利祿之習亦牢，然後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謂道。心術日壞，以至於今，士習之趨，猶唐舊也。雖然，變今之士習，臣猶以爲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絕響以來，士不知道，隋之世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韓愈，然皆得聖門仿佛，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聖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於聖道，皆昧指歸。學道之士且然，而況科目之士，故士習難驟變焉。天開我朝，道統復續。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氣感類從，五星聚奎，異人間出。有濂溪周惇頤倡其始，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有關西張載翼其派。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聞古聖人之所謂道矣。雖爲科目之學蠱其心術，而道學之功，每從而救之，識之明者，亦多覺焉。臣故曰：變今之士習爲易。使上之人不專以文求天下之士，而專以道淑天下之士，則學術才智之士，宜出而爲國家用矣。陛下聰明天錫，問學日新，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得孔、孟《中庸》、《大學》之旨，陛下可謂知道之君矣。抑臣猶願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則未免於以文爾，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無素，求而得之者亦陋矣。間有能爲天下用者，亦天資暗合耳，豈以道用天下者哉。古之盛時，自八歲入於小學，其所學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也，禮樂射御書數之藝

也。十有五而入大學，其所學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後世以來，所習者詞章，所志者利祿。進士可以求仕，則挾書假手者有之矣。學校可以求進，則詭名冒貫者有之矣。世祿之家，能學有幾。里社之人，可試尚多。賢良惟僻書奧傳之觀，而道則不知。詞科惟奇文麗藻之習，而道則愈闇。武科則豈真有山西將帥之學，遺逸則不過惟終南捷徑之求。道之不聞，弊乃至此！無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則下之應之者亦惟以文也。陛下而欲一新乎士習，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則士習新，雖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學術才智之乏哉！臣請爲陛下疏言之，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臨政願治，夙夜不遑康寧。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親賢之爲務，今選舉之法未背於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當饋而歎。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與茂明之。」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爲用，而歎選舉之難得士也。臣聞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術者本也，選舉者末也。本之正，則選焉而得，舉焉而獲。本之不正，惟欲于末以求之，雖日變其法而使詳，日講其術而使精，天下之所以應之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則？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則道矣，求之末則文矣，文豈足以觀人才乎！故成周之時，以德行道藝興天下之賢能。德則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也；行則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也；藝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而獨不言所謂道，豈非道貫乎三者之中，而有德行藝者，皆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將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將。古之人何以能如是也？無所不通之謂道，知道則無所不能也。成周易嘗求之選舉之末哉！鄉以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先教後興，蓋有素矣。興而曰賓，蓋有禮矣。豈若後世園棘以試之，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賤乎！況乎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獻之書雖登于天府，所仕之地則不出其鄉閭，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無所謂奔競之習。今之所以教天下，則異是矣。六藝云者，古之人所謂末節也，今之士亦皆不復知矣，而況所謂六德、六行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止，愈進愈貪，棄父母，左親戚，背墳墓，遠鄉邦，逐逐然惟利祿之計，則科舉之法有以壞之也。科舉已久其行，何敢輕議變革。臣但願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貴，而人爵之不足貴，知義榮之可尊，而勢榮之不足尊，利祿之心輕，則科舉之念亦輕。不得已而後應科舉，則恬退靜重之士出，而頑鈍無恥之風亦可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者哉？臣伏讀聖策曰：「夫學術者，君子所以維持斯道者也。達于性命之原，窮乎聖賢之指，形於氣節，見於言議，平昔之所講貫，其要可得聞歟？才智者則所以經綸斯世者也，或識國家之大體，或知民事之本末。材術足以裕邦計，謀略足以扞邊陲，平昔之所蘊蓄，其亦有所本否歟？今朕所以搜羅天下士者，無所不用其至，而膺斯選者，卒無其人，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思得夫學術才智之士以爲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臣聞學術才智一事也，學術其體，而才智其用也。有學術而有才智，其人則君子；有才智而無學術，其人則小人。陛下之求人才，必皆求其兩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聖問所及學術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則脉絡相貫，事理相關，亦不可以異觀者。是故達性命之原，則能窮聖賢之旨矣。秉正直之氣節，則能發忠鯁之言議矣。識國家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計之材術，則全捍邊陲之謀略矣。臣請爲陛下條陳

之。夫聖賢教人，惟性命之學而已。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命則天命之自然，性則仁義體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爲士者當全天所畀付之命，而盡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不可執氣質之性以爲性也。四端之性，則一真而非僞，不可泥釋老之所謂性以爲性也。聖賢教人，不過如此。今之學者，則異是焉。資稟之下者，局於功利之申韓；資稟之高者，溺於虛寂之釋、老。高談性命，藐視輩流。好虛議論者，無實事功，尚虛聲名者，無實踐履。爲程顥之體認天理二字者誰歟？爲程頤之求孔孟所樂何事者誰歟？爲朱熹之欲爲朝廷措置大事者誰歟？明善枕身之言，資士大夫談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忱也。格物致知之說，竊先儒之緒論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體可以達用，精可以貫粗。而今之言道者，則以爲無用之空談，不能見於有用之實學，聖賢豈如是乎！臣故曰：達性命之原，則窮賢聖之指者，此也。夫議論者，自氣節而發也，天下安有無氣節而有議論者哉？王素爲諫官，以獨擊鵠見稱，則王素之氣節爲之也。劉安世之在言路，以殿上虎見憚，則安世之氣節爲之也。有歐陽修之氣節，則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則初雖彈夏竦，而終則攻杜衍矣。有呂誨之氣節，則能劾王安石之巧詐；如常秩則始雖立節，終則附安石矣。無氣節而有議論，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氣節言議，視先正似若少遜矣。以訐直爲矯亢，以緘默爲安靜，以隨聲附和爲不立異，以無所指斥爲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己從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竊議時政，惟曰內批也，營繕也。近習之弄權，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繳還內降如杜衍者誰歟？論張堯佐四使如唐介者誰歟？請不再建玉清昭應宮者誰歟？奪任守忠節度，指曾覲、

龍大淵奸利者又誰歟？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從之也。無一人爲陛下言者，而徒諉曰恐陛下之不受，得毋類于欺君乎？是皆氣節不立之過也，而何言議之有？故曰：秉正直之氣節，則必發忠鯁之言議者，此也。國家大體，其本在仁。藝祖皇帝陳橋驛之言，紫雲樓之誓，子孫萬世，根本在斯，愛養元元，是爲大務。胡今膏澤不下於民，陛下仁厚論中所謂以術輔貪、以材濟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歲，叠見重災，九郡生靈，爲魚鱉之墟，衆大民居，爲灰燼之地，不加賑恤，民命謂何？撤闐闐而廣通衢，略無救正之諫。侈土木而窮事力，第先應辦之謀。以至監司守令之官，罔知承流宣化之任，而諸路臺節，曠職甚多。弄印不除，褰帷何有。貪吏腴民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膚，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此？是蓋不知有國，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識國家之大體，則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今之備邊，重在兵食，食苟不足，兵何由強。而今之兵財，體統乖異。制閫則曰食少，總餉則曰兵多；制閫則曰乏糧，總餉則曰虛籍。歲行和糴，內斲本根，邊有屯田，竟無效驗，徒耗物力。不立規模，寇至則逃，敵去則舞，乘虜之退，則以爲功，愚弄朝廷，希覬醲賞。側聞壬子之蜀禍，甚於丁酉之虜兵，而掩敗不言，惟以捷告。觀其奪回虜掠三十萬計，則知殘害魚肉凡幾何人。生聚良難，豈堪頻蹂。邊之不能禦，政坐不能練兵足食以爲備，而徒以欺朝廷爲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計之材術，則全扞邊陲之謀略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然也。無道中之實用，而尚虛文以欺世，其失固宜矣。故臣願陛下求才智於學術之中，而無求才智于學術之外。苟不求其學術，而第求其才智，雖求士無所不用其至，非所謂至矣。陛下而先審乎此，則選舉入事，臣得以次第而熟數於前。臣伏讀聖策曰：「進士一科，自

唐而重。祖宗盛時，或一榜纔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或臚傳之際，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歟？近歲州鄉貢舉，率多混淆。考覈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選於禮部，又覆試于中書，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械樸之茂，豐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稱朕意者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于進士之科，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臣聞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壞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務道，惟知工於聲病之文。用不適時，惟知習于套括之學。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從政曷知其方？失在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非科目壞之乎？大抵科目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於道，故天下之士不習乎道，惟習乎文。每至三年，謂之大比，羣聚以考其藝，謄錄以觀其文。不求之鄉評，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鄉里也。惟能竊用先儒之言，而謂之明理學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義理也。詞賦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鏤；經義不求其指歸，日以穿鑿。至于論策之作，欲觀其通達之才，而乃儷葉駢華，抽黃對白，競爲纖巧之製，無復渾厚之文。世變如斯，可爲太息。然此猶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時不稔于文聲，一旦忽騰于榜帖，由私徑以鬻舉，挾厚貲以倩人。公道益亡，科舉遂陋。臣觀有唐取士，鄉貢以薦而充，雖或間有私情，不敢大廢公論。有如武陵之託杜牧一賦，韓愈之薦侯喜數人，允爲得才，今豈能及。故唐之世雖曰私，而猶有公議；今之世雖曰公，而實用私情。臣爲科舉之謀，其說有二：一曰嚴考校于其始，二曰公覆試于其終。科舉所選考官，必由出身科第之人，然後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爲方今諸州貢士之際，以至省闈廷對之時，精選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謬得科第，決不使

與校文，則不至于滋謬種種矣。昔仁祖朝用歐陽修典貢舉事，一脫西崑之體，丕變嘉祐之文，用能革險怪之劉幾，得名世之蘇軾，皆考官得人之驗。故曰：嚴考校于其始。今日省闈取士之後，必行覆試，可謂良規。獨於州縣取解之時，雖有簾引，未免文具。使鄉舉果皆得實，則省闈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間，奉行不恪，以覆護爲長厚，以駁放爲過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將安用。臣謂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連坐之法不嚴。倘自今以往，省闈覆試不通者，所屬州郡真行連坐之罰，則必可以得實材矣。前日都堂覆試，已極隄防，然雖能察張奭曳白之庸，未能覺溫岐潛救之巧，似聞掩覆，大是吏奸。今已噬臍，後當加意，毋使人謂清明之世而猶有是也。昔藝祖時徐士廉詣登聞鼓訴榜不公，始命覆試。當時考覈，可謂至公。雖以陶穀之子登科，亦必在所審察，此覆試盡公之法也。臣故曰：公覆試于其終。雖然，此猶未爲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嘗因縣黼明布訓諭，俾父兄毋爲子弟假手，以教之欺。陛下倘能以道淑人心，使人知此義，則能而肆假手，庸而求假手者，皆愧矣。榜纔一百二十人，而得四賢相，廷唱之際，五色雲見，而得名世臣，何患不如祖宗盛時乎！臣伏讀聖策曰：「學校之設，所以教養作成。慶曆中，湖學最盛，置治道齋，以講明世務，遂取其法，以教大學。而胡瑗職教京師幾二十年，是豈徒校一日之長者歟？今負篋擔簦，雲集行都，來者甚衆，而與選者甚寡，朕心爲之惻然。其當何道，使無道路之勞，而坐收教養之實歟？」臣有以見陛下軫念天下學校之士，而欲加教養之功也。臣聞學校者，最近民而易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學，而學校以養士，科目以取人，兩不相關，學遂虛設。于其藝而不于其行，考其暫而不考其常，能爲發策決科之文，則曰能事已

畢，問其根本當然之事，則茫然不知。氣習一浮，風俗遂薄，內則有燕居廢學之實，外則有佻達在闕之愆，逐利惟競于錐刀，養指遂失其肩背。失在於所養非所教，所教非所養也。大學四方所聚，實係天下觀瞻，而乃詭冒成風，遂成奸弊之藪，祈恩趨利，尤開僥倖之門。大學尚然，況乎天下有如省闈之試，輒求泛免之恩，使朝廷確然不行，則倖門何由而啓。而乃務爲姑息，復與放行，弊例一滋，公法何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鄉井，乃徧州郡而行類申。曾不幾時，又復中變，于是補闡之士雲集京師，無鼓篋遜業之風，如鰲弧先登之狀，蹂死不可勝計，仁人豈所忍聞。是皆啓僥倖之心，所以激紛紜之禍。邇者廷臣欲分路而試，其法亦可謂良。而臣爲學校之謀，其說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二曰示獎勵之微機。夫養士欲養之爲異日用也，而可徒教以無益之時文哉！是必教之以三綱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齊治平之序而後可也。今天下監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於學校之外，創立精舍，講明理義，意固善矣。而精舍講道，學校習文，然則學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當如此異其趨也。昔先儒程顥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風俗、養人材爲本，宜訪經術克備，足爲師表，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自灑掃應對以至修其孝弟忠信，明善忱身以至于化成天下，其學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之受其業。」若顥此言，則臣所謂教育之良法也。科目學校，自是兩途，欲立學校之規，當於科目之外。方今大學舍選，亦與科舉並行，固亦此意。然舍選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謂行則坐齋滿季，無私過議罰之謂耳。行止如是而已乎？此特蔡京之法也。況大學爲然，而天下之學皆不然乎？程顥又曰：「擇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

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于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節，通明學業，曉暢治道者。」若顯此言，則臣所謂獎勵之微機也。雖然，師儒則每難於擇焉。昔仁祖朝，命胡瑗以爲大學師，取湖教以爲大學法。瑗教人以有用之學者也。當時伊川程頤實在表倡之列，天下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取程顥之言以爲法，命胡瑗之類以爲師，則士無道路之勞，而有教養之惠矣。臣伏讀聖策曰：「資蔭入仕，與寒畯同升。患其不學，故嚴程試。近歲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詔令。于國學習書二年，乃送審官考試。淳熙之議，欲令銓試，本經法律，各取其半。今舉行之，可歟？書判之選，唐銓部嘗用之，至有龍筋鳳髓之譽。建隆、天聖立拔萃科，或于內殿，或于秘閣。朕比以吏道之衰，復書判于吏部，以考獄官縣令之能否，亦唐世與祖宗之舊也。其法可加詳否歟？」臣有以見陛下欲察任子於未仕之初，且欲察縣令獄官于已仕之後也。臣聞已仕未仕之人，皆當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則未仕者固無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請先以任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載取士，僅數百人，而任子每歲一銓，以百餘計，積至三歲，亦數百人矣。泛觀州縣之仕，爲進士者不十之三，爲任子者常十之七，豈進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衆耳。閥閱鼎盛，親故復多，挾厚貲而得美除，結奧援而圖見次，考第未滿，舉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識如呂端，問學如張栻，豈不足以爲天下之用，獨斯人不多得爾。身燠錦綺，豈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飫膏粱，豈知陛下之民之餒；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寒畯生長詩書，明習禮義，決不至有是也。臣謹按《春秋》譏尹氏之世卿，

譏仍叔武氏之子弱，則任子之不當有明矣。臣觀古人賞曰「世延仕曰世祿」，使之有田祿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自漢朝，必父兄真知子弟之有才，然後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則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纔玷郎秩，蔭可及門，則不復爲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爲己子之計，故不復以任子爲非也。是必爲父兄者，如先正之不爲子弟祈恩；爲子弟者，如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門蔭，則善矣，然而難能也。臣謂任子之恩，朝廷當加裁抑，不至冗紛。三歲一郊，少減奏薦之數。每歲一銓，必嚴考覈之法。如祥符之詔令，于國學習書二年，使稍知道，然後如淳熙之議以試之，斯可矣。否則亦文耳，文豈足知任子之賢否哉。至若令錄之官，尤當深識道理，使爲縣令者常有學道愛人、弦歌爲邑之意，爲獄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則書判雖不試而何害。苟惟不爾，雖有龍筋鳳髓之譽，徒美觀也。雖中書判拔萃之科，亦虛文也。士而能爲文章，安有不能書判？此但可以觀其是非曲直之識耳。其貪如狼，其苛如虎者，亦何自而知之哉。雖然，臣猶幸銓闈之試，尚可以懼愚駭之任子。書判之試，尚可以懼庸謬之令錄也。抑臣聞之，試則當公，不公則不必試。聞之道路，銓闈固可捐厚貲而得傳義書判，亦可先囑省吏而得案牘也。儻或無之，言之者固無罪。萬一有此，聞之者不足以爲戒乎？試已非古矣，試而私焉，曷若不試乎？惟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賢良之舉，祖宗以收魁壘傑特之士，如富弼、張方平輩出焉。自熙寧以試進士策與大科無異，由是罷之。紹興、淳熙追思前憲，下詔復置，而應者絕少。今可復之，茂異之才，其出否歟？自紹聖以宏詞十二體取該博華藻之士，比年以來，應選亦稀。朕方患詞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興其

習，議者乃謂立法未盡善，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欲復賢良之科，以收魁壘傑特之士，又欲新宏詞之科，以收該博華藻之士也。臣聞異等大科，皆當知道。苟不知道，名賢良者固無足觀，名宏博者亦無足觀也。臣請先以賢良言之。今世賢良久廢不舉，蓋自淳熙以後無之矣。夫賢良者，所以待非常間出之士也。三歲大比之時，所得恐或常士，于是又設賢良之科以取之。能謀王斷國，斯可謂之賢良，能直言極諫，斯可謂之賢良，此名未易當也。熙寧之朝，以賢良與策士無異，由是罷之，蓋有深意。自蘇軾兄弟以直言對策，簡知仁宗，其後立朝，風節堅勁，爭論新法，積忤大臣。故當時怒影移木，併賢良之科而罷。然而本朝賢良知道，蓋亦有數。如富弼，如張方平，如蘇軾、蘇轍，是真賢也，是真良也。姦邪之夏竦，傾險之李清臣，亦謂之賢良，可乎？讀人所不知之書，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爲世所不能之文，曷若爲世所可用之才。千門萬戶之書，何補于晉之衰；濟水帝邱之對，何益于唐之亂。公孫弘之賢良，固不若董仲舒之賢良；牛僧孺之賢良，固不若裴垍之賢良也。賢良今不復試矣，賢良之才，臣不敢誣天下以無人也。但所以取之當以其道耳。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祈招》之詩，則不能知以救楚圍之法。是知記問之浩博，適足以爲玩物喪志也。賢良之策亦始于漢朝，觀其策晁、董、公孫之徒，無非問之以謀國之大方，爲政之大略，初未嘗以隱僻難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記楊萬里上書孝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時，去周末遠也。而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聞其詳。孟獻子去孟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記誦非孟子所能也。乃若孟子，則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

孟子之所能也。今賢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萬里此言，則上所以策賢良之道也。程頤亦有言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猶強起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則自求舉耳。若曰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尚可。若志富貴，則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放曠與悲愁而已。」若頤此言，則下所以爲賢良之道也。至若詞學之科，其文猶當貫道。文不載道，雖華奚觀。文章所以黼黻皇猷〔二〕，號令所以鼓舞天下。詞氣萎薶，世道係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近者明詔四方，自今三年省闈別立一小詞科一試，激昂表厲，陛下可謂得其術矣。但願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瞻之才出應搜羅之意，謹毋以捨大就小，即易去難，爲浮議所搖，方行而復輟也。又既設此科，當壽其脉。倘使真無可取，亦當短中求長，市骨而駿馬自來，悅畫而真龍必至。苟進取之無階，則習尚之無益。然臣聞之，異科之才，多負勁氣，出爲世用，每不見容。熙寧之罷賢良，蓋以蘇軾兄弟之故。近時詞科之不取士，陛下亦知之乎？亦由前日詞臣忤於當國，既已逆其心而拂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罷其科。不然，何名存而實廢也，惟陛下察之。臣伏讀聖策曰：「右科之設，本以示右武而求韜略，非徒校虛文而課騎射也。兵興累年，未聞慷慨以英略著者，其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慨念時艱，思欲得武略之士以爲之用也。臣聞以武設科，雖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而議之矣。貢薦額狹，選舉路艱，于是以武爲捷徑而求爲右科之試。能誦兵法者，罕能兼騎射之習；能便弓馬者，罕能兼刀筆之長。於是能文者代課《七書》，能武者代執鞭弭，是無非欺朝廷也。間有能兼二者之長，亦不過苟一時之試。求其英略，闕爾無聞。今之文科，必有五削而後改京官。今之武科，不出十年，可至郡

守。既登武級，復試文闈，換授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爲速化而競以趨之也。陛下於此，方且求其英略焉，可謂按圖而索駿矣。寇準器兼將相，非右科也；韓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舉也。此猶文士也。岳飛、韓世忠諸將，亦嘗自武舉中來乎？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武舉爲速化之地，則英略者出矣。臣伏讀聖策曰：「遺逸之召，當取于巖穴，如藝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召陳搏，真宗之起种放，有光簡策矣。今日未聞有可副明揚之旨者，抑又何歟？」臣有以見陛下廣羅人才，而取遺逸于科目之外也。臣聞逸民之舉，天下歸周，幽人之求，民心附漢。遺逸固有國之所先也，然而不求聞達而後可謂之遺逸，階此以釣名者非也；不慕榮貴而後可謂之遺逸，借此以媒進者非也。漢有樊英終于敗節，唐有藏用亦至損名。本朝邵雍、常秩，其初亦無大異，審觀其後，然後秩僞而雍真矣。其羹藜飯糗，非不欲膏粱也，衣荷製芰，非不願文繡也，將有所待也，是作僞也，非真隱也。夫治天下者，進恬退之人，固可以風奔競之士，然而恬退之僞者進，則奔競者愈競矣。恬退之僞，奔競之真也。种放之出，人猶議之，況又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陳搏，斯可矣。臣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遺逸爲仕宦之捷徑，然後詔內之侍從、臺諫，外之監司、郡守，舉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則競科目、逐利祿者，亦可以少弭矣。陛下之所以策臣，與臣所以奉大對者，已略陳其槩。而陛下於其終，復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於下。法意之未盡，可爲商確者，固朕所欲聞。若學術才智二者，則下所以應上之求，有關於世道之大。子大夫賁然來思，必不恥于自言，其合而具陳之，毋略。」臣有以見陛下求言之意有加無已，以八者責之己，而以二者責

之臣等也。愚臣淺陋，何足以仰承聖問。抑臣之意，則終願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謂盡矣。而陛下猶以爲未盡者，是無乃詳于法而略于道乎？今日之患，正在于下之求上者切于上之求下。上之所以求于下者雖廣其路以招延之，亦密其防而檢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于上者，投牒覓舉，肆欺售僞，無所不至，又豈止如漢人之自鬻哉！是尤非古意也。若是者既皆不以爲恥，又豈特恥于自言而已乎！風俗益薄矣，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不知其後之所趨，又當何如也。然此選舉事也。臣觀陛下發策大廷，前乎此時，莫非問以當世之大務。獨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時政，此則陛下養明于晦之時，而當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則僭，欲隱而不言則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略言之可也。聖問之中，有氣節言議之說。臣於今日，正不滿于是二者，敢以二說爲陛下獻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二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何謂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湯之執中也，曰立賢無方；武王之建極也，曰無偏無黨。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後可謂君子。君子者未嘗有所謂黨，而上之人亦不當以黨視之。禹、皋、伊、尹於事舜，而言焉不合，則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于輔周，而事有不可，則或不悅，不詭隨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本朝有蘇軾，不徇熙、豐，亦不附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黨視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國者，必惑其君而指君子以爲黨。空黨錮以危漢，空清流以禍唐。而指元祐臣僚爲姦黨者，當宣、靖之時，空國而無君子，其禍尤不忍言也。獨惟有道之朝，雖倡爲朋黨之論而不勝。方慶曆諸賢之用事也，夏竦等輩結內侍藍元震，上疏謂仲淹、修、洙、靖，前

日蔡襄謂之四賢，四賢得時，遂引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仁宗雖不之信，未幾諸賢相繼皆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動搖之術也。獨惟仁皇之天宇終定，浮雲暫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時，皆用慶曆之彥，而成功致治，竟是當時指爲朋黨中之人。然則君子之黨，何負於人之國哉？何代無賢，固有居今之時，義膽忠肝如慶曆諸賢者，而或者以譁競朋比目之，陛下本無是心也，臣意必有倡爲是論者矣。夫使真譁競，真朋比，固可嫉矣，第恐以好論國事爲譁競，以志同道合爲朋比耳。夫以好論國事爲譁競，則喑默唯阿、轅駒仗馬者爲是乎？以志同道合爲朋比，則懷奸相結、根蟠株據者爲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曉也。大概今日之弊，在於用一宰相，則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則凡在其時者，皆指爲某相之黨而盡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吳育猶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張浚既罷而趙鼎猶不變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論臺諫者有二，前日大臣進擬，其一乃已得衡山之麾，其一則猶繫白駒之谷。得非前日之論臺諫者，其臺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後之論臺諫者，其諫臣猶在，故有所妨嫌耶？今之諫臣，心乎體國，則必如彥博之不憾唐介，夷簡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于此。況西蜀之賢，乃其所劾，亦已得郡乎。而乃同罪異罰，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中者執一之謂也，元祐調停，爲禍不細，建中靖國，何所謂中！陛下至德深仁，矜念遠謫，謂除誤國殄民之外，並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議指撝，他皆未及。獨惟前日之柄相，密黨數人，首拜此惠，是得無類於調停以平舊怨者乎？夫其據言路、爲宰屬之時，陷忠良不知其幾，誤國殄民，孰有大于此！而首蒙湔濯，臣甚爲執事者羞之。臣願陛下與大臣，自今進退人才，秉持公道，不肖者終身

可棄，忠良者一眚不遺。且毋使大夫有東人西人之譏，毋使天下有川黨洛黨之說，則人才之氣節者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者，此也。何謂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舜聞一善，若決江河；禹聞昌言，下車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而入有法家拂士，則出無敵國外患也。漢有汲黯，淮南爲之寢謀；唐有溫造，悍將爲之墮膽。二鮑可以斂貴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功於人國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輕視之。古之危邦，未嘗不箝諫者之口以自塗其耳目。賀琛之言，未爲切直，梁武罪之。他日侯景之禍，竟無與言。張九齡之諫可謂忠鯁，唐明皇黜之。它日祿山之變，曾不知覺。泛觀史傳，如此甚多，不可枚數也。獨惟盛時，則不若是。仁祖朝士氣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樞密，十八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陳執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叩銅鑲之呼，事關宮禁也，仁祖雖以是出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燈籠錦之詆，事關廊廟也，仁祖雖以是謫唐介，亦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養直言者如是。陛下端平初政，天日昭蘇，積鬱頓舒，久蟄咸奮。諫官論事，御史斥姦，侍從有論恩之忠，百官有輪對之直。以至草茅投匭，學校上書，華國直言，何減慶曆。當時天下延頸太平，徒以一鑑早亡，諸賢失助，相踵而去，漸已銷聲。淳祐初年，柄相當國，純用私黨，布滿朝端，示縉紳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學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議，于是直氣日銷矣。今雖更化，稗政未收，噤無能言，萎瘁滋甚。泛觀士大夫之奏疏，無復我先正之緒餘。凡所封事之文，類如舉子之策，平平論事，小小立言，惟恐傷時，姑以塞責。臣謂直言之不振，原於直氣之久銷。陛下責諸臣以先正能言之風，當責聖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聖度天廣，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顯

用者，得非陛下雖能容批鱗之直，而終不能無逆耳之厭乎？臺諫許以風聞，祖宗自有典故。陛下邇者宸翰，乃責其廉訪之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後言，臣恐自此無言者矣。況其一臺臣已去職，其一則猶未至國也，而併罷之，可乎？夫其遜避再三，久而後就，臣意其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見聽者。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其爲結言者之舌，不亦甚乎！前日臺臣之罷，或如聖訓之言，然而外議紛紛，則不謂是，咸曰臺臣之僕隸，怒於近倖之貂璫，浸潤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萬萬無之，第惟臺臣未去之先，偶有僕隸交鬪之事，是以外議不能無疑。心固不然，迹則相似，萬一因循不革，遂長此風，則漢之常侍必橫干司隸，唐之中尉必橫於南衙矣。陛下固不縱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杜其漸也。蘇軾有言曰：「姦邪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委靡之餘，雖豪傑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嘗終日廢餐，終夜不寐，以爲方今事勢，蓋有莫大之隱憂。火未及然，安于薪寢，所賴朝廷有見遠識微之士，必能爲陛下陳長慮却顧之謀爾。邇日以來，言者畏忌，天下有患，誰與陛下銷之？臣願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時，次用端平之初政，廣開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從，置之無害，倘或可用，豈小補哉，則人才之言議者出矣。臣故曰：獎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者，此也。臣草茅愚生，不識忌諱，忠愛一念，與生俱生。陛下可爲忠言，故敢於聖問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謂出位犯分矣。大則殛而投之鼎鑊，小則退而屏之山林，其甘如飴，九死無悔。雖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豈以臣一螻蟻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第惟臣言歷議弊端，旁忤貴倖，將恐第劉蕡之策者，雖嘉其忠，而不敢

進之陛下之前耳。然而臣自幼以來，所學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諛悅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苟有一語，可裨時政，雖黜不恨也。臣固萬不及劉蕡，而堂堂天朝，豈唐比哉，臣可以無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聽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雪坡舍人集》卷七。

〔二〕黼：原作「黻」，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八一二九

姚 勉 五

辭免召赴行在申省狀

丙辰九月

八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某赴行在者。某伏以予琴未和，豈忽爲問仕之謀；飛詔鼎來，乃遽忝起家之召。君命不容於俟駕，私心猶切於循牆。輒干越制之誅，庸瀝陳情之懇。伏念某無庸謏學，偶玷末科。盆盎易盈，不易時而遇變；斗升弗養，顧何意於求榮。吉任疆吏，墓廬忍釋。雖移孝之天不泯，而事君之日尚長。不欲爲光範之干，政恐誤公車之渥。書不通而廢例，在衛涇之本志自甘；服纔闕而蒙恩，何汝愚之故事敢望。輒加異數，豈協羣言。況以非才，方茲學政，所合竭勞於外服，詎宜承寵于中宸？身戀松楸，願且俟及期之戍；心傾葵藿，尚能輸報國之忠。所有省劄，未敢祇拜，除已寄瑞州軍資庫外，謹具狀申聞。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某仍舊待鎮東軍兩年之闕到赴任，須至申聞者。《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

八月二十五日，伏準省劄：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召某赴行在。繼即具劄子辭免。九月十八日，得旨不允。九月十九日，三省再奉聖旨，除某秘書省正字。某上誤隆知，靡容力避，已祇召命。行至半途，適驟感于外邪，致有傷于元氣，患衝心腹，痛絞肺肝，恐循至于膏肓，盍速加於針砭。但念奔馳道路，未有良醫，不如退屏山林，可求善藥。豈容愒日，惟有籲天。深虞薄命之頭顱，難刺清班之人物，願收成渙，特畀嶽祠〔二〕。昔蘇洵雖辭省掖之招，於仁祖尚有封章之獻。輒援是例，附進以書。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微忠拳懇，或逃出位之誅；弱體康強，尚有事君之日。《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七。

〔二〕祠：原作「詞」，據庫本改。

得旨責任僉判一次申省狀

丁巳正月

今月十九日，伏準省劄，備載臺疏，寢某新命，且令任僉判一次。某嬰鱗抗疏，當從四裔之投；

濯髮數愆，姑却九關之入。俾且循于外服，猶曲徇於初心。罪極丘山，罰無毫髮。伏念某養親弗逮，從仕難任。特因游拜於宸恩，弗敢固違於君命。不圖跋草之際，遽有采薪之憂。奇蹇背時，莫趨班底。戇忠憂治，輒奏囊封。例汝愚而賜台，則不稱所蒙；援蘇洵而上書，則頗鄰於僭。宜于誅斥，果玷抨彈。自憐極陋以至愚，莫察平時之隱慝。至茲循省，惕若戰兢。雖嘗掛京類之名，不過就類申之試。惡不知其日積，事乃若於風聞。至於輒肆驕矜，唐浮華之進士；妄自標榜，漢狂激之黨人。爲唐進士，則自累其良心；爲漢黨人，則有關於世道。積晦尤而至此，速罪戾以若何。尚敢冒進瞽言，極陳時事。宜伏妄言之罪，亟加遠竄之刑。但寢召綸，允爲輕典。同罪伏儆於善類，小愆亦福於微軀。卷痼疾于山林，其何能淑；懷寸忠于畎畝，永失弗援。所有省劄，謹以祇受。《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己未十一月

排姦抗疏，曾爲曲突之憂；更化用賢，亦玷招旌之列。顧小材之弗稱，蒙異渥以奚勝。但當四郊多壘之秋，殆匪三命循墻之日。惟適么微之分，庶全出處之宜。伏念某癸丑叨恩，丙辰誤召，遇儉壬之竊政，凜憂愛之盈懷。既斥逐正人，能不斷國家之脉；而壅防言路，得無睽上下之情。此而弗言，孰不可忍。遂援先儒辭召之故事，轉求宰臣上達于奏篇，引疾歸家，杜門省咎。雖山林之窮處，寧畎畝之少忘。微臣不幸而受知言之名，天下乃幾於遭誤國之禍。神衷造斷，豈容雲霧之蔽蒙；宗社有

靈，忽喜乾坤之旋轉。大姦遽拔，賢相並登。翕然茅茹之俱連，胡爾菲葑之亦采。某遭逢景運，涵沐深恩，願造清朝，豈甘素隱。然尚無州縣一日之考，恐難堪館閣四庫之除。朋字猶存，未足當劉晏之正字；異書欠讀，何敢辱更生之校書。既招貪榮冒寵之譏，復有辭卑居尊之誚。未容躡受，所合自量。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真材。或不棄于淺聞，姑俾仍於舊貫。愛之以德，倘少矜恬退之忱；進則盡忠，敢不竭糜捐之節。所有省劄，未敢祇受，已於今月十五日望闕謝恩訖，謹具狀申聞，欲乞只以秘書省正字本官賜召，庶得允當。《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辭免再除校書郎申省狀

庚申六月

今月七日，恭準尚書省劄，除某校書郎者。某竊謂安分循常，古人所尚；貪榮嗜進，識者攸譏。揆義未安，瀝忱以控。某昨叨收召，特畀校讎。嘗丐就於元班，幸獲從于愚欲。曾歷時之未久，乃誤渥之仍頒。是少忍於須臾，即可超于等級。內有躡遷之實利，外存能遜之虛名。所學謂何，而僞若是。況大明黜陟之日，丕變澆風；方顯旌恬退之流，率先列位。倘茲躁競，能不悚慚。徒負初心，何裨治世。仰祈鈞念，敷奏宸聰，毋懷反汗之嫌，曲徇由衷之請。俟其日月之稍積，承茲雨露以何辭。緩進徐驅，庶不失夷途之軌；深培久種，或能收實地之功。《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再辭免校書郎申省狀

今月初八日，嘗具狀辭免新除校書郎。初十日，再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伏以官卑位下，固知頻巽之貽愆；分薄命寒，終覺蹈常之爲得。不揆再三之瀆，敢希萬一之從。伏念某微科雖曰八年，外考初無一日。歸躋中秘，已是異恩，曾閱歷之幾何，而校讎之重畀。前已辭而今受，名若遜而實貪。公論謂何，私心甚愧。矧生在瑞陽之地，乃近罹戎虜之殃。生靈化爲魚肉，而救之莫能；族黨戕於蠱蠱，而仇之未復。正內有創殘之痛，豈自求榮進之時，真弗遑安，初非爲僞。既籲天而未應，愈踏地而靡容。再此陳情，期于得請，仰求敷奏，俯遂懇祈。倘不棄於賤庸，姑少遲于歲月，誓堅素節，仰答洪私。違命干誅，席藁拱需於鈇鉞；矜愚從欲，懷鉛仰戴于陶鈞。《雪坡舍人集》卷二十七。

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

庚申六月

今月十八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除某兼太子舍人者。伏以肇開儲禁，永扶皇極之尊；妙柬宮僚，當極天下之選。豈伊庸謬，誤在招延。伏念某曩以謏材，忝膺親擢，允謂非常之遇，

每懷莫報之恩。誓當竭節以盡忠，何敢辭難而避事。然而進當以序，志匪貪榮。仕三月而升天祿之班，已虞不稱；居數日而列承華之屬，愈媿無堪。方上嗣之優崇，求端士以衛翼。師賓輔德，已皆元豐馬、呂其人；講讀建官，亦皆紹興朱、范之輩。獨是令書表啓之任，盍先德行文學之科。廁膚淺于羣賢，恐沸騰于衆論。張華在西晉爲博洽之士，故以是職而起家；顧榮于南土有秀望之稱，故處此官而得譽。靖惟何者，豈足當之。一懷超躐之愆，二有曠瘼之懼。未容忝冒，倍切戰兢。欲望清朝奏陳丹宸，收回成命，別擇真材。知道德者與游，安有思廉之學；或羽翼而難動，但同商皓之心。《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再辭免太子舍人申省狀

六月二十一日

伏以固邦本者元良，允孚衆望；選天下之端士，難雜庸才。辭不獲俞，色徒增愧〔一〕。自憐戇樸，雖久懷范鎮寅亮之心；但念迂愚，安可玷十朋良翰之列。以茲未敢，匪曰弗恭。欲望公朝，重爲敷奏。小臣等輩，蓋車載而斗量；儲禁案寮，必金相而玉映。欲當其任，願簡厥修。彼義府奸佞之流，固非所取；若杜錫忠規之士，何患其無。《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一〕愧：原作「塊」，據庫本改。

辭免兼沂邸講官申省狀

嘗謂得新忘故者，固媮薄之習；辭小受大者，亦奔競之風。然而義有所不可兼，情有所不容已。輒伸悃悞，仰瀆清明。某昨班秘庭，兼講蕃府。雖有供俸，薄賙窶貧，既列屬於青宮，難通交于朱邸。易生罅隙，當別嫌微，庶無共二之羞，亦免求多之責。謹具公狀，仰申廟朝，欲乞敷奏，免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別選班行之彥，往橫邸第之經。容某專一供上件太子舍人職事。《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己未十月辭添差處州通判申本州狀

今月十八日，伏準使府發下遞至尚書省省劄：九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通判處州仍釐務者。伏念上恩未報，固懷戀闕之忱；寵數過優，亦動循墻之念。蓋有非常之彥，乃堪不次之除。自顧何人，曷當是選？竊惟員外置之佐郡，以居朝下士之出班。某但叨讎正之虛稱，曾無閱歷之實跡。一朝冒此，衆論謂何。雖在國初，每除別駕，然偶失張齊賢之選，通榜盡除。其後因歐陽修之言，此例遂改，蓋謂初登仕版，即予高官，未能涵養以成材，徒使奔競而敗俗。董德元之七年參政，謾爲識者之羞；張師德之兩及相門，祇重先賢之歎。某初非拒命，所願循常。倘科目稍前者，猶此貪榮；則名

第偶卑者，若何望進。未容躡取，決不敢當。欲望使州爲申朝省，乞收成命，改畀名流。忍飢寒而讀書，方思學政；厲忠清而報國，終不忘君。所有省劄，未敢祇受，謹寄留本州軍資庫，須至申聞者。

《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轉官乞回授祖申省狀

覬賞貪榮，素匪平生之志；報本反始，願推孝治之恩。謹瀝愚忱，上干穹聽。某誤叨宸渥，末綴宮僚。方懼罔功，例叨進秩。辭則近於立異，受則是謂躡遷。自權其宜，輒控所請。伏念某家習鉛槧，代有簪纓，雖未至于顯官，亦相承於仕籍。獨惟大父，窮老書窗，謾叨四舉之恩，莫遂一階之願，留其簡冊，遺之子孫。某忝屬異科，濫躋中秘。幸遇明禋之大霈，獲蒙賁贈於慈闈。以至糟糠之妻，亦霑隴墓之澤。追想如存之先志，亦必念親；願回濫轉之一資，用而尊祖。庶幽明之兩得，合前後以相輝。其求蓋亦異求，所望而非敢望。官卑職小，固未當二代之封；德厚恩深，庶或被九原之寵。仰祈敷奏，俯賜矜從，願移孝以爲忠，用捐軀而報國。《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陳實年甲申省狀

庚申

應舉不增歲數，見前輩無欺君之心；在籍而無官年，驗先儒有忱意之學。知而故犯，罪在不原。伏念某方當弱冠之年，尚爲舉子之學，道心未固，人爵是貪。想發于衷，神授之夢，告之君第千中之語，繼以臣年二十三之詩。事乃不然，志猶未已。每逢詔歲，必用此年。後當三十八之時，始玷五百人之選。乃知二字與八，皆以兩畫成文，但顛倒其辭以相愚，不漏泄此機，而明示事皆前定。何煩躁競之求，心乃自欺；夫豈忠忱之實，常懷不滿。屢欲自陳，倘改過之，尚稽是懷，諉而未已。小人之朋奸罔上，何所不爲；異時之致仕引年，豈能知止〔二〕。其害甚大，於義弗安。謹具狀申明，欲望公朝特與敷奏送所屬，于仕籍內將年甲改正。所有前此欺罔之罪，拱俟誅斥。《雪坡舍人集》卷二七。

〔二〕知：原作「矩」，據庫本改。

檄諸鄉教民兵築山寨文

本朝之化感人心，久被海涵之澤；普天之下皆王土，誰無星共之思。惟天意必福中華，而人和斯

有地利。用弘丕諭，爰激羣忠，上報三百年之國恩，下全億萬姓之民命。仰皇家之仁厚，待醜類以寬容。致彼干誅，敢於犯順。然而佛狸窺宋，第足彰送死之愚；苻堅寇淮，適自促喪邦之禍。虜何足畏，我貴自強。彼驅吾民爲先鋒，既每有倒戈之患；而提孤軍入重地，又徒成入甯之擒。犯兵忌而不知，料戎情之易敗。吾知其無能爲矣。天亡之，其在此乎！願易茲畏敵之情，而作此攘夷之氣。與其散之四方而各失其生聚，孰若同此一心而自足以扞防。教民可以即戎，有備自能無患。守土封疆，城郭合爲效死勿去之謀；設險山川，丘陵合爲以全取勝之計。宜依山而築寨，庸衛國以護民。貧富相資，主佃相養，用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以時乎教戰於守之中。外而屯，內而耕，各有攸處；攻則勝，守則固，何憚不爲。道德之威成安強，仁義之師敵節制。若使一庶邦之衆志，是增幾百萬之勝兵。官不調丁，無天寶石壕之吏；人能被甲，即成周井畝之軍。隱然虎豹之在山，驅爾蟲蟲而出境。軍容整肅，國步清安。遠消朔漠之埃氛，密絕潢池之萌孽。莫良此策，明聽斯言。朝廷旌敵愾之功，信如金石；史冊紀安邊之事，炳若丹青。各堅忠義之忱，勇赴功名之會。故茲檄告，咸請通知。故檄。《雪

坡舍人集》卷四二。

上丞相吳履齋啓

庚申

溫詔起家，誤忝校讎之新渥；俞音從欲，仍還考正之初班。妙轉大鈞，曲全小物。愛人以德，合

義之宜。嘗謂荆公除官而每辭，不辭掌制；晦翁侍講而不受，願受說書。觀其進退之間，居然真僞之辨。然而養培後進之器質，源流前輩之典刑。洊及相門，文正深惜於師德；徑躋翰苑，忠獻不願於子瞻。豈圖斯今，復見先正。某忍窮如鐵，抱鈍非錐。昔者將朝，亦欲正天下之字；吾之不遇，乃未拔眼中之釘。方秦鹿之肆欺，何魯魚之訂舛。肥遯之利，苦節而甘。生不願登京、檜如市之門，身何幸逢文、富並朝之日。然君子載質，惡其道之不由；苟虞人以旌，非其招而敢往。請安於分，隨獲所求。胡珵之初去是官，自甘東、澈之累；籍溪之肯趨此召，直爲張、劉而來。輒企前修，幸符鄙志。茲蓋恭遇大宰相樞使國公先生忠良麟鳳，廊廟著龜。周公受人之微言，伊尹乃天之先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兼收並蓄，一藝必庸，短長惟器。采此葑菲，種之蕙蘭。某敢不盡職鉛丹，厲心精白。雖幸冰山之久圯，尚憂天步之多艱，深恐議《春秋》而廢防秋，不敢泥亥豕而忘封豕。止戈爲武，適觀戢兵禁暴之功；鑿鼓作歌，尚頌復古攘夷之美。編摩辭淺，舁嚮意深。《雪坡舍人集》卷二。

賀丞相賈秋壑啓

庚申五月十六日

帝舜班師，乃干羽舞；周公入相，以袞衣歸。福被生靈，功在社稷。天開鉅宋，代有元勳。寇萊公澶淵之功，成章聖太平之治；張忠獻江上之捷，定光堯再造之基。雖措國於泰山磐石之中，尚挫虜

於長江大河之外。未有坐縛踰樊之虎，盡驅入室之蟲。前無古人，有若今日。恭惟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經文緯武之略，出將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三代而下稱王佐，獨有孔明；四夷之長問公年，一如裴度。幹回世運〔一〕，康濟時艱。斷鼉既奠於西維，飲馬誰開於南牧。方叔泣止，伐獫狁而蠻荆威；召虎來宣，營江漢而王國定。天下拜更生之賜，上心寬孔疚之憂。日月重明，乾坤再立。王于出征，我是用急。遄奏膚公，皇曰來歸。汝遂相予，載咨壹德。蓋既有撥亂興衰之烈，又當爲深根固本之思。立少師曰三孤，職大宰建六典。深識朝廷之大體，首清機務於中書。典故問東府，文學問西廳，自當大事；刑獄責廷尉，錢穀責內史，惟鎮外夷。商出於市，旅出於塗，賢和于朝，物和于野。民歌快活之條貫，士誇公大之規模。庶政惟和，萬邦作父。然而愛山甫而莫助，圖伊尹之有終。因景德之勝，而天書以孤注之論起；轉紹興之戰，而和議由二策之說行。今固萬無此難，一有立政。其惟吉士，必勿用於儉人；繩愆而格非，心在交修於后德。茂建無疆之聞，益彰不世之勳。成績紀于太常，則高美矣；令德辭於永世，惟良顯哉。某性本山麋，迹徒天祿。昔作明允《辨姦》之論，非欲釣名；今賡徂徠《聖德》之詩，又虞涉怪。有懷難嘿，因頌敢規。聊鳴賀厦之私，非有問鈞之想。文正惜師德之競，寧蹈此風；子韶爲忠簡所知，願觀異日。寸丹有蘊，尺素未殫。《雪坡舍人集》卷二二。

〔一〕幹：原作「幹」，據庫本改。

見侍郎江古心啓

天之未喪斯文，必將有主；師者以傳其道，敢後親仁。歸心一代之宗工，拜手當家之正印。嘗觀佛氏，可謂異端。然正法眼藏，有待乃傳，而宗派心燈，不輕所續。況此扶持於彝教，可乎問斷於真傳。先後進貴乎相須，師弟子難於兩遇。歐陽公放出頭地，必東坡而後然；陳履常敬爲瓣香，非南豐則不可。每自強於劣識，不深肯於時流，獨惟咳落而唾飛，則必心悅而誠服。弗圖今世，乃有古人。望匡廬千仞之山，昔悵無於飛翼；立程門一尺之雪，茲得遂於素襟。所逢甚奇，其喜欲舞。恭惟祭酒侍讀侍郎先生受天間氣，爲世英流。筆寫雄辭，變化雷霆，浩汗河漢，胸蟠大巧。轆轤璇璣，經緯星辰。嗟今之人，罕言而理，儷花鬪葉，顛倒相尚。習以成風，抽黃媲白，眩耀爲文，讀之短氣。卓以七儒先之精粹，寓於一王法之森嚴。春麗鯨鏗，偉柳骨韓筋之製；金聲玉振，蔚周情孔思之章。兩美具兼，四海寡二。自宜鼓吹聖作，黼黻皇猷，播言綸而盤誥殷周，秉史筆而典謨虞夏。而乃蘭之畹，蕙之圃，荷其衣，蓉其裳。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初何傷於日月；天之欲治，時則可矣，寧終捨於山川。還之經筵，持以從橐。切劘君德，追琢人材。奴隸知青天白日之明，學者如泰山北斗之仰。和聲以鳴國家之盛，在溫純深潤之辭；交泰而相天地之宜，究經綸位育之用。有如某者，素願學焉。富貴飄風之榮華，恬無此欲；聖賢實地之踐履，誓力於行。久矣仰高，於焉就正。謹再拜問作文之關鍵，

求一言爲進德之階梯。庶於口講指畫之間，躍然心領神會之妙。孺子可教矣，儻能受衣鉢於師門；先生其許之，或可備桷榱於道閭。敷菜辭淺，皈嚮意深。《雪坡舍人集》卷二二。

見秘監洪恕齋啓

空山肄學，心師世掌之文；中秘服僚，耳側師傳之誨。素是待秧之稻，今爲托根之梅。久懷南豐一瓣香之誠，來侍東觀羣玉山之長。躍頑鑪冶，就正範模。恭惟大監國史直院先生，號行秘書，推真學士。以洞庭雲夢之宇，吞蓬萊道山之藏。人品坡公，老泉其父，而叔黨其子；淵源程氏，正叔爲弟，而伯淳爲兄。觀近時不涇權門之塵，即先正安吟老圃之賦。其在端平之君子，乃篤忠正之世家。鄱陽之三，於焉媲美；豫章之四，視此懷慙。峙海內龍門之尊，擅池上鳳毛之美。胸蟠五色之線，補帝衣裳；手演六經之麻，新民耳目。而且汲引後輩，延譽諸公。有先進以爲之先，使小者得成其小。書其門而去，即在郊、島、籍、湜之間；瀕以茗之珍，遂進黃、秦、張、晁之列。所以士求品目，人願依歸。某跡雖後於及門，身已同於長廊。昔民于邑，飽聽阿戎之譚；後客于京，屢進卯君之坐。如聞謨渥，甚辱溫噓。公之求不待士之求，古所有而非今所有。轉麟煙，開雀影，幸隨碧落之班；附鳳翼，攀龍鱗，儻在青雲之上。棲身天地，感德丘山。《雪坡舍人集》卷二二。

受校書謝丞相啓

六月十六日

陶鈞萬類，例叨序進之榮；師式百僚，復佩時中之誨。揣分雖懷於重媿，蒙恩何敢以固辭。待之非常，宜以何報。自義理之學不講，而利欲之習相延。一日九遷，誇張盛事；三入四至，流播美談。至於偶得之微科，尤曰速化之捷徑。鳳池十年之語，皆詫爲榮；龍首四人之詩，頗懷不滿。所慕甚小，自處何卑。皆世變之使然，於己分乎何有。某人雖未古，志則匪今。雖徹骨之酸寒，終無心於甘暖。排雲而叫閭闔，適逢虎豹於九關；引風而去蓬萊，遂與鳳皇而千仞。漫浪一第，侵尋七年。人笑拙迂，坐閱董德元執政之歲；自嗟閑散，尚半張子韶寓寺之期。孤根煖而萬木之折可憐，野舟橫而千帆之過何害。微管仲其左衽矣，欣聞一正天下之功；歸周公以衮衣兮，復見勿用儉人之政。裂此芰製，荷衣之服，登之芸香花露之天。閱月僅三，承渥至再。義然後取，其取不厭，夫豈其然；前之不受，則受之非，殆無所處。怵惕惟厲，啓居靡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敢辱高位以速謗；坎坎伐輻，胡爾有特，必以無功而刺貪。昔有司嘗求程子歷任之文，而舍人尚譏晦翁遜官之僞。矧如後學，敢望先儒。深畏笑嘲，未容祇若。匪怒伊教，無言不酬。謂孤竹子之清未若聖時，當知所擇；而蘧伯玉之恥獨爲君子，毋閔於同。稽首誨言，浹背流汗。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既深相國之恩；洋然動，峨然纓，于然來，敢在諸賢之後。欽而承命，賤不敢辭。茲蓋恭遇少師特進大丞相國公先生八柄詔王，

萬邦爲憲。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暨乃僚，咸懷忠良，罔匪正人，以承厥辟。三握髮三吐哺，以下白屋；一舉手一投足，而轉清波。至公無私，小善率錄。用弘丕訓，昭啓愚衷。某既拜玉成，益嚴珍護。雖知仕止久速之當可，終覺安恬靜退之爲宜。富文忠之告范純仁，固勿遜清資於臺閣；文潞公之薦韓持國，政將抑浮競於縉紳。關係惟深，敷菜則淺。《雪坡舍人集》卷二二。

除太子舍人謝丞相啓 六月二十八日

在周有武，燕翼子以詒謀；惟尹暨湯，求哲人而輔後〔二〕。極天下之妙選，開皇家之太平。胡爲謫材，亦誤殊渥。若稽古昔，嚴護儲闈。贊之羽籥干戈，詔以弦誦書禮。三公三少，莫匪正人之居；一話一言，必惟成德之彥。至後世有舍人之職，在朝廷如省掖之榮。匪專以文，所重惟德。晁錯以知術數爲教，毋乃刻深；鄭莊以推賢善得名，失在趨和。獻《釋奠頌》者，乃匪人之比；進《承華箴》者，竟姦人之歸。惟張茂先以忠正聞，而杜世嘏以亮直著。寥寥千古，磊磊幾人。惟我天朝，多王吉士。然居文字之任，率皆禁近之臣。在至道元年時，則有昭文嶠；在天禧四載時，則有翰林殊。自璧水範模而兼者三，由蓬萊長貳而領者二。或以天子言動之史，或以御史耳目之官，委任至隆，擇使彌重。用能成金昭玉裕之德，開星輝海潤之祥。運祚之長，源流此選。繼自今日，盍追前人。某樸思無華，鈍材不穎，但有山林枯槁之氣，初無臺閣溫潤之文。夜照焰於青藜，讀書未徧；日談經於朱邸，

講道無奇。忽承命於龍墀，俾陪班於鶴禁。雖崇文館校書之隸，舊在春坊；然諸王府記室之卑，豈堪宮案。濫廁青闈之屬，允由黃閣之知。茲蓋恭遇少師特進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德厚而功高，識深而慮遠。五百里曰荒服，既遶蠻方；萬億年敬天休，乃隆國本。皆身任於大事，以力扶於丕基。若神文與子之時，臣琦定策；若光堯建嫡之日，臣鼎贊謀。東忠純良實之流，明孝仁禮義之習，師傅馬、呂，講讀震、冲。萬夫之望皆來，一時之勝特盛。致使德陽之誤拜，及於天祿之冗員。某謹乃攸司，欽于時命。何敢賦洞簫而取悅；亦願撤邪蒿而進規。爲國士以報待國士之恩，誓求責塞；愛吾君必先忠吾君之子，當效糜捐。四六載陳，萬分一見。《雪坡舍人集》卷二二。

〔二〕後：疑當作「后」。

及第謝牟存齋啓

斗瞻重望；願登四海之龍門；天遂初心，得附九霄之鳳翼。沾寸階而非喜，拜大席以爲榮。平生所期，一旦而稱。惟先後有相須之理，而感應亦必然之機。東坡慕歐陽子於兒時，竟歸門下；道原爲司馬公之史學，遂入選中。立心素有於依歸，造化乃爲之成就。使介甫爲考官，則東坡在所不取；如熙寧用新經，則道原有所不能。泛觀所逢，亦繫於數。某生當後晚，志慕前修。雖愛讀東坡之文，無

能爲役；偶生在道原之里，竊慕其人。釣名射利之念甚輕，醫國砭時之心則重。獨於平日，仰止高風。聞其論諫，則以爲今之歐陽；敬其德望，則以爲昔之司馬。無階望履，有志執鞭。偶來羣試於蘭宮，忽值並持於藻鑑。恃斯文之有主，可肆斐狂；以直言而取人，果蒙賞識。垂雲霄之隻手，濯江漢之窮鱗，拔之衆人所不好之中，有此諸卷莫能及之許。賦或譏其體字，公則稱其工緻於發明；論或疑其剽文，公則稱其奇傑而雋壯。謂之撫餘子而立其上，謂之必素學之飽於中。至於三策之敷陳，尤辱一言之獎借。如僕輩不可勝數，豈真在於下風；無高論令今可行，安能動於人聽。雖過情之聲聞，亦定價於品題。舍旃舍旃，苟亦無然，幾爲缶棄；類我類我，久則肖矣，獨以鉢傳。方憂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乃謂人之諾諾，不如士之諤諤。不嫌金躍，力與玉成。向來欲敬爲南豐之瓣香，今日乃得拜西山之風采。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品，庶爲好腳跡之門生。一時未足以盡人，異日當觀其立己。粵從弛擔，自合摳衣。屬當待對於君庭，未敢謝恩於師席。舍館定而見長者，固負深愆；杖屨撰而侍先生，終修庸敬。蛻身仙舉，肉骨恩深，永言感藏，何敢背負。茲蓋恭遇某官國家碩望，宇宙直聲。古者有臣，如汲黯斯近矣；天之欲治，舍孟軻其誰哉。代言摘盤誥之文，作史秉權衡之筆。奉詔求士，爲國搜賢，不遺菲葑，俾則桃李。某敢不力鞭所學，益礪厥修。爲歐陽之蘇而不爲之奇，爲司馬之劉而不爲邢恕。飲冰食檠，忍凍看梅，歸潔其身，弗畔於道。縱橫對三千字，已據殿陛之忠；結裏作第一流，庶不門牆之辱。心丹有蘊，手墨未殫。《雪坡舍人

及第謝鄭慥堂啓

平生立志，願出正人君子之門；一旦進身，果在弟子門人之列。忝託書而非喜，在爐冶以爲榮。豈惟誇吾榜中之得人，蓋將稱於天下曰知己。雖至寶不爲衆好，非妙耳寧賞絕音。韓子之文，好則皆以爲笑怪；東坡之學，或者亦謂之縱橫。然而有陸宣公則置韓於虎榜之間，有歐永叔則進蘇於龍門之上。非韓、蘇之難得，蓋陸、歐之罕逢。古之奇聞，今者復見。小材如某，拙樣背時，非孔、孟之書不觀，惟程、朱之言是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羨寵榮；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但知忠孝。屢蹇場屋，分甘山林。偶然秋賦之充，聊爾春官之試。靜觀世事，深切私憂。默而不言，是負所學；訐而肆論，必忤於時。但思突梯卷轡以得官，不若拙直狂疏而失利。矧今時之牟、鄭，即古者之陸、歐。可恃以言，未爲不遇。私意自期而語口，老天果使之如心。雖云機會之來，蓋亦氣類之感。眇然窺管，曷當卓識之褒；鈍甚割鉛，曷當勁氣之許。至謂已騰蹕餘子之表，又豈止榮華一字之褒。隻手雲霄，怪鱗風雨，非逢春育，幾困冬烘。平生不襲陳言，而疑其剽文；所學一本先儒，而謂之礙理。粲然一笑，知者幾何。不入他人之籠中，亦奚所憾；獲出先生之門下，蓋極其榮。向來欲敬爲南豐之香，今日乃果得李君之御。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物，庶爲好脚跡之門生。有此遭逢，何敢背負。茲者恭遇某官兩間正氣，四海名流。偉望壓時，黃河泰山之高

大；孤忠許國，青天白日之清明。主京泮則勇擊姦僞，對承明則極言時事。處己如此，求人亦然，故使小材，遂蒙大造。某敢不如韓於陸，爲歐之蘇，歸潔其身，弗畔於道。領英雄三百輩，何知科第之榮；作人物第一流，度不師門之辱。矢心已定，腐舌莫宣。《雪坡舍人集》卷二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全宋文卷八一三〇

姚 勉 六

發解謝判府蔡寺丞啓

天爵自修，初不作場屋爭名之想；薦書偶及，聊以娛老親教子之心。方慚溢譽之過情，敢以浮榮而銜俗。輒裁尺楮，祇述寸心。自鄉舉里選之道乖，而德進言揚之實泯。糊名園棘，上之待士者愈輕；負笈踏槐，下之失己者皆是。世俗如此，古風謂何。然不爲應舉覓官之謀，無以行致君澤民之志。故英人偉士，亦屑於科舉之學；而名公鉅卿，率由乎進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曰修舉業以及第；紫陽前輩，且嘗自儒級以發身。雖進以文，無悖於道。況混成一賦，可以覘台輔之器；而削平等語，可以占將相之材。因言以觀，其志斯見。有如某者，非曰能之。第思方駕於前修，何敢爭衡於時輩。筆硯之生涯甚涸，箕裘之冷緒欲灰。念瀛洲學士疏國爵於豐城，書脉之傳七百載；而江西夫子擢倫魁於京汴，文派至此百餘年。繼之八行之賢，首于三舍之選。賦廉頗之童子，幕府泛蓮；志蜀江之先

生，文闡擢桂。以至椿庭之老隱，亦嘗槐市之先鳴。其業儒非崛起驟興之家，而在今爲任大責重之事。蘇之一族，得坡老乃能興味道之文聲；韓之兩世，惟退之若爲扶安定之門地。故夙夜每痛心而疾首，雖夢寐亦刺股而垂頭。此爲家謀，猶有國慮。生斯民而覺其覺，敢忘伊尹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每誦希文之語。匪名揚而身立，奚幼學而壯行。遂奮身於詞場，期獲齒於仕版。搏鵬九萬里，銳欲圖南；夢翼八重天，每成戰北。屢罷辟雍之羣試，遂媒京泮之類申。論士秀升，漸已近長安之日；逐客令下，乃不遇洛陽之春。彈鋏而歸故山，帶經而鋤夜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已悟孟軻無益之言；病乎在己，順乎在天，是則陳生速化之術。仰父俯子，讀書著文。衿佩來游，正其誼不謀其利；準繩自律，據於德亦依於仁。知古今之學，所爲不同；求聖賢之心，所樂何事。雖亦隨羣而就舉，未嘗決意於求名。豈期豆爆於冷灰，遂作黍生於寒谷。走卒兒童之呼舞，見謂已遲；父兄師友之誨言，未嘗自足。是蓋功名之輟，於此乎發；豈如世俗之器，易至於盈。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以道，正思拯猶己之溺飢。寵辱不驚，溫飽非志。一簞食一瓢飲，主有聖亦願輔之；數仞堂數尺棖，我得志皆弗爲也。方將以孔門事業自見於世，安肯效唐人浮薄取嫉於時。然而吹送之上天，必也作成之有地。判府寺丞端明世德，御史家聲。明道化以淑澆風，重學校而護善類。刻正心修身之語，用以訓人；揭持志養氣之言，見於勸駕。至如孱瑣，尤辱眷知。青萍登薛氏之門，綠耳入王良之御。箋曹乏使，亦采其駢花儷葉之文；講席說經，尤賞其剡華歸根之學。甚至主張於義事，到今銘刻於厚恩。既邦君得師帥之良，宜歲貢盡能賢之實。不棄菲葑之下體，亦爲桃李於公門。某敢不益厲踐修，

愈加愛重。奉天人三大對，願攄董子之忠；作人物第一流，必遂勉齋之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雪坡舍人集》卷二三。

發解謝趙府判啓

連錦水於市河，雖已啓功名之會；燁文星於場屋，乃能羅俊異之真。權衡一定於手中，玉石自分於眼底。非有人而率屬，疇爲國以搜賢。別駕有展驥之才，一榜盡如龍之士。竊謂無崔郾之司貢士，必無吳武陵之薦牧之；有永叔之知舉闈，斯有梅聖俞之得坡老。蓋取士貴能擇士，而惟賢然後知賢。使貪根繆種不得亂其是非，必真見遠識乃能權其可否。董試一逢於具眼，懷才多謝於知音。所欣士類之有遭，不爲己私而獨喜。如某者厄楊最久，散櫟無庸。硯席同盟，半是青雲之士；弓箕冷緒，未收黃卷之功。固思擊三千里水而九霄，每不進百尺竿頭之一步。泝澣統不手龜之藥，人或以封；蹙浮圖病鰥駒之流，時皆有遇。獨成不武，頗類無文。辟雍五試之辛勤，京泮兩年之苦淡。忽悟外求之無益，何如內樂之有餘。事親且適於家居，逐客幸逃於吏議。人不吾與，知我者其惟天平；時自爾屯，有性焉不謂命也。志道據德，種學績文，達則致吾君而澤吾民，窮則載之書而傳之後。真已無心於得喪，未嘗妄想於飛騰。豈其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走卒兒童之呼舞，見謂已遲；父師朋友之誨言，未當自足。是蓋功名之輟，於此乎發；可如世俗之器，易至於盈。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

義；救時以道，政思拯猶己之溺飢。寵辱不驚，溫飽非志。所喜天府同登之士，率多月評共許之人。舉首先鳴，自是平生之畏友；榜中最盛，半爲同舍之俊游。使諸生不患，有司不明，亦大夫曰賢，國人曰可。精矣暗中之摸索，飄然送上之吹噓。府判監試天祿書胸，金鑾詔手。賦鯤鵬水之句，公在杭州；得龍虎榜之英，人如陸相。眷惟孱瑣，尤辱提撕，取數過多，感恩有二。司箋改命，故得安於鄉里秋賦之常；典貢加嚴，故不厄於主司冬烘之繆。持文衡者且服兩眸之月皎，說戰場者豈憂五色之日迷。薦才雖自於吳公，舉士實由於趙孟。某敢不操修愈力，遠大自期。冠聖門之科而首朝廷之科，願應北斗魁四星之象；不衆人之報而爲國士之報，誓堅南豐香一瓣之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雪坡舍人集》卷二三。

發解謝新昌趙判縣啓

芝亭布政，文星依臨照之光；桂籍浮香，化雨沐沾濡之賜。倘匪作成之有地，誰其吹送之上天。認葉尋根，飲泉知脉。竊以宜豐之邑，實爲多士之林。錦水發源，春動墨池之浪；桂峰拔秀，霄崢文筆之尖。英氣攸鍾，異人間出。至近時之西府，嘗首選於南宮。有若寒宗，尤爲著姓。粵自瀛洲之學士，肇開劍水之國封，由子而孫，遂家是邑。南唐倉監當五代之亂世，首避地於靈源；江西夫子以七舉而倫魁，益有聲於鄉郡。爲弟子以千數計，至今日僅百餘年。試詢竹樓書院之基，猶在梓里故山之

側。繼以八行狀元之名子，嘗都三舍釋褐之上游。高傳而曾，儒益以世。如王大父生三期而失怙，以奇童子十四歲而薦名。官雖初至於泛蓮，文則愈昌而未艾。在我書厨之祖，方徒附庸；然而天府之名，尚仍故邑。惜以世傳之再，各地安著之拘。兩岐之派既分，一綫之脉幾斷。北宗禪析二兄，猶繼捧於鄉書；南阮家貧諸父，乃不收於文效。雖以椿庭之老隱，僅於槐市以先鳴。某也小生，念此重事，上欲繼六百年之書種，下欲爲千萬人之儒英。力加黃卷之功，冀大青箱之學。蘇之一派，得坡老乃能興味道之家聲；韓之兩世，惟退之若爲扶安定之門地。每痛心而疾首，至嘗膽而卧薪，作賦擬黃門郎，抱經如玉川子。搏鵬九萬里，銳欲圖南；夢翼八重天，每成戰北。方當丁歲踏槐之始，幾成甲戈鏖敵之功。偶因新昌壯邑之無人，竟以高安小子而敗績。使早仍於本籍，當已策於隼功，人事偶繆於差毫，天意殆嫌其背本。況松楸之皆在，而葛藟之尚蕃。苟不遡源，豈其徼福。噬臍雖悔，強項不回。逮兩科之在鄉邦，如前之失；先二年之居京泮，方舊之思。久塞復通，隨試輒效。雖報罷公闈之旅進，亦嘗魁天邑之類申。仍舊貫則如之何，人有言而必中；操土風不忘其舊，事雖大以可成。然與其左親戚，去墳墓而遠游，又不若安鄉井，崇孝悌之計得。自念充賓之未晚，乃先逐客以來歸。讀書著文，仰父俯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奚煩無益之謀；病乎在己，順乎在天，是爲速化之術。達則用伊洛諸公之學而及於物，窮則以河汾六世之書而淑諸人。均爲無忝於爾生，但欲勿忘其所始。首隨羣而應舉，初無意於求名。偶然寒谷之黍生，遂作冷灰之豆爆。或者先祖矜孫枝念舊之意，抑亦造物慰老親教子之心。豈伊鯁生，能取鶚表。人以爲快，我則未然。正學以言，尚欲陳敬王之仁義；救時

以道，方將拯猶己之溺飢。此但功名之路，於是乎開；可如世俗之器，易至於滿。獨惟在邑，多號通經。令二士皆以賦而登，此一榜盛得人之兆。先達尊顓俊之舉，將復見之；賢令尹作人之功，有自來矣。茲蓋恭遇判縣公族麟角，帝家龍駒。筆粲五花，燁長庚之絢彩；眼空萬卷，凜太乙之垂青。香名曾滿於杏園，政最今騰於花邑。圭璋儒寶，砥礪文鋒。是雖僑寓於鄰邦，亦若親聆於道韻。愛日容光之必照，景星快覩之莫先。魯有澹臺，雖不至武城之室；秦用士會，實舊爲晉國之人。終借吹噓，用神變化。某敢不操修愈力，遠大自期。繼鄉樞蘭省之先登，更高一步；進先祖楓宸之獨對，移在正科。不辱大夫之知，是爲國士之報。心聲欲寫，手跡奚殫。《雪坡舍人集》卷二三。

上程丞相啓

伏審煥揚廷綽，晉秉國鈞。天子有臣七人，久負經綸之望；冢宰詔王八柄，式隆輔相之權。改紀方新，迓衡有屬。中外想聞其風采，華夷交聳於聽觀。恭惟大丞相樞使國公肅懿而惠和，直溫而寬栗。任天下之重，信其爲先覺之賢；格君心之非，有所謂大人之事。頃居言責，茂著忠忱。善類所恃以無虞，上意已知其可相。王之喉舌，既優賦政之功；帝曰股肱，尚任弼予之責。載登揆席，爰易化絃。擇人任責之成功，特重九齡之委；得君專行乎國政，豈如管氏之卑！僂指近時，驚心往事。謂之將順其美，而併失其救惡之職；諉曰靖共爾位，而遂銷乎好直之風。守法惟困於孤寒，闊略貴戚而弗

問；攬權雖聽於自用，旁落左右而不收。一整弊綱，是在今日，側聞八事之入告，已慰四方之具瞻。知之艱行之惟艱，終賴扶持之力；改之貴繹之爲貴，端由啓沃之功。昔魏公七事之陳，至司馬五規之獻。偉然遠業，具在此書。先正保衡，罔俾商邦之專美；程伯休父，願言周《雅》之歌功。某求道未聞，受才不韻。昔羣趨蘭省，濫隨鶯谷之門生；今新正槐庭，首拜鶴書於郵便。自惟何物，敢累大鈞。矧因負米之願乖，頓覺彈冠之念冷。縱令從政，未合造朝。附致青雲，豈在速驅於宦路；立深暝雪，誓當不辱於師門。《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賀蔡參政啓

伏諗敷告大廷，晉陪近輔。國皆曰可，選舉陶、伊尹之賢；道之將行，用周公、仲尼之學。真儒得政，善類宅心。聳寰海之具瞻，匪門人之私慶。竊以道由天出，心自古傳。堯、舜盛時，罔非修齊治平之事；秦、漢叔世，始爲牽補架漏之規。幸至我朝，復承斯統。然僅書傳於來世，未能功被於當時。自昔罕逢，乃今有待。恭惟大參相公先生弘深肅括，明允篤誠。祖西山而師考亭，獨傳正學；派伊洛而源洙泗，蓋得真傳。識貫精粗，道該體用。《大學》八者之條目，妙會於心；《中庸》九經之規模，如指諸掌。多于嘉績，簡在上心。擢之獻納之班，委以經綸之寄。遂繇兵管，參秉國均。吉士立政，勵相國家，式副用人之望；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必推論道之賢。屬時多屯，積弊如蠱。苞苴

女謁，清賄道以當嚴；外戚宦官，折姦萌而貴早。夕谷毋容於駒繫，朝岡宜集於鳳鳴。風采聿新，觀瞻斯慰，知吾道之不爲無用，庶小人之罔或有辭。聖賢之難得者時，幸際風雲之慶會；宇宙之不磨此理，聳觀日月之昭垂。勒彝鼎於明庭，屹棟梁於道閭。某名科徒躐，祿養竟乖。固知儋爵以析圭，盍思移孝；不得爲親而負米，何忍希榮。未嘗通光範之書，乃遽誤公車之召。極知提挈，欲惠作成。尚願察於真忱，俾少全其初志。當圖國士之報，以答先生之知。張師德及文正之門，斷無是事；劉安世守溫公之學，誓以終身。《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通陳判府昌世啓

伏審受冊臨軒，驅車蒞郡。冰江理棹，嘗登千仞之龍門；錦水棲塵，又托萬門之燕厦。喜我二天之獨有，爲公特地而一來。將斂板於道傍，先羶函於節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長者君子，古之吏師。玉壺凝萬壑之冰，清融表裏；霜水洗九霄之月，明入毫釐。頃開廣信之藩，茂著廉平之化。百堵皆興，而人不知役；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縮吏老姦，造民大譽。帝曰嘉止，來歸立鵠之班；公則翩然，渺動冥鴻之志。無寧外服，未欲中朝。睠古昔之竹州，乃先公之棠舍。詔謂西江之道院，其撫朕師；民歡東閣之郎君，又爲吾父。凡此日迓軾熊之耆老，皆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陋邦，已非曩俗。民窮似蟻，賦毒於蛇，歲無萬億秭之登，糴至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矧多化於歸舟；

野無青草而室罄垂，孰興憐於破屋。魯侯蒞止，齊國庶乎。追孝于前，一復其舊。君陳宏周公之訓，茲率厥常；戶牖爲漢相之時，亦如此宰。某忍寒甚慣，炙熱不能。竊第七年，豈有鳳池之想；反關四載，頗安鷗海之盟。回憶歸時，深蒙異顧。借尚方之劍者，衆已駭其妄作；用司農之印者，人尤服其難能。不圖再逢，相視一笑。幸以吾黨小子之簡，得事是邦大夫之賢。致私謁於翁歸，斷無此請；和新吟於嚴武，或有所長。《雪坡舍人集》卷二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一〇〇一，《宋四六選》卷二一。

謝陳判府賀生詩啓

我辰之月直斗，正愁得罵之多；巨公之筆補天，遂有生華之感。得非所稱，愧不敢當。矧方念於劬勞，何可堪於頌禱。顧驪珠之滿掬，難鯨錦之卷還。某官民社宅生，文章司命。耆壽俊越在厥服，藹令聞之素穹；老成人尚有典刑，追前修而獨立。乃不遺於么麼，而曲惠於生全。唱郢人白雪之詞，妙幼婦黃絹之語。不恭是懼，重拜惟慚。謹篋笥之襲藏，爲子孫之輝耀。君子壽壽天子，還祝我公；皇極福福庶民，願同爾衆。心丹永篆，手墨未紬。《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回童倅啓

伏審疏恩天陞，借重星屏。虎檻宣威，久服童君之善政；漁竿借釣，幸安姚子之閒居。將披覩於雲天，遂帡幪於風雨。迎軒胥慶，拜櫝有嚴。恭惟某官碩望耆儒，清名厚德。受天粹氣，得湘潭嶽麓之至清；隨地政聲，與石壁洪巖而俱峻。盍聽星辰之履上，乃將風月之權分。清朝自近世以來，半刺異初基之重。以烏有子虛之課額，當白崖赤打之浪頭。綱解取辦於鑿空，事勢幾成於築底。祇如道院，本非有蟹之邦；必也通才，可勝展驥之任。而況教適新於董學，糴專主於平農。民命幾何，所重惟食。士風壞矣，在正其心。宜有良規，聳聞新政，第虞裝趣，不待席溫。刺史相必考所行，丕拜璽書之寵；耆壽俊越在厥服，人觀璧帛之迎。某祿不逮親，學難偕世。盟鷗結社，聊自樂於孤聞；騎馬朝天，終慚隨於羣隊。分甘藜藿，歸隱菰蒲，欣聞佐郡之來，端有事賢之幸。燕雀之喜以賀厦，知可依棲；龍蛇之蟄以存身，尚祈覆護。《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回王倅啓

市朝懶到，自甘山人姚合之窮；邦國不空，喜有別駕王君之至。風月平分之自始，雲天覆幬之有

歸。贊名未徹於記曹，委牘忽先於編戶。恭惟某官英聲震地，峻閥倚穹。爲留耕之諸孫，所聞已異；在會稽之羣從，厥譽尤佳。瑶林瓊柯，無塵俗之姿；栝柏豫章，有廊廟之器。故象賢崇德，求忠必於其門；而事君立身，觀遠以其所主。惟是淮堧之幕府，獨收天下之英才。王通登將軍之門，以奇自著；元琳在司馬之府，見器尤深。發硎以還，脫穎而出。自合聽履於星辰之上，胡爲岸幘於山水之間。蓋不欲同流而合污，是以若輕內而重外。睠此高安之郡，事簡俗淳；第非中熟之年，民貧賦重。吁旱苗之已槁，慨糴數之甚繁。嗟我人其誰生，恃賢者以爲命。仁人之言其利溥，寬尚拜於一分；大賢之德在民深，是當先於百姓。若時先正，嘉惠清江。世於此而具瞻，民到今而受賜。纘戎舊服，追配前人。此時相郡之規模，他日濟時之事業。讀沂國句，知梅鼎之必調；視晉公家，覺槐陰之已滿。某學惟好古，樣欠入時。徒能畎畝之不忘，有懷莫吐；非敢山林之益密，求志所安。第知掃軌於閉門，罔覺乘輶之及境，遂失前茅之拜，且稽右牘之恭。如愧慙何，幸矜赦爾。隨州里之民而往役，毋敢不欽；舉家庭之學以砭愚，庶終有立。其爲慶抃，靡極傾殫。《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回趙司理啓

竊芘粉鄉，久仰景星之耀；陞華李椽，幸依愛日之春。豈特受塵而爲氓，蓋將就正於有道。恭先弗果，賀後爲慚。恭惟某官地望穹隆，天姿粹潤。雄辭勁氣，陳思王繡虎之才；道骨仙風，李太白騎

鯨之韻。自證慈恩之佛，合陪碧落之郎。乃爾斜飛，甘於廉取。亨衢筮仕，姑養望於珠曹；當路貪賢，復借重於花邑。便合飛雙鳧而東觀，胡爲驅匹馬以西來。得非欲行其一片活人之心，故寧少迂此尺五近天之步。乃睠高安之郡，實爲媿俗之民。頃因揚糝之在前，每與刻木而爲市。攫金白晝，豈如楊震之畏知；蒙霧青天，安得謝令之推去。民其否往，賢者鼎來。嗟我國人，真望葉公之如歲；告之天子，願留侯霸以期年。第虞玉節之來，又趣金鑾之召。某懶於釣祿，願此耕寬，親養乖違，仕何敢問。君恩深重，辭不獲俞。方強治裝，忽聆及戍。遲吾行也，尚能隨負弩之迎；適我願兮，當早聽驅車之叱。《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回胡簿啓

伏審筮仕友邦，泣官簿正。枋榆乃蜩鳩之止，曾辱迂臨；枳棘非鸞鳳所棲，喜聞俯就。未馳慶幅，先枉賜函。初非敵以下之可當，欲不愧於中而莫得。恭惟某官學優而仕，筆妙於年。江夏黃香，負天下無雙之譽；洛陽賈誼，能諸老未對之言。摘髭巍科，拾級膺仕，便合凌清而遡紫，尚煩稽墨以勾朱。以卑飛培雲翼於九重，以平進養霜蹄於萬里。睠惟陋邑，深積弊源，《伐檀》多刺於狼貪，刻木殆踰於猱猾。聳聞新政，載滌舊污。惟嚴於束濕，可以使一罰而百懲；惟潔於飲冰，可以出獨清於衆濁。有如賢者，蓋易能之。平生之志，豈止榮身，一命以上，皆可及物。昔明道先生之在鄆縣，以

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仕同安，以學造士。卜其他日，皆以此時。仰企前修，永有令聞。某雖懷至慶，尤切深期。理萬事惟欲問胡公，何敢願此人於執事；讀十年不如詣主簿，尚當請所益于下風。

《雪坡舍人集》卷二四。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一。

回解頭李有開啓

錦水偶連，敢自詫黃姚之品；筆峰曾記，果遂符綠李之魁。驚耳一鳴，拭目先覩。矧幸同於經社，尤喜倍於鄉人。魯皋貢賀之先施，鄭重貽緘之倒置。恭惟某人賦姿甚穎，有志竟成。偉雛鳳之孤騫，自知親師取友之益；隘篆蟲之小巧，能爲抱經束傳之勤。月書屢占於上游，歲貢預期於首選。果聞一日，盡壓羣英。旗螯弧以先登，前無勍敵；靈姑釭之卜吉，勇策勝勳。此蓋聞師所書，黨正所書；是謂大夫曰可，國人曰可。月評久定，天府宜升。偉哉貢益郡之畋，行矣繼廣川之董。錦標重奪，再爲鳳凰山之榮；金榜將傳，已見鸕鷀洲之識。某久知寶價，式副砧期。念嘗窺聖師親筆之書，乃不立左氏學官之選。聳觀傑出，祇抱深慚。歸耕徒羨於拾青，就試亦甘於飲墨。自量謏學，猶玷誤恩，羞揚糝之在前，看積薪之居上。李文正有三元之故事，願踵英蹤；公孫子擢第一於大廷，尚期正學。編摩辭淺，期望意深。《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與鄒定親啓

誦鄒軻願爲有室之言，宜家是望；秉姚崇必貴可嫁之識，選婿方真。偉矣高風，拔乎流俗。賞日稠人之表，盟心片語之間。次孺子有志斯文，頗能詠冰壺之賦；長令娘擇賢而偶，無暗投月璧之珍。地鄰龍劍之英，天侈雀屏之卜。於諸少矜持之內，獨重義之；在舉子疎俊之中，能知彥國。既諧合姓，敢後問名。恭陳繫臂之儀，永結齊眉之好。吹暖律以春燕谷，願言蓬華之生輝；奮學館而登瀛洲，行見門闌之有喜。《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定親啓

伏以昔吾伯父，嘗得婿於魁門；今我宗人，願請盟於鼎族。益篤親親之義，遂爲世世之姻。幸矣訂金，榮哉倚玉。恭惟某位小娘，生奕世狀元之里，夙帶天香；自顧某位學生，以寒谷小儒之家，敢攀地望。特孟氏之言，願爲有室；而武功之女，必嫁能詩。須因判合之言，仰拜王張之賜。不云齊鄭之非偶，乃若朱陳之爲婚。義槩雲天之九重，和氣陽春之一脉。鳳占協吉，鴈幣贄恭，既永好於百年，亦可誇於羣俗。生於鄒而邇於孔，已沾講道之風；妻以姚而邑諸綸，其有興家之望。不腆菲禮，

具如嗣箋。《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餉 啓

言念締好請盟，已荷訂金之諾；拜嘉受室，願成種玉之緣。既卜良期，敢恭微禮。惟男女及時之義，非幣不交；至婚娶論財之風，則吾豈敢。二姓相孚於道義，百年永托於姻嬪。春然姚花，暖我鄒律。迨冰未泮，輒陳鴈奠之儀；當月仍圓，拱俟鸞輶之下。纏紅不腆，嗣錄具詳。《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定親啓

姚娶趙

望高閥閱，宛同儒族之清；喜動門闌，幸托王孫之貴。草木既欣於同味，葭莩遂映於末光。作對自天，締盟卜日。先君幼子，粗修家學之箕裘；令姪宗姬，見謂公族之儀範。頃因媒妁，欲附婚姻。第相交儒素之風，安敢效夷虜之習。一言而合，二姓以諧。覬茲琴瑟之和鳴，保我壺簞之怡聚。此求儻遂，所得良多。猶子有家，公既盡爲兄之道；及時爲娶，僕敢忘愛弟之情。《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回定親啓 姚答張

登瀛之派已遙，曾何足慕；鳴珂之里相接，乃遂榮攀。冰語初聞，天緣即合。恭惟令郎璜宮秀選，久已聞張孺子可教之風；庶女圭竇儒酸，亦可謂姚秘書能詩之女。題紅有兆，納采登嘉。勿云嫡庶之分殊，自有父兄之義在。但相與詩書之味，願不爲夷虜之風。鴈幣禮陳，已重千金之訂；鳳樓書報，佇觀三草之榮。《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回定親啓 姚答胡

詩人姚氏之女，不與凡流；大姬胡公之姻，式聯舊好。寵承妙墨，欲締嘉盟。雖知巨族之難攀，獨喜微宗之有托。令猶子生居望族，早能詩禮之傳；舍姪女幼失慈親，已備艱難之歷。伏聞高誼，不鄙寒門，略無夷虜之陋風，但取詩書之同味。如斯惠顧，敢不敬恭。娶女必貧素之家，君既用溫公之法；送門爲箕箒之訓，余敢忘王子之規。《雪坡舍人集》卷二四。

賀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劄子

伏以近天孫之七夕，式際嘉辰；慶王母之千秋，聿登上壽。和薰朱邸，喜溢綵庭。輒玃菲儀，小伸賀臆。恭惟延國太夫人四德身備，五福首全。夫人起家，有《召南·鵲巢》之德，壽母多祉，歌魯侯燕喜之詩。載臨瓜果之期，茂介松椿之算。某橫經賓塾，依庇侯門。大國增封，願益煥魚軒之寵；慈闈致養，更永觀象服之宜。《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復東宮二門司劄子

某猥以譴材，濫聯宮寮。衛翼是選端士，媿不能當；侍御罔匪正人，聿資協贊。職既嚴於振糾，身有賴於維持。未由貢名，先辱貽翰，殆成倒置，不任內慚。謹具稟酬，伏祈炤察。

某自揣謏聞，謬聯儲禁。道術之士以衛翼，慚教詔之無良；小大之臣懷忠良，喜導承之有助。既密奇袞之察，可無瘝曠之虞。未貢賤名，遽頒華剡，先施甚腆，內愧惟深。謹具稟酬，伏祈鑑察。

《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及第回徐國博劄子

依光梓里，久借餘輝。唱第大廷，誤膺親擢。雖出冕旒之異眷，亦由衡鑑之至公。屬未拜於君門，尚遲趨於師席，仰勤賁翰，深紉謙光。禮辱先施，事成倒置，念挈提之至此，將稱塞之謂何。天下有三達尊，儻與鄉童之進；世間第一人物，願從長者之游。《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田賢良送所注論語說約劄子

伏被誨箋，寵頒傳帙。知姚元崇之折節，可與讀書；得田子方而與游，庶幾聞道。博學將以反說約也，有朋遠來不亦樂乎。某人文物故家，聖賢奧學。馬遷於父太史，克紬石室之藏；韋賢及子元成，不寶金籙之遺。他日有聞於獨立，春風妙得於詠歸。不爲己私，嘉與人共。某雖叨親擢，方進學知。平生溫飽於三場，非所志也；大事剖裁於一部，繼此教之。他有謝私，尚容嗣控。《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易天祥送曆墨陳黃詩劄子

山中無曆，不知回北陸之春；囊裏搜詩，政欠問西江之派。且寵以塗龍之劑，以供其縈蚓之書。蒙賜甚珍，拜嘉有覩。閉門靜讀，從今願惜於寸陰；吮墨窮吟，自此或知於尺度。《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張生去華求詩序劄子

伏承寶翰，見遺珠聯。稱張籍之古詩，豈無韓子；賞文潛之妙語，自有涪翁。苟匪其人，未當斯任。第願輸於愛助，庸少見於忠謀。粵從初詩，未有大序。迨聖門始聞子夏之作，至東漢則有衛宏之辭。蓋是後來之人，述所作者之意。曹、劉見夢，乃於異世以求知；蘇、杜遺編，何敢當時而作引？如自有膾人口之語，亦何資冠篇首之文。降於今時，甚矣陋習。纔能爲里巷之詠，即目曰江湖之人。以詩自名者，於道已卑；借序爲重者，其格益下。不求工於鍛鍊，第欲假於鋪張。儻無劍如千口之垂，又何袞袞一字之用。銜鼠璞爲燕玉，寧取信於荆和；譽嫫母爲西施，但可欺於師曠。一經品題，固作佳士。苟輕許可，比亦妄人。與其稱三好以誤其一生，孰若效寸長以補其尺短。伏想高明之見，

必俞狂謬之言。省元學士耽句如癡，好遊成癖，新章累牘，大集成編。鎔意鑄餅，欲作出月穿天之巧；飴餐枕寐，莫非批風判月之詞。借聽於聾，使削其聖。願不隨於流俗，期益進於古人。吟家稱張祐之詩，只消兩句；《文選》愛景陽之作，能用幾篇。貴乎工不貴乎多，求其傳豈求其序。別三日刮目相待，豈復阿蒙；得一顧增價遂高，終逢伯樂。僕無敢僭，子有餘師。《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送陳守昌世午節劄子

我獨二天，竹馬肅開藩之旆；月重五日，蒲龍稱介壽之觴。不有髮儀，曷旌心賀。輒馳俗禮，仰獻邦君。蘭佩蓉裳，吟澤自甘於憔悴；雪羅風葛，賜衣佇被於恩榮。《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陳守午節送物劄子

仁政受塵，而氓方仰蘇天之庇；大夫有賜，於士遽增楚節之華。賁然寶緘，隨以珍餽。紫駝出釜，洗空豆粥之腸；玉鸞堆盤，驚吐柳車之舌。揚仁風於輕箴，醉醲德於上尊。百拜登嘉，一忱懷感。禦蛟纏黍，諒同弔古之心；煮臯爲羹，願出去邪之手。《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全宋文卷八一三二

姚 勉 七

回陳守招登高劄子

無錢對菊，正思白衣送酒之使君；與客携壺，願廁烏帽隨風之座客。有來嘉召，敢不恭承。賡飈館糕字之詩，侍黃樓萸囊之會。飽聆誨益，預切欣愉。自愧寒蹤，但有桑苧煎茶之具；竚觀盛事，即膺蓬萊賜橘之榮。《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送陳守菊節劄子

聞誠齋碧落之吟，既陪泛菊；望蘇仙黃樓之會，亦願持芹。適村釀之新篘，且齋厨之小供。輒忘分守，仰瀆崇嚴。伏惟粉餚花飲之分曹，烏用野酌山肴之雜列。喜逢佳節，聊致下忱。桑落坐開，應

笑東籬之陋；萸枝來賜，竚承北闕之恩。《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新昌宰端午送物劄子

伏以黍節佳辰，欣逢今日。芝亭嘉惠，穆若清風。輕盈艾虎之精縑，珍重蒲葵之妙箴。寶瓶買醉，銷萬古之閑愁；石鼎煎春，喚獨醒之清夢。辱儀文之腆厚，慰節序之寂寥。拜手登嘉，綿心儲感〔二〕。朱簾捲雨，雖阻陪樽酒之歡；細葛含風，願即拜宮衣之賜。《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二〕綿：庫本作「銘」。

回縣丞兄送菊節劄子

貧家無節，正如淵明摘菊之窮；厚貺盈庭，忽足夢得押糕之韻。腆甚羞籩之粉糗，宛然送酒之白衣。充我涼庖，感君厚意。分甘有味，何殊僧厨蒸栗之香；飽德知歸，但誦丞壁哦松之記。《雪坡舍人

集》卷二五。

回洪尉劄子

伏被薰慈，特頒藻翰，以叨承於誤渥，而俯遺之賀辭。意濃贈我之琅玕，語粲照人之珠玉。知非所稱，感極而慚。某祿不逮親，志傭問仕。未始通書於光範，乃令佐幕於會稽。遽塵除目之中，殊出意望之外。方當辭避，何敢承當。事君之日尚長，姑需痛定；味書之樂可共，端俟誨言。《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王府教櫟劄子

伏審某官先覺覺後，以昭昭人。凡而樂泮之諸生，均會浴沂之雅趣。灑落見曾點之意，妙希鏗爾之音。歌詠歸夫子之門，每動喟然之嘆。築亭寓興，揭扁見心。盍求之驚鸞舞鳳之書，乃采此縈蚓縮蛇之作。無君謨怪偉之字，豈足稱歐文忠之名；慕退之榮耀之言，故願列王中丞之次。方茲愧甚，奚以謝爲。惟河南夫子《易傳》之文，與勉齋先生《論語》之釋，是曰教之以道，何可却之以辭。有若華縑，允爲腆饋。繡贈我以何報，錦還客以爲宜。不敢拜嘉，切祈宥罪。某方甘窮處，忽玷誤除。莫審從來，不任大懼。或出上心之俯記，尤深側目之旁憎。雖命下之自天，諒禍至之無日。是可弔而不

可賀，蓋當止而不當行。惠我好辭，蹙予瘦頰。吾君未報，固弗敢爲山林長往之思；其道不由，安可效穴壁相窺之類。前言特戲，下拜則難。尚希燭理之明，誨我保身之道。受施無報，揆禮則非。深惟李漢序引之文，曾經紫陽考定之筆。切聞宗匠正剡時浮，敢以刊編進之函丈。或侔傑作，願鑑微忱。拜復師膚，等祈容察。《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上高項宰謝文筆峰記劄子

伏承真翰，兼拜多儀。花縣奏功，遂啓生花之瑞；筆峰記役，遽蒙潤筆之頒。取數過多，拜嘉有覩。米千石而作傳，人譏陳壽之貪；字三緘而易碑，或嗤皇甫之侮。奉北海之金者，終以賄謗；索南郡之錢者，無救室懸。由此而觀，不受之是。然而謝絹五百疋，退之雖欲遜而終留；祠牒一二通，坡老未傷廉於過取。宗工猶爾，清議或容。天教食硯於無田，人至持金而爲壽。餽非無處，則不謂之貨取；儀而及物，斯可拜其幣交。苟能受少而辭多，未妨見得之思義。有如厚遇，雖覺過豐，然尊者之賜，却之不恭；故臺餽之至，僕爾亟拜。輕縑素練，愧文體之纖浮；肥豎上尊，與坐賓而醉飽。肅登稽首，劇感銘心。不能煮字以療飢，齋厨正冷；自此賣文而爲活，寒谷將春。《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復新昌蔡學長請講書劄子

荐承劄翰，與進鄉童。俾修舍菜之儀，庸展恭桑之禮。仲春啓月，科詔自天。庶一至於黌宮，或可爲於吉兆。長者所命，小子何辭。合摳衣於坐隅，以望履於幕下。但以某頃遭家難，尚有婦喪。未葬難縗經之除，當遵古訓；服期不絲竹之廢，竊陋晉人。背師之言，何取於隆師；行禮之舉，豈容於失禮。非敢方命，第請改期。有如孟夏之時，所謂正陽之月。梅當薦實，百花占雪裏之先開；麥已登疇，萬寶驗秋中之必熟。屆茲朔日，允曰良辰。儻許其來，當潔以進。先生有召無諾，固不敏之宜誅；君子以德愛人，或可恃以無恐。拱聆後命，圖拜前榮。謹具稟申，伏祈垂丙。《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鬱林幸守劄子

祿不及養，仕亦何心。遽辱誤恩，俾趨行闕，未敢祇拜，方具控辭。雲朵下頒，禮意太厚。風簷跪讀，感媿來并。伏聞改鎮於雄藩，尚未恭馳於賀幅。首勤溫念，可謂倒施。展梅花四好之圖，何以當此；潔茅屋數椽之壁，受言藏之。《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賀陳守生日劄子

茲審祥紀紱麟，歡騰錦鳳。維七月十日之旦，肇降長生之君；故萬有千歲之詩，爭致眉壽之祝。有懷燕賀，莫致蟻忱。不腆菲儀，具如別幅。瀆尊是懼，錄意爲榮。《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新昌應判縣送酒劄子

誤恩中秘，方嚴行李之驅；分惠上尊，仰見折梅之意。飲醴甚腆，醉德惟深。某官得聖之清，食天之祿。淳涵道味，人曰甘露醴泉之祥；醞釀民和，家有春風醇酎之樂。寧久漉葛巾於彭澤，行觀賜錦袍於沉香。釐柜鬯而錫土田，分內之事；作酒醴而惟麴蘖，天下所期。茲辱眷存，特勤餉遺。獨惜甕間之吏部，早呼座上之老兵。進持滿道士而使前，將酣一石；笑烏有先生之忽化，已盡雙瓶。送酒人，竊兩尊，要知多酌我則適發其狂，豈有終執之而不知其味。敢云疊恥，聊解樽愁。誠齋作汝飲吾嚙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眠君去之語，苦未爲賢。一笑置之，百感均矣。亟圖行役，莫遂稟辭。酌老瓦之茅柴，尚戀里中之社；拜宮壺之雨露，願隨天上之班。《雪坡舍人集》卷二五。又見《宋四六選》

賀判丞兄致仕劄子

伏審垂車納祿，錫服疏恩。退若水之急流，去神僊其不遠。近淵明之故里，越宇宙以相輝。花晚節而益香，松歲寒而不改。宗盟增重，國史可書。某雖展賀私，莫控下悃。餽羊不腆，粢粉併將，供宴客之末觴，見野人之微贄。倘蒙麾納，倍有光榮。《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七夕送康倅物劄子

伏審治中別駕，已分風月之清；天上佳期，早趣星辰之步。撫茲令節，沸甚歡聲。竚緱山鶴馭之升，快河漢龍槎之上。有懷贊慶，無物將忱。百爾籠蒸，兼之熬餅。羨花簇繡樓之燕，聊備末陳；憐竿垂犢鼻之窮，願蒙笑納。《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七夕回康倅送物劄子

貧家無節，何知結綵以穿針；薄禮將忱，豈謂投磚而引玉。寵承厚貺，光照陋庭。此綺筵粉席之

所宜，非菟腹藜腸之可稱。却尊有咎，拜賜懷慚。馨餌供祠，足稱愚公之乞巧；清杯奉酌，即催別駕之歸朝。滿抱感藏，拱需侍謝。《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致政李宰請召劄子

伏審褰裳宦路，轉棹急流。香山早請身於強健之時，靖節懶折腰於去歸之際。冠留神虎，塵埃視軒冕之輕；袖綰雙魚，雨露拜服章之寵。鄉評甚躋，盛事可書。某晉賀方修，魯皋是懼。登龍門而見元禮，似憐累世之通家；酌鸕杓而醉長庚，又許一樽之對酒。南轅即改，西序當趨。謹此稟酬，仰希鑑察。《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秘監洪恕齋送物劄子

某想翰林之諷帖，必有新詩；被拾遺之恩榮，遽頒下客。賜尊敢却，意厚難勝。百拜登嘉，一忱篆感。仙蒲切玉，如觀五色之絲綸；宮酒傾金，謹挹九天之雨露。尚容侍拜，專控謝私。《雪坡舍人

送京學進德齋午節劄子

渠閣浪遊，初何知於楚節；齋鑪虛集，曾莫助於蒲觴。實以旅貧，加之俸薄，欲爲不可，負愧良多。雖懷飢飢之心，奈何無麪；故當角黍之宴，徒羨包金。輒奉百年，聊旌方寸。未能烹驚謾菰葉之先求，已信是龍知錦標之必奪。甚慚嬰瀆，伏冀鑑融。《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回戴和仲送柴菓劄子

某薪桂不堪，遽得樵青之助；枇杷兼餽，應憐晚翠之標。荷意甚濃，登賜良感。炊煙可舉，豔吹雖愧於朱唇；今雨儻來，寒嚼願同於冰齒。稟酬至率，孚鑑是祈。《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延國夫人生日回送物劄子

庚申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作

近天孫之七夕，偶是微生；來星使於九霄，遽承異數。殷勤厚意，感激柔衷。自揣無堪，豈稱齊國魚軒之餽；願如善禱，長歌魯侯燕喜之詩。《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賀皇子忠王生日劄子

伏審前星毓瑞，少海凝祥。方大人位正於六陽，爲乾之子；後聖母誕彌之一日，載震以時。歡溢國家，和薰宇宙。恭惟皇子忠王，英資傑出，令聞夙成。橐有詩書，濮邸之宗賢復見；塵生琴瑟，普安之儉德同符。彌月載逢，後天不老。某輝承華萼，算祝靈椿。甲觀繼元春，衍無窮之生意；龍樓致孝日，嚴長樂之朝儀。頌禱意深，贊揚辭淺。不腆菲禮，具如嗣箋，仰祈穹鑑。《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節使生日回忠王送物劄子

子職懷恭，何知初度。春官錫羨，爰侈多儀。佩德有加，銘心無斂。恭惟皇子忠王，器姿日就，德業天成。家傳《行葦》之仁，首親宗族；心篤棣華之愛，式好弟兄。軫茲微生，重以大貺。維其嘉矣，惠深拜於百朋；還以事之，壽願開於千歲。《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節使生日回蔣提舉劄子

勛勞恩厚，又逢初度之辰；提領職尊，遽辱多儀之貺。登嘉有腴，感佩惟深。恭惟某官懷德忠良，持心謹密。掌王宮之憲令，糾察惟嚴；總親邸之事權，扶持有事。特勤齒記，具列日頒。愛之欲生，莫稱袞褒之語；施而無報，第增甲厚之顏。《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貴人賀蔣提舉生日劄子

楚節迫期，桑弧紀旦。北衙天近，有華初度之辰；南極星輝，於粲長生之瑞。某莫旌賀悃，聊貢菲儀。細葛香羅，歲被恩榮之寵；深宮邃殿，日居侍衛之班。《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節使賀蔣提舉生日劄子

蕤賓中律，蓬射紀辰。芳艾千門，將近端陽之序；仙蒲九節，有開耆壽之祥。某莫展賀忱，輒持薄貢。四星內省，長依宸極之尊；五日宮衣，永被聖恩之寵。深慚滓瀆，伏冀鑑融。《雪坡舍人集》卷

二五。

沂邸迎右相入國門劄子

伏審公衮來歸，介圭入覲。仄席而思賢佐，天子興見晚之嗟；引領以俟太平，國人有如歲之望。室家胥慶，朝野一和。某屬以拘文，莫能迎拜。擁舍人之簪，未遂寸心；睇光範之門，敢恭尺楮。

《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沂邸賀郭殿帥轉官劄子

伏審疏賞明庭，躋榮爵級。周廬肅衛，壯國勢以安居；增秩進階，表上恩之崇報。邦家增重，朝野交驩。某屬以文拘，莫遑躬賀。陳蕃寵渥，益觀禮數之承；陸續慶緘，尚不一書而足。贊揚辭短，歌詠意長。《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賀同官冬至劄子 代作

雲觀紀祥，喜新陽之應律；霜臺贊幕，噓生意以回春。適當復長之辰，預致泰亨之慶。輒隨善類，仰玆賀緘。某官粹宇晏溫，和襟融盎。才華瑞國，慶雲五色之在天；仁意育民，愛日三竿之燠物。歡迎令節，茂入繁禧。御爐騰不動之煙，催朝楓陛；文石轉舒長之日，即步花磚。某冒綰銅章，阻陪珠履。竹簷曝暖，不禁歸夢之濃；黍谷逢春，願與花鈴之轉。《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賀同官冬至劄子 代作

冬浮葭管，喜回陽律之新；春到蓮池，光徹冰壺之潔。鼎來茆祿，萃在英髦。某官操厲嚴霜，德融愛日。文章雲錦，殆逾繡線之工；器韻天球，適協黃鐘之應。道隨剛長，福與時偕。岸柳山梅，景姑吟於小至；砌苔階藥，朝即赴於大明。某誤折陶腰，辱垂阮眼。以趨以走，賀莫捧於兕觥；俾熾俾昌，頌敢修於魚尺。《雪坡舍人集》卷二五。

賀程丞相劄子

某伏以三秋殷序，萬物告成。恭惟大丞相樞使國公先生冕佩廟堂，陶鈞宇宙。帝隆重任，民徯太平。鈞候動止萬福。某齊明盛服，東鄉百拜，奏記于黃扉之下，仰祈鈞照。

某聞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皆胸中妙造所運。和傳說之羹以調中外，負伊尹之鼎以鎮國家，此吾相事也。二御茵馮之請，不當以此媚大君子，某弗敢。某茲者伏諗朝廷渙號，宰路升賢。使熙寧早用伯淳，決無新法；今中國已相司馬，潛弭戎心。敷綸一頒，舉笏交慶，況如某之爲門生者。歡聲載路，歌舞條貫，蓋與天下兒童父老共之。

某癸丑試蘭省時，實出於準繩權衡之下。蓋嘗伏謁階墀，修座主門生之禮，蒙賜講進，拜逖墉仞，于今四年。引睇六符，夙夕稽首。

某竊觀上自踐祚以來，鈞衡之拜，已十有二。卓然可稱者，前此僅屈一二指。其餘公論，昭若日星。當宁思治甚勤，求賢如渴，自言路而政柄，歷試之久，知公之可大用也，而後新使宅百揆之命。仰惟某官忠貫日月，忱通神明。節操精百煉之金，踐履無一瑕之玉。表清風其獨立，頑夫可廉；室舊姦之復來，善類所恃。八事入告，皆切時宜，舉而措之，言底可績。大風颯颯，震動六合。某謹泚筆，以和徂徠之詩。

某疏謬不才，誤叨末第，寵踰其分。旋踵生災，祿不逮親，仕於何忍。誤恩賜召，非所敢當。且未服外勞，驟爾起家，必譁物論。已具辭牘，懇陳下情。伏冀鈞慈，俯垂臨鑑。

某伏聞揚庭之告，喜至不寐，無以自見其忻慶之愀，輒修儷語，上瀆中涓。惟是蜩螗蛩吟，燕溷韶濩，且僭越罪在不宥。仰祈矜貸，一賜鈞覽而擲之。某有幸斯萬。

某眇若芥塵，仰睇鈞閣，何啻培塿之望霄漢。不敢僭致舍人之問，非簡也。伏惟鈞察。

某韞線短材，無能爲役，不足備履履之任。然儻有驅策，亦罔敢辭。謹頓首請目。《雪坡舍人集》

卷二六。

賀蔡參政劄子

某伏以金行正序，寶璫告成。共惟大參相公先生以道覺民，貳公弘化，生民之望，天子是毗。鈞候動止萬福。某謹齊明盛服，東鄉百拜，奏記于翹材之館下。仰祈鈞照。

某切惟先生之身，道統所關，宗社攸寄。在躬之福，天下同之。某敢拳拳仰致莫助之愛。

某伏自癸丑八月，拜別師門。今四閱年，瞻前仰高，未始少替，而無由一握衣於丈席。泰山北斗，日與四方學者共之。

某切觀孔、孟以來，迄于周、程、朱、張，雖道統承承，而未嘗一得大位以行其志。今先生方以

聖賢之學，爲輔弼之臣，此非獨以得賢爲吾君賀，亦以得時爲吾道賀。

某伏以大參相公先生蘊經天緯地之才，抱正主庇民之學。立心立極，繼絕學，開太平，非先生而誰屬。左揆方在，上意有待。盡展平生大學之用，一洗近時相業之卑。四海傾心，非某所獨。

某疏謬無庸，叨恩誤召。靖惟所本，無非極力挈提之賜。然某祿不逮親，今雖從吉，不忍問仕。況叨第而後，猶未一歷外任，起家之遽，人謂斯何。已具辭牘申省，乞仍待鎮東軍小關，仰祈矜炤。某區區無以鳴其賀私，僭易不揣荒蕪，效世俗禮，強裁駢儷，一塵突于黃鍾大呂之側。有道之文，視此不直蟬蛸之嘒也。儻得一經鈞覽而擲之，榮幸倍萬。

某門人小子，揣分有嚴，不敢僭申鈞閱大眷福祿來寧之問。惟是令似俯教判嶽秘閣郎中。某忝在榜下，日勤尊道仰德之心。伏惟處東閣之靖閒，養南軒之事業，某不勝慰快。

某聞事師之禮，左右無方。雖未得日撰杖屨侍側，伏恐有一切委策條目，恪謹遵奉。《雪坡舍人

集》卷二六。

與贛守陳千峰劄子

某揆時季秋，謹律風露澄鮮。共惟某官一世儒英，四方侯度，冕旒東注，輿蓋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焚香九跪，奏記節下，仰祈委炤。

某切謂文星燁臨，五靈森扈。何物氛祲，敢干次躔。矧刺史爲邦，所以養其入爲三公之望。陰陽變理，妙屬剴裁，而何有乎小體之奉，毖茵飭鼎。某不敢爲御者諛。

某緬覩西江前是魁天下者絕罕，廬陵之董，蕭灘之何，適羞鄉里。不有英傑，曷其雪之。文脉久焉鬱湮，達尊先生破荒首出，此燈一燄，第第相承，而如張如雷，接英躅而奮矣。雖以某之愚不肖，亦得以瓦解于其後。夕秀之振，至于今袞袞未已，皆千峰實倡之也。倡者難，和斯易矣。拭目日月，高垂太清，某願鞭策駑鈍以從。

某欽以某官負皋、伊、倫魁之才，得孔、孟心傳之學，玉階獨對，無非忠言嘉謨，家有而人誦之也。薇省藥階，徑登柄路，輿論所屬。惟是以一舉龍首，十年鳳池，爲淺器卑識者之語，寧迂步而徐驅焉。雖然，蒼生之望，則未慰也。身到黃扉，展致君澤民之素蘊，霖雨歲旱，躋時太平，某歸心稽首。

某疏謏無似，濫嗣逸響，薄命如紙，纔綴仕版，即罹失怙之痛，菽水弗養，榮進奚心。雖籍帛幃不即死，得終制而問津宦海，則未之忍也。未嘗通光範以書，誤恩得召，俯躬自省，有不敢當。已具懇辭，期於得請。倘獲所願，不勝大幸，庶幾可杜柴門，溫故業，他日痛定，事君尚長。仰冀熏慈，特賜警誨。

某伏自在京日，嘗拜謁墻仞，蒙被與進。爾後氏名不祥，末由一貢尊履何如之問。伏審開藩鄉部，攝事臬臺，則某又以邑子而爲塵氓矣。贅恭記室，宜在衆先，爲後可誅，曲希矜貸。

某粉榆晚出，揣分莫敢僭詞使閤大眷。爲長者役，奔走趨之，拱俟條教。《雪坡舍人集》卷二六。

通陳判府訐劄子

伏以朱明正序，清穆薦涼。共惟判府監簿秘閣郎中鎮撫命新，經理任重，帝東廉譽，民孚仁聲。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頓，稽奉書贊名於旌節之下，仰惟財幸。

某竊惟刺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手挈其柄矣。矧福星所至，祥藹扈之，何外邪之敢寇。第瑞人望公如慈父母，恨不朝夕至修途。方暑，敢乞寬涼次舍，珍簞冰盤，厚加慰調，庸副翹僊。

某比審告成甸服，改鎮侯邦。上念創殘之民，疇能安集；公有廉能之政，式稱選庸。綸綍一頒，縉紳交頌，爭爲瑞得人賀。某受塵之氓，其家其鄉，自是均拜更生之造，喜尤衆殊。獨以官守所縻，末繇躬拜廡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

某欽以某官，秋霜冰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爲國集事，所至可書。有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已蘇醒。而精神之名在御屏，故以惠浙之右者移惠於江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民者至矣，瑞民之所以望公者切矣。心痛者不及緩聲，某敢爲瑞陽之遺黎故老請。拯溺者不暇徐行，公其念若旱望霓之民乎。某敢不稽首。

某祿不逮親，灰心仕進。丙辰誤召，恥與姦朋，中道驛疏籲天，歸家席藁。聖恩寬大，赦釋不誅。去年姦儉竟成啓戎，公朝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校讎賜召。弗敢躡分，乞從舊官。所請復俞，只得強出。去家纔二十日，鄉國爲墟，城裏破屋數間，雖幸不爲虜所焚，而從父兄弟避難走鄉者，盡爲鄉之豪寇所刃。家殘室毀，抱此辛酸，宦況何有？待罪于茲，茹痛包羞，仗丐矜燭。

某揆之彝禮，以民而事邦君，合有駢儷之贊。惟是某家痛方新，心緒凋落，更不能屬思於文，用弗獲以瓦缶鳴于鍾呂之側。尺書拙訥，仰渚典籤，撓觸崇嚴，不寒而栗。

某揣分有間，弗敢僭致隨軒大眷興居之間。抑某於瑞則民也，敢辭爲役？帥里人而恭教令惟宜，願奉先甲。《雪坡舍人集》卷二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一〇〇一。

通陳判府昌世劄

某伏以薰時入夏，爽潤如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植德公清，秉心愷悌，開藩有俶，穹屋渠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東鄉九頓首，奏記旌麾之下，伏幾財幸。

某竊惟朱旛照臨，境之山君川妃，駿奔翼衛，孰非獻祥奉祉者，奚事文茵玉鼎之劄。《邕》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某三賦此章以頌。

某仰惟聖皇矜恤遠民，謹擇良牧，顧瞻周行，孰爲廉平？謂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爰自省

闔，往綏高安。高安，先正舊治也。民舉手胥慶曰：「先正，吾父母也。今象賢又爲吾父母矣。」是慶也，某實同之。某嘗謂高安蕞爾之郡，然地小而實允爲賦淵。第近年來公之裕而私之枵，收者薄而歛者厚，重糴良苦，民食孔艱，老弱溝壑，壯者四方矣。爲邦者往往外掠賙阨之虛名，內爲肥橐之實計。欲政平訟理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欽惟某官廉足以律百掾之貪，清足以滌羣吏之濁，安而不擾，肅而不嚴。荷山錦水之民，慕玉山冰水之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其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表入爲三公之命俱至，又當溥而天下用耳。某不佞。

某自丙辰之冬，跡撫封之舊，獲拜履舄，伏辱隆遇，越於彝當。假郡章以達其驛奏之囊封，給官舸以濟其道還之孥累，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以餽以驢遠行。禮意勤渠，眇眇晚末，其何以登此。拜別以來，倏四其載。杜門藏拙，繙味故書。天惠仁侯，來爲邦君，乃前是嘗得挹其餘光者，某何幸得以民事。

某林棲淵潛，人事罕接，不能操便駛恭贄函。茲傳千騎壓境，念不可不下道左之拜，乃始拔蓬蒿之塞徑，荷簑笠而出山。引睇車塵，一遂瞻仰。僭儷拙語，少鳴賀私。布鼓雷門，流汗竟趾。

某塵氓也，仰止隨軒，月璧星珠之眷，巍在崇霄，豈蟄泥壤者之所敢躡問。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願奉先甲。《雪坡舍人集》卷二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一〇〇一。

與上高項宰劄子

某伏以孟秋在序，涼意方新。恭惟某官學道愛人，宣德流化，穹壤孚佑，聖明簡知。台候動止萬福。某潔忱于墨，徹贊主書，仰祈財幸。

某竊惟郎星出宰，祥靄扈臨。安有客氛，敢干冲粹。飭茵毳鼎，非佞則枝，某弗敢。

某欽企顙昂圭璋之聞望，沿有歲月，師橐無階，說斯盈口。天惠望蔡，仁侯蒞止。某以鄰壤，獲溉餘波，幸也。而前是冠衽不嘉，末由雅拜。在邇如遠，若嚮仰何。

某恭以某官地望穹華，風猷峻邁。羽儀朝路，疇不謂宜；絃歌邑封，僉以爲屈。置水拔薤，政聲凜然，卓魯之異績升聞，公車之召至矣。

某庸謏無技，濫叨誤恩。惟是薄命劣人，纔忝末科，遽抱陟岵之痛。祿不及養，任奚以爲。雖當吉期，未忍大鈞之問，一字不到光範。剡溪小闕，忽出望外，雖君命不敢不受，實未能一去也。方此杜門溫習舊業，豈無可教？拱聽砭鍼。

某久欲拜一空函，以旌尊嚮之悃。因循未果，茲輒以拙字唐突崇聽，非禮也。伏丐矜其卑緩之罪。

某揆分有嚴，不容紫蓬翠閭興處之問。伏恐有驅策事目，往役，義也，敢請。《雪坡舍人集》卷二

六。

定親劄

姚娶鄒

某揆時冬鳴季管，春在魁梅。恭惟某人德重望隆，天迪人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蠲子墨，申玷司箋。伏惟財幸。

某竊惟祁寒在候，葆養頤和，視夷時宜加倍。溫饗燠衽，敢告中涓。

某漁釣錦江，距使竟不能兩舍第。景星在天，欲覩爲快，高山仰止，夙夜此心。

某欽惟某人齊卿之道德，梁大夫之文章，本朝諫議之氣節，自當凌厲清浮，繼嘉定掄魁之事業。尚欽鋒鏑，亘光斗牛，龍于延平，匪朝伊夕。謹引領以俟。

某家無金贏，一經教子，次推某也，學未能有成，名未能有立，蚘肆其泥，獺笑其沙。而執事獨加賞識，謂其可妻涓丈汝功省元，引希文媒彥國故事，下執柯斧。初聞甚駭，厚意荐臨，敢不承命。率然儷語，侑以菲儀，聊以致問名之禮。惟是道義相與，固不敢爲夷虜之風。然執事知遇既深，自當不以常婿相待。一言之重，可訂千金，某不敢瀆請。

某仰瞻仙輶，高在五雲，祇詞則僭。然自今竊映葦末之輝，安敢不修問候之恭。中外崇卑，惟喜康共。某斗筭之器，無能爲役。或恐弊邦有可委策事件，惟命是恭。《雪坡舍人集》卷二六。

全宋文卷八一三二

姚 勉 八

上丞相謝瀆山書 癸丑

某不避譴呵，輒控由衷之懇，干溷鈞聽。某循閱舊例，比納公劄，干乞陶鑄，今所請則異於斯。某生長瑞陽，瑞之貢額素狹，終場近三千人，而與貢之數僅八。六經而缺其二，詞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英才多困。職此之由，每歲大比，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于監，于漕，得隽者常數十人，則瑞亦不可謂無才之郡也。端平初，詔天下增貢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去天遠，獨不能請。瑞距臨江止九十里，終場人數相埒，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此所以不能無不均之嘆也。某來奉大對時，父某謂某曰：「吾兒若能至前名，當折資受官，乞增本州文解。」父教如此，茲者誤恩首第，某何敢背父之訓，竊爲己榮。某今合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某之所乞，固前此所

無之例，而亦後此不可援之例。大丞相奏而行之，是即所謂例也。某又恭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天命，於是易賜今名以瑞，此非他郡比也。上紹寶圖三十年，必世之仁，洽于天下，瑞倘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與其使某以瑞之一士而獨拜異恩，不若使瑞以一邦之士而皆拜異恩。獨拜者其恩小，皆拜者其恩大。某非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念鄉邦人士之久阨，且父之教然也。不能遵父之教，是不孝於親矣；不能推上之恩，是不忠於君矣。惟大丞相矜念而惠從之。某退屏山林，甘老選調，九隕無悔。廣明聖之德，惠遐遠之士，抑奔競之風，一舉而三美具，惟大丞相圖之。干犯鈞嚴，某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雪坡舍人集》卷二八。

上大參徐意一書

某不避譴呵，僭有由衷之懇，干溷鈞聽，仰祈矜察。某生長瑞陽維邑之高安，實先正太師國公舊治之境。台星聚照，今人仰望其餘光而歌詠之。甘棠蔽芾之陰，大參必惠而念之也。某敢僭有請焉。某之鄉邦，解額素狹，終場共三千人，而貢之數僅八。六經而缺其二，詩賦二千餘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臨江止九十里，臨江貢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端平初，天下增貢士額，江西諸郡，袁首增其二，洪繼增其三。瑞獨不能請，每歲大比，惟有四散溢出，而試于諸路耳。瑞之士所以爲甚可憫也。某來奏對時，父某謂某苟在前名，當折資受官，而以一官爲鄉邦易增一解。某今叨忝首第，

何敢背父之教，徒求己榮。某今得承事郎出身，願從第二人恩例，止受文林郎，而以承事郎至儒林四資，易增本州四名文解。庶幾六經可全，而詞賦亦不至重困。謹已納劄廟堂，蒙大丞相鈞判聚呈候奏。用敢再瀆鈞嚴，欲乞合處會言之際，推天地造化之仁而成就之，則鄉邦拜賜，某不勝幸甚。或者謂某曰：「恐如此是乃後人不可援之例。朝廷必難其後。」是大不然。使第一人而必增解，是壞例也。今某欲以減官而增之，他日爲第一人者，承事郎之恩例自若也，而何壞例之有乎？又前此固有不願受官而乞回授父祖者，朝廷每從其請。倘乞以官回授其親，朝廷固有例可從也。然某之父欲爲鄉里計，而不爲己計，縱以官乞回授，必非所樂也。某近得家書，又蒙父訓曰「二」：「增解事不可不力請，莫問做官，但須行好事。」則父之意可見也。大凡孝在養志，以官易貢，父意如此，是亦以官回授其親之例矣。朝廷以孝治天下，能無念之乎？一可以惠遠方窮陋之才，二可以遂人子養志之請，幸圖利之。倘或不然，某將無辭以復于大人，惟有不受闕而去耳。某又竊念鄉邦舊號近上嫌名，上即位初，瑞產神芝，以昭文命，于是易賜今名，以瑞上紹寶圖。今三十載，仁治天下，瑞尚可因是而拜上之仁乎！瑞蕞爾邦，而聖君賢相發祥儲祉之地，皆於此乎寓，信非他邦比也。惟大參相公矜察先正太師甘棠之舊，因其親以及人之親，而惠顧之。干犯威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雪坡舍人集》卷二八。

「二」蒙：原作「家」，據庫本改。

與蔡中岳書 丙辰八月

某中浣日伏讀七月二十及是月初四日書，及二十五日省遞至，又得初五日書。五六日間，三捧寶翰，悅然如對玉峙，喜慰當如之何。某伏蒙誤恩，召赴闕下，推原所自，實由尊公大參吹送之力，尊年丈揄揚之賜。感佩盛心，未易云喻，其何足以當此，又何足以報此。雖然，某尚竊有請焉，非執事其誰與歸。某薄命多艱，僅竊末第，歸不一月，即罹大禍。謀仕者所以爲親計，祿不及養，疾首痛心。其視尊年丈身掇高科，青衫綵服，備天下之三樂者，何可企及。今茲某雖不敢過先王之制，強己從吉，然一念及仕，即覺泫然有痛于心。是以從吉雖在二月朔，而略不暇于廟堂求一小小差遣者，此故之以也。矩相以其不通書歸投，予之兩年越幕之闕，雖欲以相困，在某適得所願。故省劄之至，以其闕遠，欣然受之。茲辱賜召之恩，拜尊公大參力薦上前之賜，以君子得興之日，善類交集，此正邦有道則仕之時。走趨闕庭，齒下士之列，固所深願。第某區區愚慮有未可者，某祿未逮親，未忍問仕，其不可者一。未服外勞，驟然起家，恐物論未允。雖有福王故事，某何敢企先正之萬一，此未可者二。某家貧無田可析，又念族序皆出同祖，不忍異爨，藜羹蔬粥，相與同之，食指凡四百，皆仰給於某。一日舍而出仕，復無以爲贍，可勝嗷嗷。某有庶弟未婚，有伯父位從妹未嫁，留之以居不可，挈之而行不可，必及時爲畢婚嫁，而又非窶貧者旦夕之所可爲，其未可者三。某有婦翁，識某於賤

貧，妻之以子，意殊可感。去年不幸即世，臨終付某以身後之事。方以今冬爲之舉殯，若汲汲宦馳，委而弗顧，即是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以此事君，又將安用？某自惟竊祿希榮，此事甚眇，而天理人倫之有不容不然者，所繫却大。且當爲其所當爲，而身之仕否不足計。是以召命未敢祇拜，且乞就鎮東僉幕明年十二月之闕。真情所發，非敢爲是矯也。主上親擢之恩，豈容不報。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既已爲臣，父母不得而子，故願盡吾之所以事親也，而後出事吾君耳。過庭之際，爲道此忱，得如所請，幸甚。《雪坡舍人集》卷二八。

再答蔡中岳書

某復被賜書，且以《尊道集》及《金陵問目》爲寄。齋心伏讀，喜慰殆不可量，有以知見道之明而衛道之嚴也。昨有自閩來者，亦頗能言尊年丈辨折三心之說，道其略而其詳未之睹。某欲見此書，不啻飢渴，無從得之。繼有自雙峰來，得其所刊本講義，雖略加改正，而三心之說尚存，某深謂不然，即以告之朋友。夫文公所謂察乎二者之間，非謂察乎二心之間也。使果謂察乎二心之間，固不無疑。而文公素無此論，尚何疑哉。夫不能察則人心也，察則道心矣，豈復他有心以察道心乎？操則存，舍則亡，舍則人心，操則道心。今之操者，即操前之舍者也。學問之道，求放心，放則人心，求則道心。今之求者，即求前之放者也。人心生于氣形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當以先後論，而不當

以對待論。道心流則人心，人心復則道心，吾見其一心耳，尚何以三心疑哉。伏讀與葉平齋之書，蓋皆某之所欲言者。一辭不悖于理，欽服降嘆。方今學者之失，在於欲自名家，突出儒先之上。不知文公精思熟講，立言以詔後之人，其用功蓋非一日，安得復有訛舛。後學由此求之，不啻足矣，何以立異論爲！趙庸齋博學雄文，忠忱清節，不可謂非今之賢君子，其失在於愛徐太過耳。蓋亦識之未破，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得一明者覺之，安知不幡然而改。其延屈雙峰，俾正講席，蓋覺之一機在是。雙峰輕於放過，此蓋恐拂其情，不復有不直則道不見之慮耳。雖然，見道則不可不明，衛道則不可不嚴也。大道所關，豈可以異端惑。公論所在，豈可以私情撓。不然，文公何必切切與陸氏辨哉。大兄驅同室之操戈，爲聖門而立幟，斯道幸甚，願終始主張之。某雖不敏，請橐鞬以從。《雪坡舍人集》卷二八。

答蕭大山國史書

某於先生，弟子行也。弟子事先生，當不遠千里而往拜。去先生二百里，不能往拜。先生乃先賜之書，先生之求於後進，甚於後進之求先生，如某不敏何。求乎友而不能施已不可，況弟子行乎。某之罪大矣！先生又遜筆墨而命之文，奚敢哉！先生古之人也，古之文也。文章爲當今第一人，言必可以傳世行後（二），舍先生其誰屬。而先生輕以許之，大懼不敢當，謹以辭諸執事。惟先生自當是筆，

昭勒雄製，某亦受教焉，不敢僭也。先生倘不鄙夷之，許其卒爲弟子，則某憂患稍間，尚當背負荆簪以進謝于庭下，再拜入文章門戶。先覺覺後，或有所知，則作丘明之傳，以依夫子之經。他日或可能也，今則決不敢，惟先生亮之。《雪坡舍人集》卷二八。

〔二〕「傳」下原衍一「後」字，據庫本刪。

上丞相程訥齋書

丙辰附上饒驛遞。

某聞相天下無他道，曰受而已。盡受之道〔二〕，賢相之事業備焉。曷謂受？受天下之材，受天下之言是也。《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受材之說，皋陶之所以相舜也。又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此受言之說，周公之所以相成王也。在天子之朝廷者，九德備而後可合而受之，皆布在列，天下必無遺材矣。下受人之善言，而上告之君，使人之言皆得達于上，天下必無棄言矣。夫皋陶、周公，豈其材不足以運動一世，而必待受人材以爲用，受人言以爲助哉？蓋獨有其己，則小而私；兼有諸人，則大而公也。能大而公，斯謂之有宰相之度。《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聖人取斯言，載之《大學》平天下之章，政謂

平天下者，人君之事，而相人君以平天下者，宰相之事。斯言蓋專爲宰相發也。爲相者亦何必他有材智而後曰賢哉，能盡是道足矣。某觀大丞相未秉國鈞以前，休休有容之度，天下知之，不待相而後見也。所謂天下人材，平日切切然以爲己任，而所謂言者，蓋前此身爲諍臣之時，以此責難於君，責備于相者。昔責人，今受責也。近朝廷所召法從諸賢，雖皆有所顧忌，未肯盡至。然自卿、監以下，至於館學，亦未爲盡無賢者也。言議之臣，雖未得盡爲蹇諤，而能言者亦尚多也，此亦大丞相略試之效也。然而比者以來，在下位二三忠賢，何爲相繼盡以人言斥去？而素有德望之重臣，亦以道不合而遂行。夫在外者召之而不來，政以在內者爲占也。不畏殺麇毀卵，麟鳳爲之不集乎？三學上書言事，不過草茅之狂耳。要其本心，無非忠於爲國，蓋自甲辰、乙巳年間，朝廷容養公論之氣至於此矣。平日容養而作成之，今乃痛加排抑，立石以戒方來，屏斥以懲既往，此一事蓋京、檜、侂、遠之時所爲耳。晉樂武子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以大丞相秉國鈞之日，而有立石三學，屏斥羣士之事，可乎哉。他日史官書之，具有歲月，豈不重爲賢相累乎。今天下之人皆以爲非，而不以怨大丞相者，知非吾相本心耳，然亦以不能救止爲大丞相惜也。大丞相天下善類宗主，豈得以非出己意自諉乎。過歸君父，尤不可矣。上書言事者，既加以罪而斥逐，雖不次拔擢經明行修之士，欲以慰悅人心，是無異大箠擊而小拊摩也，賢者豈屑於得此哉。天下固有視死如歸，甘戮如飴，不畏禍患之人，然亦多有頑頓無恥，貪得嗜進，志在富貴之輩。此風一熾，將恐所失者皆賢，所得者皆不肖矣。爲天下國家者，又何賴於不肖哉！日甚一日，事勢將不止此。此某所以日夜痛心疾首，以嘆以泣，寢食爲之俱廢

也。伏被召恩，承命遵道，亦欲一對吾君，見吾相，爲天下極言其不可。既已至半途矣，憂患日熏其心，霜露日侵其體，遽有寒疾，不能造朝。引領向東，涕泗如雨，然所懷不得一吐，亦不自安。伏見前朝蘇老泉先生以韓魏國諸公荐試舍人院，雖辭召不往，亦有《上仁宗皇帝》一書。某敢援是例，輒附囊封以進。某有采薪之憂，不能親投之匭。伏惟大丞相以韓魏公自處，爲之繳奏，得達聖聽，九殞不悔。某之此舉，狂僭爲甚。恃大丞相以虛受人，容納讜直，必能轉以上聞。某之不材，于九德不有其一，不敢望在翕受敷施百僚師帥之列〔二〕，但狂妄之言得以轉達，是即大丞相受人之言而告之王也。繼自今天下無遺材，無棄言，大丞相遂爲賢相之事業，千萬世之下，有所誇誦，謂其至公至大，有宰相之度，如皋陶、周公之于舜、成王，而欲肆京、檜、侂、遠之毒者無所施其巧力，宗社之福也，大丞相之美也。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大丞相當之矣。《易》之《剝》上九一爻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世道今五陰剥矣，獨大丞相爲碩果。使君子得輿，而小人之廬遂剝，轉移機括，是在密庸之妙，大丞相無所辭焉。某冒觸霆威，萬死不贖，屏伏田野，以俟斧誅。《雪坡舍人集》卷二九。

〔一〕盡：原作「蓋」，據庫本改。

〔二〕師帥：原作「師師」，據文意改。

上丞相吳履齋書

庚申三月十日

某等竊觀大宰相再秉鈞軸以來，聚衆賢，闢言路，遂使天下之勢，震撼者漸定，危棘者向安。非大宰相扶持公道之力，不至此。某等所以深幸善類之得所依也。昨者伏見國子博士而下數人，以上書言事不遂，相率去國，此恐非明時所宜有。大宰相平日爲善類宗主，而可聽其若此乎？諸學官之所指者五人，其甚蓋董宋臣也。一闔不去，而諸學官去，此事可書史冊否乎？今雖委司業留之，然二闔未去，決無可留之理。大宰相何可不爲天下去之乎，此宰相職也。責軍令狀以警史志聰，宰相文潞公也；押空頭敕以去任守忠，宰相韓魏公也；馮益招劉豫之侮，其罪當斬，特以曖昧未明，與外祠而黜遠之，宰相趙忠簡公也；大宰相立心豈在先正諸公下，此事可遜不爲乎？此闔去則諸學官自留矣。大宰相如曰：「吾欲請去之，但恐上以爲外庭有黨。」是避嫌也，今豈避嫌日乎？大宰相欲收召前此諸賢，則曰：「吾欲避主譁競朋比之嫌。」今又曰：「黨之嫌當避。」是進賢退不肖之職，皆不得行也，可乎哉？學官去則諸生必皆爲師儒而去，朝行間亦必有爲善類而去「一」，失人心，虧國體，所繫不細。若歷年不能拔之疽根，一旦而拔于大宰相之手，民心悅而天意得，內患去而外難消，乃必然之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亦永有令聞，大宰相亟圖利之。《雪坡舍人集》卷二九。

〔二〕胡思敬校云：「去」下疑脫「者」字。

上丞相賈秋壑書

庚申六月

某聞古之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既乃以五百金市駿骨以歸。好千里馬之念一形，不期年而千里之馬三至。郭隗舉是說以告燕昭，于是禮士自隗始，而樂毅等皆集。此戰國諸侯事也，況用天下者乎。恭惟大丞相正位鈞軸以來，首獎恬退而抑奔競。古潛之趙爲秘書，廬陵之歐陽爲史館，長沙之陳爲掌故，皆天下所謂恬退士也。然召之而未至，趣之而未行。夫彼皆千里馬也，而未至未行，無乃市駿骨之意未白乎。某願爲郭隗，可乎？某非欲如隗之求異禮也，第欲成恬退之風者，自某始也。某之辭校書郎至再矣，而朝廷未之許。是朝廷獎諸賢之恬退者，雖欲以抑奔競，而不許某以恬退者，實以倡奔競也，而可乎。某竊末第者雖八年，歷外考者無一日。未有一日考，而躡中秘，未閱三月久，而進一階，謂非奔競不可也。朝廷方以恬退召諸賢，而某以奔競壞之，非所以風在位也，亦非所以來諸賢也。孰若徇某之請，而使之進退辭受不失其正之爲得乎。某之請不行，則天下之人將曰：「朝廷之獎恬退者，名焉而已矣。姚某之辭校書者，僞焉而已矣。」奔競者將日至，恬退者將日遠，所召之諸賢，未必其來也。某之請若行，則天下之賢人將曰：「朝廷之獎退，非名矣。姚某之辭校書者，亦非僞矣。」恬退者必日勸，奔競者必日懲，所召之諸賢，庶幾其來也。所得者必千里馬，而非止于駿骨

矣，豈止如樂毅輩哉。惟大丞相念之，有關於風俗不細。干冒威嚴，俯伏待罪。《雪坡舍人集》卷二九。

上大參蔡久軒書 丙辰十二月

某比僭拜書，伏厘賜答。茲不敢縷叙，以瀆師聽。某仰蒙憐念，榻前力薦，遂忝召恩祿，不逮親本，不忍問仕。第以殊恩深異，且先生在，某不敢不一來。初離鄉邦，則聞有立石三學之事，某已悔其出矣。行至臨川，見屏斥學校士類之報，私心大爲之傷痛。上三十三年如天之度，未嘗有是也。小人誤之，以至于此，亦欲到京，流涕痛哭，一言而去。又聞先生以道去國，而未見報。及至上饒，得觀所傳御批，則知時事大異。夫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生此去，甚合于道，而乃以爲此風不可長。然則貪榮嗜進，頑鈍無恥，此風顧可長哉？先生既不在朝，某安可一日與羣小並立。已決意不復出仕，歸讀先聖賢書，竟買舟自信江西去矣。然欲吐之忠，滿懷憂愛，不能自嘿。妄援蘇老泉先生以疾辭召試，上書仁宗故事，僭作一書，與《申省辭免狀》偕往廟堂，懇訥齋丞相以韓魏公例爲之轉以上聞。聞與不聞，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吾心之所安耳。非不欲到京後言，然候班對則尚遠，請賜對則必爲羣小所遏絕。近時欲言而不得者，不知幾人矣。某不欲更犯此陷阱，枉爲所誣讎而去，則心事不能以自明。故不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以大臣去國，猶以爲此風不可長。某螻蛄小臣，若一言竟去，得禍必重，他日開嶺海之路者自某始，是某招禍於善類也。及河而反，庶可以自靖矣。

亦知先生取道自信歸閩，甚欲小候。但某既有封事，不欲使羣小謂先生與某商量做來，則門弟子重爲先生累，故亦不敢伺見。三年不得承警欵，一旦相隔止百十里許，又不得一親炙而行，天也如何，以泣以歎。先生歸在雲谷之下，某明年春專自寒鄉徑往，一拜師門，庶可小留以卒業，亦不在今日一見也。第恐某拒違君命，犯觸時諱，或至竄斥，則所願不得遂耳。儻藉庇存，得免于罪，躬執杖屨，茲不遠矣。預切欣抃。書稿未達君父，不敢拜呈，等乞鈞察。天氣栗烈，伏惟爲宗社道統壽重。里有委役，某恭承。《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與佑神蔡仁齋書

某拜別道德之誨已三載，蒙恩祇召，亦謂即可遂一合拜。行至上饒，去天已半，忽睹邸報，則知尊公大參先生以道去國，此舉勇甚。近時不能明去就之義者，皆愧矣。不惟見先生與近時諸公不同，亦以見魏公有南軒之子，贊決之力，高於庸俗千萬也。甚盛甚休，欽羨欽羨。先生既已去國，某安肯一日與羣小並立乎其位。已決意不復出仕，歸山林中讀書。然愛君忠忱，不能自己，妄援蘇老泉以疾辭召，上仁宗皇帝書故事，作一小書，極言時事。却不敢激訐，但以用人聽言立說，願保持初意。書未上達，不敢以稿拜呈，恐流於訕。上訥齋一書及申省辭命、乞嶽祠劄子，却別紙錄呈。大概封事之意，與上丞相書其意皆同。但丞相之書，辭稍勁，封事則微婉，告君之體，不容不爾也。轉以上聞與

否，却在丞相。某但欲盡其在我以求此心之所安。某非不欲到京後言，但近時能言之士，往往未及一言，即爲羣小遏絕，先得罪去。某苟至此，心迹無以自明，故不若不落其阱爲是。聖賢之學，最要明出處兩字。文公先生釋「不入不居」之章，有曰：「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無可去之理。但在外則不入可也。」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亦聖門所深取。故某日夜忖思中道，見幾而作，未失及河而反之義。是以翩然自信江竟歸，尊兄其許之否？某昨在上饒邦侯陳寺丞處，見尊年文書，亦知旆從取道由此，自當伺候一見。但不欲羣小騰謗，謂某中道見尊公大參而後去，所上封事，乃商量爲之，如此，則某重爲師門累。故叔向不告免焉，伏祈尊察。某明年春儻不以罪斥嶺海，即自家山徑拜門牆，則是時進而請益於師，退而就正於友，其樂也，賢於與羣小並立遠矣，幸終教之。臨行匆匆，拜字不肅等，惟賜之矜恕。

某平時於天人二爵，看破極分曉。區區一官，棄之猶敝屣，欣然于心。若使某貪榮嗜進，阿附今之權姦，以希不次之擢，有死而已，某不能也。歸家杜門讀書，其樂甚大。伏乞照察。《雪

坡舍人集》卷三〇。

通侍郎牟存齋書

某門生也，當時修起居之禮，而八年山林，不能布一武於庭，拜一字於几，負罪萬萬。雖然，事

師者必有以不辱於師之門，不在於以世俗之禮事也。迹之疏，先生必不罪；心之親，先生必有以知我矣。某癸丑別丈席後，即嬰大故，忍不死。丙辰冬，服闋，祇召。道聞巨姦得政，不欲前，驛奏一封，懇程相國轉聞。引疾徑歸，席藁俟罪。至正月，遂得寢命之効。初以韓愈得出宣公之門自奇，至是又以韓非得附老子之傳自慶，不自意有此遭逢之幸也。先生清標勁節，天下所知。彼何人斯，乃敢污白玉之白，莫不爲先生憤，而某則獨爲先生賀也。夫以脫鞬亭一記取禍，公論日月，萬世杲晰，綠野午橋，何以異金馬玉堂哉。抑今之時，則不當聽先生綠野午橋也。朝有杜、富、韓、范，邊無契丹、元昊，倚需環召，以重朝廷，疽根已除，正氣斯復。某每食必福。某念不可久曠門弟子之禮，獨貧不能遣使，輒恭咫尺，託同年丈子及翁拜之。簡慢有誅，曲祈矜恕。晚春漸暑，伏惟爲斯世斯文壽愛。即霈霖雨，以澤四海。某不勝拳拳。《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與計院王南山書

某至欽無文，弗敢爲世俗寒暄浮語，以溷崇聽，仰祈宥察。某拜別朝渠積歲，仰與山高。中間先生以外庸課最入六院，不能賀；繼聞以太夫人憂去國，不能弔。二罪併糾，其又奚辭。茲審已御祥琴，即膺召綽。某不特爲左右慶，蓋將爲天下慶。先生文章之言語妙天下，剛直之風采動朝端，舉世謂寶祐之王、洪，必繼端平之王、洪矣。洪竟以朝陽鳳鳴，而王素之鵠乃暫斂其翮鍛而未擊，中外之

望尚孤也。雖然，先生謂履齋毋與噲伍之言，世皆播誦。使斯言早行，豈至大壞極弊若此之甚邪，是又可惜也。抑熙、豐諸人，破壞灼爛，至於不可收拾，又必賴元祐諸賢徐起而拯救之。巧匠恐不應久袖縮於不善爲斲者之旁也。昨嘗與鄒學錄丈話及仁祖時有吳正言，嘗爲審刑官，奏議可上心，將除御史，未幾以憂去，然數年後亦除言官。以此見合作官職，自是推不去，此事甚與先生前日類。前者類，後者亦必類矣。第不知先生當今之時，得前之位，法筵龍象之所觀，何義爲第一乎？卧庵膝吟，靜觀羣動，必有偉見，儻可教之否？某養親不及，問仕無心。獨以上恩未酬，去秋誤召，辭不獲免，冬強一行。纔至半塗，時事駭人，憂感至疾，不能前往。深知主上聰明，偶爲羣小所誤。又不得自嘿，拜疏以聞，而竟歸故山，閉門俟罪。罪大罰小，僅從寢命，愈切悚惶，益密益深，以恐以懼。第方苟安藜羹藿粥之粗遣「二」，而又有荆釵布裙之深悲，憂患相仍，情味日惡。雖素難而行，無可尤怨，亦切自痛也。先生豈無可以玉其貧賤憂戚者乎？願安承教。茲因鄒學錄丈往賀趙侯開藩，知必到廬下以拜，輒附狀以訊起居。窮約之中，更無可以侑書者。然苞苴之講，亦非所以事先生。不惟無之，有亦不敢。伏丐重察。《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二」遣：原作「遺」，據庫本改。

與蔡佑神公亮書

某久不拜君子動靜之間，仰心渴如。中間甚欲一造門牆，謁侍尊公大參相公先生，就訪南軒於魏公之側〔二〕，以遂承師親友之志。念此久矣，薄命多蹇，厄會日殷。去年春而有悼亡之悲，今年春而有哭弟之戚。家素貧，嗷嗷數百指，待食於某，而又罹此患苦，身單子幼，叔出而無季處，安可遠役。於是此願未克即償，遐想尊年契兄，於家庭父子唯諾之間，皆聖賢道德性命之奧，其樂不可量也。時事日異於前，惟有掩耳不敢聞，閉口不敢語，而憂則不少忘而已。在畎畝間，惟知農事。春旱久，種幾不入土。初夏之末方雨，秧苗已老，入田穡不復長，穎粟甚稀，秋穫可十分之五。糴五百萬石在江西，鄉間乃當四十萬。常歲苗斛七萬耳，必六其七乃可足，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能也。明年殆無粟可食矣。某若不爲餓殍，必亦流民之一也，能無憂乎。杜門林棲，不敢交人事，然時報亦竊聞一二。向覩除目，見尊年兄有泉臺幹官之命。尊年兄其亦肯屑於一出乎？將朝家不欲使賢者久閒邪？人皆山林，誰其爲國家辦事，固不可皆不出。然今日風俗瀾倒甚矣，所賴爲君子者立脚堅牢，少爲之砥柱，庶幾猶可以救貪得嗜進、頑鈍亡恥之風。此某之拳拳仰望於兄者，惟執事謹之重之。天下宗師之家，大賢執政之子，甲科名勝之流，舉世之所瞻望焉者，恐不假乎祿仕也。某極貧，爲貧固亦可仕，然決不敢枉道以信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惟高明察之。尊年契兄識見超然，必

有以處此，烏用某僭。愛而莫助，聊復覩縷耳。游之道久客高安，聞其歸赴秋試，因便奉書，以溷執事，恨不能細。有便風幸乞時有以教之。《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二〕側：原作「例」，據庫本改。

與節幹鄒仲遠書

某至欽尚質，不敢爲世俗寒暄問候語，以瀆尊覽，首祈垂照。某拜別教誨，忽數年矣。伏自江皋奉餞朝帆，蒙被贈處之言，以爲鍼訂頑愚之藥石，至今誦憶不敢忘。徒以出處殊塗，去仕國復遼遠，末由尺書以訊興履。雖然，在金華猶可言也。今治在廬陵，而某亦失於恭先長者之問。不敏之罪，其又奚辭。茲諗簡知賢侯創辟藩郡，以《春秋》康濟之學，贊威文節制之師，幕府有人，風采震聳。伏惟驩慶。深擬錦畫，少叙賀私。乃不知即赴瓜時，莫獲侍拜，崇瞻翹仰，徒切下忱。欽以某官，盤胸以蓬萊道山之書，縟筆以春濤瑞錦之作，才美固超乎餘子之上矣。而且造徹理窟，湛如其肩，涵泳聖涯，粹乎其宇，允爲儒家有用之學，昭代必任之才。綠水紅蓮，暫焉借重；紫樞黃閣，政此需賢。姑背日以斜飛，即覽輝而翔集。某鈍而弗穎，方不能圓，僅竊末科，遽罹大戚，問仕之念已懶矣。丙辰誤召，甚不願一出故山，獨以君命莫違，國恩未報，懇辭弗允，強顏一行。僅至上饒，時事駭目，諸

賢相繼去位，臺諫與士爲仇，三學所斥逐諸生，纍纍滿道。景象如此，自知雖往亦決不能入其保社。又聞新有榜約揭示朝堂，朝士不許上書，對班不納副封者，多不得對。欲言又復不可，然又不欲默然不忠告而去，妄陳封事，以書托丞相轉聞。抱疾歸家，杜門俟罪。聖度天廣，釋而不誅，僅從寢召。罪大罰小，愈不自安，益密益深，羹藜藿而味故書，不敢與一毫世事。然而君親弗報，抱歉尤多，未知所以自立，以爲始中終之孝者。先生長者，能不念而教之乎？拳拳是望，敢不稽首。某久欲以賤姓名到几杖，苦無其便。茲永豐稅院豐城王文元剛，某之友也，舊在端齋先生幕底，去年四領舉，今年復失南省，不無問祿之想。往賀端齋達臺，又欲求小小辟闕，然不敢自請。竊知鄉先生爲端齋所推重，無言不售。以某邑子黨童，俾以羽言爲請於下執事。伏惟春風齒頰，特有以嘘其枯而吹其生，幸甚幸甚。某末由侍坐請益，惟切傾瞻。聞有《中庸解》已成書，便風賜副本鏤教，尤感。有鄉邦委策，晚出之所當承奉，併希融炤。《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回鄭持正書

昨升父詹丈遞至所賜書，陳誼甚高，荷意深厚。某聞賢者在敝鄉久矣，無由一拜。乃今得觀偉論，雖未識面，而已知其心。執事舉近世諸老及今諸公而勸戒之，藥石之誨也。抑近世諸老，非某之所敢望也，而亦不敢不勉也。今時諸公，其富貴則非某所尚也。其人則某所不能爲，亦不敢爲也。無

益之請，如干與外事，請謁州縣，某平日不爲之，有請者必掩耳而走，今亦無以此請者。獨間嘗作一二文字，以習氣未除，不能不拈筆弄墨耳。然亦無害於道理，乃作之，未嘗有過實者也。歛影韜芒，慳惜咳唾，自今亦謹聞命矣。等時論如蛙黽之鳴，遵大賢如規矩之正，此則某之素志，敢渝此言。子路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諸葛孔明亦言「但勤攻吾之闕」。今而後苟有過，聳聞砭鍼。新年許賜迂臨，幸甚。雖杜門，當掃關以俟。奉答草草，伏惟孚亮。《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與提刑李後林書

某伏自去臘，仰蒙賜書，嘗僭具咫尺謝不敏，計徹尊覽。某是行趨京，甚欲自屬邑安仁至統郡伏謁，以洗尊慕之渴，以請開警之誨。有定嚮矣，不謂十七日離豐城，纔一朝夕，忽王將使元剛馳疾足報，賊哨已在隆興對岸石頭渡，欲過湖窺浙。某深恐到使郡之後，萬一道路或梗，不可得而赴京。雖依二天之覆，可以苟安。然聞難而避，不足以爲忠；死而無名，不足以爲節。不仕則已，既肯出仕，則事君當致其身。身也者，吾君之身也，非某之所能自有。惟宜勇往前進，捐軀效死於吾君之前，以盡己之職分。用是又不可得而進拜詢之道。路至使郡，自安仁而來，尚須三日。自使郡而出上饒，又須四日。中間豈不蒙延留數日，則動是旬餘。權其事體，又不若以旬餘而亟趨君所也。惟是豈無救急之著，當言之事，合條陳於吾君、吾相之前者，皆不能受耳提面命而去，爲之悵然「」。不侍尊誨三

年，相望使治二百里，欲一見而不得見，抑天也夫。雖然，先生必時有便郵入京，因風賜教，千里亦如侍席也。某未龜侍晤又是何日，向風依依，伏祈以道壽重，爲國扞藩，即歸禁近柄用，以福天下。《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二〕悵：原作「恨」，據庫本改。

回文本心榜眼書

某久不奉起居，無時不仰德也。去年春，忽見當路辟尊年魁入幕府，相去遙遠，不知就與否？又見吳同年節卿亦在其間，料必有談笑青油之樂，亦欲探便遣一書相聞，而不能。至秋，乃見前之辟年魁者，轉而爲後之怪舉，以駭以愕，以嘆以惜。非爲左右駭愕嘆惜也，以其好賢之不竟也。尊年魁清標勁節，何疵可指。特今之世，喜佞惡拂，在在皆然，必是積忤不能堪耳。然終不見其毀日月之辭。前月道三衢，會陳劑院景初同年，方能言其故，果如某之所料。此於盛德何損，公論在天下，曲直有所歸矣。聞居在蒼雪之間，佳山秀水，應接不暇。而恥堂、存齋二先生又居是邦，必時相往來，其樂可以想見也。二先生天下孰不知其賢，而前此眼釘極其誣讟，以相窘辱，天下又誰以眼釘爲是，而以二先生爲非哉。某前日供職之明朝，即伏闕下進一書，言眼釘之日，凡天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污之。

以數百萬極重之贓，以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正爲二先生及平舟先生言也。某之言雖無補，亦可以見積憤久鬱于胸，到此即欲吐耳。今何如時，而可使二先生及尊年魁者在野哉。大抵今日上下，祇以夷狄未退爲憂，而不以賢者未進爲慮。所謂元氣壯則無外邪，直以此等語爲迂闊，殊不知豈有天下賢者皆聚朝廷，而亡人之國者哉。某雖不得數見廟堂，然每見必言此，但羽言未足動其聽耳。尊年魁自合經筵諫坡中人，小亦當且儲之學館，但恐尚執三考格法，則未免又勞外任補考耳。資格者，豈所以待非常才哉。云云。《雪坡舍人集》卷三〇。

全宋文卷八一三三

姚 勉 九

答安撫徐矩山書 庚申

伏自三月四日，荐領尊賜翰墨，嘗附便遞拜答。比者恭審出命中宸，予環外服，大則踐政塗之地，小則歸從橐之班。綸綍一頒，搢紳交賀。況於門人弟子，六載間闊，誨侍自此，乃日快厥心，長有樞趨之便，其喜實倍等倫。方欲馳牘以賀，而又荷軫念，再捧教函，餽以賙其貧，書以發其陋，感激交并。有如先生，時之正人，朝之重望，與西澗葉先生在履齋更化之初，蓋天下擬其爲第一番召客矣。拂鬱公論，以至于今。今右相還朝，無日不委曲爲諸賢地。於是當召者始召，而先生與西澗先生首在弓旌之招矣。前日公論之鬱者，至是而始舒，朝野蓋共爲之慶愜也。抑齋意一二先生還，已就治否？但所慮者，抑齋老先生未肯便出耳。愚意謂不如歸此二大老於朝，細氈廣厦珍閒之館以佚之，別命時賢爲先生及西澗先生之代，然後爲得。但未知愚說得行與否也？履齋此番再相，聲譽頗減於前，

不甚惡丁之黨，而善類曾仕於謝之時者，每以爲謝之黨。某一日勸其召外間諸賢，答以外間今無賢可召。某試枚舉未召者〔二〕，且及於福建路監司四人。履齋至謂葉先生爲謝之黨，某力辨其不然，而終不以某之言爲是也。今右相則不然，內無私人，外無雜客，進擬必詢於衆，必出於公，除目日有快人意者。若得政事一出於中書，使得以盡展布，天下庶乎有瘳。但今有「用忠樸謹實之人，不得用譁訐取名之輩」之戒飭〔三〕。使所用果皆忠樸謹實，忱國之福。但恐緘默取容者，便謂之忠樸；謹實切直敢言者，便謂之譁訐取名，則不可耳。今庸齋已不來，西澗又未至。在朝幸有王修齋、江古心、劉朔齋及洪恕齋數公耳，而楊平舟已召，可繫天下之望。更得先生與西澗先生蚤入，氣脉必漸完復也。某待罪于茲，家鄉不堪回首，直是無況味。所願武備修齊，今秋虜人不敢再渡。所在殘破州郡，漸漸修復，鄉里亦稍得如其舊。故山可棲，則汰斥而去，甘矣。浙西初有缺雨之患，今已霑足。自江西來者亦云然。一稔在望，亦可少遂憂國之願。想治境亦更氣象佳好，所望如此也。區區有懷，侍日并謝。

《雪坡舍人集》卷三一。

〔二〕枚：原作「校」，據庫本改。

〔三〕「之戒飭」三字原脫，據庫本補。

答提刑李後林書

前者嘗附吳尉之便，拜書籤室。自後疊捧教墨，嘗奉一箋，託鄱陽同年趙書記稟復。茲於志夫處，又得近所賜書。敢因志夫之歸，率爾具答。秋壑先生歸相，甚加意人才。如庸齋先生之得溫陵，陳千峰之帥廣右，平舟、西澗、矩山三先生之有召命，皆委曲爲諸賢地也。趙德夫之爲秘書，歐陽巽齋之爲檢閱，陳和平之爲架閣，又專以恬退而加旌錄。近時後村復以秘書監召，日閱除目，多是快活條貫。使天福宗社，政本盡由中書，太平日月可冀。但有不能不遇巷納牖處耳，此更看天意。秋壑安則諸賢有望，否則覆出者不知幾人矣。履齋之初治豐不曾淨潔，至于今倍覺費力。敵國外患之稍紓，法家拂士之未有，忱如尊誨。秋壑先生未入國門前兩日之除授，既正相位後，戒譁訐取名之指揮，近者初四日元非貶謫之天筆，皆使人凜凜也。「九十日春晴霽少，三千年內亂離多」，吟哦此語，每切浩嘆。所願今年秋風高時，無去年虜哨之事。秋壑先生只在廟堂，久之須有回斡機軸，否則裴度復出視師，氣象便又非今所觀矣。此間非可久處之地，家鄉又殘破，無可歸，賤累又衆，其若之何。先生丐祠，今廟堂却恐決然未許。且是修齋、古心二先生相與扶護甚至，集賢亦甚相知，決無履齋末路之危疑也。鄉邦除人，尚是此月十八日與新廣德趙丈交割，必是二十日方去。自五月十五日無太守，至七月十五左右方有之。鄉邦近日不知更是何等模樣，不堪回思也。陳致廣府判，廟堂甚注意，次第亦

必得麾矣。平齋帥廣，集賢蓋謂今年虜決不自廣至，故欲以前此廣右規模行之。平齋素有威譽，爲廣人所信，是以易節江上，則要做托裏工夫，故用李叔興也。志夫且喜已成事，壬戌可到殿，可喜可賀。學舍諸公，本欲留之過十八建儲後却歸，志夫謂業已辭齋閣，聞有恩例而復留，似有顧戀，不若飄然竟去。趨向如此，亦甚高也。集賢歸來，且做了一件大事，幸甚幸甚。此前時宰相所不能者也，宗社無疆之休。宣鎖又是恕齋當筆，拜相建儲，已兩番大典冊矣。父子一家，皆兼內外兩制，豈人所易及。亦甚傾意先生，令某導意。某輪對在後月初，或趨入此月末，謾句尊悉。令姝之闕，某未知曾成否？前者得其書云：「此辟若成，則可留鄱陽，佐叔父城守。」故某以爲不可。今聞尊諭闕與俸皆在建陽，則無不可者矣。終不若涵養望實，待太平之闕爲尤佳。僭越及之，拜復草率，萬罪，仰祈尊察。《雪坡舍人集》卷三一。

答發運洪右司書

某江西下士，素欽先正之風節文章，恨不獲身親而師之。象賢有人，如老泉之東坡，紫巖之南軒，乃所願承下風而望餘光也。不自意癸丑僥倖誤恩，時遇先生長者彌綸省闈，某得遂拜履幕下，辱盼甚異。又值褰裳去國，凜然高風，萬年莫能回之。某雖欲再侍見，不可得也。僅以拙句鳴心，過塵覽擲。自時厥後，某罹天之屯，值人之否，致命遂志，於山林之間，望紫氣如隔蓬萊弱水三萬里，無

夤緣聽教誨。獨日冀金昆玉友，正人登用，轉旋機軸，以福天下。而眼釘未拔之日，乃聞確執先正在寶、紹間介石之貞心，不爲利屈，化絃既改，盍似端平而猶煩使傳，何耶？給餽之不窮，議築之不擾，簡在上心，而擢用必矣。某疏譴，不足爲時用，去年鄉侯陳刪修家書，能道執事先生力借齒牙餘論於公朝，俾叨誤召。不求而薦，此前輩諸老之用心，而今人之所無者，某何以得此於門墻哉。自爲此來，首合即以書謝。又念執事先生方爲古人之公，某何敢爲今人之私，用是未敢。然每念及此，亦不滿寶緘珍餽，反拜先施，某之愧可死矣。回風略此聲意，又不能端且悉。圖君子之歸，爲國士之報，則所願也。伏乞賜察。《雪坡舍人集》卷三一。

與知軍王南可書

某不拜儀範者十年，不奉詞候者亦三載，可謂取疏外於大君子之門矣。然屈指當世人物，則必曰執事，念賢仰德，此心實未嘗疏外也。去年冬，伏聞把麾橫浦，清標勁節，與庾嶺梅花相映照，宜以一書賀。然某謂履齋新更大化，與先生長者非不相知，要之則當待之柄烏臺，清之則當使之望粉省，不當淮陽汲黯平原望之也。不惟未愜公論，亦未愜愚意，故不敢以爲執事賀。履齋此行，可爲而不得盡爲，又竟成去。去之日，庸人孺子，小夫賤隸，皆咨嗟歎息滿道。履齋身計則得矣，如國何所幸。秋壑來歸，人望猶有繫屬。前者賢之未聚，自今猶庶幾此乎聚之，執事行且召矣。江上肅清，一舟一

騎不留，實爲大慶。吾國永世之福，吾相蓋世之功也。頗聞大府管下數邑，有寇縱橫，不知信否？此等饑民嘯聚，料亦易帖妥之也。外阻內訌，一切皆息，風寒數處，一切用功。必使今冬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然後吾民方有向安之望。經綸之手，恐不可袖也。某敝鄉乃甘棠遺愛之地，寇敵在近，南北皆止三百餘里。當事仕者恬不爲備禦計，已不能爲，而又忌人爲之，遂誤生靈化爲魚肉，延及清江，亦同此禍，言之甚痛也。某待罪于茲，念此全無好況。所幸南寇既北之後，漸可經理，然神觀豈得頓如昔乎？云云。未繇侍見，惟有匪朝伊夕，迎拜修門耳。天向暑，伏惟爲吾君吾國壽斯道斯文，某不勝拳禱。《雪坡舍人集》卷三一。

回提幹陳志升書

某相知以心，不敢復爲寒暄長語，以溷聽瑩，首祈鑑察。某伏自去年冬得侍誨論，無非適用之長籌，濟時之良策。使執事之說與某之說皆得行，郡有城，城有兵，鄉有寨，虜豈遽易入，入亦豈遽易殘破。奈之何苟安者不肯爲，嫉能者不樂爲，百計千端，必欲撓敗。萬一虜若不來，其說似未害也。然虜在數百里間，中間又無險阨阻障，豈有不至哉。虜至而前之苟安者嫉能者皆受害矣。以此見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事，亦未嘗有不能爲之人，患有不肯爲、不樂爲之人沮撓之耳，豈獨吾州哉！某去年在山林時，真自念未能有功於國，深欲護其鄉，乃所以報國。反覆思念，惟有築城壁，葺山寨，而皆

教閱民兵以衛之，貧富相資，主佃相養，一可以不費官司，二可以消弭盜賊，三可以輯睦鄉里，四可以防遏禍亂。寓兵於農，相相助，三代之良法也。而當時昏昏之人，聽瞶瞶之說，第一不肯築城，第二不許修寨，第三不許教兵，而輕儇淺躁、忌功生事之徒，倡爲讒言，煽惑臺閫，而不許寄居干預之令下矣。寄居與豪傑措置，非自爲也，乃朝廷之命，州郡之請也。驟請而驟罷之，在某者固無所損，而一切寄居豪傑，並不敢干預。武備規模，盡皆廢壞，銷兵囊矢，自謂太平，不踰時而虜騎至矣，誰之罪哉！天眼昭昭，必有受其責者矣。某去年山寨民兵，既皆爲所罷，無一可恃，方只得爲自全計，謀趨召命。前時毀家教習，所費甚繁，無以爲行計。又一月而後能動，所以不敢告別者，恐有牽率于左右也。某正月三日起行，又以辭免校讎乞從舊班之請未下，至豐城候之。上元日方始得報，十七日起行，至臨川則聞哨馬已在豐城隆興對岸矣。去鄉一百二十里，履平地而入空國，知必受禍。但此身已出，歸亦不能徒手搏虎，徒自悔自恨，日憂日愁。奈南鄉一帶，雖有尊契兄之可恃，而在城則如之何。某離郡後，鄉曲更無一人自西來，疑慮日甚。至玉山風坪，聞靖江一走卒風傳吾郡已破，尤未之信。至白沙渡，遇陳刪修之子推院來迎其父，得其家書，則吾鄉郡果被虜哨矣。西望慟哭，更無如何，只得且入京國。二月十二日供賤職時，已有所聞，知尊契兄以兵與虜戰，得馬及虜首級上之宣闕，其事甚偉。與今之擁重兵不敢出戰者，萬萬不侔。見履齋相君時，即以白之，履齋亦甚稱賞，云：「待得實，當旌以官。」惜宣制二司不肯申上。其三月十八日得家信，得田教授信，方携往見東閣、見都司，欲爲申述。不旬日，履齋又去矣。履齋初欲使某歸仕經理，某以掣肘者未去，力辭之。

幸而不來，來則又進退維谷也。右相以今月二十八日入朝，公道開明，所行皆是快活條貫。宣局已罷，制閫已除，世界漸漸有分曉。賞功之典，必次第舉也。倉司有申，徑申朝省如何，他多欲言，紙窮莫究，有便時賜誨音，幸甚。《雪坡舍人集》卷三一。

與太守陳舍人書

竊惟英人偉士之見，超出物表，不在於尋常世俗之末，故弗敢以寒暄問候語溷，仰祈委照。某伏自庚戌年游京庠，其時值執事以龍韜虎鈴之學冠天下多士，魁躔炳耀，可望而不可親，惟日尊仰。且聞前此在學舍時，上書擊臺臣之奸；鎮泉臺日，以身拯朋友之難。皆蹈危機而不顧，義氣薄雲，尤所起慕也。豈謂有幸自天，天子爲高安郡擇牧，畀以麾節。以殘破燬蕩之地，人所畏避，而還定安集之責，公不辭難。非世之英傑，志在康濟者，何以臻此。某受塵之氓，仰芘蘇天，自今日始。松楸桑梓，皆獲存全，尤切自慶，不獨爲公朝得人慶也。伏聞除書，喜極欲舞。而靈虬神螭，變化莫測，竟莫詢其蟠止之地，無繇厠燕雀。後疊辱枉顧，謁謝弗能，可勝抱愧。茲審朱幡泣治，玄纛開藩，千里歡呼，可想而見。某欲旌賀悃，輒奉尺書，皋緩有誅，尚祈矜貸。江上奏捷，虜騎已無南牧，政可爲備禦計。右相秋壑先生眷知明府尤厚，宏材必可盡展布也。鄉邦幸甚。某末繇侍拜，時暑向炎，伏惟爲廟朝民社重。告成而後，即有峻除。京師百爾飭令，一當遵奉。《雪坡舍人集》卷三二。

與太守陳監簿書

某，瑞之新昌人也，今家于郛。瑞素在僻鄉，實爲樂土，何嘗識所謂兵革。今年狗咬石之戍撤，乃正月二十二日，遂遭虜哨之禍。虜寇既去，鄉寇復挺，乘亂劫財、挾怨殺人者，往往而是。二月十五日，宣闔趙相始檄李虎者來任經理，是豈經理者哉！瑞之民遭虜之禍猶輕，遭寇之禍爲重；遭寇之禍猶淺，遭虎之禍尤深。瑞雖小邦，財實饒裕，舊椿新積計有銅鐻百萬省緡。去年鄉之寓居陳府判丈、上中，下微。時官田府教，上真，下子。嘗共懇舊使君陳刪修，請于朝撥少費築一城，以爲保生靈之計，城小費狹，分功任事，殆可如古所謂三旬而成。陳刪修初甚然之，竟搖於異議而止，茫無備禦。韃在五百里近耳，何憚而不來，魚肉斯民，言之可痛。然虜志金銀而已，府庫則如故也。厥後州吏焚州，縣吏焚縣，市井惡少焚市井，府庫始爲健吏惡少交有之。而李虎之初來，亦尚有三十萬也，存於官者妄支，搜於民者自若「二」。至四月十七日，與陳武魁交割，則僅餘二萬矣。虎之禍不深乎！使朝廷遣武魁往牧之時，中間無僞作瑞民留李虎乞再任之請，則朝廷所頒告命，可以作人趨事赴功之心，大家出力輸財，足以爲鄉里築治城壁之計，猶可冀其修復也。曾不半月，而李虎復至。鄉邦之民，何其重不幸邪！虎已南竄，郡庶有瘳。但今者上無守臣，下無僚屬，官府不立，其亂必有甚於前。李虎所屯之軍，安保其不縱掠鄉井？方定之寇，安保其不再挺？桑梓痛切於心，不能自己。此月

初十日，往告化地，乞爲瑞早擇良牧。化地答以今欲以知廣德陳君往撫摩之，且謂某曰：「此文有冰壺之清，且加意民事。」又曰：「乃某鄉人，素知之。」時大理寺諸官同在坐，化地復顧葉司直曰：「識此人否？」答曰：「識之，果如師相所言。」某又言：「鄉邦無主，乞早出命。」曰：「已擬進矣。」某感悅而退。午後而命出，又數日而趣行之。命出，雖某未及拜識，私竊爲鄉邦喜之，敢乞薰慈矜念新治，驅車遄往，以慰竹馬歡迎之心，幸甚幸甚。鄉邦雖曰殘破，二邑幸存，猶可經理。長才敏手，尤是不難。弟某有千慮之愚，敢獻涓埃，以裨海嶽。乞免今年上供，以寬民力，一也。勿廢前日城築之規，以防不測，二也。仍請前日陳武魁所給之告命，以省科降，三也。乞籍前日李虎所卷之財賦，以助經費，四也。乞押回李虎所屯驕恣之軍，以紓郡計，五也。填本州廂禁虛籍之兵，選本州麻塘寨伉健之卒，以壯城守，六也。戢姦吏之變亂是非，去黥譁之把持獄訟，以恤民隱，七也。寇盜之實殺人者誅之，寇人而反誣人劫己者察之，以釋冤憤，八也。土豪之實能戰虜者旌之，里寓之冒功希賞者抑之，以昭懲勸，九也。幕僚之廉勤公明者進之，屬吏之陰受賄賂者退之，以明曲直，十也。凡此十事，略助高明。未見而言，良深戰悚。但見同館王大著，言判府平日博采人言，不棄葑菲，可行者必見施行，故敢往僭。伏惟憐其區區念鄉井之心，而惠察之。《雪坡舍人集》卷三二。

〔二〕若：原作「日」，據庫本改。

答太守陳監簿書

比者不揆僭躐，以短書塵瀆，仰蒙損答，又辱推哀窮悼屈之念，昭舉直錯枉之公，尤深感篆。郡兵西來，又拜賜翰，偶值匆匆去國，稟答未能。既次上饒，方獲治狀具復，皋緩戰悚，伏祈矜恕。某竊聞下車以來，惠春威秋，鏡明衡平，千里畏愛，幸甚幸甚。繼自今，某漱石枕流於林泉之間，實在受賜一氓之列，何如其喜。築城一事，誠如台諭，當此郡帑赤立，某何敢責去年之易於今日之難。然遇明府長才如此，今亦是人心畏難，可以經理之時。失今不圖，則瑞陽決無有城之日。雖賢相秉鈞櫟虜，亦不敢再至，敝鄉無城亦可，然使有一城，爲佗年悠久憑藉，則是明府萬世之甘棠也。惟明府實圖利之。某汰斥之餘，自當杜門省愆，豈當復開口言事。慨念鄉邦，不能隱默，強復一吐，萬望赦而不誅。某區區狷愚，雖蒙君相眷知，而忌嫉者衆。加以時復妄發，積忤於人，此言者指其爲履齋私人黨，援履齋欲搖局面，鑄秩放罷。天子不加誅，宰相不見斥，罪大罰小，亦可謂甚幸矣。日俟威震，未斧蹟，未嶺海之前，皆明府爲之二天也，敢不稽首。某旅窮無以供道里費，方此干趙小山，借一舟以歸，得即可行，伏謁非遠。請驅委，致頌禱，輒剪浮辭，仰冀台察。《雪坡舍人集》卷三二。

答新昌應判縣書

某爲邑受塵氓，乃不獲一識執事。雖不識於目，而已識於心。執事蓋孝而忠，仁而勇者也。今年春，虜自富川突至我瑞陽，自太守而下，至佗邑令簿尉，莫不委而去。寇退則歸其官，謂已收復，至有以是求賞。獨聞執事毅然弗去其邑，誓以身死官，邑民恃以安堵。虜後二邑，寇蠡起，獨新昌無之。間有鼠竊狗偷，警其一即百懼，環境帖息。此非德化之素洽，愛威之相濟，安得至此。執事又閉口絕不言功，尤甚盛德。某平日心敬執事，及聞此益信所欽。右相初坐廟堂，某即以告，願先賞以爲天下勸。右相甚然之，獨以郡三易守臣，未有以聞者。亦嘗以書告之族黨鄉里朋友，新侯陳監簿至，必有以請者也。執事未嘗求以是爲功，某亦非以此內交要譽于執事，顧天下公是之理如此。某故不敢以此聞左右，遂久闕書。使西來，反辱翰墨賜，益使人重愧也。某族黨與先壘在新昌者，蒙庇佑幸得存全。廬在高安，雖不爲虜所燬，而從父從兄出避於鄉者，乃爲強豪之寇所賊。似此况味，誤除何榮，深恨不盡被二天之賜也。邑士民德執事深，有社稷尸祝之意。近有書來，俾某記其事。雖筆拙不敢辭，非久當有以求教。使旋，姑此具覆。冗不能細，伏祈矜照。《雪坡舍人集》卷三二。

與萬京教書

某奉別誨言，倏四閱月，拳拳尊仰，未始敢忘。曩旆從出修門，一時簪盍甚款。兄歸未幾，而某以罪斥去矣。鳩止于枋，鵬運而南，升沉已異，瞻望無從，惟於泉石間拭目燄燄耳。茲者伏審疏寵中禁，講道外雍，衿佩交歡，縉紳胥慶。惟是畿泮號小賢關，天下之英俊所萃，上又復開遊學之路，侈袂方履，輻輳皆來。模範之儒，不可輕畀，式新擢用，允謂得人。尊年契兄長粹學清才，冰潔玉立，自合即着之木天米廩。君相欲養其雅望，故揚歷而後用之，峻除只在旬月中，要路亦特跬步間耳。某前此所以欲得都騎，小爲武林之留，庶幾兩次跋涉之役可省。惟是恬靜之素不可奪，必欲且爲西山南浦之行，歸歟未幾，遂諧榮上。某前之言驗矣，今之言當即驗也。嗣賀不一而足。行其所志，輝耀鄉邦，幸甚。某無似，麋鹿之性，只合山林；鴛鷺之行，豈其所稱。且又方心拙喙，動觸簧間之機，汰斥宜矣，亦可謂幸矣。邦有道，貧且賤焉，雖自若可恥，人之所惡，已則不敢去也。安故山而讀古書，外無烽燧之憂，內無水旱之苦，荼亦甘矣。有可賜教者，毋吝是望。某未卜瞻晤之期。時中伏惟爲斯文壽重，即前穹擢。有鄉里委，願備牛馬走。《雪坡舍人集》卷三二。

通提刑鄭南谷書

某山棲淵潛，本不當拜諸公貴人書，然在門牆爲子弟，又不敢以此論，仰祈矜照。某昨者扃柴正緊，咬菜甚甘，忍脚不牢，輕于一出。且方心硬喙，豈朝班人物。雖無娥眉之可嫉，而衆女之謠詠，興，指其爲履齋私人，斥之使去，芟製荷衣，退修初服，甚宜也，無所怨尤。獨念丙辰返棹信江，適遇先生，商羊里第，得承警誨，如見天之廣大。此行之歸，則先生持節在閩，可望而不可即，吝萌遂茅塞耳。在京時，又蒙先生遺之書，重之餽，雖嘗甘報，而辭不盡情，甚以爲不滿。君相急賢，即日先生鸞臺鳳閣上。某山之巔而耕閑，水之涯而釣寂，瞻望當益遠，念不可無一文字見勤，翹道感激。偶有便驛，輒敷下忱，仰冀垂察。某附有微懇，清漳僉判鄧從政名方淵，溫陵人，登癸丑第，於某爲同年，而在使部爲屬吏，發身白屋，無蚍蜉蟻子之相援，孰與翼而飛之者。幸遇先生慨念寒畯，不搖熱書「二」，可有大造之望。第列城百僚，徯春風，仰膏雨者，不知其幾，又無緣可以自見，知某辱眷遇不薄，求一羽言，以干千鈞。某以同年之義，不得辭也。此同年文而有吏材，暘巖洪察院先生嘗薦舉之。暘巖，端人正士，蓋必有以取之矣，某何敢私于同年有情哉，惟先生亮之。《雪坡舍人集》卷三二。

〔二〕不搖熱書，庫本作「不棄葑菲」。

答許司門書

伏自去冬郭丈德甫自大府歸，辱賜書，極見愛厚。匆匆具答，未之能細也。又勤使人遠餽函牘，尤感以愧。某山林麋鹿之姿，本非班行人物，只當茂林清泉，自安其適。忍脚不固，輕于出山，然亦是去春瀕洞之時，主憂臣辱，不敢潔其身以亂大倫，只得出而不處，或可吐其欲言之蘊也。君相眷知，不次待遇，甚非所稱。亦由此故，取嫉羣小，遂觸駭機。八月十一日輪對之疏，讀之者已怒生癭矣。十九日早，宰執過新益堂，會講《周易》，正講到《否》卦，某適當之，因說：「六二包承，猶前日之大全，六三乃不中不正之人，和附六二以取富貴，致身高位，所包者羞愧而已。雖自己不知恥，而天下之人實恥之。故聖人言其位不當。」此語遂大忤一執政。說至「九五繫于包桑」，又言：「休天下之否，轉而爲泰，固善矣。然天下之禍根不去，則泰亦未可以長保。孰爲天下之禍根？前日致亂之奸人，已驅而復來者是也。」此語遂大忤一近倖。是日雖蒙壑相先生有「和而正，粹而嚴」六字之褒，而忤者深惡之矣。某但據經論理，告儲君以否、泰之所由致，庶幾天下常泰而不否，豈復顧一身之否哉！不旬餘而以罪斥去，退甚甘也。但是憂治危明，疚焉在念，而又鄉間兵火之餘，荆榛瓦礫在目，流離者未復業，勞來者不究心，使人懷抱作惡，以是多感成疾。所幸一稔在望，可作飽民。

日願相袞且留，局面凝定，則江面亦可無事，與擊壤父老雍容田里，儘樂也。尊年家兄慷慨拔俗之標，卓犖不羣之度，摘髭科第，爲時一出，近在朝夕，與退斥者却自不同，毋煩軫記。令弟瓜期在邇，行道之初，更望益加培植。今年見邸報，得西澗葉先生舉文華科目，極爲贊慶。但此後出入之門，必皆如西澗先生而後可，否則當如前輩繳還舉削，賦如公「安用此門生」者可也。前日或爲其場屋所知，或與之鄉里有舊，不妨略有私情。然舉世自有公論，不可如爲元規塵所污也。此為其前此受人舉自代而言。以遠大期吾同年，不覺僭越，亦以致其愛助怡怡之際，願以朋友之切切惓惓者及之，幸甚。鱗魚之惠，極感。無以報施，黃檗山茶一箬，聊奉晝瀾，以搜攬胸中書傳之香。秋風捷音，嗣當貢賀，仰冀尊察。《雪坡舍人集》卷三二。又見同治《新昌縣志》卷二七。

全宋文卷八一二三四

姚 勉 一〇

送黃強立序

文之不古久矣。士之號能古文者，艱其辭，怪其字，蹇其句讀耳。以是爲古，如之何其古也！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雖然，意必至于理，理至焉，意次焉。唐韓退之理勝于辭，李元賓辭勝於理。或謂使天假元賓年，必與退之埒。是不然。元賓年愈高，辭當愈勝，決不勝退之之理也。抑退之之理，亦未爲至也。以博愛言仁，以三品言性，以外形骸，以理自勝爲識道理，理云乎哉！本朝自濂溪周先生以來，至紫陽朱先生，理學大明，學者蓋易爲力。于易爲力之中，而不知用其力，則可惜矣。某于天下好古之士，論文之所以爲文，鮮有合。獨清江黃君強立能古文，有聲聞，余說是之。未知余說之果是歟非也？強力其教之，相與共學其是。《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贈悟上人序

佛者悟上求序於余，請言某名之義。儒與佛，異學也，安能序子之意。雖然，請誦予所聞。下學而上達，儒之事也；有上達而無下學，而佛之事也。儒者下學而上達，故灑掃應對，可至於精義入神，格物致知，可推而治國平天下。佛者有上達而無下學，故執空寂以枯其心，縛虛無以滅其性。名爲真如實際，而實無真實者存；名爲應用周遍，而實則不適於用。此無他，儒者則有形而上者之道，而復有形而下者之器也；佛者則舍形而下者之器，而徒欲求形而上者之道也。舍器而言道，是道爲無用之物矣，學道焉用？是故由儒之言，則可以貫體用，融顯微，即無極太極之妙，以立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萬物育，佛也、老也亦囿於吾道之中而獲安。由佛老之言，則必至於斃天經，絕人紀。天經斃，人紀絕，則天下必亂，夷狄必猾夏，禽獸必食人，佛也、老也亦不能自安矣。然則由吾之學乎？由子之學乎？於此可以悟矣。吾之學通天下可行，歷萬世無弊。子之學則山林獨行者可爲耳，不可使天下皆行也。使天下皆行，必無君臣，必無父子，必無夫婦，必無長幼朋友。無朋友則人之義散，無長幼則人之序乖，無父子則人之親離，無君臣則人之分瀆，無夫婦則人之類滅。雖欲寂滅爲樂，樂乎？故曰不可使天下皆行也。天下不可皆行，萬世顧可通行哉！爲儒者當悟此，決不可捨儒之學而言佛；爲佛者當悟此，決不可不逃佛之學而歸儒。苟不能逃佛之學而歸儒，亦當安於山林，苦節

獨行，以陰受儒者之賜。《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詩意序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文之爲言字也，辭之爲言句也。意者詩之所以爲詩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者志之所之也。《書》曰：「詩言志。」其此之謂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爲心則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學《詩》者今日之意，逆作詩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則《詩》之志必如此矣。《詩》雖三百，其志則一也。雖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夫惟置心於平易，則可以逆志矣。不然，鑿吾意以求《詩》，果《詩》矣乎？《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尚書傳序

《尚書孔氏傳》者，漢安國註其家屋壁所藏古文《書》也。天欲壽此書之傳，借魯王之壞宅以出。當時上送之官，帝命作傳。國有巫蠱，《書》遂寢焉〔一〕。由是漢西京之《書》，惟歐陽、大小夏侯，皆伏生學，古文《書》莫顯于代。漢西而東，馬融氏始疑僞《泰誓》書不合經傳，求古文《書》得

之，孔氏之學始著。是虞、夏、商、周之書，人知其厄於秦之火，而不知其復厄於漢之蠱也。向微馬融，《書》不復古矣。向無孔安國，《書》亦不復漢矣。吾固喜夫安國之有功於《書》，而重悲安國之不得有功於漢也。大抵西漢無真儒，故六經之正者皆不顯於世，往往至東漢而後定。今六經之傳行于世者，《詩》、《禮》箋註於康成，始東漢；《易》、《春秋》註於王弼、杜預，始魏、晉，未有出西漢者。出西漢者，獨以孔氏《書傳》耳，而不得行於當時，是可重爲安國之悲也。夫安國子孫去聖未遠，家學有源流，故傳《書》之說多正。且又約文申義，辭不冗費，比之諸經傳註，如鄭之多怪誕，王之本虛無，杜之昧經旨者，相去直齊楚牛馬，安可終抑而使之晦哉。今世之傳《尚書》者，凡數百家矣，皆外孔氏爲說，各隨其見而有得失。某也不敢居一于此，敢因孔氏之傳，而采諸家之說以訂正其義。惟孔氏之大乖於經者正之，餘皆存弗去，庶幾可以少慰安國研覃之苦志，於是書之重不幸也，亦以見吾聖人之有孫克紹家學也。《書》之說與孔氏雖不能無異，然大要皆本於安國，故仍其舊而名之曰《尚書孔氏傳》。使安國復生，必曰吾雖不遇於一時，亦遇於千載之下云。《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一〕寢：原作「家」，據庫本改。

贊府兄詩藁序

寶祐四年三月

晚唐詩，姚秘監爲最清妙。邇年有雪篷姚希聲，亦精悍於吟。余嘗欲集此二家詩，作唐宋二姚集，有其志而未之暇也。今余兄萬安丞又出詩一編示，是集殆可三矣。丞兄需次萬安，商羊里閭，對其廬一嶺巋然，兄結茅築亭其上，環而竹之，疏其間以逕，日携酒壺，載筆牀，消搖於亭，傲睨於竹，程一詩以爲課，欲塵事一不掛耳。清如此，詩能無清乎？三唐宋姚氏之詩人，誰曰不可。寶祐丙辰三月上巳日，弟某書集首。《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月崖前集序

余性好山水，城郭不能有之，乃疊石作假山，下鑿小池，橫木爲橋，環山爲牆，外植梅竹，清事略具。既望，夜漏下三鼓，月已高，窗紙晝明。予方擁衾危坐，霜風微起，竹的淅有聲，棲禽競飛其間。亟披衣出簷玩明月，倚欄良久，步立橋上。天高月小，寒影在地，水澈淨如鏡，魚畏寒不復出，獨梅影在水間。仰視梅已三兩有花，清思逼人，無與領此者。忽記友人潘清可日嘗以集寄予，未暇讀，亟取讀之，真若嚼冰咽雪，不知孰爲山水，孰爲梅竹，孰爲霜月，且孰爲詩也。翌日書之卷首，

以爲《月崖前集》序。《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月崖近集序

月崖潘清可初喜爲歌詞，余每以莘老譏少游者譏之，乃易學詩，即有警語。近以壬子冬迄癸丑春稿示余，類可愛。五言如「懷人山靜處，得句雁來時」，「睡鳧從水漾，乾葉聽風移」，「歲稔添農屋，秋晴失野塘」，「懶失營家事，忙遲答友書」，「衣分漁浪洗，舟避鷺沙行」，「思巧工書隸，心清喜說詩」，「省教喧夜雨，霜爲去芭蕉」，七言如「荷柄已枯猶特立，菊花雖老不輕飛」，「泥雨驛途詩擔重，溪山僧屋茗甌香」，「行人莫作無情看，一見春風眼便青」，「莫道行雲輕出入，平生只識楚襄王」，皆一聯之警也。五言如「饑欲啗梅花」，「寒沼淺呈魚」，「巧莫畫江天」，「盆蕙遠聞香」，「客衣霜遺冷」，七言如「書困多緣有宿醒」，「怕妨遠眺矮營籬」，皆一句之警也。如《樵人曲》，如《老卒嘆》，如《思歸吟》，則又皆深識理道，有補世教，而全篇可諷可詠。夫自壬子冬迄癸丑春，數月耳，多警語已如此，況歲月進邪。吾宋詩人多潘姓，今清可又新有能詩聲，何潘氏之多奇士也！其源委蓋自安仁來矣。然余觀清可《讀安仁傳》詩曰：「先生早悟閑居好，豈爲銅章入縣來。何獨與春情思重，只栽桃李不栽梅。」觀其詩以知其心，過安仁遠矣。不以金谷園爲死友，而卓然求以獨立於世，詩當益佳。余又觀子於他日。《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秋崖毛應父詩序

劍江毛應父以詩集來教予，求序之。予曰：詩不以序傳也。三百五篇皆有序，朱夫子猶使人捨序而求詩，序不足據也，姑舍是。後世詩亦爾。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唐詩人之冠冕者，各以其詩傳，不以元微之、李陽冰序傳也。東坡之詩，無敢序，山谷之詩，無敢序，近時誠齋之詩，無敢序，信乎詩不以序傳，而以詩傳也。詩不以詩傳，以人傳也。人可傳，詩必可傳矣。李、杜而白，蘇、黃而楊，其詩何如哉，其人何如哉。應父詩思清而句逸，生于劍川，鍾泉阿之英，其人品自異。他日所進未已，能如六君子之可傳，詩不患不傳也，又安用序？況應父之詩，其首篇曰：「時人作詩自有體，卷頭品題必名士。儂詩無體無品題，不作東家效西子。」夫不效時人求品題於卷頭，見自高也。而今求序，爲是亦效時人矣。言未既，或啞然笑于旁曰：如子非名士何？於是乎序。《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贈俊上人詩序

景定元年正月

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唐初僧始禪，猶未詩也。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吾宋亦然。禪猶佛家

事，禪而詩，駸駸歸于儒矣，故余每喜詩僧談。景定元年庚申，余祇召過豐城，朋友餞之感山，見其境甚清，僧甚衆，意必有能詩僧也。主客分韻賦遣送一韻，入僧寮中，果有佳句出，則知山中僧皆能詩，俊上人其一也。翌日，索其近稿，以《臨川行卷》十餘首進余。讀之，佳句尤夥。如「羣鴉爭故枝」，「草烟平岸竹」，「江市雁拖更」，則一句之奇者也。「雲村山雨晚，野店客衣寒」，「思鄉今日到，問舊幾人存」，則一聯之奇者也。又如《七寶石》云：「厭從饕利者，莫近石邊行。」《聞鳩》云：「陰晴自無定，未信爾音靈。」《紅梅》云：「盡道新來清瘦甚，誰知滿面是春風。」則結語之有意味者也。佳句雖不能盡擷，然一變可知鼎矣。俊其懋之，禪而詩，詩而儒，他日與子談，當又有以啓予者。上元日，書于寺中之官舍。《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毛霆甫詩集序

「白雲澗裏結鷗盟，想得詩肩太瘦生。思入江梅橫雪骨，吟成風竹落冰聲。」三衢詩人毛霆甫集中詩也。予杜門空山，日與蹲猿夢鶴俱，無俗人影到門外，到亦不納。霆甫不遠千里，以詩寄，乃開門受而讀之。稿中得此詩，欣然如道余心者。霆甫之心，予之心也。心既同，故不待識而知霆甫之人（二），蓋獨立塵埃萬物之表。詩十之八爲梅花，而韻遠思清，真與梅同一清格。「小春訪梅摘其花」，「曉霆甫詩，塵襟一日消盡。清矣哉，霆甫之詩也。稿中之詩有曰：「陽剛將泰長，君子未屯

亨。」又曰：「繭成絲出空歡喜，舊債新逋不了償。」霆甫之詩，其所興矣。漢毛公傳三百篇，可諷可怨，先儒謂漢儒惟毛公與仲舒知道。君家諫議毛公，又以忠鯁著名。霆甫豈徒詩哉，豈止欲爲詩人而已哉！霆甫有弟分教高安，風裁峻潔，又有以南宮魁天下人物，不苟仕於時者。予以是知其家學端矣，以是益知霆甫之爲人矣，詩何足以盡之。《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二〕胡思敬校記云：「人」上疑脫「爲」字。

劉玉澗詩序

廬陵劉成大，俊氣如虹，抵掌劇談，酒酣浩歌，真有俯視八極，俗物茫茫之意。嗚呼，宜其詩之豪也！寶祐人曰，姚某書。《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再題俊上人詩集

俊上人，余庚申年春在感山見其詩，欲進之，爲擷摘十數句。今年初夏，特來錦江見余。讀其全集，猶在感山時詩也。問別後曾誰見，曰豐城後林李先生也、廬陵約山朱先生也。二先生者，當今之

詩伯也，必有以警策子矣。而詩猶前日，甚矣，余之有以誤子也。雖然，數十篇之詩而擷摘止數十句，余雖進子，亦深有以曉之子矣，而子猶未之悟。今之來，方且出其全集，俾余品題，將以行乎世。余何敢重誤子乎！此江湖繆妄詩客索遊者之所爲也。方其能吟數語，粗有韻之仄平，多未識李、杜、蘇、黃門逕，即詫然自足，號爲詩客。持其巨編長軸，求其官銜人序之跋之。間有顏面柔軟，不能拂人情者，往往強徇其意。得之者輒號於人曰：某已得某名公序且跋矣。由是欲列於名公者，續續而次之，至有序跋多於詩者。夫序與跋固信皆名公也，如吾詩之未足以名，何徒資識者醒睡一笑耳。是之謂不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余豈敢不忠於告子，而重誤之至此哉。今雖拂俊之意，使俊他時悟作詩之妙，亦必以余言爲忠也。夫詩有意有味有韻，意欲其圓也，味欲其長也，韻欲其遠也。有此三者，然後使人讀之而恐卷盡。苟初讀而不知其意，細讀而不見其味，既讀而不覺其韻，何足以謂之詩哉。雖不可讀之句，不可謂之奇也；用不可識之字，不可謂之古也。欲其奇古，必有妙於是者矣。作之多而出之少，求能於己而不求知於人，皆學詩之法也。詩雖小技也，不好則已，好則必求其工。工猶未益也，不工又何所益哉。子，佛者也，未可以語吾之上。就子之所知言之，詩正如子家之禪，姑歸而熟參之。

詩亦如禪要飽參，未須容易向人談。陣無活法徒奔北，車恐迷途在指南。悟後欲知新句長，讀時須見舊時慚。江湖浪定祇何益，歸看秋空月印潭。《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蘧東叔雪林稿序

上饒蘧東叔以其詩教予。雪林有稿，予讀之真若雪中遊山林間，目之所覩，無往而非瑤柯瓊枝也。詩亦佳矣。古之人有蘧伯玉者，吾夫子稱其爲君子，許其欲寡過而未能。東叔豈其苗裔乎？余敢以伯玉望之，勿詩而止。《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黃端可詩序

「吟詩必工詩，定知非詩人」，坡仙語也。詩固主於咏物，然在於自然之工，而不在於工於求似。「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此真梅矣，亦真詩矣。「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梅乎哉？詩乎哉？抑古之詩又不在於咏物之工也。余嘗謂陶靖節、韋蘇州、柳愚溪之詩，皆深遠入妙，然皆不若紫陽朱夫子之詩爲尤妙，觀《感興》諸詩，可見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作詩貴乎知道也。豫章王君端可以其詩下教，如《月鉤雲衣》之詩，工矣，猶止於咏物。予獨愛其《窄室》之詩曰：「地纔容膝可，天似處心寬。相在渾無愧，知君所止安。」嗚呼，必如此詩，始可與言詩乎！《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一〕香：原作「音」，據庫本改。

梅澗吟稿序

友人胡明可以其邑彭君仲章詩一編示予，題其編之端曰《梅澗吟稿》。未論其詩，視其編之題曰「梅澗」，清已可知矣。玉立冰臞，耐寒如鐵石，不與春風桃李爭豔媚，此梅之盛德事。魁百花而調羹鼎，不數也。梅之在澗，其碩人之在澗乎？有詩人於此，踏雪於凍曉，立月于寂宵，無非天地間詩思。郊寒島瘦，由淺溪橫影得之；庾新鮑逸，由疏花冷蕊得之；李太白出語皆神仙，由軼塵拔俗之韻得之；杜子美一生寒餓，窮老忠義，由禁雪耐霜之操得之。果能是，則可與言詩矣。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梅；觀梅於梅，不若觀梅于澗。《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適齋詩稿序

詩貴工乎，雕肝琢胃，鉤章棘語，竦肩如寒，攢眉如愁，鳴吻如蛩，側頭如鶴，數髭斷而字安，片心歸而句得，若是可乎？曰未也。李長吉阿嬈謂嘔出心乃已，然則詩何貴？曰貴適。康節之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詩非愛吟也，得意則詩耳。堯夫之詩，不適乎？三百五篇之

詩，固有出於塗歌里咏、小夫賤隸之口，未嘗求爲文也，而其文至後世老師宿儒有所不能道。此無他，小夫賤隸不求詩而詩，老師宿儒求詩而反不詩，如此，可與言詩矣。蓬萊妙音，逸出人間，宮羽之外，風水相遭之。文章善雕鏤組織者，終莫及也。適之爲詩，妙矣哉。劍江湖君景顏以適名其齋，又以適齋名其集。嘗寫其詩寄予，大抵皆適中語也。其警聯甚多，有自言其詩者曰：「酒在遣懷非在醉，詩求通俗不求工。」嗚呼，此胡君作詩之本意乎！有堯夫之得意，無長吉之嘔心，雖不求工，吾必謂之工矣。《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胡允升詩稿序

雙溪胡允升以其詩云《雪溪梅吟》者示予，請序之。夫雪清也，溪清也，梅亦清也。疊是清而三之，吟當何如哉。今夫寒溪淺流，四岸皆雪，水泔泔觸石鳴。有梅焉，的皪蓓蕾於其間。子於是時，絮帽重裘，裹手擁鼻，側鶴頭而出蛩吻，吟當何如哉。不知子之詩，但觀子雪溪之梅。《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蕭道士詩序

彌明不作久矣。黃冠者流，挾吟卷遊公卿間，類不見可人。一日，古洪道士蕭君致道來，有詩贄予，納之袖，未暇讀也。退讀之，有曰：「貴登芸閣近，貧止竹門清。」驚曰：「此詩人也。」夫「貴登芸閣」固不足道，而「貧止竹門清」一語，可謂能吟予之心事者，可與言詩矣。因盡取其詩而讀之，篇妥句適。時南風初薰，予在湖舫中危坐，「芰荷淅淅響微雨」，緩吟蕭君詩，蓋真與藕花同一香也。《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饒道士詩序

古洪道士蕭君致道與饒君士隱皆以詩教予，予在湖航中讀蕭卷畢，方隳永餘味。因思二君偕來，詩必皆佳也。顧覺小倦，授童子讀，展桃笙欹眠而聽之，其卷首題曰《蒼澗泉鳴》。予聽其詩清圓響亮，如在廬山草堂聽環珮琴筑滴瀝，西風洒然，隨風遠去。今日何日，見此二妙。因書其端，且摘其句以玩。《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汪古淡詩集序

「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鷄羣」，退之語也。武寧汪子載善詩，鄉之邢吏部以古淡名之，蓋以其似張籍。雖然，詩而已哉。有道味，有世味，世味今而甘，道味古而淡。今而甘不若古而淡者之味之悠長也。食大羹，飲玄酒，端冕而聽琴瑟，雖不如烹龍飴鳳之可口，俳優鄭衛之適耳，而飫則厭，久則倦矣。淡之味則有餘而無窮也。爲今之人，甘可也。欲爲古之人，其淡乎。惟古則淡，惟淡則古。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子欲追古人之淡，夫苟無欲，則於道庶幾矣，詩安足論哉，張籍豈足爲哉！

《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玉泉詩集序

景定元年正月

槎溪王君猷喜吟詩，以《玉泉》名其集，取李太白「餐霞漱玉泉」語也。詩者乾坤之清氣也，有一縻火烟者，豈能吐之哉。王君家槎溪上，八月秋風高，乘仙槎，登河漢，取銀河間水，流腸滌胃久矣，是宜其詩之清也。清何似？曰「泉聲玉琮琤」。景定元年正月十六夜，雪坡姚某書于石亢鋪。

《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彭仲珍吟稿序

韓退之云：「富貴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夫詩者弔月之蛩之吟，吸露之蟬之嘶也。故惟窮者而後工，非煥綺繒而飫膏粱者所能也。或能焉，亦異矣。姻黨陳伯清携豫章彭仲珍詩來，讀之，多警句。予聞仲珍非窮苦者也，法當在難工之科，而乃工。此夫不醉心於世味之醴，而留意於吟咏之淡也，非庸俗人所能及，況工之耶。仲珍以晉齋號，晉，進也，進而不已，詩當益工。雖然，古之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詩也如是。徒工於吟詠風月，凋鏤花木，未工也。仲珍其愈進於此。《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王月莊雲萍錄序

「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玉局仙人詩語也，謂人生離合之靡常也。余與月莊王元剛託交如兄弟，居相距亦邇，而所謂聚者，二三年而一焉，況其他乎。此記錄之所以不可無也。雖然，雲在天，萍在水，雲萍之聚散雖不常，而天與水未嘗不常也。朋友之聚散雖不常，而朋友之大倫亦未嘗不常也，又豈以暫聚忽散異哉。不其然，不足以爲朋友。敢書於錄之首。《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呂雲叔雲萍錄序

暫聚之萍，倏散之雲，真人生離合喻也。雲萍有錄，登載姓名爵里。聚散雖不常，而在是錄者，舉目皆見之，蓋嘗聚而不散也。雖然，一錄之中，英俊萃焉。其有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者乎，其又有渺萬物如江海之浮萍者乎？又雲萍言外意也。雲叔其試於此錄乎觀之。《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陳氏濟利堂藥序

陸宣公集方藥，范文正公願爲相或醫，東坡如宣公，亦有良方行于世，山谷則欲爲藥市之。數君子非與方伎家爭短長也，乃心罔不在濟人利物耳。天下方伎之功，獨藥可以及物。抱危盪瀆死，楚吟痛呻，比舍不忍聞，俄得善藥，起其死而生之，其功豈細。雖然，藥南北異產，不時得價輒躍數倍。窶夫子持錢，少不滿十〔二〕，多止百，貿貿入市，何從得善藥？富翁貴人雖有參苓芝朮之籠，倉卒需亦莫辦。此藥市之不可無也。而近時市藥者，志在謀大利，不肯濟人利物，聚賤易貴，雜僞壞真，內欺心，外欺人，得藥不能愈疾。又甚之或不救，是藥誤之也。雖得大利，奚其利？過近時市藥者門，昔驟興，今輒仆，安知非以藥誤人之報。陳君國卿實鑑此，創藥市一洗衆弊，以濟利名其堂，寧推己

及人，不削人肥己，用前輩濟人利物之心也。繼自今，危者安，鑿者平，呻吟者怡笑，民不夭枉，俗皆仁壽，陳君及物之功溥矣。喝六作五之應，豈獨叔微專之。雖不言所利，利孰大於此者。《雪坡舍人集》卷三七。

〔二〕十：原作「干」，據庫本改。

混一華夷疆域圖序

寶祐四年二月

地之有圖，尚矣。周司徒辨封域，知廣輪，姑勿論。鄼、高密二侯開東西兩都〔二〕，漢亦以秦府所收圖城樓所披之圖爲圖，非直爲觀美也。伏波聚米而畫山川，文饒建樓而籌險要，意亦類是。僕嘗愛坡翁作《指掌圖》，自分野畫州，至我朝元豐九域靡不載。古今疆域之廣狹，南北形勢之分合皆具。一覽四海，一日萬古，蓋天下奇書也。雖然，此圖建炎以前可也。中更丙午、丁未之厄，龍渡江而南之。我藝祖皇帝與趙韓王雪爐之所經營，如高祖、鄼侯之規者，已非復前日之舊。而我高宗皇帝與魏、沂諸公剋意恢復，如光武、高密之爲者，有指疆土，亦政有望於後之人也。士有志於天下國家，豈容諉曰度外事。僕嘗過程君澥於西山，酒間出書一編，視其目，則曰《混一華夷疆域圖》，問其自，則曰：「得之蜀，愛而刊之。」其法如坡翁《指掌圖》，彙列區析，江而淮，襄而蜀，河之南北，山之

東西，若關四州，若陝五路，以至索虜之穴，獠夷之巢，隱挾顯披，無所匿伏。歷而閱之，某險可據，某罅可苴，戎情不可以遁也。某郡我境，某縣我疆，故物不可以委也。僕爲是可以續坡翁圖爲二書，任人家國者，當人置一編几案。程君與僕同中癸丑南宮試，今茲行且入對，上方考圖數貢，繼天復宇，君宜進之，一覽慨發睿衷。近之則聚伏波之米，吾蜀可收，奚扼亢之憂；籌文饒之樓，吾廣可定，奚幹腹之病。大之則鄼侯以一圖而開赤帝子之火德，高密以一圖而啓白水真人之中天。皆分內事也。是圖豈直爲觀美哉！圖之首編曰《禹迹六合掌運》，必能運天下於掌，復禹之迹，而後可漢、唐四子吾猶小之。寶祐四年歲在丙辰二月初吉，同年生姚某序。《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二〕都：原脫，據庫本補。

本朝長編節要綱目序

寶祐丙辰十有二月，某祇召入冊府，至上饒，因聞時事感疾，援老泉先生例上封事，且辭西歸。舟經豫章，度除夕。丁巳正月五日，尾府大夫士班，祝天子萬壽而行。將行，有眉山楊君道傳、宋君可傳來，抵江干以詩餞。讀之，詩皆有驚人句，固已起某之畏矣。楊君袖出書二帙，題曰《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曰：「此吾先子柳溪先生之所用力也。舊嘗刻摹行于世矣，鶴山魏先生爲之序引。」

中更兵火，舊梓毀於燼無遺，僅遺此二帙。所幸先子手澤尚存，道傳欲繼其志，復刊之。鶴山序已逸，集亦不載。顧無以冠其篇首，願得一言何如？」某觀之，蓋奇書也，不可以泯不傳。獨鶴山先生既序於其前，某於先生無能爲役，何敢僭序於後？再拜謝不敢。楊君請之力，則告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韓退之讀書法也。今觀先公之書也，雖李氏之舊，然而辭翦其浮，事舉其要，類總其萃，年繫其時，挈提以綱而紀載以目，經綜而緯列，璧合而珠連。使讀之者可以便覽觀，可以備遺忘，可以識倫類，可以記歲月，可以旁通而曲暢，可以本具而末舉，其有益于學者大矣。司馬《通鑑》一書有節本，有《舉要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綱目》。今此書之節要，辭剪其浮，即司馬《通鑑》之自節本也。此書之標題事舉其要，即司馬《通鑑》之《舉要曆》也。類總其萃，年繫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而諸體備焉，用心亦勤矣。此東萊先生所謂躬爲其難而遺學者以易也，用心亦仁矣。父有此書，子不忍沒其傳，欲復刊摹以行乎世，用心亦孝矣。楊君其力爲之，他日成，願以一本寄我。《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滄洲漁唱集序

天下之至樂者，莫漁翁若也。卷綸而收溪肥，倒囊而沽晚醉，扁舟一葉，傲兀於煙波之上。望而見者，知其樂也，而漁者不自知焉。風高浪愁，霜沍水寒，戚戚焉，憂魚之不可得，亦安知所謂樂。

能樂其樂，其有道而漁者乎。寄興於漁，志不在魚；寓身於舟，意不在釣。水光山色，吾姬姜也；鷗鄉鷺國，吾菟裘也。風蓑雨笠，雪蓬烟棹，帶笠簪而舞獨速，無往而不妙天下之趣，故漁唱爲自然之至文，寡和之妙音焉。滄洲鄧繼宗，其有道而漁者歟。味其詩，飄飄然如航渺洋，如釣寂寞。嘗以卷謁大山蕭先生，先生謂宜以《滄洲漁唱》目之。先生，漁戶長也，其可之矣，詎可不用先生之意字其詩乎？予亦樂漁者，他日乘子之舟，願聞子之唱，乃續而爲《滄洲漁唱》之歌曰：「滄洲之水清兮，可以浮我舲。滄洲之雪皦兮，可以垂我釣。魚不必得兮筌已忘，知漁父之樂兮濠梁之莊。」歌已，遂書以爲《滄洲漁唱序》。《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適齋續稿序

適齋胡君景顏，前五年嘗以其詩稿寄予，俾序之矣。屏湖張君應南來，又以《續稿》寄，俾再序近詩也。其多又如此。適齋於是年七十矣，計日而定課，隨物而有吟，積歲而成編，思之敏，得之易，故續之富也。他人年至此，志與氣凋，才與年盡，豈復有能吟其情，詠其性者。適齋夷時不以富貴聲利役其心，視世所慕尚，真與浮埃飛湍等。暇於執籌固不屑，暇於蠟屐亦不爲。一意篇章，殆以詩得全其天者。火愈宿，明愈新，齒愈老，詩愈壯，筆雲飛而思泉湧，無怪也。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抑威儀」之詩，血氣雖衰，志氣方盛，夫是以能若此。使適齋年過武公，躋於百年期頤之域，稿

五年一續，每續求予序，序至五六未已也。夫不以富貴聲利之慕尚以役其心，而以詩全其天，近於仁者之靜矣。靜則壽矣，壽以昌其詩於未艾，序以壽其詩于無窮，余又奚遜。雖然，君子謂刪後無詩，古詩蓋未有能續者也。詩至於續，風雅其愈妙乎。余願適齋更續之。《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草塘詩稿序〔二〕

景定元年春

謝康樂搜詩中，忽夢惠連，遂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喜以爲神助，必有驚人語也。「池塘生春草」，此五字何奇，而謂之神哉？嗚呼，是乃所以爲詩也。不鉤章，不棘句，不嘔己心，不鯁人喉，其斯之謂詩矣。黃君任伯以《草塘》名其集，必有得乎此，以予言爲如何？景定元年春，姚某書。

《雪坡舍人集》卷三八。

〔二〕草塘：原作「草堂」，據正文改。